

舒伦堡回忆录

——纳粹德国的谍报工作

舒伦堡 著

群众出版社

舒伦堡回忆录

纳粹德国的谍报工作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1979年·北京

舒伦堡回忆录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88印张 277千字

1961年12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2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1.10元

希特勒德国的特工机构和本书 作者舒伦堡简介

本书作者华特·舒伦堡 1910 年生于萨尔斯的一个商人家庭。1929 年舒伦堡进入波恩大学，1933 年毕业，恰好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舒伦堡为了谋取进身之阶，参加了纳粹党，加入了党卫军，不久就被吸收到党卫军的特工机构——情报安全局工作。他从事特工历 12 年之久，在纳粹的特工系统中是最年轻而又提拔最快的一个，1944 年时已是希姆莱手下实际统揽特工大权的人。舒伦堡很得希姆莱的宠信，第二次大战末期，他利用这一优越条件，极力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转而利用希姆莱，企图同西方媾和。

德国战败以后，舒伦堡随伯拉多特伯爵避居瑞典。1945 年 6 月，他被带回德国出席纽伦堡法庭，但他是作为戈林、里宾特洛甫及其它纳粹首脑受审时的证人，直到 1948 年 1 月，他本人才开始受审，审问继续了十五个月，美国军事法庭宣判他只犯有两项罪名，而且考虑到他在战争后期曾帮助集中营的盟国囚犯脱逃，又减轻了判刑，所以他只被判处六年徒刑，刑期自 1946 年 7 月算起，但 1951 年舒伦堡刑期未滿即因病获释，他避居瑞士，开始撰写回忆录，不久瑞士当局要求他出境，他又迁居意大利，1952 年 3 月病死在都灵。

舒伦堡所在的特工机构，属于纳粹党卫军，后来成为希特勒德国最有权势的特工机构。这里，简单叙述一下德国特工机构的状况。

1929年1月希姆莱被任命为党卫军最高长官时，党卫军还不过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总数还不到800人，到1933年1月，党卫军就已经扩大到5万2千人，在褐衫冲锋队内部形成一支精锐卫队。在1934年6月30日的大清洗中，冲锋队领导人罗姆被杀，当时，希特勒的党卫军承担了执行逮捕和处决的任务，由于这个“功劳”，党卫军获得了独立组织的地位。在党卫军内部，早在1931年就建立了一个特工机构，叫情报安全局(S D)。1934年夏季，情报安全局在希姆莱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的领导下进行改组，成为纳粹党唯一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当时属于政府系统的保安警察中，还有一部分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力量，控制在普鲁士总理戈林手中，名义上担任巴伐利亚警察总长的希姆莱，为了夺取盖世太保的控制权，同戈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戈林终于在1934年4月把这一权力让给希姆莱，希姆莱在1936年7月成为全部德国警察的领导人。

1939年9月成立了国家保安总部，把保安警察、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情报安全局合并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由海德里希一手创立和领导，把侦察与情报、审讯与逮捕、用刑与处决的一切大权都集中在极少数的几个人手中。保安总部下设七个处：第一处管人事，由海德里希兼管；第二处是司法组织；第三处是原来的情报安全局，以后专搞国内或占领区内的社会情报工作，由奥伦道夫主管；第四处是盖世太保，由缪勒主管；第五处主管刑事警察工作，处长聶伯；第六处是由原来情报安全局划出的国外政治情报处，处长过去是约斯特，后来由舒伦堡接替；第七处主管思想审查工作。

德国另一个主要的特工组织是德军最高统帅部军事情报处(Abwer 阿波维尔)，它是德国国防军于二十年代后期建立的

軍事諜報組織，开始时規模很小，到第二次大战时才成为同英国諜報处，法国第二局齐名的龐大諜報机构。下轄三个部門，第一处主管收集軍事情報；第二处主管心理战、顛复活动和破坏活动；第三处主管反間諜和保安工作。在每一个軍区、軍团甚至軍和师中，都有类似的諜報組織，在中立和友好国家中，也建立了組織，主要任务是利用那些地区作为基地，对第三国（所在国的邻国或敌国）进行工作。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后来的舒倫堡都蓄意吞并这个机构，但直到1944年，他們才找到軍事情報处首脑卡納里斯进行反希特勒的秘密活动的机会，逮捕了卡納里斯，解散了这个組織，吞并了其中的部分机构和人員。

德軍派駐国外的武官也是收集軍事情報的一支力量，但組織上不屬於上述的軍事情報处。

德国外交部有它自己的諜報机构，有权使用德国一切駐外代表人員。

德国还有許多“协会”、“研究机关”之类的組織，实际上担負着情报任务。例如所謂“空軍研究处”，除了公开业务之外，还負責秘密電話和无綫电的监听。

舒倫堡进入情报安全局以后，曾长期負責配合盖世太保在德国和德占区进行反間諜工作。1941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时，为了加强对苏情报工作，舒倫堡被調充国外政治情报处处长，1944年夏天，舒倫堡又从被解散了的德軍最高統帅部軍事情報处接收了国外情报机构和人員，实现了他建立一个統一的国外情报机构的野心。

舒倫堡在納粹党内資历不深，但却是一个野心頗大的幕后人物，他是納粹統治集团中特别是从事情報保安工作的重要集

团中唯一著有回忆录的人，因此，这本书颇有一看的价值。

为了使读者更容易弄清楚本书所述人事关系和某些事件，我们除了根据手头材料将德国特工组织和作者概况综述如上之外，还选了舒伦堡的副手威廉·霍特尔所著的“秘密前线”一书中“屠哈切夫斯基案件”和利用伪币进行特务活动的“伯恩哈特计划”两节作为附录，以充实本书中有关的内容。

群众出版社编辑部

1961年11月

目 录

- 一、一个納粹黨員的形成..... 1
- 二、我参加了党卫軍..... 3
- 三、我进入情报安全局.....10
- 四、可怕的海德里希.....12
 - (一) 海德里希与希姆萊.....12
 - (二) 弗烈特事件.....16
 - (三) 小猫沙龙.....17
 - (四) 又一次詭計.....20
- 五、德国陸軍和苏俄紅軍.....24
 - (一) 冉克的来历.....24
 - (二) 德俄軍事合作.....25
 - (三) 屠哈切夫斯基事件.....26
 - (四) 斯大林高价收买情报.....28
- 六、征服奧地利和捷克.....30
 - (一) 接管維也納.....30
 - (二) 保卫希特勒.....32
 - (三) 希特勒訪問墨索里尼.....33
 - (四) 分化捷克斯洛伐克.....35
- 七、輝煌的間諜活动.....39
 - (一) 偵察德克尔港.....39
 - (二) 我的間諜活动.....40
 - (三) 我的情报思想.....42

(四) 击沉皇家“橡树”号	43
(五) 索斯诺夫斯基案	45
(六) 破案和运用	48
八、进攻波兰	50
(一) 格雷威茨电台的阴谋	50
(二) 希姆莱的专车	52
(三) 鲁尔区的反情报工作	57
九、万罗事件	62
(一) 和英国间谍接头	62
(二) 我的身份掩护	63
(三) 第一次的会晤	65
(四) 英国人的诡计	67
(五) 第二次会议	70
(六) 诱捕白斯特和史蒂芬斯	75
十、调查炸弹案	81
(一) 希特勒亲自监督审讯	81
(二) 希特勒亲自颁奖	83
(三) 战争形势的估计	85
(四) 审讯埃塞尔	91
十一、海狮计划	94
(一) 暴露了作战计划	94
(二) 草拟德军的保密规则	95
(三) 进攻丹麦和挪威	96
(四) 万罗事件的报告	97
(五) 在法国的间谍活动	100
(六) 希特勒犹豫起来了	101

十二、綁架溫莎公爵	103
(一) 里賓特洛甫的詭計	103
(二) 希特勒的命令	106
(三) 前往西班牙	108
(四) 馬德里的間諜活動	109
(五) 情工布置和心理戰	112
(六) 錯誤的情報	116
(七) 希特勒批准我的作法	119
十三、日本与波兰間諜的陰謀	122
(一) 一封密電 两个間諜	122
(二) 严密偵察跟踪	124
(三) 我的决心和处置	125
(四) 波兰間諜的技术	127
(五) 說服頑固的敌人	128
(六) 复杂的国际情报活动	130
十四、俄国間諜	134
(一) 探測苏俄的动向	134
(二) 对随从人員的監視	135
(三) 德国的准备与部署	136
(四) 两个情报軍官失踪	138
(五) 酝酿改組海外单位	140
(六) 和紅色間諜的斗争	141
十五、維亭哈夫兄弟案	143
(一) 三个可疑的人物	143
(二) 女間諜K17	144
(三) 我的判断和布局	145

(四) 发现俄国间谍·····	146
(五) 进行紧密侦察·····	147
(六) 突击韦海尔·····	150
(七) 秘密交通站·····	151
(八) 展开反间工作·····	153
(九) 希特勒下令结束本案·····	155
十六、李察·佐尔格案·····	158
(一) 佐尔格的政治背景·····	158
(二) 检查长梅辛格·····	160
(三) 日本人的怀疑·····	162
(四) 佐尔格的罪行·····	163
十七、搜寻奥托·史特雷塞尔·····	166
(一) 我的秘密任务·····	166
(二) 希特勒的命令·····	167
(三) 可怕的细菌浆·····	169
(四) 展开全面的搜索·····	173
(五) 停止追踪工作·····	174
十八、侦破南斯拉夫间谍·····	176
(一) 惊人的情报活动·····	176
(二) 美丽的朱姐·····	177
(三) 两个交际场上的女人·····	179
(四) 我们开始破案·····	180
(五) 巧妙的“社交场中的间谍”·····	182
十九、神秘的赫斯·····	186
(一) 希特勒的反应·····	186
(二) 我的看法·····	187

(三) 逃亡的动机	189
(四) 玄妙的通信	190
二〇、进攻俄国	192
(一) 情报上的歧见	192
(二) 估计俄军的抵抗力	194
(三) 希特勒对战局	196
(四) 加强情报与军事单位的合作	198
(五) 美国态度的影响	200
(六) 希特勒出兵攻俄	203
(七) 我升任国外情报处长	205
(八) 卡纳里斯的呼吁	207
(九) 俄国的外交官原来是间谍	208
二一、接长国外情报工作	212
(一) 我的考虑	212
(二) 梅尔亨的意见	213
(三) 检查财政的措施	214
(四) 设立特别新闻处	215
(五) 我的备忘录	216
(六) 海德里希的作风和态度	216
(七) 神秘的办公室	219
(八) 我的自杀方法	220
二二、奥斯陆之行	221
(一) 海德里希的新任务	221
(二) 特伯文的接待会	222
(三) 英国和挪威的反德活动	224
(四) 美丽能干的挪威小姐	225

二三、开展我們在瑞典的工作·····	228
(一) 俄国的間諜活动·····	228
(二) 我的反間布置·····	230
(三) 惊人而可靠的情报·····	232
(四) 馬德里的秘密电台·····	233
(五) 繁重的工作和突然的空襲·····	234
(六) 卡納里斯的态度·····	236
(七) 征服俄国的政策·····	238
二四、珍珠港事变的内幕·····	241
(一) 探測日本的意向·····	241
(二) 爭取冉克的合作·····	243
(三) 对日本策略的分析·····	245
(四) 希特勒企图迫使日本参战·····	247
(五) 重要的战略情报·····	248
(六) 一份电报的影响·····	250
二五、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	251
(一) 同路德打交道·····	251
(二) 我和外交部的合作·····	253
(三) 里宾特洛甫的情报思想·····	254
二六、日本和中国·····	258
(一) 印度包斯的活动·····	258
(二) 日本企图促成德苏媾和·····	260
(三) 訪問戈林·····	260
(四) 里宾特洛甫的反对·····	262
(五) 冉克是英国間諜嗎? ·····	263
二七、对俄情报战·····	267

(一) 軍事作战需要情报支援·····	267
(二) 建立情报中心·····	268
(三) “齐柏林计划”·····	270
(四) 我对俄国战术的分析·····	271
(五) 空襲俄国工业区的计划·····	276
(六) 烏拉索夫部队·····	277
(七) 运用俄国俘虏·····	278
(八) 温西研究所·····	280
(九) 我的报告和建議·····	281
二八、“紅色乐队”·····	285
(一) 加紧偵破紅色間諜·····	285
(二) 初步工作报告·····	286
(三) 破获俄国情报站·····	287
(四) 展开逮捕工作·····	289
(五) 惊人的反間成果·····	291
(六) 追踪吉尔貝特·····	293
(七) 继续展开对俄情报战·····	294
二九、海德里希被謀杀·····	296
(一) 他的批評与不滿·····	296
(二) 嫉妒心理在作祟·····	297
(三) 海德里希被害·····	298
(四) 謀杀的經過·····	300
(五) 屠杀捷克反德分子·····	301
(六) 海德里希死后·····	303
(七) 希姆萊对我的关注·····	305
三〇、和平计划·····	309

(一) 和与战的决擇	309
(二) 勃朗德的素描	311
(三) 日杜米尔之行	313
(四) 克斯登的魔力	314
(五) 建立新欧洲的和平计划	316
三一、我的希望破灭了	326
(一) 何里亚·西馬案	326
(二) 路德的命运	327
(三) 我和瑞士联络	332
(四) 卡尔頓布倫納	335
三二、神秘的西塞罗	338
(一) 两万英鎊的情报	338
(二) 白瑞的素描	339
(三) 我的情报处理	340
(四) 可疑的西塞罗	341
(五) 钥匙和情报	343
(六) 土耳其走上反德的道路	345
(七) 西塞罗的活动停止了	346
三三、卡納里斯的沒落	348
三四、間諜战的技术	359
(一) 协作的重要性	359
(二) 无綫电通訊的重大作用	359
(三) 敌台的控制和运用	360
(四) 全部机械化的无綫电通报	361
(五) 伪造证件和笔迹	362
(六) 显微摄影	363

(七) 密写.....	364
(八) 窃听.....	364
(九) 实施伪装欺騙.....	365
(十) 制造假鈔票.....	366
(十一) 破坏罗斯福, 暗杀斯大林.....	368
三五、最后結局.....	372
(一) 希特勒最后的态度.....	372
(二) 和平試探.....	373
(三) 和繆塞先生接触.....	375
(四) 和伯拉多特伯爵商議.....	377
(五) 促使希姆萊取而代之.....	380
(六) 失去了和談資本.....	381
附录:	
一、屠哈切夫斯基案件.....	385
二、伯恩哈特計劃.....	393

一、一个納粹黨員的形成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将描述“国家社会主义”政权领导下的德国秘密工作的发展、組織 及其活动的情形。在納粹政权整个执政期間，我和这一秘密組織始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

我誕生于一九一〇年，孩提时期就飽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我的家住在薩尔布魯肯。当我才仅仅七岁的时候，法軍轰炸这个城市，使我經歷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空襲的苦痛。那一年的严冬，饥饿寒冷和悲慘的遭遇，在我的記憶中，将永远无法磨灭。

我父亲是一位鋼琴制造商，当一九一八年我国战败，法軍占領薩尔后，我們的家庭境况，也就随着占領区經濟的衰落而日見窘困。到了一九二三年，情形更坏，于是父亲决定搬到卢森堡去住，在那里我們另有一个分店。因此我从小时起，便和国外接触，而且获得关于西欧的一般知識，特别是学习法国語言和了解法国的情况。

我自幼就深受母亲灌輸的基督教义的影响，父亲因为要将精神貫注于他的事业，所以他那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卓越的远見，直到后来才影响到我的思維方法。

当我正在特別預科学院补习的时候——这是一个专为学生升学，讲授語言和科学等的补习学校；有一位历史系教授，他对我智力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量。他激发我对文艺复兴，和那一时期兴起的政治文化思潮的研究兴趣。因此我深受所謂

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由此关系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力量等问题的激动。在萨尔和卢森堡两地的家人，也同样鼓励我注意研究这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外国的事情。

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我在波恩大学读书，最初两年读医科，随后改修法律。因为父亲和我都认为不论将来从事商业工作或参加外交活动，法律乃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同样地也是得到父亲的同意，像许多其他的学生一样，参加具有“荣誉与决斗规则”的学生队，而没有参加天主教学生联合会。

二、我参加了党卫军

在此时期，德国已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打击；德国人民所遭遇的全面窘困，直接影响到我的家庭和我自己。我们的经济情况因而更加紧缩。为了继续我的学业，我便不得不申请政府的补助。学校毕业以后，我的境况依然没有好转。在德国，凡是毕业生在正式就业以前，就像英国的试用书记一样，通常要实习一个时期。政府并为此需要，储备一项经费。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便援例申请政府的补助了。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这一年正是希特勒夺取政权的一年。负责审查申请补助的人员对我建议说：“假若你是一个纳粹党员，或者是其他纳粹组织的工作人员，例如冲锋队(SA)，党卫军(SS)；那么你获得政府补助金的可能性将更大”。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并不太注意当时的许多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不了解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事实上，那时德国境内有六百万失业的人员；而且根本没有一点外援的迹象来鼓励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分子。

纳粹党当政以后，广大的人民深信新政权有效的进展，将能解决国内问题，和提高德国在国际间的地位。纵然我不能说，我下决心参加纳粹党带有任何一点的勉强，但是我之所以参加，实在是因为个人经济的困难。

在这个时期，德国显然需要有一个积极的领袖，来消除魏玛政府时期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造成德国在国际间的平等地

位和修正凡尔赛条约。我认为德国应该奋斗以求获得独立的主权，就像一般国家——特别是法国——经常为他们自己奋斗争取独立自主的情形一样。

在这个时期，成千的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和背景，疯狂地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当然，我和大多数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们的看法一样。我们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既然他已经夺取了政权，现在必然要将他的纲领当中若干比较极端而不合理的项目取消。例如强制执行反犹太政策，这种作法，在过去扩建党员方面可能已获效果，但实际上，并不能视为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准则。

所有参加纳粹党的青年，必须同时参加一个党的行动组织。而党卫军被认为是当时一个最精锐的组织。希特勒特别警卫队的黑色制服，穿起来威武美观，有很多的同学参加这个组织。在党卫军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典型的人物”；参加了这项工作，就可以获得崇高的荣誉和社会上的利益，完全不像在冲锋队中那样的喧嚣嘈杂。——这个时期，冲锋队队员是纳粹运动中最激烈极端而疯狂的分子。

我不能否认，二十三岁的我确是深受此种社会荣誉和漂亮制服的诱惑而左右了我的选择。但是，后来我发觉实际情形，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富有神秘性。我对党卫军那单调枯燥的正规化党卫军的军事训练，确实毫无兴趣。我们必须每星期分三个晚上去向上级报告工作，在星期六和星期天还要参加长途跋涉的越野行军，而且经常都是配带全副武装。据说这些训练的目的，在于磨炼年青纳粹党员的气质，以便担负未来的重要任务。

情形虽然如此，但不久我便设法获得一个比较适合于我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党卫军除了对党员施以军事训练外，尚须

对一般大学生从事其他的教育。因此，我就被派担任宣扬主义理论和专题讲演的工作。此种演讲多半是属于历史性的，用来阐述日耳曼法律的发展，并直接攻击天主教会。这些专题讲演本来是为学生和工人而设的，但不久便变得非常普遍。

在第一次的讲演中，我曾大胆率直的指斥天主教的偏见。没有想到这次讲演，竟引起了情报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的注意。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在听众的后面，有两位年事较长的人，穿着党卫军的制服，但没有佩带任何特别的徽章。当我讲演完毕以后，他们自我介绍称：他们两位都是波恩大学的教授，一位是哲学家，另一位是教育家；并说：他们对我的讲演非常有兴趣，颇望和我谈谈情报机关其他方面的活动。

真的，我是从这两位教授的谈话中，才第一次听说有情报安全局的存在。他们解释说：“在情报安全局以内，区分国内安全处和国外安全处，前者是主管国内一切安全措施；后者处理国外的情报工作，都是具有高度秘密的机构。其共同任务是搜集可供政府决策参考的情报，以及研究既行政策的得失利弊”。

我对他们说：我个人对于国外工作和外交政策方面极有兴趣。他们乃征询我是否愿意加入这些部门中一个单位工作。并且解释说：当我参加国外情报工作以前，必须先要在内政部服务一个时期，他们又建议我应该继续从事我的公开工作。至于和情报安全局的关系，双方都保持着义务的性质；同时要设法摆脱党卫军的各种任务。我毫不迟疑地同意加入情报安全局工作，并立即被录用。

我仍须完成在党卫军内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这件事是令人无法遗忘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我被派担任哥德斯堡一家上等旅

館“德里森”的警卫工作。許多奇怪和令人不安的謠言，整天傳到隊伍里來。有說是將要發生陰謀暴動，有說是黨內分裂，甚至於說大難將要來到；謠言中更傳說，黨內高級領袖們都要到這里來。

我的崗位，設在一個連接着平台，直通餐廳的許多玻璃長窗的外面，從這個位置，我可以鳥瞰由萊茵河直達遠處峰巒間的一切情況。這時餐廳內部已為開會布置就緒。不久，黨內的高級人員果然到來。似乎是證實謠言所傳說的都是真的事。

餐廳中聚集的是納粹運動里高級的領導人物。他們之中，我認識希特勒、戈林、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雖然我听不見他們在談些什麼，但是我能看見他們面部表情的變化和說話的動作。

就在這個時候，烏雲忽已密布山谷，暴風驟起。當大雨傾盆而下的時候，我不得不暫時躲進大樓的掩體中。天空被交叉閃爍的电光織成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怖景象。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走到窗前，他像毫無所見似的向外凝神，顯然他感受到重擔和難題的困擾。

晚餐後繼續開會，希特勒用一種粗野的姿態結束了討論。他宣稱：這件事已經決定！不必再討論下去。一會兒許多黑色轎車開來，希特勒和他的隨從人員，立即直駛波恩附近的亨格爾機場，在那裡空軍專機業已準備，只待希特勒到達，便將飛往慕尼黑。

在衝鋒隊內，對羅姆及其徒眾們已經開始進行全面的整肅。

羅姆建立私人義勇軍的行為，可能已構成對國家安全的一種威脅；但這僅僅是希特勒在那天夜里放縱納粹黨員進行殘酷

血洗的一种借口而已。

这个事件幕后的煽动力量，乃是德国陆军的参谋本部。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纳粹党内的不穩分子，特别是对付格里哥尔·斯特雷塞尔所领导的积极派，这派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部分的行动太过火。

但是无论怎样来说，施莱歇尔将军，这位曾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就当过首相的将领，确实是和罗姆或斯特雷塞尔没有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参与反对活动；可是因为他对希特勒夺取政权有关的秘密财政处理的情形知道得太多，所以他便被希特勒用特急命令处决了！

至于野心勃勃的希姆莱和仍然怀具野心的海德里希，希特勒却视为忠实的干部，实际上他们两人都在利用机会制造个人的势力。

六月三十日这一天，显示出情报机关在纳粹组织当中絕高无比的权力。黑色的制服，都配起一个像我現在配着的“骷髏头”徽章。在进行整肃的那一夜，海德里希所使用的无情殘暴手段，就連那最頑强的纳粹老干部也是恐怖万分。

不久以后，我便开始替情报安全局担任秘密調查工作。我的任务是搜集各大学中有关施教概况，政治問題以及私人关系等情报。上級指定我前往 H 教授的宿舍去連絡；他是大学医科的外科教授。上級的各种指令都将由他轉达。这些命令是装在一个加盖密封的綠色信封內，由柏林情报安全局总局直接寄来。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編写情报的訓練，致使我的工作就像在黑夜摸索一样，整个业务的进行，显得神秘而不可捉摸。

工作和过去一样，我必须每星期訪問 H 教授一至两次，有时我們一直談到深夜。和他談話，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是一位知識丰富的博学者，他曾搜集文学方面大量的书籍，特别是有关情报工作文学方面的資料。

有的时候，我常接到一位看起来像是一个貿易商人的工作指示，他經常在一家很小的旅館中接見我。在同一时期，我尚須和KS先生接头，KS是一位智慧极高的前羅馬天主教神父。他們三人給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KS从不要我写报告，他只用发問的方式，来擷取我所供应的情报当中他欲获知的資料。

沒有好久，那位曾經吸收我参加情报安全局的N教授再度來訪問我。他建議我應該到法兰克福去，繼續接受在警察总部內国家法律調查的訓練。

在法兰克福，我似乎被派参加許多有趣而重要的案件。我所得到的印象，只是觉得我的許多活动好像受一个无形的領導者在策划推动着。那时我的任务是調查那些失职嫌疑的最高級党务工作人員。

不久，我事先毫无所知，突然被派到法国去。在那里专门了解一些大学教授在塞尔邦的政治态度。这些教授的动态，我曾經在一个报告中提及。当我由法国回来后，又奉命前往柏林，繼續我在內政部所受的訓練。我向內政部人事单位报到，随即根据指示謁見盖世太保人事主管舒弗尔博士。他交給我一張关于我未来工作与活动的印制得极精細的表格，表內注明为适应上級进一步指示及工作需要我必須前往的地区。

对我來說，这确是一个极有趣味的时期。各級官員都十分友善与礼貌。而且每一部門都很欢迎我。好像有一个看不見的力量在无形而靜默之中，連系着这龐大机构极复杂的各部門。

有一天，我奉命向第二处处长繆勒报告工作。他是秘密政治警察和党卫軍的高級人員，而且是盖世太保的負責人。他的

个性严厉而干脆，身材矮小而体型宽阔，有一个像农夫一样的方头 和一个突出的前额。他的嘴唇狭长而紧闭，在那不断跳动的眼帘下面，隐藏着—对棕色而目光锋利的眼睛。他的手掌既宽大而又肥厚，手指扁方，活像一个火柴盒子。

这个曾经在慕尼黑以秘密侦探“科班”起家的人，主宰了我—生事业的发展。虽然他已从最低的位置，变成最高级的领导干部，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出身。有一次，他带着粗笨的巴伐利亚土音对我说道：“—个人确实应该集中所有的智力去开辟—个矿，并且要将它扩展起来”。事实上，想要和他作任何方式的谈话，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整个的谈话，都被他那冷静而扼要的发问所占有。当你回答他的时候，又多半不能获得他的信任。

虽然如此，在这—次的谈话中，他那宏亮的巴伐利亚话音，确实流露出—种毫不修饰的温切，他很想构成谈话中坦白诚恳的气氛。他用这些话结束了我们第—次的谈话，他说：“海德里希很欣赏你的报告！你到这里来仅仅是一种例行的手续，实际上，你将派到安全局本部去工作。这个单位不隶属于行政机构，而是属于党的。真遗憾……不然的话，我可能在我这一部门给你—个较好的位置”。不管他在道别时的姿态是如何的友善，但是他那眼睛和目光的流露，依然是非常严肃。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对安全局不满意的程度。

最后，我终于了解到左右我事业发展的秘密。穆勒曾经说过海德里希对我很欣赏，这位可怕的安全局局长自己就是—个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整个纳粹的情报工作当中，他把我摆布得像棋盘上的一粒小棋子。

三、我进入情报安全局

几天以后，我到达安全局本部，我曾在法兰克福见过的一位高级情报人员向我说明安全局的任务及其工作目标。他说：“情报安全局是党的主要情报机关，其任务是提供国内外所有敌对势力及其活动的资料，以为党内高级领导人员的参考。工作范围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党部，工业界、影剧界、新闻事业和警察”。事实上，安全局已经在所有地区密布侦察网，没有一个单位不在它的监视之下。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一点点个别或集体的敌对行为的迹象，没有不被安全局查觉的。

以下是一件关于情报高于美尔亨博士的重大事件。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多半和他在一起工作。

美尔亨曾替海德里希建立了一个机动的机构，致使海德里希能够秘密洞察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动态。这些情报，是由安全局在全德境内各地方单位所搜集，而这些单位也是针对各地行政机构的建制所派遣的。每个单位都有它的义务工作人员，亦即是策略性的布置在各阶层人民之间各种职业中和工商事业界内的忠实通讯员。这些通讯员，通常都具有职业范围内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因此才有能力供应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并就一般人民对法律、命令、和政府其他措施等的舆论和反应，进行调查与报导，以提供上级之参考注意。根据这些来自各方的情报，安全局柏林局本部须加以综合研编，作成两周情况报告，向德国领袖报告有关群众舆情详尽而正确的实况。

凡是在这些报告中涉及的人，都专设一个档案。报告上面另用“对证索引”标示所属的案情。另外有一个大型的循环卡片柜，里面便放着这些纪录。卡片柜是用电来操纵使用的。管理人员只要一按电钮，便可以很容易的检出五十万张卡片当中任何一张卡片。在那个时候，只有德国的情报机关有如此健全的組織与设备。

美尔亨博士在早期所做的开创工作，构成了海德里希情报势力的台柱。可是，海德里希的个性是只要一达到目的，就可能将他的助手撵掉的。果然，一九三七年，他便嗾使荣誉法庭控诉美尔亨。结果，美尔亨博士就被排除于情报工作組織之外。

但是美尔亨博士仍旧被派作一次环球旅行，并赋予向希特勒提出世界形势观察报告的任务。后来，他的远东情势观察报告，对于德国政策的设计，固有其重大而深远的参考价值；但是对美国情况及其发展趋向的分析，则属绝对不确。所以他呈送给希特勒的美洲观察报告，实在是一件完全错误的描述。

四、可怕的海德里希

(一) 海德里希与希姆莱

开始在总部工作后不久，海德里希，这位可怕的安全局局长第一次接见我。当我走向盖世太保大厦中他的办公室时，心里非常的紧张。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有着魁伟而令人慑服的体型，超乎常人的高额，一对细小灵活目光尖锐而具有神秘力量的眼睛；一只鹰钩鼻子，一张唇皮肥厚的嘴，他的手臂长而又细，令人一看，便会联想到蜘蛛的许多长脚。他那肥大的臀部，几乎使得他那魁伟的体态黯然逊色；而一种令人感到烦恼的温柔意味，格外显出他的阴毒。就他的体型来说，他的声调是太不衬了；同时他的言词，又是过敏性的带着一种颤音。虽然，他几乎从未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但他总想将意思表达清楚些。

第一次的接见很顺利而轻松的过去了，他先问及我的家庭，随后又说音乐。他问及许多有关法律训练的问题，特别问我是否仍愿做名律师×先生的助手。海德里希认为这一点是很好而且重要的想法，他说：只要思想上不像从前那批人那么落伍，对新政府不存偏见，凡是有法律素养的人，都应该到社会里去工作。以上这些谈话，只不过是接见部属时例行的开场白，当他一提到德国的反情报制度和国外秘密政治工作的组织与发

展时，他的声音便紧张而急促起来。我觉得他这种态度，可能是鼓励我同样重视这个问题。

他并没有忘记他是在接见一个部下，于是他严格批评我在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并警告我要纠正过于拘泥法律程序的倾向。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后，我离开他的办公室。

此后多年，到我真正了解海德里希的一切时，我对他的看法仍然未变。这个人乃是整个纳粹政权幕后的核心枢轴。他的权力，远高于所有一切政治界的同僚，并且控制他们就像控制安全局广大情报机关一样。

我是在他事业的全盛时代才和他发生接触，为了了解他，必须提一提他过去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加入德国海军，做一个后备军官。后来在“柏林”号巡洋舰上跟前海军司令卡纳里斯当见习官，那时他已升为中尉军官。但是因为他私生活不检点，特别是在女色方面，被控于军官荣誉法庭而遭开革。

虽然他失业，一文不名。但在一九三一年，党卫军的友人将他介绍给希姆莱，从此他就步入成功之路。

德国的党卫军(SS)，是希姆莱根据罗马天主教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希姆莱对于西班牙天主教会创始人伊格纳第斯·罗友拉所设计的服务规则和精神控制的型式，深为欣赏而急欲仿效，这个组织型式的最高规则就是绝对服从，任何命令必须无疑问的接受与履行。

这位德国党卫军的首脑，极欲将天主教的命令规则应用于特务机关，而整个组织的领导建制关系，也完全采用天主教的“教阶制度”的规定。

希姆莱将西斐利省勃德堡附近一个中世纪的堡垒加以重建

与修飾，作为党卫軍人員的修练場所；一般称之为韦培尔斯堡。每年在此举行一次法紀集会，每一个人員都有一張手搖椅，椅子上面嵌着一块刻有自己姓名的銀牌，各人必須按照仪式，潛心尽意的从事心灵的修练，其主要目的，是在求心力的集中。

希姆萊誕生于一九〇〇年，是一个曾任法庭監督，卖鮮果商人女儿的儿子。他从小就受家庭中严格的天主教信条监护而成长，也許是不滿他父亲的专橫，所以不待父亲逝世，便断然离开天主教堂。他的父亲原想将他培养成为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但是沒有如願。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是一个海軍少尉。德国战敗后，他便参加希特勒的革命运动。到一九二六年，他已是德国党卫軍的首腦，而且担任希特勒私人警卫队的部队长。

希姆萊为了考驗海德里希的才干，要他設計“建立一个組織”的計劃，这个計劃在希姆萊的心目中，就是建立党的安全机构的藍图，也就是后来的情报安全局。

海德里希具有一种观察他人的品德、性格，以及政治上职业上弱点的超人而銳敏之能力；并有在整个形势中控制政治发展的才能。他那非凡的智力，只有猛兽机警的天性才可比拟；他經常警覺危机的到来，并予以迅速而果決的反击；不論怎样，凡是他天賦本能所感到有用的东西，他都善于采取运用；假若必要的話，他也能用同样的手法消灭他們。对于任何大小威胁或不便利，都能迅速予以扫除。

他好像是在一群粹恶的狐狸当中，野心勃勃。他必須經常以事实来证明他是最强大的一个，并保持他的領導权。在任何場合中，他不擇一切手段，运用欺騙、收买、暴力等方法，以求达到占尽上風的目的。他毫不受良心呵責的感动，而全凭着

冷酷的智与力；他可能做不义不公的事情，以及极度残忍的举动。对于他的部属同僚，甚至于党的领袖们，例如希特勒的助理赫斯，马丁·波尔曼等之间的相处，都是本着所谓“分化与控制”的原则。这种作法，甚至运用在他和希特勒以及希姆莱的关系上。凡与他本身有关的重大事件，他总是比旁人知道得多。他而且了解其他所有人员的一切活动；譬如，不论是政治的职业的，或者私生活方面的秘密资料，他都能洞悉无遗，于是他便利用这些情报与他人的弱点，从最高级到最低层，彻底的控制这些人，使之依附于他的权力之下；从而他便能隐身幕后，对这个充满私人利害冲突与仇恨阴谋错综复杂的环境，有效的掌握与操纵着势力的均衡。他是利用甲方打击乙方的幕后策动者。在极端秘密而严格的誓言下，他供给敌对的一方打击对方所必需的资料；相对的，他又获得更多足以打击另一方的情报。虽然他的手段高强，但事实上，海德里希不过是第三帝国的一个傀儡而已。

他一方面使得希特勒必须依赖他去执行所有疯狂的计划，以构成他不可动摇的地位；一方面他向希姆莱提供若干独具卓见的建议。所以他能参与希特勒、赫斯、波尔曼以及参谋首长等出席的会议。他小心翼翼而巧妙地周旋于高级领袖之间；因此希特勒从未怀疑到他的建议并非出自他自己的设计。

海德里希唯一的缺点，就是他那种不能自制的性欲要求。在这方面，他几乎毫无抑制与警觉的沉溺于女色之中，那些在处理其他事务时所具有的适度自制力，一到这种场合，就完全消失无存。

(二) 弗烈特事件

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和德国陆军司令弗烈特将军不睦，他的部下有一个偵探长麦兴格，是从前慕尼黑的警探，替他搜集到他急欲获得的关于弗烈特触犯軍紀的严重罪证。这些罪证，在表面上看，当然使海德里希非常高兴。他并没有检查这些罪证的真实性，便将资料呈报希特勒和希姆莱。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发觉麦兴格的报告发生了严重错误，但是要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乃决心在希特勒的面前支持他的控訴。事实上海德里希希望着：只要这个错误一天不揭穿，弗烈特便得一天受委屈。

后来，一个由戈林亲自主持的德军荣誉法庭召开了，卒使这个控訴案的真相大白——这件事使得戈林与海德里希間的关系趋于恶化。主要告发的见证人虽然提出某些同性奸行为的证据，但都經查证与弗烈特并无关系，而是和一个与弗烈特姓名相同的騎兵軍官弄錯了。因此法庭乃正式宣布弗烈特完全无罪。但是希特勒并不顾这一公正的判决，而以“健康欠佳”为由，迫使弗烈特辞职。不久，便改派最近刚升为野战司令的勃鲁奇区担任陆军司令的职务。

在审讯弗烈特案期间，我第一次目击到希姆莱在神秘气氛中常用的一些奇怪的策略。他在审問弗烈特法庭的隔壁，召集了十二个最亲信的党卫军高级干部；他命令他们必须集中所有的智力，努力说服弗烈特供出真实的情况。我偶然撞进这间房子，看见那十二位高干，正圍坐成一个圆圈，他们都在作沈静而深刻的思虑，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当荣誉法庭开庭审讯弗烈特期间，我奉命携带自卫手枪向

海德里希报到。海德里希邀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共进晚餐；餐間，他說：“我曾听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枪手？”我答道：“过去是的”。

他和他的副官，連同我一共三人都默默地进着晚餐，虽然看他的情緒是显得那么的紧张，整个情景使我觉得莫明其妙；但我仍然十分小心未敢擅問。晚飯后，他吃了很多的阿斯匹灵药片；随后忽然說道：“假若下一个半钟点之内，他們不从波茨坦开始进军，那么就可能沒有大危险”，这句话令人听了簡直摸不到头脑。

渐渐地，他便恢复鎮靜，并且解釋这件事。根据軍中情报反映，他得悉許多高級參謀人員，对于撤換深孚众望的弗烈特司令一事万分憤怒；他們正在計劃作一次強硬的反对行动，这些參謀人員甚至于曾討論到使用武力来反对現政府。海德里希心里明白，如果他們的阴谋得逞，那么今晚必有暴动。当然，他已采取全面預防性的安全措施。可是他的神情，确实是显得太紧张了。因为知道我是一个好枪手，所以在这晚将我調来。

大概是清晨一时以后，他才准我离开。他的副官同我一块儿走出大楼，带着輕松的口吻对我說：“今天晚上可沒有偉大的英雄事迹发生了！”我不禁摇摇头。

在这一阶段，情势似乎对他不利而損及他的地位，他于是尽其全副精力，狡黠地企图恢复原有的声势。他立刻撤換 M，改派柏斯特接任盖世太保罪犯偵察处的处长。

(三) 小猫沙龙

一开始，海德里希对我的工作和情报反映就有良好的印象。因为我們的关系日趋密切，我便比較了解他，并能体会到他的

意向，事实上他对我的态度根本和对其他下层的态度是一样的。这是他利用狡猾欺騙的手段，所玩的一套猫儿捉老鼠的把戏，海德里希总是扮演猫儿，除非将这只老鼠完全控制在他的手掌中，他从不停止捕捉，如果被他发现有一点想逃跑的迹象，他会立即将你置之死地。

就我而言，他这种作法起先是毫无所获的。因为在我本身业务以外，他还认为尚有一些“个人运用”的价值。他利用我作为对柏林知识分子和文化界进行偵察的工具，这是他无法从旁处找得到的媒介物。

他的太太，是一位娴淑而金发碧眼的美丽女人，她很想从我或一些可以给她安慰的人那里去寻找一点人生的温暖。她渴望接近文明艺术世界中更高雅的社会活动。她并不是毫不自尊，或者毫无志气；只是因为她完全被海德里希所束縛而不能自主。

当海德里希第一次了解她的妻子对文艺方面的热烈嗜好时，他便非常怀疑起来。他不仅沒有輔助她，而且泄她的气。但是她却坚持着她自己的願望。最后，海德里希终于改变态度对她温和体贴起来；陪她騎馬，参加音乐会和看戏剧；在这些场合里，他夫妇和我总是三人在一起，經常出現于柏林的高等社交团体中。

我如同墮在五里霧中一样，海德里希利用我和她之間的友誼，在設計一个陷阱。

我們消磨整个下午和晚間来玩桥牌，这种游戏，海德里希称之为：“亲密而寶貴的家庭消遣”。他并在游戏的时候，尽量表示自己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丈夫。每隔一个晚上，他就要用电话約我，他的声音装得非常温柔，并且不容我犹豫，就立刻肯

定的說：“今晚我們必須一塊兒出去，我們到某處去吃飯，然後到某某地方去玩”。

在吃飯的時候，他的談話非常淫穢，他想設法將我灌個爛醉，要我酒後失態，但是我總是盡量自制，使他的詭計無效。

有一天晚上，他靈機一動想起一個主意，就是替安全局建立一個巧妙的機構，準備用慎重的布局，調和的氣氛，和誘惑迷人的美女，來招攬外國的遊客，借以搜集情報。在這種環境中，他想許多頑固的外國外交官可能因此被誘，情不自禁的泄露重要的消息。

我接受海德里希的命令建立這個機構以後不久，外國的外交人員人數日見增多，他們的同伴都認為這地方差不多是社交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場所。這個機構定名為“小貓沙龍”，當然，是透過不致妨害工作而身份普通的商人，在柏林最繁華的地區租下一所很大的房子。所有的家具與裝璜，都由第一流的藝術家來監督布置。然後特殊技術專家便在沙龍里築起一個夾牆，以為裝設秘密錄音器之用。此種錄音設備，配有自動傳導的錄音帶，可以記錄整個沙龍每一間房子里所說的每一句話，有三個經過宣誓的本局工作人員派來擔任這些機器的管理。另外并聘請一位名義上的老板，和一些烹飪侍應人員，以期供給最好的招待和最佳的酒筵。

另外一個問題，便是物色女侍應人員，但是我拒絕擔任這份工作，因為我曾向海德里希說明過：我的單位只能供應極有作為的優秀女間諜，我却不能派她們擔任這一類的工作。

海德里希的一個部屬，刑警隊長阿爾圖·聶伯，他曾在下層社會中廝混過多年，同意擔任這份物色女侍應員的工作。于是他從歐洲所有各大城市中吸收網羅了許多受過高等教養的上

等妓女。

小猫沙龙确实是获得了很多成果，许多客人泄露了令人惊骇的秘密情报。这些主要都是外交上的秘密。依照海德里希经常那种诡计多端，自然要用来攻击里宾特洛甫及其外交部。不仅是里宾特洛甫本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小猫沙龙”究竟是誰开设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和其他重要外交官员們到沙龙里来。

当然，海德里希不会放过对这座招待所进行他所谓的“亲自视察”的机会，但是，每逢他亲自视察的时候，他总是特别命令我关掉偷听和录音的仪器。这又是海德里希特有的花招之一。

他向希姆莱谈了有关“小猫沙龙”的事以及从那里得到的情报的重要性以后，接着抱怨说：在有一次他进行“视察”的时候，我并没有按照严格的命令关掉录音器。后来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不晓得希姆莱是怎么知道这回事的，不过据他说：尽管我下了命令，你在我视察‘小猫沙龙’的时候还让偷听器开着。”

可是，这一个诡计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我立刻便从全体掌握仪器的人员那里弄来宣誓具结书，证明我执行了他的命令，把这些具结书很快送到了他面前。

(四) 又一次诡计

他想陷害我的另一个阴谋更加险恶。在波罗的海中佛曼音岛上，正举行一个党卫军和警察首长的会议。海德里希在那里有一座精美的避暑别墅。会后，他——曾任战斗机的驾驶员——驾驶自己的飞机飞返柏林。我因为尚有一天假期，所以留在岛上。下午他太太来找我，要我陪她去游览百慕奴湖。这本来就

是一种极普通的郊游，我們一块儿吃咖啡，談談文艺和音乐会，事实上她对这些問題感到非常有兴趣，只是在別の場合沒有机会談論这些，我們在薄暮以前就回来了。

四天以后，在柏林，盖世太保負責人繆勒通知我說：海德里希指定我們同他一齐出去。虽然在那个时期，我和繆勒处得并不好，但是我想这大概又是約我一块出去逛逛，所以毫无顧虑的接受了这个約定。

就像一般人經常觉得他們的生命是处于危險之中的情形一样，那一晚，我有着十分不痛快的預感。我发现海德里希的表情非常令人迷惑，他非常放纵，拼命喝酒。他不像平常一样靜听报告最近发生的偵察案件，只說，总之我們这一次不談工作。

在一家有名的餐館晚餐后，我們到达一个地点偏僻的酒吧。酒保的眼光很刻毒，繆勒喊了些酒，并递給我一杯，我們的談話偶然地，但又多半談到海德里希私人的飞机，一直到繆勒忽然問我，我才恍然大悟。

他問道：“百慕奴湖之游如何？你們玩得痛快嗎？”我看了看海德里希，他的臉色慘白，我立刻湊近他身边，問他：“是不是要知道关于我和你太太郊游的事？”

他冷酷的带着滋滋音回答道：“你剛才已經吃了一些毒药，我可以在六小时以內置你于死地，假若你說出絕對真实的情况，我可以給你一种解药，——但是我所要的是真相。”

我并不相信这些話——海德里希是十分精于用一付严肃的面孔来开这种可怕的玩笑的——但是我觉得內心的緊張程度，好像心肺都要爆裂了！然而我没有什么需要隱瞞的，我尽量保持談話态度的鎮靜，誠实地告訴他那天下午的經過情形。繆勒仔細地傾听我說出的每一句話，他忽然插嘴說：“你們吃了咖啡

以后，你同局长夫人同去散步。这桩事为什么瞞住不讲？你必须明白你们所有的活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于是，我再据实坦白地叙述那十五分钟的散步情形，以及散步时谈话的内容。

我的话說完了，海德里希毫无表情地坐着，他出去了几分钟，然后用閃爍的眼光看我，說道：“好罢，我想我必须信任你，但是你必须給我一个諾言，保证以后不再有这种狂妄的行为。”

这时，我就得为自己着想了！于是挑衅性地向他說：“用这种方式要取得諾言和保证，那簡直无异是勒索。除非你先給我解药，否則，我不能給你保证”！同海德里希打交道，最好是自己先取得安全。

海德里希迷着眼睛注視我，他深恨我冒瀆了他的尊严，但是他终于点点头，給了我一块干的苦艾酒精，真使我有点駭怕，不知道是我的妄想呢？还是吃起来真的有着奇怪的味道！我嚐了嚐，确实似乎是苦而辣的。

我当面对他立誓保证，这些事情似乎在我們之間已成过去，我要求他原諒我，可是他不願听。

于是我們又继续这一晚的寻乐。

海德里希的詭計又失敗了一次。

后来完全是因为我自己，所以才落入他的掌握。

一九四〇年，我准备作第二次結婚。因为我是情报工作人員，依照規定必須正式申請核准，并須取得种族遺傳证明书。但我发现我未婚妻的母亲是一个波兰人。我深知党的领导阶层对波兰沒有好感，这种情形很难得到上級的許可。所以我后来在給海德里希的报告中，附带要求他給予协助并說明我的困难。确屬令我非常驚訝，他竟同意尽一切可能去說服希姆萊，批准

我的婚事申請。他通知我將岳家所有的血統證明文件以及我未婚妻的照片兩張，一齊交給他。

四天以後，我接到希姆萊給“種族問題處理”單位命令的副本，官方正式批准我們的婚姻。海德里希轉給我這個命令時，並表示熱烈的祝賀。我心中很奇怪，為什麼他們會給我這個特殊的例外。

婚後忽忽已經半年！有一天，秘書送給我一個注明“德國秘密工作”的卷宗夾。這是高級機構之間文件傳遞的極機密分類，每天最少要有八個這樣的文件經過我呈轉，當然我照例打開先行審閱。原來這是波申州警探給蓋世太保負責人繆勒的密報。其中敘述嚴密監視在波蘭岳母家庭的詳細情形。報告中並涉及到我岳母的姊姊，她曾嫁給一個猶太籍的廠商。

我完全明白了，在這錯綜複雜而離奇的命運中，那是我給海德里希找到控制我的辦法，現在他心滿意足，目的已達，不再想“捕捉”我的壞念頭了！

為了追述海德里希對我施展陰謀詭計的原委，我必須重提一九三七年的事情。

五、德国陆軍和苏俄紅軍

(一) 冉克的来历

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奉命替海德里希准备一項关于“德国陆軍和苏俄紅軍过去关系”的研究报告。交付这项任务給我的人，是一个来自波美兰尼亚地方，名叫冉克的德国党卫軍的核心干部。后来我曾看到差不多有将近三大篋关于他个人的資料記載，使我深深了解这位卓越人物的全部经历。

冉克是一个波美兰尼亚地主的儿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移居美国，在那里到处流浪，最后成了美国移民局边境警察。他的职务使他和旧金山的中国人集团发生联系（据说旧金山的唐人街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中国人聚居地），通过这些联系，冉克以从事一种最奇怪的行业而逐渐发迹。中国人信奉的宗教使他們对自己的本乡故土几乎近于崇拜，因此，他們希望把死在美国的亲屬的尸体运回中国，但是美国当局由于考虑到卫生問題，一贯禁止这种做法。冉克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做出了一种鋅槨，把木棺密封在里面。他把这些鋅槨順利地运到上海和香港，每运一具中国人的尸体回到故土，就得到一千元美金的报酬。这样，他在短時間內就发了大財。中国人对他感激万分，因此，他們以最隆重的仪式接納他为偉大的孙中山家族的一員。这当然使冉克有了和中国取得最好联系的途徑。后来，他又和日本特务机关发展了有价值的連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冉克替德国秘密机关服务。美国东海岸各港船坞与运输工人的大罢工，就是他一手造成的。当他回到德国时，曾充任赫斯在情报与偵探工作方面的顾问，自然他仅对那些战略性的极重要问题发生兴趣。他给你的印象是沉默和老练。

(二) 德俄军事合作

后来我将德国陆军与红军过去关系的资料搜集完成，在海德里希的猎场向他报告——这差不多是属于一种具有历史性的谈话。我们所谈的内容，是近年来存在于纳粹政权中的重大问题：德国对西欧和对俄国所采政策方向上的基本矛盾。

令人确实十分惊駭，参谋本部中许多高级参谋人员都竭力支持德俄合作的政策。从一九二三年起，曾经相互大量训练军官，以及交换两国的军事情报。此外，为了交换某种特权，德国又可以在俄境建立武器生产部门。这是斯大林在此时期的谋略运用；其目的在支持德国社会主义，促使全德进行反对西方资产阶级。因此他命令德国共产党，不必顾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而以社会民主人士为其主要进攻的目标。

反对德国参谋本部亲俄派的中心力量，是德国工业界的钜子，他们希望团结知识分子的力量，来阻遏共产主义危机的蔓延。在霍夫曼将军与德国工业界权威安纳德·李克保二人领导之下，多方努力，结合欧洲地区政治军事以及工业界的力量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共产逆流。鲁登道夫将军曾经一度支持这一计划，但当霍夫曼一九二七年逝世后，他便对西方反共联盟失去信心，而且简直不可能执行这个对抗德国参谋本部亲俄派的政策。

簡言之，這就是我在一九三七年對海德里希所作報告的內容概要。但是我沒有想到歷史性的決定，在那個時期已經早有預示。

(三) 屠哈切夫斯基事件

那時，海德里希已從逃亡的白俄將軍史科布林處得到更重要的情報。該情報說：蘇聯元帥屠哈切夫斯基正與德國參謀本部若干人員研商推翻蘇俄共產政權的計劃。

海德里希立刻把握住這個情報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這情報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給予紅軍統帥部以重大的打擊而使他們一蹶不振，若干年後也無法恢復元氣。

冉克對這件事，持有不同的觀點，他警告海德里希說：他認為史科布林所供給的情報，可能具有反間陰謀；而這個情報，可能是俄國故意設計，依照斯大林的指示透過史科布林以行欺騙的。他分析斯大林對這一陰謀措施有其雙重的目的：

(一) 斯大林想借海德里希對德軍干部的猜疑而削弱德國的參謀本部。

(二) 斯大林想借此以對付屠哈切夫斯基領導的勢力。

冉克又指出說：由於蘇俄政府內部的許多問題，斯大林不願自己出面主動攻擊軍事將領，而寧願借口於從國外獲得的情報資料。

海德里希對於冉克所作清晰的解剖並未置信。反之，他實已懷疑到冉克此種分析的動機，乃是忠於參謀本部，於是他立刻將冉克禁閉了三個 month。

同時，海德里希將有關屠哈切夫斯基案件的情報呈報希特勒。事實上情報本身是不夠完整的，而且其中並沒有提到德軍

將領積極參加此項陰謀的具體事證。海德里希非常明白這一點，於是他乃私自捏造了一些偽證，意圖誣害他所不滿意的將領。他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也許能因此而削弱構成威脅德國陸軍的日見強大的俄軍實力。我們必須了解，海德里希深信史料布林情報的正確性，參見爾後所發生的各種事件，我認為他所做的是對的。

這個時候，希特勒正面對着一項重大政策性的抉擇：是和西方國家聯盟呢？還是反西聯俄？自然在他運籌帷幄之中，必須下定決心，並考慮到如何運用海德里希呈送給他的情報。他想到如果支持屠哈切夫斯基，就無異和俄國絕交而進入戰爭狀態。萬一失敗，就可能將德國卷入戰爭漩渦之中。另一方面，他又考慮到如果將屠哈切夫斯基的陰謀揭露，就不啻幫助斯大林充實力量，同樣可以大大地削弱他的軍事力量，瓦解他的參謀本部；但是最後，希特勒還是決定反對屠哈切夫斯基，並且幫助斯大林干預蘇俄的內政。

支持斯大林與反屠派的決策，限制了一九四一年以前德國整個外交政策的方針。可以說是我們這一年代非常不幸的決定。它終於帶來了德俄一時的聯盟，鼓勵着希特勒在進攻莫斯科以前，攻擊西方國家，當然只要希特勒一經決定，海德里希總是絕對支持的。

希特勒立刻下令所有的德國參謀人員必須對屠哈切夫斯基的陰謀活動確守機密，以免這個蘇俄元帥覺察而預為防范。所以在一天晚上，海德里希派出兩個特別任務隊，潛入參謀本部的秘密檔案室和海軍上將卡納里斯領導的軍事諜報處，另外，由刑警總部派出的若干盜竊專家隨隊行動，他們在三個地方查出參謀本部人員與紅軍將領陰謀合作的文件，又在卡納里斯的

私人卷宗內查获到重要資料，然後他們將所有進出路上遺留下來的痕迹完全消滅，並迅速將一切證據用火燒掉。真是神不知鬼不覺，在一陣紛亂之中，他們順利達成任務，平安歸隊，沒有被一個人發覺。

一般人都傳說：海德里希所搜集牽連到屠哈切夫斯基的資料多半是捏造的，但實際上，情報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假的，委實也用不着更多的捏造。關於本案全部和許多重要資料，已經在短促的四天以內編報完成，就是一個顯著的證明。

經過一番謹慎的考慮以後，決定透過以下的方式和斯大林接觸。

在黨衛軍指導之下，有一個外交工作人員，名叫柏米，他住在布拉格，是一個德籍移民。透過他的關係，由柏米和他最可靠的朋友貝納斯博士連系（貝納斯後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再由貝納斯立刻給斯大林寫了一封私人信，斯大林的回信，也經由同樣的方法轉給海德里希。

回信中要求德國與柏林蘇聯大使館某一人員接頭。我們照着斯大林的要求做了。這個俄國人立刻飛回莫斯科請示。並立即與斯大林的親信代表一齊回來。這個代表提出俄國特工機關負責人葉若夫給我們的特別機密函件。

（四）斯大林高價收買情報

斯大林詢問這情報的代價若干？本來，不論希特勒或者海德里希對於這件事都沒有考慮到錢的問題。但是在將資料交給俄國以前，海德里希索取三百萬盧布的代價。這個斯大林的全權代表，僅僅粗略地看了看文件，立刻就如數將錢付出。

這些不利於屠哈切夫斯基的情報資料，在一九三七年五月

中旬交給俄國。當然俄國對屠案的審訊是秘密進行的。由蘇俄元帥和紅軍將領組成軍事法庭，由軍事委員會提出控訴。審判長就是安德烈·維辛斯基。

屠哈切夫斯基及其黨徒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晚被捕下獄。他曾企圖自殺沒有成功。六月十一日開始受審，並於同日晚間九時審判終結。依照那天塔斯社通訊稱：所有被告都已供認他們的罪行。自然有關本案的各項細節，是不會公布的。維辛斯基所作本案罪狀的要点概說，只花了二十分鐘，他要求法庭開除各被告的軍籍，並處以死刑。四個小時以後便依照宣判結果執行槍決了。

斯大林特派布留赫爾元帥監督執行，布本人不久便在下次整肅中犧牲。到今天為止，這個法庭的組成人員中，只有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二人還活着。

我必須親自毀掉俄國人給我們的三百万盧布中的大部分鈔票。因為在這許多鈔票上有着顯著的暗號，俄國特工機關顯然已將它登記起來。如果我們的間諜在俄國境內使用這些鈔票，必然就會立即被捕。

屠哈切夫斯基事件雖然過去了，但是這些事件，却成為促進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友好關係的階梯。這是在德國進攻西方國家的準備時期使得希特勒與俄國聯盟以保衛德國東部邊境的一個重要關鍵。

六、征服奧地利和捷克

(一) 接管維也納

一九三八年初，我奉命就意大利對於計劃中的并吞奧地利并把它划入德意志帝國版圖這件事的態度搜集資料，向希特勒提出報告。當然，另一個重要關鍵，是要看西方國家對此問題的態度如何？英國艾登的辭職具有極大的影響。於是我們很快就偵查到艾登在外交部的繼承人是上議員哈里法克斯，他對於“意奧合并”并不持有反對態度，這一態度在希特勒的決策方面，實已發生相當的影響。

來自奧地利境內的情報資料非常多，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而新近從奧境來的數以千計的納粹黨員，也供給我們許多必需的情報。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奧國的總督蘇斯克納格在歐德塞爾茲堡和希特勒會晤。他允諾制壓奧地利境內的“反德祖國陣綫”。不久事實證明他對這項諾言無能為力。於是希特勒決定使用武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揮兵攻打奧地利。二月十二日蘇斯克納格辭職，立即由奧地利納粹黨領袖英夸爾特接掌行政大權。德軍進攻的命令是由希特勒所下达。

同一天晚上，德軍進入奧地利。三月十一日我奉命隨同希姆萊飛往維也納。同行者尚有黨衛軍一個軍事諜報隊，以及一些在德國組成的所謂“奧地利義勇隊”的隊員。

我們搭乘兩架大型的運輸機由柏林到鄧波兒湖。在飛行途中，希姆萊和我討論到許多關於建立新經濟區的管理問題。我們為避開飛機引擎所發出的噪音，都搬到機尾來坐。當我一發覺機門上的安全扣沒有扣好，而希姆萊已正倚在這個門上，以他的體重來說，這個門隨時都可以滑開而將他拋到空中去。我很快一把抓住他的夾克和上衣將他向里一拉，他震怒地瞪着我。但是當我指給他這個門沒有門好時，他才恍然大悟地感謝我，並且說：只要有機會，他願盡量照顧提拔我。

早晨四點鐘，我們終於到達維也納。行政管理就在這個時候轉入于德國統治之下。英夸爾特博士的政府也斷然地成立起來。奧地利聯邦中央政府所在地，便成為一個進行激烈活動的場所。那里不斷的召開着各種會議，在接待室和走廊里有許多情緒沖動的人在斤斤爭奪政府尚餘的空額。

很多群眾擁集在大樓前面的廣場上。警察方面業已完成接管奧國秘密機關的任務，而帶上白色的臂章。群眾們差不多還沒有注意到奧地利共和國的總統米克拉斯和奧國警察部長史格鮑爾離開總統府時那種屈辱沮喪的神情。

這個時候，海德里希已經來到維也納。我向他報告一般情況後，他便命我搜集有關奧地利秘密工作負責人羅吉上校所有的文件和檔卷。雖然，在這些文件中有一些用密碼注解的有趣資料，但我發現都已經相當過時。而羅吉上校自己呢，卻表示願意在未來替德國特務機關工作。

在以後的兩星期當中，我須草擬若干的法令規章——特別是關於警察和安全制度方面——以期完成對奧地利的管轄工作。同時我必須對某些部門的人事調動提供建議。這確實是一件繁重的任務，因為受其他工作的干擾，做起来很是吃力。

(二) 保卫希特勒

希特勒在維也納所受到空前盛大的欢迎，实在是他个人事业中的一次偉大胜利。除了他在訪問意大利时，我簡直沒有看見过这样盛大热烈欢呼的場面。在他前来維也納的前夕，我突然奉命負責希特勒此行一切安全措施的工作。下一个“十二小时”我将单独而完全負責保卫希特勒的安全。

每当希特勒前进情况連續不断地从電話中报告到中央警署时，我們立即在一張很大的地图上，用許多小型的白旗作成标记，以表示希特勒的行程。所有各地区的保卫工作似乎已經全部署妥当。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接获一項报告，說是在一个桥上捉了三个嫌疑分子。他們已經供认在这个桥上装了定时炸彈。他們之所以在那里，是准备去启开炸彈的开关。有关方面詢問我，是否要将希特勒們的路綫改变一下，而新路綫的安全措施均已做好。可是我深知希特勒是不太喜欢变更既定計劃的，这件情报使我感到責任太重了！他們一行将于八分钟以內到达这个桥，只要我能在他們到达以前赶到那里，那么我一定能排除危險，使希特勒們平安通过。

于是，我乃派另一官員暫代我的指揮工作，我自己則迅速驅車前往上述地点。我只花了几分钟去檢查这个炸彈的爆炸器，并且证明这个炸彈不会爆炸，就如我所預料的一样。一切事情好像沒有問題。現在，我听到希特勒的随从人員前进的車声，一会儿，他的車子已經駛到桥上。他平安地过去了，我如釋重負一样，带着輕松的心情回到警署。这天晚上我非常庆幸的将这項“保卫”工作交还给繆勒。

(三) 希特勒訪問墨索里尼

不論情报中报导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間为了合并奧地利的問題，二人关系是如何的緊張；但在二人之間却已有了默契。在希特勒胜利地到达維也納不久，他便决定赴意大利訪問墨索里尼，以便向世界各国表示德意之間的友誼和团结并未破裂。

我和繆勒为了希特勒訪意之行，首先前往意大利从事各項安全措施。我們只須就保卫工作的需要程度提出要求，意大利当局总是給予我們竭誠的合作。他們尽最大的努力，意图向我們宣示他們卓越的工作效率，法西斯蒂的严格風紀，武器的精良功能；以及显露他們堂皇的态度与豪华的傳統。

他們的安全准备工作，确实是做得很彻底而且过于周到。在預定希特勒經過的路綫每一条主要的街道上，他們都已豎立木柱，下复水泥，并用铁炼将各柱連接在一起。鉴于我們不久便亲眼看到意大利群众那种狂欢的情景，使我覺得他們这种預防措施实在并不过火。意大利警方并已取得所有店主的书面保証，担保那些在他們店里的观众行动不致越軌；我的工作人員，則沿着希特勒必經之路綫，不断来回搜索監視。

意大利警方在此时期拘捕了六千名嫌疑分子，并将該批分子加以預防性的監管。边境的控制和护照的发放工作，亦均同时加强。为了强化此項預防措施，我在希特勒可能經過的各个重要地区分別派遣八十个精干的偵探，我并命令他們前往参加各种宴会以及預計在羅馬、拿波里和佛罗倫斯等地举行的各种招待会。

我很想利用这次机会来綜合搜集意大利安全措施的方法，借以了解意国情报工作情况的全貌。所以，我在安全局內挑选

了五百个最佳的語言学专门人員，以旅行人士的身份派到意大利去。他們都是依照有名的“三个細胞”制度分別組成；此項制度是我采用俄国人的办法。他們的主要任务，是注意調查并迅速报告在希特勒訪意期間任何可疑的事件。除此以外，他們尚須記錄并报告意大利群情反应的各种事证，以及意大利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態度。基于日后这些情报的搜集綜理，我对意大利国内情况乃得到一个相当清晰的輪廓。

希特勒訪意期間，並沒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件。他与墨索里尼并肩驅車經過街道时，崇拜他們的群众，夹道欢呼几至声嘶力竭。

在羅馬，仅发生了一件为时短暫而令人焦急的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离車步行，去欣賞一个古泉的美景。就在那一霎，群众一陣狂乱冲破了警察的警备綫。一个派在該地担任观察的我方人員立即以电话向我报告，他說：他們已在紛乱之中看不见希特勒的所在。这个消息可真使我焦急万分。但是不到一会儿警备队便将群众驅回，重新維持住这一地区的秩序。

在拿波里呢，也有一件令人非常困窘的事情，那就是紧接在希特勒参加桑·卡罗戏院的盛大庆祝表演之后，意大利国王将陪同他檢閱仪仗队以前，希特勒竟换錯了一套晚服；而意王呢，却穿着非常严整的礼服，以致情形十分尷尬，結果希特勒立刻将礼宾司长撤职。

当希特勒于五月二十八日回国后，我們都相信他所希望的德意軍事联盟大概已成定局。在他回来的那一天，他对党政軍高級領袖发表了两小时的讲话。他命令立即加强德国空軍，編組新陸軍单位，以及开始建筑新的“西墙防綫”——按所謂西墙防綫就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間德法边境的防綫，称为西格

弗里防綫，又称西墙防綫，这一防綫是由工程师杜德指导建筑的。

希特勒公开表示加强德国军事准备的必要性，以期能在两月或三月以内，对付任何意外的战争。随后，希特勒更明显说出：“我们要打垮捷克斯拉夫！”

(四) 分化捷克斯洛伐克

在捷克境内的秘密工作是由安全局政治部门指挥的，如同在奥地利一样，情形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柯瑞德·海宁所领导的苏德台德国党表现得很好。而其他少数党：例如波兰党，匈牙利党和斯洛伐克党，都供给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情报既是如此的众多，所以为了便于处理这些资料，在德捷边境的两端，必须建立若干直通柏林的特殊电话线路。

海德里希有一个特别的机构，专门负责经常检查苏德台德国党和海宁的情况。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基于和我们同一目标而组成的，也完全不在希特勒控制之下。该党中的亲纳粹派人员，是由佛兰克领导，他是主张彻底破坏捷克共和国的；而海宁则仅仅要求三百万苏德台德国人的自治权。后来，海宁因受海德里希和德国其他部门巨大的压力，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七月所举行的会议中完全接受了希特勒的主张。

关于一再讨论着的贵族侖西門所担任的探究真相和居中协调的任务，柏林和苏德台党领袖之间，在意见上发生显著的分歧。英国情报机关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英国间谍克里斯蒂上校就曾数度与海宁接触；他们又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初再度于苏黎世会晤。我接奉海德里希一项特别命令进行调查他们谈话的内容，并对海宁加以严密的监视。这一偵监工作之执行，其目

的如何，当然海宁必然也很清楚，是要提醒他履行他給希特勒的諾言。

因此，当英国間諜克里斯蒂一旦发现海宁为什么突然轉变而完全服从希特勒的要求时，确实是感到非常驚訝。就在他們会晤的时候，海宁表示再等待是不可能的；为了苏德台党和希特勒，假若必要的話，这問題應該以武力来解决。在此同一时期，希特勒发表了他那有名的紐倫堡演說，他威胁捷克政府，并拒絕任何破坏苏德台省自治的建議。

接着便是英国首相張伯倫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赴伯希特卡登所作的历史性的訪問，英国与德国在哥德士堡和慕尼黑举行的會議。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最初几天，从海德里希多次的談話中，已使我相当清楚希特勒的企图在于彻底摧毀捷克，同时他对于布拉格政府业經給予的大量經濟上的让步，并不感到滿足。

一九三九年一月，希特勒召集海德里希和情报机关中其他的高級官員举行會議，会中他下达下列各項密令：

“德国的外交政策，是要在最近几个月內，造成捷克共和国內部的分裂与瓦解，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各情报机关应即設法准备并协助一切的反捷克运动；并須使這項工作在表面看来，只是加强支援与鼓励斯拉夫民族为他們自己的自治而努力。如果这一切部署就緒，那么德国便易于对付捷克共和国其他残余的党派。”

希特勒并強調前述命令的机密性。他說在目前，所有的外交机构，軍隊或党部沒有一个人知道这事。所以此項命令乃由秘密工作单位以及情报或政治机构精确設計謹慎执行。每一項工作执行前，必須先报希特勒批准。

我們进行接触的主要目标，是依照斯洛伐克民族运动各种不同性质的趋向而定。在和捷克政府内部許多斯洛伐克团体談判失敗后，我們和狄梭博士所领导的反对派获得諒解。

三月間，希特勒决定这是以行动对付捷克的时候了。在三月十二日的晚上，德国秘密机关的两位代表和狄梭博士举行了最后一次而具决定性的會議。狄梭表示他自己准备宣布斯洛伐克族的主权在德国保护之下。三月十三日他便乘德国秘密机关的专机飞到柏林。

同时，德国党卫軍已派遣若干由恐怖分子組成的工作队到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地区，設法进行挑撥，以扩大斯洛伐克与捷克中央政府之間的緊張形勢。

在捷克共和国总統海恰博士尚未到达以前，希特勒已和狄梭就宣布斯洛伐克自治一事获得結論。所以当海恰謁見希特勒时，一切事情均成定局，他已无能为力了。

三月十四日，狄梭博士宣布建立自治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二天希特勒和海恰便签署一項举世皆知的协定，德国正式成为捷克的保护国。在此以前德軍已完成在捷克的和平占領。

为欲第一个到达雷德兴——在布拉格的一个古老而有历史性的堡垒，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以及党卫軍的希特勒警卫队漏夜兼程前进，他們到达的时间，远較正規德軍为早。当我们到达那里，我立即替希特勒在堡中选择到一个适当的办公室和住处。

德国的情报安全局和警察立即接收整个捷克警察的控制权，因为有捷克同行协助，所以工作执行得非常严密。

捷克的警察部队，是一个很特别的組織。所有的队员都經過非常精細的选择，并曾予以极佳的訓練。希姆莱对这个队伍

非常重視。他贊賞的說：“這些隊員，真是极好的吸收对象，我将把他們都网罗到德国的党卫軍里来”。

这时，我們已获得若干有关捷克軍事与政治情报机构的重要文件，而社会現象也同时很快的恢复正常。

七、輝煌的間諜活動

(一) 偵察德克尔港

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季，希特勒的許多想法更顯有對西方作戰的趨勢。他和希姆萊研討當前的形勢，於是希姆萊便和海德里希討論，海德里希乃就商于我。

希特勒輕蔑地批評羅斯福，並稱美國是“猶太人的垃圾堆”。他斷言一旦戰爭爆發，德國將席卷西歐；但是他又深信：英美聯盟後，可能從北非對歐洲大陸發動反攻，然而根據他判斷的結果，他又認為非洲西海岸並沒有足夠的港灣設備可供登陸反攻之用；同時，北非地形複雜艱險，實不利於現代化武器的活動。

他這個雜亂判斷所得的最後結論，對我有著直接的關係。希姆萊經常都是很專心的從希特勒的談話中去觀察體會希特勒對具體行動的指示。這事既經決定，他乃與海德里希磋商，準備勘察西非洲海岸地區及其各港口的形勢。

所以在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奉派第一次擔任這項偵察的任務。海德里希要我搜集並整編一個關於德克尔港和非洲法國主要海軍基地情況的報告。他警告我：縱使對最親密的家屬，亦不得洩露我的任務。出發前，對於本機關仍須作一公務上的偽裝；就是說：在名義上我將作為期約十八天的全國性業務視察。我對海德里希保證，決沒有人能了解我這次工作的性質。

事实上，在此以前，我从未泄露过。

海德里希要我侦察海港各种设备的情况与性质，以及这些海港是否能很容易地加以扩建。他并指示我，设法从港务当局那里取得海图，一般地图和统计资料；事实上，只要能找得到的情报都要尽量去搜集。

(二) 我的间谍活动

他给我一只为此任务特别设计的莱卡照相机，一本荷兰人的护照，以及巨额的外国钞票。我的身份是伪装一位荷兰珠宝商的儿子；这荷兰商人刚刚结束他在德国的营业。所有的事情，例如我的旅行路线，航程计划，在马德里和里斯本接头的地点等，都经非常小心谨慎的设计准备，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我便搭机飞往西班牙。

在长程飞行中，我反复回想这次任务中的各项细节，我竭力想在展开工作以前，为自己作一番心理准备。最初我是以兴奋的心情来接受这项任务，现在，心里却开始有点疑虑不安起来了。

在飞机场，我遭遇到第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个经过特别设计的莱卡照相机，引起海关人员的注意和反复的询问，后来花了相当多的钱，才算将这只照相机放行。

我在里斯本是和一个日本人——冉克的旧伙伴——接头，后来我们很快就成为至交。我们间的友谊，在尔后几年中，证明有极大的价值。当我和他讨论执行任务的问题时，这位日本朋友劝告我：“不论目标如何重要或宝贵，决不可使用莱卡照相机，而须在德克尔另外买一只。”他并且强调说：“做这一类工作，是愈快愈好，决不可以带着大量金钱。”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工

作的实际遭遇，使我发现实地情况和他们在柏林案牘間所了解的完全两样。

到达德克尔以后，我依照預定計劃，住在一个犹太后裔的葡萄牙人家中。主人是一位經營金銀钻石商，他和他店中的伙計在里斯本都正为我们做工作。透过和里斯本的通信連系，他已得悉我将前来并为我准备一切。

經過五天辛勤的努力，我的葡萄牙主人已从港务局方面获得若干有价值而詳細的海港設備資料。这些資料立刻就以郵寄制成品和样品的名义，利用公开郵寄的方式寄回德国。我已記不清在里斯本和德克尔两地，他们为我所花費錢币的确数；但我可断言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在一个范围很小而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飯店里，由于謹慎地安排用餐的坐位，使我和海軍保險公司，葡萄牙和法国的船主发生接触。从他们那里，我得到全盘情况的正确概念，同时又在他们吃飯时偶然的問答中，得到德克尔港許多有用的情报。

摄取照片的問題，依然困扰着我。虽然在这个时候，我已設法克服了最初时期的那种恐惧和緊張；但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我仍然神經過敏；每一个偶然过路的人，只要目光向我一瞥，我便立即意味着是一个真正間諜的那副尖銳而到处搜索的眼睛。

这种忧虑，加上热带气候与生疏的环境，使我疲憊不堪。每一天晚上，我总是为了檢討日間所有的錯誤而无法入睡。这些錯乱的念头，便使我整夜梦魔；第二天起来总是精神困乏周身出汗。

虽然我对这緊張的工作感到不安，但是任务中最主要的一项乃是摄取实地照片。而且这件事，实在不能再拖下去。所以

我那位葡萄牙主人，便为我安排，和他家人一同前往海濱游覽，我們參觀到港口的許多地方，像旅行人士一樣，我拍攝了許多合家歡，但是這些照片都以重要的設備和建築物做背景，假若我想攝取這些目標物的詳情，他們便站在靠近我身旁的地方，以便照得更清楚些。

這些照片，在柏林沖洗放大後非常清楚，效果極佳，事實上其中有些照片是拍得很好的，再配合我的報告，確實具有很大的情報價值。

九天以後，我和我的日本朋友帶着愉快的心情回到里斯本。

我在我的大腿上，用刀片划破一條傷口，然後將底片藏在綑帶里包紮起來偷帶出去。綑帶上面都浸染着血跡，軟片便折藏在血跡中間，看起來就像一個紅腫的凸塊；整個情形，如同腫脹潰爛的傷口一樣，借以爭取海關人員和邊防警察的同情，和避免他們的注意。

我花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向海德里希報告此行概況；第二天我另外連同照片，整編了一個詳細的書面報告給他，整個情報報告，每一件都令人非常滿意。

（三）我的情報思想

這一次的經驗充實了我的情報思想，我認為將來領導和準備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时候，我必須針對目標地區我們工作人員所可能遭遇的實際情況來設計部署，決不可單凭高壓的手段和命令來執行。情報網的建設是要一步一步去建立的。在國外情況特殊，尤須像培養一棵樹一樣，讓他先求立足生根，惟有這樣，才能使他安全地成長，獲得豐碩的成果。

但是，德國的領袖們拒絕採用這種辦法。希特勒要用武力

来克服每一件事情。对于他，也只有他是“奉天命而战争”。他对许许多多事情的处理，都是同样归咎于德国各方面散乱无组织的现象。现在回想起来，德国人民竟有能力从事全面战争，真是令人惊讶。

以下是我从德克尔港回来以后所作的报告摘要：

“从事秘密工作，决不可轻率急躁。经过谨慎吸收和具有水准以上训练的工作人员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为便于展开外国境内的的工作，他们必须是当地的人民，除非有其他适当的理由可以解释他停留在居住国的原因，否则必须取得合法的职业掩护。要让他潜伏一年或两年以后，才可交付第一次试用性质的任务。某些特殊工作人员仅仅只能在情况紧急或者是战时才能运用。对于高级的情报关系，特别是在政治界里，应该耐心长期培养；除非到了决定性阶段，千万不要轻易使用。这些办法对于散发假情报以欺骗敌人的工作同样是很有用的。……”

对于一些像冉克这样水准的人来谈秘密组织的建设，当然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在混乱中和战事紧急的时期，他们却常常忽视了这些原则。所以照德国的情形来说，德国的情报机构不可能说是一种“有组织的”建立，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算粗具基础；一直到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它的组织才算正式统一。总之，整个工作乃是一种连续不断的临时抱佛脚。其所以有一种惊人的高度效率，仅仅是依仗着无情疯狂的使用人力。

(四) 击沉皇家“橡树”号

以明智的办法，从事长期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成果又将如何呢？德国潜艇司令柏里安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攻击英国史堪培弗

罗海軍基地所造成輝煌的成績，即为明显的例证。

這項工作的成功，其主要因素乃是十五年长期謹慎的准备与建設。阿弗立德·魏灵宁曾任德国皇家海軍上尉，后来他参加軍事諜报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以商业旅行者的身份替一个德国钟表工厂做事。并在瑞士学到一套經營钟表事业的技术。整个期間，都是在党卫軍指揮之下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他以阿尔伯特·奥特尔的化名，携带一張瑞士人的护照在英国住下来。一九三二年他归化英国籍，并且不久便在史堪培弗罗附近，奥克尼群島的克尔克地方開設了一家小型的首飾店。自此他便在这里陆續向我們报告英国海防舰队的动态。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十月初，他傳遞給我們一件重要的情报；他說：經過基尔克斯安德到史堪培弗罗去的东部进出路，并没有布置防潜网，而仅仅用廢船分散阻塞。海軍上将邓尼茲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命令柏里安上尉攻击每一艘停泊于史堪培弗罗基地的英国軍舰。

柏里安所率領的潛艇，立即謹慎地駛往奥克尼群島，在十月十四日的夜間，他們非常小心地摸索前进，終于穿过許多障碍物进入內海航道。他們发现英国海軍軍舰皇家“橡树”号也停泊在那里，于是柏里安下令放射魚雷，一陣猛烈的襲击，英国軍舰立刻着彈爆炸。差不多我們的潛艇已經回航到公海，英国人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皇家“橡树”号不到十五分钟便沉沒了！但这是阿弗立德·魏灵宁十五年来耐心培养和辛勤工作的結果，才奠下这一空前胜利的基础。

(五) 索斯諾夫斯基案

在情报工作中仔細准备的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剛爆发以前的一項事件中得到再一次证明。当时，我負責处理了一件牵涉到一个名叫索斯諾夫斯基中校的人的最有名的間諜案。使德国反間諜部門注意到这个案件的事情，发生在一个雾气濛濛的早晨，当时，川流不息的軍官和職員剛剛拥进本德尔斯特拉斯的德国陸軍部作战处。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參謀部高級軍官（作战处的一个上校）的女秘书迟到了。但是，这引起了国防部門房的注意，因为她以前一直是按时上下班的，她的穿着并不讲究，生活也很朴素，可是現在却打扮得很漂亮，而且不再朴素和准时了。这种情况让老門房起了怀疑。

几天以后，老門房晚上巡查时，注意到一間办公室里还有灯光，他向里面一看，发现封·尼小姐还坐在她的打字机面前，当他走进办公室时，她吃了一惊，但是很快就鎮靜下来，抱怨說她的事情太多，不得不加班工作。門房注意到她脚上漂亮的皮鞋，衣架上的皮大衣，打开的保險柜和封·尼小姐吃惊的表情。

第二天早上，門房就到上校那里，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况。最初上校很生气，但是他想起了保險柜中所装的材料，其中有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最新作战計劃、有关德国国防軍各种装备的現狀和力量的統計資料、新式武器的說明和設計图、生产数字等等。

以后几天中，上校特別留心观察他的女秘书。第三天，他在深夜回到办公室，查对保險柜中的文件。一切都完全井井有条。但是，在第四天晚上，他发现一份重要的作战研究文件的最后十頁不翼而飞。这些天，他一直在研究这一計劃，封·尼

小姐还为他打印过某些修改的段落。但是，她并不因此就有权乱放文件。虽然上校在第二天早上发现这十页文件又被放回了保险柜，他仍然不愿意正视他的发现的全部意义，不过，他决定必须把女秘书的情况向上汇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对她实行严格监视。

到这个星期末为止，封·尼小姐的十四个朋友全被我们监视起来了。暗中对他们撒下的网一天天收缩。很快，我们便得到了充分的证据，可以对所有牵涉到的德国人进行起诉，事实上要逮捕他们是非常容易的，可是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索斯诺夫斯基中校。为了找一个逮捕波兰侨民的理由，我们必须人赃俱获才行。

我们从监视中发觉了这样一个事实：索斯诺夫斯基和法国间谍有联系。我们的一个谍报人员假装是法国情报机构“第二局”的人员，和索斯诺夫斯基挂上了钩。索斯诺夫斯基果然中计，向我们的谍报人员表示愿意卖给他德国机密军事文件。

这样，到第二天，他便在一个柏林火车站头等候车室中把情报交给我们的人，以换取一大笔钱。在进行这种交易的几秒钟内，索斯诺夫斯基和我们派出的那个谍报人员同时被逮捕——不用说，为了不折穿西洋镜，使我们能够利用煽动分子的“口供”来使嫌疑犯在精神上不堪折磨而招供，当然也要把我们的人同时逮捕。

这个间谍集团的所有其他人员在以后十分钟内于不同的地点都被逮捕。接着便开始进行审问，审问接连地进行了几天几夜。最后，全部真相终于大白。

索斯诺夫斯基是一个很英俊的人，身材高大，受过良好教育；风度潇洒，对女性具有极大的魔力。首先充任波兰军队的

軍官，后来加入軍事情报单位工作；并被派来德国搜集德国軍备的情报，特别是窃取德軍參謀本部的机密計劃。

他到柏林以后，就开始向外交界和德国社会中的高級人物进行渗透活动。他又在妇女之間施展身手，并且尽可能地制造爱情事件，其目的多半是为了窃取机密情报。

他终于物色到一个他正寻求着的工具，他看中了弗娜琳，她正在德国陸軍統帥部充当女秘书。她出身于衰落中的普魯士貴族家庭。她的父亲曾任德国皇軍的高級官員，已經逝世，因此她和她的母亲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一旦遇見索斯諾夫斯基后，她們之間的感情日見亲密，就她而言，她的用情是絕對真诚的。

不久之后，索斯諾夫斯基又認識了她的一个女朋友和同事，这位小姐便是封·尼。因此她們三个人总是在一起，經常消磨于大餐厅、酒吧和夜总会之中。在这些地方索斯諾夫斯基殷勤地招待她們，毫无吝嗇。他饋贈她們非常宝贵的礼物，有計劃地使得她們习惯于从未享受过的高貴豪华的生活。

很快的，他瞞住弗娜琳，而和她的女友封·尼小姐发生了“爱情”。

弗娜琳邀索斯諾夫斯基到她家中去玩。他于是乃用一种侠义而圓滑的手段应付她的母亲，并且很快地帮助她們的家庭恢复到从前那样的华丽。她們的債还清了！她們最少已能維持她們社会地位所必需的生活水准。这位年老的夫人心中期望着有一天，这个外表英俊富有的軍官能够成为她的女婿；她而且不顾忌貴族的崇高道德原則，她一点也不反对他在家过夜。他同她的女儿感情愈亲密，这位老太太对于未来的幸福命运，更是深信不疑。

在这个时期封·尼和弗娜琳之間开始互相嫉妒。这当然可

能是很危險的。但是索斯諾夫斯基运用高明的手法控制了这个形勢。最后这两位女人都以分享他的爱情为滿足；嫉妒束縛着她們两人，对于他更加有利。

索斯諾夫斯基选择有利的时机向她們泄露自己的身份。他告訴她們：他是一个波兰的間諜。他形容他現在处境的困难，并且將华沙总部寄来的信給她們看。这些信都是对他現在的工作成績不滿意，上級已决定將他从柏林調回，再到波兰軍隊中去服兵役。这两个女人都受不了失去他以后的痛苦。于是他乃利用她們的恐惧心理，个别的對她們說：假若他能順利圓滿地达成任务，他便和她結婚，并且將机关发来的經費，作为他俩到国外生活之費用。

两个女人都願意为他工作。每当夜間談情說愛之后，他就指示她們的工作。她們都开始將文件帶到家中过一晚，以便索斯諾夫斯基攝取照片。不久之后，封·尼的家便变成許多与軍政經各界有来往的柏林社交团体中美丽妇女們嗜愛的集会場所：在这些女人当中，索斯諾夫斯基又进行他一連串的偷香窃玉和情报活动。

(六) 破案和运用

最初，华沙当局发觉他所呈送的情报极有价值，真是非常贊賞。但是当他所送情报的重要性一天天提高，越来越令人驚訝时，他的上級便开始怀疑起来。这些情报內容好的程度，几乎不能使人相信它是真的。因此他們得到一个結論，认为索斯諾夫斯基所送来的情报，乃是德国情报机关有計劃供給的假情报。当他最后帶往华沙两箱全是絕對重要的情报时，他的上級根本就认为这些情报是假的；而且指責他已受德国反間諜工作

的愚弄。但是华沙当局准许他，可以将一部分认为重要的情报，卖给其他情报机关和法国情报局。英国的间谍就曾参与这项买卖。因此索斯诺夫斯基得到更多的钱来从事进一步的情报搜集工作，一直到他被捕，华沙当局才发觉自己的错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间谍组织被破获后，我们接着就展开审讯工作。弗娜琳和封·尼都被判处死刑。最后一次替她们申请减刑的要求，亦被希特勒所拒绝。她们将死时，对索斯诺夫斯基的爱情依然忠贞未变。

和索斯诺夫斯基发生超友谊关系的另一个女子，其反应则完全不同。她是一个在柏林西区一家范围很小而陈设优雅的女帽店店主。因为她牵连的案情较轻，所以反间工作单位要求法庭将她的案子和其他各案分开来处理，并且停止对她的审判。因为我们觉得她在反间工作上颇有运用价值。但是我们又警告她：如果她在工作上不忠实的话，她的案子随时可能重提。这种预防性的警告，后来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案情宣布后，使她感到极大的惊讶，这案子牵连并决定了她两个女友的命运。她们的被捕，使得她痛恨索斯诺夫斯基。于是她决定向波兰的间谍机构进行无情的报复。在我们的指导之下，她继续替波兰的间谍做工作。波兰人经过谨慎的考虑以后，准许她继续参加活动。她后来成为我们工作中极有价值而极忠实的人员；最低限度她诱使了十个波兰间谍落入我们的掌握中。

至于索斯诺夫斯基本人的死，使得几个我们的间谍被波兰特务机关拘捕。

鉴于这一案件的影响，德国参谋本部不得不重新计划部署，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才算从这次挫折当中恢复过来。

八、进攻波兰

(一) 格雷威茨电台的阴谋

这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柏林被一种闷热的天气笼罩着。这一天下午，美尔亨博士打电话给我，问我晚上有没有空。他迫切地希望和我谈一件私人的事情，并认为到我办公室里来谈这件事是不妥当的。所以晚上八点钟，我们在一家很小而秘密的餐厅见面了。这个餐厅是我们反情报工作单位所布置的一个接头处，从厨子一直到茶房头儿，都是我们特别选择的工作人员。

见面后，我立即发觉美尔亨的神情，似乎是非常苦恼而沮丧。我任他踌躇思索，没有问他究竟有什么事。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耐性的陪着他。

饭后，我们开着汽车穿过柏林西区，在这些日子里，柏林可以说是豪华富丽盛极一时的美丽都市，鲜明而优美的店面，灿烂眩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喧喧嚷嚷来去奔忙的人群，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和平时代兴旺的生活而尽情欢乐。

我驾车驶向一个小酒吧途中，正想找一个地方停车，美尔亨要求我继续开车前进。他说：他需要透一透新鲜空气，而且要离开人群跑得远远的。因此我们驶向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温丝湖。在那儿，我们停车步行，美尔亨的精神恢复过来了，开

始向我說他自己的事情。帶着涼意的微風，一陣一陣地從湖上吹來，老樹的枝頭髮出沙沙的声响，除了美爾亨的說話聲音以外，好像一切又歸靜寂了！他連續不斷急促而忙亂地說下去。

“不可能避免了！戰爭要爆發了！你必須弄清楚這一點，希特勒老早就已下決心。一切事情都已準備好，縱然西方國家或者波蘭拼命想妥協，就是意大利出來調停，也無法改變希特勒的基本政策。總而言之，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極短暫的拖延而已。”

當他告訴我以下的話時，他的語調顯得更激動。他說“海德里希叫我到他辦公室去，真是奇怪，他竟然相信我，交給我一份希特勒的密令。如果可能的話，在九月一日以前，我們就已經製造一個絕對光明堂皇攻擊波蘭的借口，這個借口將要在歷史上也站得住而被認為是一件名正言順的舉動；同時，還要使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都指認波蘭是進攻德國的侵略者。所以現在已經計劃將部隊穿上波蘭軍隊的制服，來攻擊格雷威茨電台。希特勒已經指派海德里希和卡納里斯上將擔任這份工作。但是卡納里斯拒絕接受這個命令，並且已經設法擺脫這任務。現在只是海德里希一個人在辦。他已經對我詳細說明這個計劃。波蘭軍隊的制服將由陸軍最高統帥部供給。”

我問美爾亨：那麼他們從那裏去尋找這許多波蘭人來穿這些軍服呢？美爾亨回答道：“對了，就是這個問題，這是計劃中最卑鄙而惡毒的詭計；這些‘波蘭人’將利用集中營里的罪犯。他們將以真正的波蘭武器裝備起來。當然其中多數人將要被化裝，他們給這些囚犯們的条件是：不論是誰，只要能完成任務之後逃脫，就可以立刻獲得自由，可是又有誰相信他們這種諾言呢？”

美尔亨停了一会儿。然后說道：“海德里希命令我負責指揮这个攻击！”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臂接着說：“我怎么办呢？海德里希給我这个任务是要消灭我！我明白，他要我死！我怎么办呢？”

現在我要替他想想办法了！我們安靜了一下，但是我能給他什么建議呢？最后我說：“整个的計劃都是疯狂的。一个人不能用这种卑鄙的方法来制造世界历史。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永远保持秘密的，人們必然会从某些地方，用种种的方法将它的真相揭发出来。無論如何你必須明白，設法摆脱掉这项任务，可以編几个理由，說是你病了，或者直截了当的加以拒絕。不管你拒絕这项命令以后的結果如何，但是总比你接受这项工作要好得多。”

第二天，美尔亨面临着事业上非常紧要的关头。他找到一些理由来为他自己辯护，以求摆脱这份差事。由于他身体欠佳，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最初，海德里希不接受他的要求，但是美尔亨在海德里希各种威胁之下，始終坚持做不好这件事。所幸海德里希这时工作繁忙万分，最后还是答应了。然而在十分钟以后，海德里希便派遣美尔亨前往远东去担任一项困难而低級的工作。

（二）希姆萊的專車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十点钟，希特勒对德国的国会和全德人民发表演說。当我听他說到德軍向波兰进攻的‘正大’理由时，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是真的听到这些話。他說“无数的波兰人侵入德国境内，在这些人当中，有許多波兰的正規軍攻击格雷威茨电台”。

就在他发表演說的前四小时，希特勒已下达开始进攻波兰的命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九月三日，三辆专車由柏林駛向波兰。第一辆是元首車，載着希特勒、凱特尔將軍、約德尔少將，以及三軍高級參謀人員。另外一辆是戈林的专車，載有空軍司令和他的參謀。第三辆是希姆萊专車，車中的人物是希姆萊、里宾特洛甫和倫美尔斯博士。

我奉派担任德国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随同希姆萊的专車前进。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不久，是由希姆萊和海德里希联合指揮节制。它是协调指导全国警察、偵探以及安全局所屬各情报部門的最高机构。我被派充任这一新机构中反間工作处处长，并以此身份随同希姆萊工作。希姆萊需要在隨員当中，有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来处理經常收到的情报信件，并設法用交通員、无綫电和电话来維持与各专車及与柏林的海德里希之間紧密而快速的通訊連系。同时，他还需要有一个擅于处理紧急情报工作的人在他身边。

当海德里希告訴我这项任务以后，他說：“我希望你特別小心，因为‘地板’太滑了”。他又說：“你将和希姆萊的參謀长瓦尔夫經常发生工作上的接触。希姆萊一天也离不开他。他的副官們都是些蹩扭的人，但是你不必太注意他們的態度，他們都是老虎不吃人样子丑。”——只要了解海德里希的作風，就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厌恶瓦尔夫了——海德里希繼續着說：“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必須了解党卫軍的人事情况。我要将我自己的女秘书調撥給你，这样，你在旅途中就不会太辛苦了”。

过去許多天来的工作，已使我疲憊不堪，而現在又有这么一桩毫无兴趣的新工作。这样下去，真要使我和剛剛接任极感

兴趣的反間工作完全脫节。

但是相反地，当我发觉这项任务有許多可以表現的机会时，我就漸漸地感到有趣味起来了！我将以最高統帥部的地位，来主动了解和監督这一个强有力的情报組織。

希姆萊專車上对我的接待，虽然非常礼貌，但显然是很冷淡。他們对我总保持着—个距离，好像我对他們会有什么妨碍似的。于是我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和他們相处的時候，尽可能保持平庸与謙让；因此慢慢地，我便很自然地和新环境融洽起来。但是不幸，海德里希派他那位女秘書来替我工作，致使我这种做法发生困难。她具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和灵活的交际天才，她差不多有六呎多高。她站立在人群当中，就好像是一座灯塔。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簡直不可能保持平庸和緘默。

在启程的第一天，我曾謁見希姆萊和他的參謀长瓦尔夫。第二天我在上午十一点钟向希姆萊作第一次的工作报告。我承认，我觉得有些緊張和不自然。他是坐着听我报告，所以我看不到在那亮晶晶的夹鼻眼鏡下面他的目光，他的臉阴沉得毫无表情。后来，他要我簡要地結束这报告。

每天的工作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表示的意見，是否贊成我現在工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对我所报告的事情感到兴趣。几天以后，我发现我所做的正合他的原意，他要我自己想出办法来做。

現在我更加清楚了，我之所以被派到这核心部門来工作，有一个和海德里希所說的不同之目的。我是被派来試驗一个有計劃的和根本是試驗性质的工作程序，而且是用我自己来試行我所設計的办法，这一点似乎特別使希姆萊觉得驚訝。

在这个过程中，专车已经到达伯勒斯拉，从伯勒斯拉我们驶向克杜威特兹并进入波兰国境。当我渐渐获得这些新同事的信任后，从前的那种隔阂现象也就没有了。每当我走进工作车时，他们便很友好地和我打招呼。

随车前进的情报交通单位和我们的专车，都有着极高的工作效率。我们设置有有线电和无线电，每到一站，就能和在德国的任何一个行政单位通报。

我循例每天向希姆莱报告工作，虽然我尽可能的缩短内容，可是他还是嫌长。后来我设计出一个报告的办法，就是最先向他作一概括扼要的说明，或提出工作上应行请示的事项，然后再择要适当补充细节，希姆莱表示，他很赞同这种报告的方式。如果是瓦尔夫的话，他是不会对任何人当面表示夸奖或责难的。

我继续用这一个方式向希姆莱报告工作，并且尽量求其扼要精简。真的，这时希姆莱自己开始用发问和讨论来延长接见我的时间。我并且发觉依照他许多行动的迹象来看，他是正在追寻一个固定的目标。他意欲考验我的知识程度和政治背景；他并同时显示他自己志趣与知识的普遍性。我觉得我好像又碰到我的那位年老的小学校长。

一天，希姆莱问我是否有很多的工作？我答道：除了例行的工作以外，照一般情形来讲，每天下午五点钟以后和晚間都比较空闲。

希姆莱于是接着说：那么请你给我准备一个报告，要非常简单扼要，依照下面四个题目：（一）义勇军或人民军队的情形。（二）在未来的作战中，是大规模的兵力使用重要呢？还是小型陆军特别部队，空军兵力和海军为战争胜负决定的因素？

(三) 德国的軍事傳統或軍国主义的情形？(四) 你个人对新成立的反間机构的看法。

我觉得我好像在参加考試！現在我确实是有許多的工作要做；我尚須前往前綫地区去視察，这些工作有的是接受軍中邀請，有的是我不願意錯過这个机会，还有每天經常的許多特別任务。

我尽可能地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希特勒的专車上去搜集所有可供我写作前途問題的資料。在这巨大的作战机构的指揮中心有这样高度的工作效率，真是令人迷惑。从这些专車上，納粹的領導阶层，掌握着德国全体人民和所有組織团体的一切活动。

我們的专車在这个时候已經抵达沮普特，这是一个位于波罗的海海濱的游覽場所。从这里，希特勒、希姆萊及他們的參謀人員組成視察团，进行一連串的前綫視察。他們視察到許多主要战場的陣地；經常通过那崎嶇不平的波兰平原，一直駛向最前綫。在波森方向正进行着激烈的大会战，波兰軍隊被德軍鉗形攻势紧密地包圍住，在德国空軍的猛烈轰炸下全面崩潰，于是十天以內，波兰彻底挫敗了。

在归途中希姆萊要我和他共进晚餐，希姆萊又告訴我关于我們和俄国人的关系，依照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和俄国簽訂秘密協議的条款，我們在九月十八日占領他們在波兰的地区。他又說：我們正将波罗的海国家移交給俄国，因此我們必須开始考虑新边界上的安全措施。他要我研究俄国在目前是否会减少他們的情报活动，还是比先前更加激烈？当我获得結論时，应即連同我个人的意見与研究根据向他报告。

我对他这个問題非常惊讶，当时就回答說：“这个問題可

以很快得出答案的，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他們必然运用所有的方法来加强他們的情报活动。无疑地，他們将派遣間諜向波罗的海德国人，及其他正被遣送回国的少数派当中进行渗透。”

九月二十八日，海德里希到我們的专車上来，亲自督导正在計劃中的希特勒訪問华沙的事，并部署一切保卫工作。

(三) 魯尔区的反情报工作

十月一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一次盛大的軍事校閱。后来我們前往华沙机場，这个机場已經我們的工程人員予以修复并已开始使用。另外張設了两个大型的帳蓬，以为希特勒和随从人員休息之用。我們在这里吃了一頓快餐后，希特勒立即飞返柏林。

因为我的汽車已从柏林运来，所以我可以駕駛自己的汽車回柏林。

在柏林我花了两天的時間，和我的顧問們討論有关反間工作的問題，并审閱房茨秘密机关的文件。波兰間諜所搜集大量的情报，特别是关于德国軍备生产的情形，令我非常惊愕。所以我决定立即前往多特蒙德去实地研究在魯尔区工业上的保卫問題。

多特蒙德是仅次于艾森和杜塞尔多夫的德国鋼铁工业生产的中心，乃是一个在魯尔区非常重要的德軍軍火供应地。它是一个典型的被烟籠罩着的灰色工业城，充滿着无穷尽冲击的活力。

当我到达多特蒙德，我发觉这里的反情报工作情形，簡直使我惊惶不已。这个单位有五个特别工作人員，若干助手和女秘书。其中有一个工作人員，完全是在和柏林总部打‘笔墨官

司’，那些毫无用处的零乱情报，虽然塞满几个资料柜，但是在偵防工作上却捉不到一个敌人的間諜。这五个专任人員負責着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和将近四百个工业机构的整个多特蒙德地区的秘密工作。

另外几个星期，我完全消磨于和軍事工业負責人、經理、以及政府和軍事檢查单位举行的會議中。于是我开始制訂出一个处理这一地区若干問題的工作計劃，并糾正我們組織当中的某些缺点。当我正要想回柏林报告此間情形时，我注意到一件非常有价值的調查工作。

这件事牵涉到一个工厂的工头，他已經在这个軍事生产部門工作达十八年之久。他是一个道地的波兰人，但是他在德国住了很多年，并且已經归化为德国人。他是一个制造枪管的专家，还是这个工作部門的負責人。所以他能接近武器藍图，和最新式反坦克炮，新式后座机械装置以及炮車的图样。

有一天，工厂中有另外两个工程师偶然的需要某一張武器图样，他們走到保險柜那里，便发现那張最新式的反坦克炮平面图样不見了。他俩一調查，更发觉这張图已被波兰工头带回家中去。于是他們立即通知当地的反情报单位，并迅速轉报給我。

我立刻下令監視这个工头，并且指派专人經常密查保險柜內的各項文件，借以了解那些文件被窃取的情形，和究竟被窃去多久。

四夜的守候，保險柜內沒有丢掉一件东西；但是到了第五天夜里，便有七張藍图失踪了。就在这个时期，对于这工头身份的彻底調查，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下列各情报：“他出身于波兰的格利西附近，曾經做过铁工厂的学徒，后来他成为一个旋

床工人。他曾在上西里西亞許多鐵工廠做過工，并于一九二四年在魯爾住下來。他那優越的工作條件和技術上的經驗，以及善于管理工人的能力，很快就獲得他雇主的信任。他非常的勤奮，而且具有高度的智慧。他已經結婚，有了三個孩子，生活過得非常安閑而高雅。他時時和一些他的波蘭同胞會晤，他們常常到他家中訪問他。據他的鄰居說，在這種場合，他們總是說波蘭話”。因此這些情形和文件的失蹤，便成為我們偵查的主要線索。他的鄰居都證明他的經濟狀況確是量入為出，并不浪費。

在文件失蹤的那天晚上，負責調查的工作人員報告說：有兩個人，在午夜的時候來訪問工頭，他們現在仍然在工頭的家中。于是我決定這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我親自指揮這次的行動工作，因為他家所有窗簾都已放下，門都是關着的，所以我們撬開在樓下的廚房門，一直沖到他的寢室里。在那兒我們發現工頭和另外的兩個訪客。我們的行動迅速得簡直使他們都來不及從椅子上站起來，而只能對着我們的手槍口恐怖地瞪着眼睛。那些失蹤的藍圖就放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我們將他們三人都逮捕了。搜索他們的身上，并檢查整個房子，工頭的家屬也同時予以逮捕。

在第一次幾小時的隔離審訊以後，我們獲得足夠的線索，展開進一步的“執行”工作。最後我們一共逮捕了十六個敵人的間諜。

這工頭過去十一年來，都替波蘭秘密機關工作。并依照情報機關的指示向德國歸化，取得德國國民資格。他從事此項間諜活動的動機并不是為金錢，而是完全基于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現在波蘭的淪亡，也同樣帶來了他那悲慘的命運。他時常

驚訝他的同胞們那種由于过分乐观心理，对德国軍事实力所作的愚蠢而过低的估計。为了改正波兰国内这种錯誤的估計，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之中，他曾力謀促使华沙当局正視德国軍备生产的高度与惊人质量。

当战争爆发后，他便和华沙失掉連系，但是他曾接获一項华沙的命令。华沙指示他說：“不論在那时軍事或政治的形势如何，上級交通将于九月底前到达，并搜集新的情报資料。”

那两个被我們在工头家中逮捕的人，一个是工头的远亲，他于夜間前来协助工头抄录軍器图样；另外一个为波兰秘密机关的官員。他曾受专门刺探工业情报的特殊訓練，并以一个买卖工业油和油脂的虛設公司代表的身份，来往于德国波兰之間。直到战争爆发，他还繼續和在柏林的波兰軍事武官的助手接触，透过这个助手将情报資料傳递给华沙。

在我們去到工头家的那个晚上，他和这个波兰工头約定再会晤一次，以研商将来的行动計劃。他們曾决定暂时停止搜集情报，潜伏等待波兰地下軍队进一步的指示，这地下軍現在正組織着，軍事情报人員已經和他們发生接触。鉴于在魯尔地区工作的大量波兰人口——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波兰在此地区的人口差不多有二十万——他們仍然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工作。工头也决定和那些現正送到工厂做工的波兰俘虏們建立工作关系。

在审讯期間，专家們提出具体的证据，指控这一間諜組織的活动，对于德国軍事实力业已造成严重的損害。約有装满一箱半的軍事秘密图样，已被他們由海道偷运波兰。

在被指控的十六名人員中，只有两个证实是有替波兰从事間諜活动的罪行。他們最后的犯罪行为是发生于战争爆发以后，

三个主要的被告均被判处死刑。

我必须承认：我不得不钦佩这个波兰的爱国分子，他们在聆听宣判时的那种极端沉着的态度。他已将他的生命和他家庭的幸福贡献给国家。当我离开他的时候，他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今天德国是一个战胜者，但是谁晓得德国将来的命运呢？”

九、万罗事件

(一) 和英国間諜接头

我回到柏林，向海德里希报告我在魯尔区的工作經過，并指出在这面积广大而重要的地区，只有少数的几个反情报人員确实感到人力不足。海德里希很留神地听。他說：“你会有机会去彻底調整和加强魯尔区的工作。不过在你着手調整以前，我有另一件重要的工作要你去。最近几个月来，我們曾和英国的情报机关进行着一个非常有趣味的接头工作，由于我們运用假情报爭取了他們的信任，所以我們的間諜，已經很順利地打入他們組織之內。目前亟待我們决定的問題是：我們应否繼續和他們周旋，还是切断关系，或是认为我們已經了解到很多，足以滿意而不必再繼續。我想你是处理这件特別工作最理想的人，所以我要你立即搜集有关本案的一切資料加以精細的研究，然后根据你个人的看法，向我提出具体的建議”。

我立刻搜集研究現有的各項有关資料，这些資料記載着下列情形：

“几年以来，一个德国的間諜，F479，一直在荷兰工作。他原来是一个政治逃亡者。在他开始为我們工作以后，他仍然繼續以这个政治难民的身份出現。因此便和英国的情报机关发生接触，他佯言和德国政府內部的一个很有势力的反对派有关系，所以更加引起英国人濃厚的兴趣。他的报告可以直接送到倫敦。

我們透過他的關係，便可陸續地大量供應假情報。所以，他對英國人的影響確實非常之大。他為他自己建立了一個情報網，並曾設法和法國的情報機關建立關係。戰爭爆發後，英國情報單位更極力想和這個所謂德國的反對派接觸。他們意圖利用這些反對派官員的陰謀活動，來推翻希特勒政權”。

就在这个地下工作進入激烈階段的時候，我奉命參與這項工作。此時，英國的情報機關已經同意和德國政府內部反對派的代表進行直接的會談。

（二）我的身份掩護

經過謹慎研究本案各項細節，以及和那些曾參與此一項工作的人員精密討論之後，我得出一個結論：“認為繼續和英國人接觸以行欺騙，將是很有利的事”。因此，我決定親自前往荷蘭去和英國的間諜見面。為了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所以我化裝一個陸軍最高統帥部運輸處的一個官員，名叫荷柏特曼·薩美爾。我並知道在運輸處里確實有薩美爾這個人。鑒於這個原因，我們將他派往東部作一次遠距離的旅行。

當上級批准我這個計劃後，我便前往杜塞爾多夫，在一個小巧的私人住宅中卜居下來，這些房間中都針對秘密工作的需要加以特殊裝置，有電話和電報直接和柏林總部連絡。

在此時期，柏林方面已通知 F479 號間諜，命令他設法為薩美爾與英國間諜安排一個約會。不幸得很，情況不容許我和 F479 號間諜事前見面，或商量怎樣來布署這次約會，所以只能靠他的聰明才智來設計一切了。當然，這樣做，有着很多的危險成分存在，但是這種情形，有的時候在秘密工作當中實又不可避免。

我在杜塞尔多夫接到柏林用航空寄来的进一步的情报，我詳細小心地加以彻底的研究。我必須完全熟記我的假历史，牢記我所設計“假的陰謀”活动中每一个細节。例如：許多人的姓名和关系，以及行将与我晤面的英国間諜的一切情形。我另外又获得一份正确詳細关于薩美尔的资料，述及他的政治背景和出身、生活方式、日常言行和外表特征等。举例來說，他經常喜欢戴一个单眼鏡，那么我必須也要戴一个，因为我的右眼近視，所以化装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所謂反对派內部的情形了解得愈清楚，我便有更多爭取英国人信任的机会。当然，往往因为一件极小的錯誤，便会立刻引起对方的怀疑。在十月十二日晚上六点钟，一件和英国人接头的信件終於带来了。这信上写着：“十月二十一日在荷兰朱提芬会谈”。

有一位曾經負責指導 F479 号間諜工作若干时期的工作人員和我一同前往，他很了解这一次工作的內幕，我們詳細地檢查我們的护照，汽車的登記证。这时，德国的海关和边防警察都已接到命令不对我们作不必要的盘問。我們有一个很小的行李，我非常謹慎地檢查衣服和箱子上有沒有任何足以暴露我們身份的記号或痕迹。对这种小的問題，如果疏忽的話，就会使整个設計得最好的秘密工作計劃陷于失敗。

晚間，我接到海德里希一个電話，令我驚訝不已。他對我說：“我已为你获得一种充分的权力，可以依照你认为最好的办法去进行和英国間諜談判。这件事你可以完全自由决擇所采行动的方式”。最后他又說：“我希望你特別謹慎。假若对你有什么不利，那就太糟糕了！但是万一出岔子，我已經通知沿边境各站提高警覺，我希望你回来的时候，立刻給我一个電話”。

海德里希这种关怀的表现，真是令我驚訝。我觉得他这种

表示并非基于人类的情感，而是完全考虑到实际问题。

(三) 第一次的会晤

十月二十一日清晨，我們駕車到荷兰边境。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我的同伴駕着車，我坐在他的旁边沉思。我不能压制我那不安的情緒，特别是因为我沒有机会和F479号間諜先談一談。當我們駛近边境的时候，我的心情更加躊躇起来。

在德国边境的檢查很快，也很容易地就过去了！但是荷兰的边境却是非常麻煩，坚持要彻底檢查。所幸我們並沒有遭到太多的困难，便通过了边境进入荷兰。

當我們到达朱提芬的时候，在約定見面的地方，有一辆大型的毕克車停在那里等我們，那个坐在車子后面的人介紹他自己是英国情报机关的白斯特上尉，在简短的几句寒暄之后，我乘坐他的車并坐在他的旁边，我們開車前进，我的助手駕着車跟在后面。

真是巧得很，白斯特上尉也戴着一个单眼鏡，他能讲非常漂亮的德国話，所以我們很快便亲热起来。我們对音乐有着共同的嗜好——上尉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琴手——于是我們有了話題，才打开了这生疏沉默的場面。我們說得非常愉快，以至于有一会儿我几乎忘掉这一次的目的。当我等待白斯特先提这件要談判的事时，纵然我在表面上显得很鎮靜，但我的内心却是非常地緊張。然而他显然是不想在到达阿尔亨以前討論这回事。在阿尔亨，他的同伴史蒂芬斯少校和柯本中尉将要参加我們一起。我們到达那里，將他們接上車又繼續前进。当車子穿过郊外时，我們便开始討論起来。

他們显然完全相信我是德軍最高阶层一个强大反对派的代

表。我告訴他們：“反對派的領袖是一位德軍的將官，但是在這種談判階段，我奉命不能說出他的姓名。我們的目的是用武力推翻希特勒，重建新政权”。我向他們說這些話的原因，其目的是在探測英國對於德軍管制下的新政府的態度，以及當我們一旦奪取政權後，他們是否願意同我們在進一步締結和平條約方面有一個秘密的協議。

這些英國情報軍官當即向我保證，他們說：英王政府絕對關注我們的計劃。並認為防止戰爭擴大和獲得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事。英國將贊同推翻希特勒及其政權，他們將在可能範圍內給予所有的援助與支持。但就任何政治性的條款或協約而言，他們在目前這個階段，尚無權作此決定。不過假若可能的話，德國反對派的領袖，或任何其他德國將官，都可以出席我們下一次的會議。他們相信可能代表英王政府作一更緊密的表達。他們又向我保證，他們在任何時間都和英國的外交部以及唐寧街直接聯繫。

這是很明顯的，我確已得到英國情報人員的信任，我們約定於十月三十日在海牙英國情報總部繼續商談。我並表示在那時間我一定到達。我們一同吃過飯後，在一種很融洽的情形中和他們告別回來。歸途中以及穿越荷蘭國界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我一回到杜塞爾多夫，立刻向柏林報告我已回來，他們命令我立即前往當面報告，並討論處理這個問題的下一個步驟。

當晚我就回到柏林，我們一直研討到深夜。其後，決定由我起草進一步進行會談的計劃。上級並允許我自由選擇適當的助手。

幾天後我將計劃做好了。我有空的時候，總慣於在我的鞏

友柏林大学格里尼斯教授的家里那种平静的气氛中消磨大部分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而有高级修养的家庭。若干年来，他们对待我就像家里的人一样。我有我自己的一间房，同时也可以自由出入。

当我做好我那计划的一天，格里尼斯走到我房间里来，他一定要邀我和他去骑马。他认为新鲜的空气将清醒我的头脑。当我们正沿着马路轻快地驰骋时，忽然间我想到一个念头。我告诉他关于我们在荷兰的工作；并问他能否和我一同去海牙。他是德军卫生部队的上校，生长于奥地利的格雷兹，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风度优美，仪表堂皇，智慧很高，受过高等教育。他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助手；而他那轻微的奥地利音调，更可以避免人家的疑窦。我想以他做我们反对派领袖的高干，在下一次的会议上介绍给英国人。他立刻同意和我一块去，在这个期间，中央已经批准我的计划。

十月二十九日，格里尼斯和我，还有那位同我参加第一次会谈的工作人员，我们三个人离开柏林到杜塞尔多夫。在这里，我们花了一整夜来从事我们最后的准备工作。因为我已经决定，在以后的旅途中，我们将不再讨论工作任务，所以这便是行前最后一会的会报。

(四) 英国人的诡计

格里尼斯和我们都同意需要有一个暗号的规定，以便在和英国人讨论的时候，便于互相配合。我们的规定如下：

“如果我用左手移动一下我的‘片眼镜’，就是要他立即停止谈话，而让我来说。假若我用右手，那就是需要他支持我的论调。至于立刻中止谈判的暗号是由我说：‘我头痛’。”

出发以前我細心地檢查格里尼斯的行李，这一次我們毫无困难地通过边境。

我們駕車到达阿尔亨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是我們事先約定在中午和英国朋友見面的地方。我們在十二点缺两分的时候便到达了，但是英国人沒有来。我們等了半个小时，什么也沒有发现。到了十二点三刻，當我們慢慢地开着車駛向街上去的时候，我們的心情随着時間的增加漸漸緊張起来。可是仍然沒有发生什么事，格里尼斯不慣于这种情形，当然他是我們当中最緊張的一个，我竭力設法使他鎮靜下来。

忽然我們看見两个荷兰的警察向我們車子慢慢地走来。他們中間一个人用荷兰話問道：“你們在这里干什么？”同我們一起的那个工作人員回答說：“我們正在等朋友！”这个荷兰警察搖搖頭，跳上我們的汽車，然后命令我們將車子开到警察局去。从这些征象来看，我們似乎已經陷入一个預先布置好的圈套。現在最要紧的是保持鎮靜而不能冲动。

在警察局里，他們虽然待我們很客气，可是不管我們怎样声明，总要檢查我們的身上和行李，他們檢查得非常严密，甚至于格里尼斯盥洗盒子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极端細心地檢查。當他們正在檢查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地察看我們的行李。忽然我发觉在杜塞尔多夫时，我太注意格里尼斯的东西，而沒有檢查一下同我一起来的这个工作人員的衣物。現在我一眼就看到他的盥洗盒正打开着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簡直吓了一跳。原来他的盥洗盒里边有一卷德軍专用的阿斯匹灵药片，在紙包的上面有一个籤条，条上印着‘德国党卫軍医务处’。

我一面瞥看周圍有沒有人監視我，一面將已經檢查过的我的行李推到那个盥洗盒的旁边。很快地将那卷阿斯匹灵药片抓

到手里。就在这一霎那，我故意把一只梳子弄掉在桌子底下。因此乘我俯身去拾起这把梳子的时候，便将药片放到我嘴里。这些都是真正有苦味的药，还有一些包纸，塞住我的喉嚨口；所以我不得不再把梳子弄掉到地上，然后装着在桌子底下找它的样子，将纸和药片吞进肚里去。所幸这一切没有被他们发现。

后来，他们开始审问：“你们从哪里来？正要到哪里去？你们要看的朋友是谁？你们将要讨论那一类的事情？”我答道：“除非我们有机会和律师商量，我拒绝答复任何问题”。同时我强硬地埋怨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你们做得太过分了，没有一点理由足以使你们这样地检查和审问我们，你们已经查看过我们的护照，我们的行李中没有违法的东西！你们就没有权利留难我们”。我故意装出一种粗暴骄傲的样子，这个做法似乎很有效。有些警察显然有点犹豫起来，可是其他的还是坚持非要审问不可。等到柯本中尉来到警察局的时候，我们已经争论了一个半钟头。他拿一些文件给警察看——我想看看文件的内容，但是无法看得见——因此警察的态度立刻改变过来，在深深的道歉之下释放了我们。

当我们走出警察局时，我们看见白斯特上尉和史蒂芬斯少校正坐在毕克车中。他们解释：“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说：“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十字路口等你们很久很久”。他们一再道歉而且又说：“整个事情简直是令人痛苦而难堪的误会”。

我立刻明白了，当然这一切的事情乃是他们预先安排的诡计。他们已经巧妙地利用拘捕、搜查和审问等方法，来确查我们的身份，我觉得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这种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考验。

(五) 第二次會議

我們快速地駕車前進到達海牙，在史蒂芬斯少校辦公室的一間大房間里，和白斯特上尉開始談論。經過一番詳細而徹底地討論後，我們得到下列幾項協議：

在和西方國家締結和平條約以後，即須用政治方法推翻希特勒及其主要幹部。條約中規定奧地利，捷克和波蘭主權的恢復。放棄德國的經濟政策，重行採取金本位。在我們討論當中最重要的一項問題，就是研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所有殖民地重歸德國管制’的可能性，我經常注意到這個問題，而且一再於討論當中提及它。我特別指出德國人口過剩的問題，必須有一個適當的調劑辦法，這個問題對於每一個人該是何等的重要，否則德國人口過剩的現象，將繼續構成德國東西境界上對中歐地區一個危險的因素。

與會人員都認為這一個問題是非常的正確而重要，並且同意應該針對德國的需要，謀取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們覺得可以確立一個原則，就是一方面能夠保護德國應有經濟權益，一方面又能用政治的方法協調現在委託統治權的制度。

討論結束後，我們將這些決議列入記錄之中。隨後史蒂芬斯少校將我們討論的結果用電話通告倫敦。大概一個半鐘頭左右他回來了，並且說：“倫敦方面對這些問題有着積極的反應，但是這項協議尚須和外交部長弗克斯討論後方能決定。此事將立即進行，我們可以在晚間得到一個具體的結論。不過，在這同一時間，就你們這方面而言，締結一項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仍屬必要的，這項協議代表着德國反對派最後的決定，並包括着一個時間的限制”。

我們的討論差不多延長到三個半鐘頭。會議結束時，我真正感覺到頭痛起來，主要因為我吸了太多濃烈的英國煙，我一向不慣吸這種厲害的香煙。當史蒂芬斯少校和倫敦通話的時候，我到盥洗室里去透透新鮮空氣并用冷水洗洗我的手腕，我站在那里凝神沉思，根本沒有看見白斯特上尉也已經走進盥洗室里來。他輕輕地在我背後忽然問道：“告訴我，你是常常戴一個‘單眼鏡’嗎？”

所幸他看不見我的臉色，我覺得我的臉好像發紅。我馬上控制住自己，很鎮靜地回答說：“你知道嗎？我也想到問你這個問題呢”！

後來我們開車前往白斯特一個助手的別墅去。那里已經為我們准备好三間房，我們休息了一下，隨即赴白斯特的家中晚餐。白斯特的太太是一位荷蘭軍人瑞斯將軍的女兒，是一個有名的人像畫家。她在餐間的言談非常有趣而生動，史蒂芬斯來得晚一點，據他解釋說是因為許多工作沒有辦完的緣故。他拉我坐在他的旁邊，並且告訴我說：他已接到倫敦方面具體肯定的答复，一切都很成功。

我們的 F479 號間諜，也應約前來共餐，因此我能安靜地和他談了一會兒的話。他非常緊張，而且簡直不能再支持下去，我竭力向他保證并說：“如果你能找到理由回德國一趟的話，我將傾全力和柏林當局替你解決問題”。

晚餐是精緻的，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鮮美的牡蠣。餐間，白斯特作了一個簡要而有趣的席前致辭，格里尼斯并用他那勁人的維也納口音致答辭。晚餐以後大家談論得非常有趣。從這些談話中，我更深刻地透視到英國對於戰爭的態度和看法。雖然他們不願戰爭，但是他們將為保衛自己而奮鬥到底。如果

德国侵略英国成功，他们将以加拿大为基地进行反攻。我们也谈到音乐和绘画的问题，当我们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不幸得很，我的头痛仍没有好，所以在休息以前，我向主人索取一点阿斯匹灵。几分钟后，有一位年青柔媚的姑娘到我房里来。她带来一些药片和一杯檸檬水。她同我谈起话来，问我许多问题。我用尽方法很礼貌地将她哄出房去，才算松了一口气。经过一整天的疲劳工作后，为了安全，我实已没有心情来满足她的好奇心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沐浴室遇见格里尼斯，他神采焕发的用他那宽洪的维也纳土语说道：“喂！喂！这些家伙真会办事啊！是吗？”

早晨我们吃了一顿很丰富的荷兰早餐，以免归途中饥饿。

九点钟，有一辆车接我们前往一个荷兰商行的办公室去参加临行前最后一次会谈。这个荷兰商行，事实上乃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掩护机构，表面上称为大陆贸易公司，设在纽威街十五号。他们给我们一部英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本密码，借以和英国在海牙的情报单位保持联系。呼号规定为 O-N-4。柯本中尉另外给我们一些证明文件，这些文件是通知荷兰当局协助文件持有人接通在海牙的秘密电话——我相信这秘密电话的号码是五五六——三三——以避免再度发生任何类似前几天我们所遭遇的不愉快事情。我们双方同意下一次接头的時間地点用无线电来連絡决定后，白斯特上尉伴送我们到荷兰边境，我们又一次毫无留难地通过了。

这一次我们没有在杜塞尔多夫停留，便直接驶向柏林。第二天，我向上级报告接头经过，并建议我将试图继续进行这种谈判，以期能去伦敦一趟。

下一星期当中，英国人三次要求我們决定談判的日期，我們每天用 O-N-4 呼号和他們通报，机器的性能非常好。但是到了十一月六日，柏林还没有指示給我，因此我担心我可能失去和英国人的連絡。于是我徑自决定先去和英国人接头，時間定在十一月七日；約定下午二点钟在荷兰边境附近的咖啡店里見面。

在这次会談当中，我向白斯特和史蒂芬斯解釋：这一次在柏林的逗留時間較預期的为长，因为德国反对派迄今尚不能获致一項最后的决定。随后我向他們建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我陪同德国反对派的將領前往倫敦一趟——当然，这个將領是伪装的反对派領袖——那么，就可以和英国政府举行最高阶层的具體討論。这几个英国的間諜同意这个做法，并且說他們的‘交通飞机’明天可以在荷兰舒福尔飞机场准备好，將我們接到倫敦去。

最后我們同意，由我設法在明天同一時間和同一地点，將德国反对派領袖帶到这里来，同去倫敦开会。

我回到杜塞尔多夫，但是柏林依然沒有指示，而且也沒有許可我繼續与英国人談判。于是我发了一份急电給柏林，提醒他們說：“如果还不采取任何决定性步驟的話，我的工作再也无法維持下去”。柏林的回答說明希特勒尚未作最后决定，不过頗有停止和英国人談判的趋向。我想他們一定已經想得离題太远；显然，任何关于推翻希特勒的討論，纵然是假的，也会使希特勒不痛快。

所以我在杜塞尔多夫坐待消息，心情中充滿了消极与失望；但是这项工作不断地刺激着我决定不待上級命令，即行前往接头。我用无綫电和海牙通报，并决定明天和他們会晤。我必須

承认，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出一套说法告诉我的英国朋友。我知道我是把我自己陷入一个棘手的境遇中。假若在任何方面，我引起他们一点点怀疑，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再将我拘捕起来。那么，整个事情就可能发生一个极不愉快的结果。但是我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前往和他们谈判。

我对柏林这种犹豫不决很生气。虽然我明知他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希特勒已经假定十一月十四日为其进攻西方国家的一天。可能是这个时期恶劣天气的关系，成为希特勒放弃这个计划的主要原因，后来他同意我和英国间谍进行谈判，认为此事可能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我通宵不能入眠，整个脑际混乱地盘旋着各种计划。

早饭的时候，我一眼瞥见晨报。报上的头条标题写着说：“比利时国王与荷兰女王已经发出联合建议，愿意出面为交战国双方进行调解”。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心中如释重负，这项新闻正可以用来解决我的紧急问题。我心想，在今天的会议上，我将用很简单的話告诉英国间谍：“德国的反对派人士，已经决定等待并观察希特勒对比利时荷兰的建议如何反应”。我将补充以下的話：“反对派的领袖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未能出席今天的会议，不过明天他一定会来，也许他仍希望能去伦敦一行。”这就是我准备今天和英国人谈话的计划。

在早晨，我和已被选择伪装反对派领袖的一位将军商谈，他是一个兵工专家，在军队中有着相当高的阶级与荣誉，是党卫军的一位先进。实际上，他是非常适合于伪装这个角色。

下午我再度越过边境。这一次我必须要在咖啡店里等候三刻钟。我发觉，我已经被几个伪装普通老百姓的人严密监视着，很明显的，英国人已再度对我们怀疑了。

后来，他們来到了！这是一次非常短的会谈，因为我在早晨已經准备对他們說什么話，所以在他們面前毫无窘态，我并且解釋延期会晤的原因。他們終于疑念尽釋，当我們握手言别的时候，从前会晤时的那种热誠又重新建立起来。

(六) 誘捕白斯特和史蒂芬斯

回到杜塞尔多夫的那一晚上，党卫軍特別工作队的队长来看我。他是柏林派来保卫我通过边境的。他告訴我說：柏林方面非常担心我的安全，他奉命封鎖所有德荷边境警戒区，并監視在此一地区所有的荷兰边防警察，假若荷兰人要想逮捕我，那么情形可能变成很坏；因为他接到命令是：他决不能让我落入敌人的掌握中。自然可能因此发生一个严重事件。

听了这些話以后，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特别是当我想到明天和英国間諜接头的計劃，假若我不将这桩事預先告訴这个特別工作队队长，其結果又将如何呢？我告訴他：“为了要达到去倫敦的目的，明天我可能和英国間諜一同走。假若我是被强迫的走，我就給你一个暗号”。另外我們又討論到万一英国間諜要胁持我，他應該采取的步驟和方法。他向我保证說：他已从他的工作队里，挑选最优秀的人員来担任这项特殊的任务。

然后，我便和那位准备和我一同去的化裝德国反对派的兵工专家商議，我們非常謹慎地研究这一次行动中每一項細节，在我睡觉以前已經时至午夜了。

为了免得又是一晚睡不着觉，所以我吃了一顆安眠药。正当我昏昏入睡的时候，陸續不断的电话鈴声将我吵醒。原来是柏林来的专线电话。因为吃了安眠药，所以我还没有醒透，黑暗中我摸到听筒，带着沉重的喉音不耐烦地說一声哈罗！我听

到电话的那一端，有一个沉重而非常激动的音调喊着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慢慢地回答道：“你是谁呀？”那边的声音显得尖锐起来，他说：“我是党卫军的部长希姆莱！你到底是在那里吗？”我的惊慌震醒了我，立刻照例答道：“是的，长官”。“好罢！仔细地听我讲！”希姆莱接着说：“你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答：“不知道，长官！我没有听说什么！”于是他告诉我：“喂！今天晚上，刚刚在元首于地下啤酒窖讲演之后，有人企图暗杀他！一颗炸弹爆炸了！所幸他已在几分钟前离开地下室，现在已有几个党内老同志被害，其余的损伤也非常大。无疑地这是英国情报机关幕后策动的。元首和我已经坐上到柏林的火车，才听到这个消息。——希姆莱接着说——这是一个命令！当你明天去参加和英国间谍的会议时，你要立即将他们逮捕，并迅速将他们押解到德国来。这行动可能侵犯了荷兰边境，不过元首说没有关系。已经派去保护你的特别工作队帮助你执行任务。你听懂了所有的事情吗？”“是的，长官，不过……，”“这是不容解释的，”希姆莱断然说：“这是元首的命令，是你必须执行的任务，你明白吗？”我只能回答道：“是的，长官！”我知道要在这一点上和他辩论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我得面临新形势与新任务，而不得不放弃所有关于我到伦敦和英国间谍继续谈判的偉大而深远的计划。

我立刻唤醒特别工作队队长，向他说明希特勒的命令。他和他的副队长对这个想法都很犹豫；并且说恐怕很难完成任务。同时，就地形来说并不利于这项行动工作，荷兰边境上的整个万罗地区都有很多的边防警察和密探在监视巡逻，因此将不可能不鸣一枪就执行这项任务；一旦开枪，那么我们就可能在当地被歼灭。所以我们要想成功，就得使用完全秘密的突击。两

位队长都认为：假若我們等待英国間諜已經和我在咖啡店碰头，或者已經坐下来开始談判的时候再动手就太迟了！行动的时间必須是乘白斯特的毕克車到达的那一刹那。前些日子他們曾仔細察看那部車子，那么他們一定能够很快地辨认出它来，所以就当那英国間諜的汽車到达的那一刹那間，党卫軍的汽車就得用最快的速度冲过边境障碍物，在街上将英国間諜拘逮住。并且將他們从車子上挟持到我們的車里来，党卫軍駕駛这个車子的駕駛員必須特別精于开倒車；他甚至于不能將車子掉轉头来，这样便可以使我們特別工作队的人員有一个較寬的射界，同时在撤退的时候，必須先派人布置于街道的左右，以便掩护两翼。

两位队长建議：我不必参与这个行动，而只須在咖啡店里等着英国間諜，当英国人的車子开来的时候，我應該装着迎接他們的样子，走到街上去，然后跳进自己的車，很快的开走。

这計劃設計得很周到，我同意这样做。但是我要他們介紹我和特別工作队的十二位隊員相識；我要他們认清楚我。白斯特上尉，虽然比我高一点，但是服装和我差不多，有一个同样的短上衣，也戴着一个单眼鏡，所以我要他們把我看确实，免得弄錯了。

在一点到两点鐘之間，我像从前一样越过边境。那位和我一同参加前几次會談的工作人員这回仍然陪着一起去。但是我将那位化装反对派領袖的兵工专家則留在德国的海关室，沒有要他一同走；因为这一次，誰也不知道情形会演变到什么样子。

在咖啡店里，我們叫了一点汽水。店里的人很多，街上也不像平常一样，有了很多的車輛；大部分的人都是騎脚踏車的，还有一些穿着平民衣服，手中牵着警犬看起来很特別的人，好像我們的英国朋友为了这次會議，又已經采取彻底而異常的安

全措施。

我得承认，特别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还依然没有他们到来的征象，我确实觉得非常紧张。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又要用像在阿尔亨对待我的那种办法施展同样的诡计？现在已经三点钟了，我们已经等待了一个多钟头。忽然间我眼前一亮，我看见一辆灰色的汽车正飞快地开来。我想走到街上去，但是我的同伴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拉回来，他说：“这不是那个车。”我恐怕特别工作队队长可能也弄错了！但是每一件事实都很平静。

喊了一杯浓咖啡，我刚刚啜饮了第一口，眼睛一瞥时钟，现在已经三点二十分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同伴说：“他们到这里来了！”我们站起来。我告诉茶房：“有几个朋友正来到这这里！”我们于是将外衣放在咖啡店中，便走出店门到街上去。那辆大型的毕克车正飞般地驶到，紧急刹车后，就倒车到咖啡店后面的停车场上。我向车的方向走去，当我听到特别工作队汽车冲来的声音，我距离毕克车还有差不多十码远。忽然打起枪来，我听见喊叫的声音。

停在德国海关办公室后面的特别工作队的车辆，已经很顺利地通过国境上的堡垒，他们放了几枪来增加突击的声势，并使得荷兰的边防警察慌忙奔跑，陷入手足无措的混乱之中。

白斯特上尉驾驶着毕克，柯本中尉坐在他的旁边，柯本立刻从车上跳下来，这时候他抽出一支大型的手枪对准着我。而我呢！是完全赤手空拳，只得跳到旁边想避开他枪口的正面，在这一霎那间，特别工作队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停车场来，柯本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转过身来发了几枪打中工作队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我看见玻璃打碎了，和许多子弹孔穿过玻璃

透明的裂痕。說來真是不可思議，在這種場面中，我看得是如何的逼真清楚，而這些情景深刻在記憶中，又是令人如何難忘啊！我以為柯本中尉必然已經擊中駕駛員，而特別工作隊隊長就坐在他的身旁，好像在其他事情尚未發生以前，一切都又重歸平靜一樣！忽然，我看見隊長輕快地從車上跳下來，他手中也握着一枝手槍；於是他和柯本正式決鬥起來。我發覺我的位置正好在他們兩人之間，但是他們兩人都很小心謹慎地發射。後來，我看見柯本的手槍慢慢的低墮下來，終於掉在他的膝蓋下面！我聽見隊長大聲的對我喊道：“你想離開這世界進地獄嗎？只有老天爺才曉得你為什麼沒有被打中。”

我轉過身來繞着屋角奔向我的汽車，回頭一看，白斯特和史蒂芬斯已經被隊員從畢克車上拉出來，狼狽不堪。

正當我繞過屋角，我忽然發現面前有一個我從沒有見過而身材高大的黨衛軍軍官。他一把就抓住我，將一支大型手槍對准着我的鼻子，顯然他誤以為我就是白斯特上尉。後來我了解了！他是沒有按照我的緊急命令參加行動，等隊伍出發了他才到，所以不曉得我是誰。

我猛力地將他向後一推，大聲喊道：“不要糊塗！把槍拿開！”

但是他顯然緊張而沖勁，他又一把抓住我。我竭力將他的手打開，因此他把槍對准着我的胸膛，就在這一霎那，他扣動板機，我立刻將他的手打到旁邊去，說時遲那時快，一顆子彈從距離我的頭上差不多兩英寸的地方嘯的一聲穿過去。所幸，工作隊的副隊長救了我，他看見這情形立刻前來制止。我不待他們解釋，就跳上我的汽車儘快地開走，留下特別工作隊來完成這項任務。

預定的計劃是每一個人都要盡一切可能趕回杜塞爾多夫。我大概是一個半鐘頭到達那里，特別工作隊的隊長也差不多同一時間回來了。

他們對我報告的情形，簡略如下：

“白斯特和史蒂芬斯，以及他們的荷蘭駕駛員都已依照命令拘捕到。根據柯本中尉身上的證件，證明他決不是英國人，而是荷蘭參謀本部的一個軍官。他的真名字是克洛普。遺憾得很，在槍戰中他受重傷，目前正在醫治”。

柯本，或者是克洛普，後來因傷重死在杜塞爾多夫醫院。白斯特，史蒂芬斯和他們的駕駛員，都被押到柏林。

大戰期間，白斯特和史蒂芬斯都關在俘虜營里，於一九四五年釋放。我曾數次設法想用交換德軍被俘人員的方法，換取他們的自由，但是這些意見都遭到希姆萊堅決的反對。一直到最後，在一九四三年，希姆萊還是禁止我再提及這件事。因為提到這件事，就會使希特勒想起那個在地下啤酒窖放置炸彈的埃塞爾。希特勒仍舊相信埃塞爾的後面必然有其他人策動，並且認為這是蓋世太保工作上最大的失敗，未能進一步查覺以期證實。

希姆萊的心中很慶幸，由於時間的過去，希特勒已經將這件事遺忘了！所以希姆萊不願意用提到白斯特和史蒂芬斯的事而引起希特勒的回憶，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是認為他們和地下啤酒窖的案件有着密切的關連。

十、調查炸彈案

(一) 希特勒亲自監督审讯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我离开杜塞尔多夫，駕車到柏林。我对万罗事件的結果很不滿意，因为我依然觉得：假若我能照預期的計劃，繼續进行談判的話，其效果会更好。在柏林我发现空气很緊張。調查意图暗杀希特勒事件的特別委员会也剛剛从慕尼黑回来，治安机关就好像被人用棍子撥動的蜂窩一样，到处奔忙，整个盖世太保与刑警部門展开了偵查行动，所有的電話电报也只限于这项工作才能使用。

我向总部报告处理万罗事件的經過，奉命在明天帶同那两位参加实际行动的队长向希姆莱报告。在这个場合中，我再度表示我对这件事的結果不滿意；但是不論我如何不滿意这些命令，我已經将任务順利完成了。

我旋又奉命书写一个报告給希特勒，詳述和英国間諜談判以及最后突襲行动的經過。另外并命令我选派精干而非常有經驗的反情报专家，負責审讯英国情报机关的官員白斯特和史蒂芬斯。

不幸得很，上級差不多立刻交下来許多的命令，希特勒要我們每天晚上將日間审讯的結果直接向他报告。就是說：因为希特勒的目力不濟，他只能看清楚大字。所以这些报告，必須要用一个特別的打字机，将它复制比平常字迹要大三倍。此时，

希特勒开始处理本案的工作，对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我下达許多詳細的指示，他并准許新聞記者发布消息。真是使我惊駭不已，希特勒显得非常相信那次謀杀案件是英国情报机关所做；并认为白斯特、史蒂芬斯和奥托·史特雷塞尔是一起活动的，他們是这个案件的真正策划者。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埃塞尔的木匠，他正企图从瑞士边境逃跑，被我們扣捕了！当时“情况证据”判明他的罪嫌最大。后来他供认出来。他曾制造一个爆炸的机器，放在地下啤酒窖的木柱里面，这个机器里面有一个精巧的鬧钟，这个钟可以不停地走三天；他并且将爆炸开关固定在这个时期中所欲爆炸的时间上。埃塞尔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完全自己主动从事的阴谋。但是說，后来有两个人曾經帮助他，并且答应，事后替他在海外想法子。可是他坚持說确实不曉得这两个人的身份。

我想，奥托的“黑色陣綫”組織可能参与了这件事，英国的情报机关也可能与此事关連。但是如果硬要把白斯特和史蒂芬斯两个人与意图謀杀希特勒的案件連在一起，未免太滑稽。虽然如此，希特勒的心目中却确认是如此的。他对新聞記者宣布，埃塞尔和英国情报机关的間諜将要一起审讯。而在高阶层中也有一种酝酿举行大規模公审的說法，說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这个公审举行的时候，将由宣傳单位向全世界报道。我竭力想办法来防止这种过分的举动。

在这一期間，希特勒新的工作指示不断的交下来，这些指示使得我們的工作更加困难。而且我們常常得准备着希特勒来挑剔；举个例子來說吧！希特勒要我們在二十四小时以內，提呈一个在荷兰境內所有德国侨民的名单；其中包括某某軍事諜报人員有与英国間諜发生关系的嫌疑以及其他等等。

(二) 希特勒亲自颁奖

几天以后，希特勒在德国内阁办公室接见参与万罗事件的特别工作队。我们列队走进院内。当希特勒警卫队排列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立正站着，一切显出非常隆重庄严的气象，我们走进内阁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家具真是特别的富丽堂皇，房间宽大，使我的印象极深。——随后我们便被导入希特勒的书房，在房门上面有一张大型的卑士麦画像，一会儿，希特勒走进来了！一种坚定的神情，傲慢的阔步，他站在我们的面前，威风凛凛！起初他没有讲话，而是用那彻人肺腑的锋利眼光反复地瞪视我们每一个人。后来他开始训话，他说：他对我们的工作成就，不论是个人的，或是团体的，都非常高兴。他特别嘉奖我们的决心、主动和勇气。他认为英国的情报机关有着一个优秀的传统，德国的条件是无法和他们比拟的；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事绩，便意味着建立一项德国情报工作的光荣历史，而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斗争当中，对于那些阴谋破坏德国的叛逆，必须予以彻底而无情的消灭。英国间谍的狡猾与不义，是全世界都晓得的；但是除非德国人自己准备要出卖德国，英国人将无法施其伎俩。他承认我们这一次的工作成就；并认为事实上，秘密战线的战斗和战场上的军队作战是一样的重要。他现在要颁发德国情报工作历史上从来没有得过的勋章给特别工作队的队员。

特别工作队四个队员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其余的是二级铁十字勋章。都是希特勒亲自替他们佩戴。他和每一个人握手，并分别地赞许了几句。然后他又以军礼的仪式，重行站在我们的中间，并举起他的右手。这个授勋式就算结束了！

当希特勒的警卫队举枪敬礼的时候，我們分乘几辆汽車离去。

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我将向希特勒作一次报告。海德里希要我在报告以前，先和繆勒談一談。这样，我可以充分了解埃塞尔的案情，以便希特勒可能問到这方面的事情，我能随时回答。

繆勒的臉色很蒼白，看起来就是工作过度的样子。我試着說服他，指出硬要将白斯特、史蒂芬斯和埃塞尔的案情联在一起是一件极大的錯誤；他后来虽然同意我这个看法，但是他毫无希望地聳聳肩說：“总之，假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不能改变希特勒对这一点的看法，你就更难劝动他。那么你无異于自找麻煩了。”我問他：“究竟你认为誰是埃塞尔幕后的唆使者”！他回答道：“埃塞尔还没有供出他的幕后人物，他既拒絕吐露任何事情，又专门乱供假話，到后来他总是翻来复去背他的老套。他說：他因为有一个亲共的兄弟被我們关在集中营里，所以他恨希特勒。他想装配一个有复杂器件的炸彈，他希望实现将希特勒炸得粉碎的梦想，炸药和信管是一个匿名的人在慕尼黑一家咖啡店里給他的”。繆勒停了一下，好像有所領会似的，又接着說道：“奥托和他的‘黑色陣綫’参与这个案子，是非常可能的”。繆勒用他的左手按摩着右手紅肿了的肘节，他的嘴唇紧閉着，在他細小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恶毒的表情。后来他很柔和但特別強調称：“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在我的面前到最后还不坦白的”。

我实在不能抑制这种由感情激动而起的战慄。繆勒看出我的神情并說道：“如果我給他一些特效药吃，他就不会再做这种嚐試了”。

繆勒，这个小小的慕尼黑警探，他现在事实上有着无限的权力。

(三) 战争形势的估计

当我前往德国内閣的那一晚，我真是用尽心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老早就到达那里，我先向他们报告。我们站在大餐厅的接待室里等候希特勒。希姆莱还没有看我的书面报告，不过他说：他将在晚餐以前想法子看一遍。我于是乃将报告的内容向他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并告诉他：我和繆勒谈话的节略。同时我再度提起反对公审白斯特、史蒂芬斯和埃塞尔的各种论据。可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两个人的脸色，反应得很难看。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是对的，不过问题是如何去向希特勒解释。显然，他们是要我先去提，碰碰我的运气。

那些通知前来的其他人员看见我们激烈辩论的情形，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理；于是赫斯、波尔曼和舒慕德以及几个其他的人，都走过来想参加讨论；但是希姆莱与海德里希铁青的面孔，警告着他们走开了！

若干时间以前，我曾和赫斯谈论过一些情报工作的问题。这一晚上，他表示对我特别关心，他微笑地向希姆莱说：“你知道吗？舒伦堡前几个礼拜和我谈到政治情报工作的问题。他向我表示：一个律师有的时候能有很合理的观念。事实上，我倒想为我自己找一个像他这样的律师”。

希姆莱仅仅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而海德里希呢！我看见他那特别警觉的疑心病又作祟起来了！果然，第二天他便问我和赫斯谈了些什么？纵然我将整个谈话内容重说一篇给他听，他还是不满意。

后来，那扇連接着希特勒私人办公室的門打开了！希特勒走了出来。他走得很慢，正和他的一个副官讲着話。直到他走到大厅的中間，他才抬起头来向前看。于是他和赫斯、希姆莱、海德里希，最后和我先后握手。在这个时候，他用一种深刻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对其他的人，他仅仅举起手来打个招呼。随后，他在赫斯和希姆莱的陪伴下，闊步走进餐厅。

副官靜肃而迅速地安排着我們的座次，希姆莱坐在希特勒的右边，接着是我和海德里希，希特勒的左边是凱特尔和波尔曼，赫斯則坐在希特勒的对面。

我們剛剛坐定位置，希特勒带着喉音向我說：“我对你的报告，觉得很有兴趣！盼你繼續写报告来”。我点点头。稍微停了一会儿。我看見希特勒的臉色很紅而且有点肿，我想他必定是受了凉。好像他明白我在想什么，又轉过来对我說：“我今天受了凉，这种低气压使我很不舒服”。他又轉身向赫斯說：“你知道嗎？赫斯！今天柏林的气压是多少？仅仅只有七三九釐。真奇怪！太不正常了！必定要使許多人很难受！”

談話的主題好像是在取悅于希特勒，每一个人都开始談論气压計上的气压。但是，現在希特勒只是坐着未发一言，很明显的，他根本不在听。

我們已經开始用餐，但希特勒仍旧在等着为他特別預备的飯菜。我餓得很，毫不拘束地吃起来。在这个时候，談話又漸漸停止了！我想，这真是奇怪，沒有一个人說什么話！他們都怕說話。

其后，希特勒轉向希姆莱，才算打破了这陣沉寂！他說：“舒倫堡不相信这两个英国間諜和埃塞尔有关系？”希姆莱回答道：“是的，我的元首！在白斯特、史蒂芬斯和埃塞尔之間沒有

任何連系的可能性。我不否认英国的情报机关可能透过其他方法和埃塞尔发生关系。他們可能利用德国人，例如奥托‘黑色陣綫’的分子。但是，在目前，这种看法，只还是一种臆測。埃塞尔承认他和两个匿名的人連系，但是他是否和任何政治組織接触，我們尙不深悉。这些匿名的人可能是共产党，可能是英国的間諜，或者是‘黑色陣綫’分子。有一个另外的綫索，就是我們的技术人員經实验确认：这些炸药和信管都不是外国貨”。

希特勒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向海德里希說：“这些話听来很有可能。但我想了解的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观点上，我們正在处理的是那一种类型的案子。我要你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得这个罪犯坦白。用催眠的方法，給他药吃啦！用現代科学已經发明在这一方面可以使用的所有药物，我必須要知道誰是唆使者，誰是这案子幕后人！”

希特勒並沒有等話說完，就吃起飯来了。他吃得很快而不十分雅观。起先，是一份玉蜀黍的穗軸，在这上面他加上很多的稀牛油。随后是一大盘带着葡萄干，白糖和甜酱油的一种維也納薄煎餅。当他吃飯的时候，他保持靜默。他一吃完就向副官說：“我还没有看到約德尔送来的报告”！

副官离开餐厅，不到两分钟就回来了，拿着几份打印的文件，他交給希特勒，并递上一个大的放大鏡。当希特勒閱讀这文件的时候，与座的人員都靜靜地不出一声。忽然他說道——好像他是在自言自語，并不是特別对那一个人讲的：

“这报告中对法国鋼铁生产量的估計，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重兵器与輕武器的資料可能也十分精确——目前馬其諾防綫的兵备不計算在內。当我将这些数字和我們的一比較，这是

非常明显的，在这些武器方面，我們比法国的优越得多了！他們可能在枪榴彈和臼炮上稍稍比我們强一点。但是纵然如此，我們可以很快地将他們歼灭。当我将报告中所提法国坦克的数字和我們现在的实力比較，那我們是絕對的优势。除此以外，我們还有新式的反坦克炮和其他的自动武器，特别是新式的一〇五種大炮，更不必談空軍了。我們的优势是絕對的。不！不！我不怕法国；一点也不怕。”他用鉛笔在报告上做了記号后，便交給副官，并說：“今晚将这些文件放在我的书桌上，我还要再看一次！”

使滿座的人为之一惊，我打破了这一陣沉寂，关于希特勒的最后一句話，我問道：

“我的元首！你怎样估計英国的軍备实力呢？必然的英国将要參战。据我的看法，凡是不相信这桩事的任何人，都是他的消息不够灵通。”

希特勒很惊讶地注視我一会儿，就說道：“目前，我非常注意英国在欧洲大陆派遣軍的实力，現在我們整个情报机关正注意調查这一問題，就英国而論，不要忘了我們具有較强的空軍。我們將炸毀他們的工业中心，使之一无所存。”

“現在我虽不能估計出英国防空部队的实力，”我接着說，“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海軍必将支持保卫本島的空防，而且是一定比我們占优势的”。

希特勒回答道：“我对他們的海軍空防部队的支持，并不担忧，我們將使用若干方法去分散英国的海軍，使他們的舰队忙于应付而疲于奔命。我們的空軍并将沿着英国海岸密布水雷。同时，我亲爱的舒倫堡！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我們正在制造 U 式潛艇，許多 U 式潛艇，更多的 U 式潛艇；到了这个时候，英国

将不能用餓死我們的方法强迫我們屈膝了！”

希特勒說着，忽然問道：“你在荷兰和那些英国人談話的時候，关于这一方面，他們給你的一般印象怎样呢？我的意思是說在审讯以前他們的態度？”

我答道：“我得到的印象，是英国人将要无情勇猛地像他們过去作战一样来和我們战斗。纵然我們占領了英倫三島。英国的政府及其領袖們仍将从加拿大进行反攻。这将是一个兄弟之間生死的决斗！而斯大林呢？則将在一旁含笑观战。”

在这个时候，希姆莱用力在我的脛上一蹴，暗示我不能再继续說下去；而海德里希在桌子的对面正怒視着我。我不明白什么原因，甚至于在希特勒的面前，我都不能自由說話！但是好像有一股魔力在鼓动着我們似的，我不禁又补充地說道：“我的元首！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必要，經過盖世太保研究之后来改变我們对英国的政策”。

在座的人們都因我的卤莽直言，恐惧得面面相覷。海德里希的臉色已經完全铁青，而希姆莱呢，他无限困惑的将眼睛盯視着面前的桌子，手中緊張地翻弄着面包。

希特勒盯視着我几鈔钟，我看他眼光中充滿着坚定不移的意味。这一瞬間他沒有說話，好像是要无穷尽地沉靜下去。

后来，希特勒說道：“我希望你明白，了解德国全面的形势是必要的。本来我想和英国合作，但是他們一再拒絕我。是真的，沒有比‘家庭爭吵’更坏的事了！何况在种族上說，英国人还和我們有点关系。就这一点而論，你可能是对的。遺憾得很，當我們在东方的真正敌人躲在幕后，窺伺等待欧洲精疲力竭的時候，我們已被封鎖在这个死的掙扎之中。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希望将英国毀灭和永远不会如此做的原因。——現在希特勒的

声音变得尖锐而有力——但是我们必须使英国人明白，特别是必须使丘吉尔明白，德国人也有权利生活下去。我将打得英国人改变高傲的态度为止。他们准备和我们谈和妥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这是我真正的目的，你明白吗？”

“是的，我的元首！”我回答道：“我了解你的思想路线，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岛国民族的心性是和我们迥然不同。他们的历史和传统也是两样的，他们被那狭隘海岛地形的历史法则所限制，因此他们成为殖民地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岛国的型式。我们却是大陆型的，因而我们现在是一个大陆国家，由于这种不同的地理形势与生活方式所形成国民性格十分不同的两个国家是很难调和一致的。英国人的性格是顽固倔强，理智而不易冲动，以及冷酷残忍。所以人家说英国是约翰牛不是没有原因的。像这样的一个战争，一旦爆发，就像是一次土裂山崩一样的突然灾祸！而又有谁愿意去考虑这个灾祸的范围和影响呢？”

“亲爱的同志！”希特勒回答道：“让我来考虑这个问题罢！哦！还有一件事，”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有没有和里宾特洛甫谈及关于荷兰对受伤致死军官的备忘录？”他随即向着海德里希笑起来说：“这些荷兰人真是太笨了！假使我是他们的话，我就一声不响保持缄默。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将备忘录落在我的手里，当时机来到时，我就要教训他们。他们承认那个柯本中尉是荷兰参谋本部的军官，这件事便证明了不是德国而是荷兰首先破坏了中立”。

我当时回答说：到现在为止，我尚未和里宾特洛甫谈到这件事。于是谈话又停顿了一下，希特勒就向希姆莱说道：“还有几件事，我必须和你讨论的”。他忽然站起来，向在座其他的人

員点点头以后，就向海德里希和我說：“我希望你們兩人也留下来談談”。

我們走进隔壁一間房子，圍繞着火炉，安放著好多張寬大而舒適的椅子。在半路上，希姆萊對我說：“你真是一個極端愚蠢的人，但是元首顯然覺得很高興。”海德里希也接著說道：“我親愛的伙伴，我還沒有知道你是這樣一個崇拜英國的人，這就是你和白斯特、史蒂芬斯接觸的結果嗎？”我確實承認我最好還是抑制自己一點，但是我已經尽可能說了許多我能說的話。

下一個小時，希特勒僅僅和希姆萊談話，他大部分時間是站著的。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腳跟來回地搖動著，希姆萊貼近他的身旁，帶著一種側耳靜聽的神情將臉傾向著希特勒。我聽見黨衛軍的一個副官低聲向另一個副官說：“你看這個德國兵（意指希姆萊），他馬上要鑽進老家伙的耳朵里去了！”

希特勒飲著薄荷茶，但用香檳酒招待我們。當他和希姆萊談完了以後，再回頭和我們談話。他談到德國空軍，頗為贊許戈林的成績。特別是說戈林善于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些飛行老手的卓越經驗。後來又談到防空和軍備生產，以及其他作戰方面的問題。我回家的時候已經晚了，感覺周身疲憊不堪。

（四）審訊埃塞爾

第二天，根據希特勒的命令我參與海德里希和繆勒所舉行的會議。繆勒的臉色看起來依然很蒼白和工作過度的樣子。他告訴我們說：三個醫生，都是心理學的專家，已經日夜參加對埃塞爾的審訊，並且現在還繼續地問下去。我們已經替埃塞爾注射了強力的保維錠（Pervitin），但是在藥力影響下，他仍然沒

有坦白。

繆勒同时設置了一个很齐备的木匠店，由埃塞尔自由装配。在过去几天中埃塞尔差不多又装成一个炸弹。他并另外做了一个和地下啤酒窖相同的木柱子，于是他就表演隐藏炸弹的方法，海德里希对这种做法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便到楼上的房间去，埃塞尔就关在这里。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埃塞尔，他是一个矮小而面色灰白的人。有一对很亮的眼睛和黑色的长头发。他有一个高的前额，和一双有力而灵活的手。看来他真是一个标准而具有高度技术的工匠。说真的，他现在所做的这个炸弹，确实是一个杰作。

起初，他对我们怀着戒心，不肯说话，似乎是很害怕。他不愿回答我们的问题，说起话来带着一种极浓的史维宾重音，而且语无伦次。当我开始问到他的工作，称赞他做得精巧而有才能，他和我们之间，便没有隔阂了！后来他真的显得有生气起来，很热烈而详细地解释关于他制造炸弹的问题，以及他怎样做成的。他说的话听来确实是如此的有趣味，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了他运用全部的才能来从事的一项阴谋。

当我们问到那个不知姓名的共犯时，他像从前一样的回答道：“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一直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海德里希指出说：“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炸药和信管的事，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埃塞尔很镇静，差不多是很怠惰地回答道：“事实上，这确实有危险！不过我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从他下决心要暗杀希特勒的那天起，他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将也要因此而牺牲。他确信，由于他的技术天才，他这个阴谋一定会成功的。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从事这项准备工作。

我們互相看了看，繆勒很激動，但是海德里希的唇間却流露着一絲无情而輕蔑的嘲笑！

第二天，四位德国的第一流催眠专家意图对埃塞尔施用催眠审讯法，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的催眠成功；但是纵然在催眠状态之下，埃塞尔还是供出和从前一样的供詞。

就我的看法，一位催眠专家对埃塞尔的性格和动机，作了一个极佳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凶手是一个典型的偏执而疯狂的人。他随心所欲，单独的为所欲为。特别是关于技术方面的事情，他具有着心理上的激动，这种激动是因为他急欲做一些惊人的事情，一种內在的慫恿心理所产生。这次暗杀行为的心理因素，是由于他想出人头地的变态心理要求，再加上他兄弟受到不公正的处罰后，一种渴望报仇的心理。暗杀了第三帝国的領袖，他就满足了所有各种冲激的心理；因为他将因此而名聞遐邇，并且他也会在精神上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为德国去除了一个大恶魔。这种慫恿心理，是由甘願受苦和自我牺牲两种因素組合而成的。这是宗教和宗派疯狂心理的典型表現”。根据檢查了解，埃塞尔的家庭背景，也曾发现同样心理上不正常的現象。

希姆萊對我們审讯的結果非常不滿意，在他前往向希特勒報告之前，差不多好像在恳求我协助似的，他對我說：“舒倫堡！这不是我們的要求，我們必須做的工作，是要查究出誰是本案的幕后策動者，元首决不会相信埃塞尔是一个人干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要举行一个大規模宣傳性质的审讯”。

未来三个月当中，这件事成为繼續盘旋于希姆萊腦際的一件大事。在这个期間，我則竭力設法防止將白斯特和史蒂芬斯牽連到这个案子里去。

十一、海獅計劃

(一) 暴露了作战計劃

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工作使我的負荷太重。我的主要任务，是改組反間工作处，這項工作花費了我整年的時間。并且因为陆續不断地接奉命令去执行某些特殊任务，有时，我要一天做十七小时的工作。甚至于連我唯一的休息方式——清晨騎馬，現在也因为工作的羈絆而不能繼續。每天我和軍事諜报工作負責人卡納里斯上将騎馬的时候，我們都为了加强我們各机构业务上的配合連系，討論到許多相互間的問題。

同年春天，德軍总部遭遇到一件非常令人困窘的挫折。两个德国陸軍軍官，當他們回科隆的途中，在敏斯特接受邀請去訪問一个老朋友。两个軍官当中有一个人是一个“特別交通”；他携带着极重要而机密的文件，这文件就是进攻荷兰与比利时的作战計劃。

在敏斯特，他們老友重逢欢快異常，以至于两个人因此沒有赶上前往科隆的火車。所以他們的朋友，一个德国空軍的少校，建議駕飞机送他們去科隆，他們欣然接納了。但是，因为在飞行中的視界不好，少校竟然迷了路；于是他們不得被迫在比利时境內靠近馬来諾斯的地方降落。这几个軍官立刻决定将文件燒掉，但是他們却沒有带火柴；就在他們还没有能够想出另一个消灭文件的办法以前，他們就被比利时当局逮捕了！

到达警察局以后，当他们单独坐在一间等待室里的时候，他们想出另外一个主意，将这些文件投入火炉里面，但是这些文件只烧焦了一点，根本没有烧起来，所以比利时人毫不费力地便将全部文件检出来，随即译成比文。

当希特勒听到这件事情时，他怒吼起来。他立刻怀疑到这两个军官是预谋叛国；而且要将这两个人处以死刑。但是，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证明他们最大的罪过也仅仅是刑事上的疏忽罪而已。

当然，西方国家一看见这份进攻计划，起初是震惊而警觉起来。可是后来，他们认为这些文件乃是德国故意使用的欺瞒策略，他们或者不可能想像到我们会发生这样愚蠢的大错误。

(二) 草拟德军的保密规则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有一天深夜希姆莱找我，他说：他一时找不到海德里希，要我起草一份关于德军保密规则的命令，这项规则并须能适用于所有各行政机构；希特勒要在当晚就发布出去。

希姆莱说得如此的激动和纷乱，以致于我不可能了解希特勒的用心何在！每一次我想请他解释稍微清楚一点，他都显得不耐烦而有愠怒之意；并且还命令我在两小时以内将这项规则起草好。

我呆坐在办公桌的前面最少有半小时之久。最后，我设法设计出一个类似是纲要的草稿。但在两小时以后，呈送给希特勒时，他却很不满意。于是口述他的命令，称之为“致德国三军及行政机构的第一号特别命令”。

希特勒命令中的重点是：凡是与军事作战有关的一切事

务，仅能由与其直接有关的人员知悉或讨论。当然这个规定，就党卫军和情报安全局而言，并不觉得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在情报机关中，对于计划与管理工作的隔离一事，早已成为一种业经确定的制度，甚至于各单位主管都不知道其他部门正在做什么工作。但是，这种过度保密的作法，不仅妨碍了相互间的合作，而且使得工作重复，很多人能够利用这个空隙，掩饰他们工作上的失败和缺点。

(三) 进攻丹麦和挪威

一九四〇年三月初，希特勒发布“韦斯路本”暗语，来隐蔽所有进占丹麦和挪威的行动。关于这一方面，我奉派担任加强与潜伏挪威的工作人员间的联络。

这些潜伏组织已经由汉堡单位布建完成；他们主要是隐藏在德挪轮船公司和一些大的渔业公司全体人员之中。这些公司在挪威的办事处都是由我们的间谍来主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供给气象情报，借以便利德国舰队执行大兵团运输的行动。当然，他们的情报，对于德国空军作战，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气象情报资料，都是用渔业上普通的价格表，估价单，吨位报告等，通过电话和电报向后方传递的，使用之后，证实非常有效。

希特勒进占丹麦挪威的决定，是因为我们的情报报告他：英国人正在集中舰队准备进攻挪威，所以才下这一个决心。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持这一军事行动各种准备工作上的秘密，例如：军队的集中、调动和运输等等。

但是动员三军的急速现象，使得保密工作感到非常困难。我集中力量对各乘船码头，所有港湾地区、旅馆和主要公路加

以最严密的管制。所有的普通火車也都在我們严密的監視之下。可是，在斯特汀的保密情形却是非常危险的。整个城市，当军队扎营以后，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馬戏班。那里川流不息有着大規模的部队来回調动。許多士兵都正在找他們的单位和班长；当他們的部队准备要上船的时候，又有許多軍官一面憤激的跑着，一面在詛咒；士兵們多半是从奥地利来的阿尔宾部队，他們在性格上有着幽默和輕松的特点，所以要他們認識保密工作的重要性那才是困难之至。我真不能明白为什么那天这些部队的調动，竟沒有引起敌方間諜的注意？他們只要发现了这次調动，就能很容易的了解我們的目的。

在許多查詢事項当中，有一件是里宾特洛甫詢問的。他想知道：万一战争扩展到丹麦国内，我是否已有足够的工作人員去保障丹麦王室的安全。但是后来在丹麦境内的行动，是依照預定計劃实施，既屬非常迅速，而且沒有流一滴血。

当希特勒决定占領丹麦和挪威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联軍最高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八日通过一項決議：不顾破坏邻国中立的事实，而在挪威丹麦和瑞典等国的海岸綫敷設水雷。假若希特勒知道这一决定，也許能使他对于此項占領行为多作合理的考虑。

当我的一个間諜，打入到巴尔雷諾德私人電話总机站，直到几天以后，我們才得到联軍決議的全文。这決議中并提及轰炸俄国在高加索的油田，以及一些阻止我們从羅馬尼亚获得石油的办法。

(四) 万罗事件的报告

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去和里宾特洛甫合作，尽速就万罗談判和对白斯特、史蒂芬斯最后調查的結果，

作成一個分析報告。于是我前往看望里賓特洛甫。這時，他正拱着手，站在他辦公桌的後面。他冷淡地看着我。用一種毫無表情的姿態指着他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他問道：“你要報告什麼？”我心理想：“你一定已經知道了！”懷着幾分怨憤的心情，我開始冷淡而簡要地告訴他。但是我沒有過分去提高他的興趣，他必然已經看出我的態度，因此他立刻十分和藹地說道：“當我們談話的時候，能不能舒服一點兒呢？讓我們坐下談罷！這樣你會覺得輕鬆一些。”

從這個時候起，他裝出非常愉快的神情，他表示很有興趣。有好幾次在我報告中間發問，並且同意地點點頭。當我報告完畢後，他說道：“元首對你的工作極感興趣。他堅信，根據萬羅事件資料，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證實荷蘭幫助英國，已經破壞了他的中立地位。他命令我們，為了確定這個事實，要整理一份詳盡的報告”。

里賓特洛甫於是將他主要的法律顧問，助理書記哥斯喚進來，幫助我編寫這個報告。可以說沒有一件重要的文件不是出自哥斯的手筆；如果他有任何懷疑，或有反對意見的話，他常常用一種謹慎而客觀的態度，向里賓特洛甫說明，但是他又經常不變的表示願意放棄他自己的意見，如說：“不過，假若外交部長，你覺得我們應該採取這一條路綫的話，那麼我們將必須依照以下的方法來進行……”。哥斯，有一個學者的方形而厚大的頭，幾乎是德國國際法律問題的最高權威。在謝德曼社會民主政府時期，史特烈斯曼和布魯寧政府時期，以及現在服務于納粹政府，他都保持着同樣的忠實與誠懇。（在紐倫堡盟軍法庭上，他最後以見證人的姿態出現，檢舉他自己的同志，並指證我和萬羅事件有關。）早在一九四〇年，哥斯和我研究過很多

次。在那个时候，对于运用他那丰富卓越的知識来确定荷兰破坏中立一事，他毫无一点怀疑或犹豫。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我接到海德里希的一項命令，限我在四小时以內完成最后的总报告；我如期完成了，他随即轉呈希特勒。

第二天，我在外交部向里宾特洛甫报告。在那里根据我的报告，正在赶編送致荷兰、比利时政府的备忘录，通知德軍即将占領他們的国家。这些文件，都不准携出。在我們工作中間休息的时候，里宾特洛甫詳述他和英国情报机关周旋的經驗。对于英国間諜的活动，他頗有談虎色变的样子。他坚認每一个出外旅行或住在海外的英国人，都担任着英国情报机关交付的任务。他說：他深恨英国人，并且結論是：这一个行动将給妄自尊大的英国人民一个教訓。

我們在深夜完成工作报告，但我仍須向希姆萊說明本报告的結論。他在官邸中接見我，并謹慎地审閱这文件。第二天早晨，五月八日，我駕駛一輛跑車前往上巴伐利亚。在这里，內政部长佛利克博士正在他湖濱別墅休假，我們的报告书必須經由他和外交部长适当衡量得失以后加以簽署。

我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才到达，佛利克立刻接見我。当我向他作一簡要的解釋时，他細閱着报告书，旋即以果斷的笔法簽了字。一小时以后，我已在駛回柏林的途中，大概晚上九点钟到达。

我再向里宾特洛甫报告。他拍拍我的肩膀并要我不要走，留在这里帮助他們准备各种备忘录副本的技术工作，我和四位書記一起做，两小时以內便完成了！

备忘录是五月九日的清晨送出去。十日的早晨，德軍就开

始在西方发动攻势。

西线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依照预定计划进行；奇怪得很，根本不顾虑在马来诺斯的失败。这时，野战军司令曼斯坦因的攻击计划已经落入比利时的手中，而事实上这些计划还照旧的执行着。参谋本部想提醒他的注意，但是希特勒和曼斯坦因则信赖着一个双重的威吓，坚持不变原来的计划。当我们的部队进攻马其诺防线的要害和进攻比利时的防御堡垒的时候，南部与西部前线就暴露出一个空隙，而仅由少数的部队防御着。

(五) 在法国的间谍活动

情报机关已经做了非常卓越的准备工作。我们的许多间谍都在南锡，萨尔吉蒙特，和梅特兹等地的水泥工厂找到职业；供给我们关于马其诺防线堡垒工程的许多宝贵情报。潜伏在规模宏大的苏那德—格鲁沮兵工厂的间谍，也供给了关于法国炮兵和装甲部队的装备情报；我们甚至于能从法国情报机关的总部获得秘密命令与工作计划的摄影副本。

军事情报单位所属的特别训练的部队，被派去攻击比利时防御系统中最坚强的埃美尔炮台。在这些部队出发以前，攻击计划均经详细地研究准备，而且很小心地预行演习。埃美尔炮台终于被布兰登堡突击队运用突击战术所占领。这是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的空降部队和大批的滑翔机，他们都在炮台守备区以内降落。同样地，我们使用空降部队，以防止敌人破坏谢尔德江上的大桥，因此，我们进攻中的地面部队，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以内，和空运部队联系起来。

我又奉派担任一件特别的任务，和宣传部若干专家一块儿工作。我发明利用无线电广播和宣传的方法，作为制造敌国、

特别是制造法国内部最大可能混乱的导体。萨尔布鲁肯电台台长雷斯金博士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这項偉大成功的宣傳战当中，他出力最大。我們有三具特別装置而电力强大的电台，由他用法語播放一連串的新聞报导，意味着好像是来自法国官方的消息；而实际上呢，只是他个人的虛构。这些一节节的假新聞，便是法国人恐怖与混乱的主要原因。无数川流不息的难民拥塞在法国境内所有的公路上，因此使得战綫后方的部队簡直无法运动。同时，不顾軍事形势所造成的困难如何，我們的間諜依然繼續搜集情报，透过穿越前綫的特別交通网或者利用电话，将情报越过馬其諾防綫带到薩尔·阿本。

另外一件造成法国很大困惑的方法，就是由我們的間諜，同时也利用空投的方法，大量散发一种小型而在表面上看起来沒有害处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是用法文印制的。并說这本小册子是法国一位有名的星相家拿斯特雷敦的預言，事实上小册子中間确实也印了很多他的話。这些小册子里預示出：恐怖的破坏，是来自一种能飞的火器，并強調法国的东南部将可以免于這場災害。当我们准备这些小册子的时候，我根本沒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力；陆續不断的无数的难民，因而涌向法国的东南部，所有法国的行政与軍事当局的劝阻和努力，都证明完全无效。

接着便是古德林装甲兵团向阿米恩进军，占領阿比維里，和比利时陆軍的投降。最后，我們并击败英法联军在阿拉斯突圍的企图。在这个时候，整个斗争显然是胜利的。

（六）希特勒犹豫起来了

以后的許多事件，例如德国未能利用在弗兰德尔和法国战

場上既得的輝煌戰果，以及發動進攻英倫三島等事，都得歸咎于希特勒。外界的一般觀察家評論稱：在這個時期，希特勒的神經衰退了；以致他沒有勇氣採取將可獲得決定性勝利的大膽行動。就是在德軍參謀本部中，也有若干將領持有同樣的看法。但是在希特勒的信念中，真正的想法是他認為法國已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戰敗國，而英國則是一個值得保留的有德國血統的兄弟之邦。這是真正的事實，他下令從事進攻準備，但是由於他潛在的基本看法和成見，致使他遲疑不決。後來，參謀本部幕僚間和他意見不合，以及不贊同他以最高軍事統帥的地位經常干涉業務，令他深感困惑。直到大戰末期，情況劣轉無法收拾之際，希特勒承認這些困難和個人的成見貽誤了決策。這種情形，可以在那時期凱特爾所頒發的許多命令中清楚地看出來。

雖然情形如此，所有軍政機構的領導階層仍以最高的速度，和典型的普魯士式工作徹底的作風，在從事海獅計劃的準備工作。舉例來說罷：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底，我奉命編制一種小型的手冊，以為我們進攻英國的部隊以及政治行政等單位隨軍行動參考之用，在手冊當中扼要敘述英國重要政治、行政和經濟機構的概況，和英國社會中的重要人物。並且列舉占領英国外交、軍事、內政單位以及所有情報機關、特殊工作部門後所應採取的必要措施。這項手冊的編制工作，因須搜集整理來自各方的情報資料，所以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後來我們印制了兩萬冊，存放在我辦公室隔壁的一間房子里。

到了一九四三年，它們在一次盟軍的空襲中被焚毀了；這些手冊的毀滅，竟成為德國最後失敗的徵兆。

十二、綁架溫莎公爵

(一) 里賓特洛甫的詭計

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的早晨，我接到外交部一个朋友的電話，他對我說：“一旦老头子——意指里賓特洛甫——觉得时机成熟了，就要找你”。这个朋友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他只了解似乎是一件特别紧急的工作。

中午，里賓特洛甫响亮的声音果然在電話里傳來了！他說：“亲爱的同志，告訴我，你能立刻到我办公室里来一趟嗎？你有空嗎？有沒有？”“当然！”我回答道，“不过你能否告訴我是什么事情？这样我可以带一些有关的資料来。”里賓特洛甫立刻說：“哦，不必不必，你立刻来罢！这件事不能在電話里談！”

我随即去到海德里希那里，因为我知道他天生的嫉妬病，所以，我向他报告里賓特洛甫找我的事。“是的！老糊塗不再希望和我談問題了。好罢！你去外交部一趟，替我向他問好。”于是我向海德里希表示，那么我将根据里賓特洛甫的需要，向他提出詳尽的报告。

像平常接見我的情形一样，里賓特洛甫拱着手站在他的桌子后面，臉上一股严肃的表情。他要我坐下，一番簡短的寒暄以后，他便談到正題上来。

他說，他曾听說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有許多工作关系，并且甚至于和这些国家的警察机关也有联系。我不知道这些消息

是那里傳給他的，因此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他的問題。他對我這些閃爍規避的回答不滿意，搖著頭說：“噢！”隨即沉默下來。

忽然間他又說道：“你記得溫莎公爵嗎？當然你是記得的！在他最後一次訪問德國的時候，不是介紹過你認識他嗎？”我說：“沒有介紹我認識他！”里賓特洛甫又問：“你有他的資料嗎？”我答道：“我一時不能回答這問題。”“呵！你個人認為他怎樣？譬如說，你對他這一個政治人物的估計如何？”我老實地承認對這些突如其來的問題，在這個時候確實無法給他一個適當的回答，於是我說道：“在公爵最後一次訪問德國的時候，我曾經看見過他。當然，關於他遜位的原因，我所了解的和一般人了解的差不多。我覺得英國人似乎是非常有理智的處理著整個問題；而且到了後來，他們的傳統和責任觀念也已經超過了人類的意識和個人的感情。同時又似乎很難斷定這件事，究竟是否代表著英國皇室強弱與興衰的征候。好像在討論這件事的一連串而漫長的會議中，英國政府的官員已經顯示出對有關人類和政治問題的理解力。”我以為說完這些話，他一定會很生氣，可是出人意外，他却很鎮靜的听，並且說溫莎公爵是他遇見的人當中，一位最了解社會問題而想法又最正確的英國人，因此英國的執政黨便不高興他。至於婚姻問題，只不過是英國人想去除這樣一個德國的忠實朋友的借口而已。所有因婚姻而引起的傳統上和禮儀上的問題，完全是次要的事。

說到這裡，我想提出反對的意見，可是却被他那嚴峻而突然的態度制止了！他說：“親愛的舒倫堡，對於這些事情，以及公爵遜位的真正原因，你的觀察完全錯了！元首和我已經察覺到一九三六年事情的真相，這個問題的真正關鍵，是從溫莎遜位以後，他就被英國情報機關嚴密地監視著。我們知道溫莎的

情緒，差不多好像他是英國人的一個囚犯。他每一次試圖出走，雖然他可能很謹慎小心，但是總沒有成功。根據我們的報告了解，他仍然堅持着和德國一致的看法；因此如果能給他一個適當的環境，他可能會樂於逃出現在的束縛——整個事情使得他心煩意亂。他曾經提到住在西班牙的事，他說如果他真的去那兒，他將像過去一樣準備再和德國做朋友，元首認為這個態度是很重要的；同時我們都認為你和你的西方觀點，是去向公爵進行試探性接觸的最適當人選。當然，是以德國元首代表的身份去和公爵接觸。元首覺得假若談話的空氣很融洽的話，你可相機向公爵作一些物資上的贈予。現在，如果公爵準備正式表示與英國皇室的作法斷絕關係的話，我們就在瑞士替他存下一筆五千萬瑞士法郎的私人生活費。雖然任何一個在德國軍政經勢力範圍以內的其他中立國家都可以，但是元首還是寧願他住在瑞士”。

他接着說：“假若英國的情報機關要想破壞公爵和我們的這些協定，那麼元首命令你要運用策略粉碎英國人的計劃，甚至於冒生命危險；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不論情況如何變化，必須將溫莎公爵安全地護送到他所選擇的國家去。元首認為這一個工作有其極大的重要性，經過詳細地考慮以後，元首最後的決定，認為倘若公爵的態度竟然猶疑不決，那麼，他將不反對你使用強制的手段促使公爵下決心。如果你認為適當，縱然是用威脅或暴力，亦在所不計。可是你必須同時負責保證公爵及其夫人不致受到任何個人的傷害。”

他又說：“聽說不久以後，公爵將应邀和一些西班牙的朋友去打獵。這次打獵將是你和公爵接頭的最好機會。利用這個機會，你可以很快地設法將他帶到另外一個國家去。你可以自由

決定此項任務的手段和方法。昨天晚上，我和元首再度徹底地談論到這個問題，我們都同意給你執行此項任務的充分自由，但是元首要你每天向他報告工作的進展情形。現在我以元首的名義，向你下達立即執行這項任務的命令，當然你要準備完成這項使命。”

（二）希特勒的命令

當他說話的時候，我坐着發呆，我真的無法在這麼匆促的情形下了解整個情況。所以我設法拖延時間，說道：“部長，我可以問幾個問題，來增加我對這事情的了解嗎？”里賓特洛甫回答說：“快一點說！”我接着問道：“你說公爵同情德國，是同情德國人的生活方式呢，同情德國人民，還是包含着德國現在的政府體制呢？”我一說完，立刻覺得我的話說得太過火！他不耐煩地回答道：“我們今天所談到的德國，就是你也居住的德國”。我繼續問：“我可以知道你這件秘密情報的可靠程度嗎？”他答道：“這些情報乃是最可靠的西班牙社會各界所供給。關於其他細節，你現在不需要知道。如有重要的問題，你可以和我們駐馬德里的大使商談”。我於是又問他另外一個問題：“是不是萬一溫莎公爵不同意的時候，我就照你的指示，用武力將他帶到另一個國家去？這樣做起來似乎有點矛盾，當然整個的行動必須依賴公爵自願的合作啦？”里賓特洛甫回答道：“元首的意思，認為武力，是主要用來對付英國情報機關的；至於公爵呢！我們只能在他基於恐懼心理而猶疑不決的情形下，採取強制的行動，以期幫助他克服這種不安的情緒。一旦重獲自由，而能不受英國情報機關的監視自由行動時，他會感激我們的。就儲存一筆供他自由使用的金錢來說，五千萬瑞士法郎並不算

是很大的数字。元首已有意增加这个数额。至于其他的问题呢，不必顾虑得太多。你自己必须要有信心，而且要尽力去做。我将向元首报告，你已经接受了这项任务”。

我点点头，站起身来。正准备要向他告辞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忽然说：“等一会儿！”于是他拿起电话机，叫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他给我一个听话分筒，所以我听得见电话当中希特勒的声音和里宾特洛甫简要的报告。从希特勒的语气里，我觉得对整个事情并不太愉快。他的回答很简短：“是的——一定——同意”！后来他又说：“关于公爵夫人的态度是很重要的，舒伦堡应该特别记在心上，并须要尽力争取她的支持。她对公爵有很大的影响力”。里宾特洛甫回答说：“是的，那么舒伦堡将尽可能赶快乘专机飞往马德里”。希特勒接着说：“好的！他有他所需要的充分权力，告诉他，说我很信任他”。里宾特洛甫站起来，向着电话鞠了一躬，说道：“谢谢你，我的元首，就这样罢！”

随后，我又向里宾特洛甫请示报告的呈转问题——这些报告，将由外交单位转递到柏林；并简略地谈到一些关于随身携带的现金和护照等技术问题。

我立刻到海德里希那里去，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冷淡。他说：“当里宾特洛甫想到类似这种念头的时候，总是要调用我们的人。你去做这件事对我的损失太大了！我不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只要元首一旦有了这种想法，确实是很难要他改变的，何况里宾特洛甫乃是一个最坏的顾问人员。你必须了解，你这次去，是和我们的敌人作直接的斗争，所以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单独的去，带两个可靠而有经验又能说西班牙语的人一同去罢；最低限度也可以保卫你。当然啦，假若我是英国的特务头子，

我一定要杀掉你”。

第二天一整天，都消耗在为执行这项任务的各种准备工作上。我搜集所有有关的情报，选择同去马德里和里斯本最适当的助手，以及交待一些在我出差期间，我的单位应行处理的业务。

刚刚准备好不久，里宾特洛甫又用电话唤我去，他在电话中说得很简单：“请你立刻到我办公室里来一趟”。当我赶到那里，他所要问我的，乃是询问我是否已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以及是否有足够的经费？他并问到我已否做出一个执行计划？我当时回答还没有；他于是接着说道：“凡是有关这计划的任何事情都要绝对保密，如果有一点泄露，元首将要亲自处罚——元首要我告诉你这句话”。我再度向他保证后，才获准告辞出来。

(三) 前往西班牙

第二天早晨，我经由里昂马赛到巴塞罗纳，然后由此飞往马德里。整个大地被那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光秃而带着褐色的西班牙丛山峻岭，使我联想到月球上的景色。飞机驾驶员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经常担任情报机关的特别交通任务。其中有一位邀我前往驾驶台去透透新鲜空气，不久以后，我们便在马德里旧城的上空作了一个大的盘旋，很优美的降落下去。

我首先前往德国官员招待所，然后再到我公开登记的旅馆去了一趟；最后我才到我真正居住的一家私人住宅去。稍加盥洗整理以后，我便兜了几个圈子到德国大使馆，访问德国大使史脱尔。

我简单地告诉他关于此行的任务，看起来他似乎对这桩事情并不十分了解。可是柏林当局所得的情报，又好像是他所供

給。他透过了西班牙貴族社会人士和温莎公爵有着社交上的来往。若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貴族都是公爵的知己朋友。有一天晚上，在一个聚会中，公爵曾經对他们表示：他是如何的讨厌英国人不断地監視着他的行动，同时他显得而且表明他对现状很不滿意。公爵似乎对于派他做百慕大总督一事也不愉快。在这种談話中，他常常說到他將願意接受邀請，前往西班牙去作一次长期訪問。这样他就可以摆脱現况。不再受侵扰而和他的夫人安靜地生活下去。因此才有邀他参加打猎的建議，他也已經接受了這項邀請，只是日期还没有决定。

史脫尔說，他可能在最近期間告訴我关于行猎的日期和地点等詳細消息。他又要将我介紹給西班牙的貴族社会，这样，我便可以有机会在接触当中，为尔后的工作得到我自己的看法。公爵将要訪問的地点，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边境附近地区，为使英国人不致于怀疑到公爵計劃逃往西班牙，最好先在边境上指定一个地点，然后在許多次的郊外行猎当中，选择一个机会，借口弄錯了地方而进入西班牙国境，这个办法可能行得通。

和史脫尔的談話，並沒有得到任何新的情报，所以我們决定等到公爵的計劃比較具体的时候再說。

(四) 馬德里的間諜活动

馬德里是德国情报机关許多强大而健全的工作据点之一。除了有极活跃的間諜和反間諜工作以外，軍事情报部門另派有七十至一百个工作人員，在德国大使館里面一所特別大樓中居住和工作。在馬德里我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波窃听站，密碼破譯室；在葡萄牙还有一个气象台。在肯納利島北非和南非都

設有分台。它們對於我們的空軍和潛水艇在畢斯口灣和在西地中海區域的活動，有着極大的重要性；同時在馬德里的間諜中心，也監督着直布羅陀海峽附近的偵察工作。

後來，當盟軍的壓力逐漸迫使德國在西班牙的勢力後退，我們的形勢日見逆轉的時候，這個極其重要的間諜活動中心，便成了令我感到非常困擾的根源。但是，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為止，我們仍然盡量設法維持在馬德里的全部工作人員。在我們和西班牙交換外交情報的時候，我們經常充分運用所搜集得來的英美情報機關在西班牙的人事資料，並且根據這些來開展我們的間諜活動。

當我到達此間的那天晚上，我帶着兩個私人保鏢前往大使館去看望警務參贊。據說他是一個非常能干而有經驗的人，除了負責和西班牙警方保持聯絡等主要任務外，他還兼負執行黨衛軍所交付的工作。當他向我敘述了許多我們和西班牙葡萄牙警察，以及和其他西班牙主管單位，例如外交部護照科和海關官員之間的关系後，我決定將這次任務的性質告訴他。經過一番詳細討論有關各項問題以後，我們為未來的的工作，定出來最好的連絡辦法。只要我們能夠保證不致侵犯西班牙的利益，我們便可以獲得他們充分的支持。假若遭遇了困難，他們甚至於也可以給予我們積極的援助。但是我們決定，不能向他們暴露我所負任務的性質。

隨後，我再去看望史脫爾，我們一直談到很晚。他告訴我目前德國與西班牙的关系；我們並討論到現在戰爭的形勢。關於其他方面，他埋怨納粹黨海外組織的情報經常是不正確的。他認為統一現在完全不受管束而散漫混亂的政治情報機構確屬必要。我們又談到納粹組織的許多領袖們之間有不和現象；例

如海德里希和卡納里斯不和，納粹黨海外組織負責人鮑爾和海德里希不和等。我又告訴他希姆萊和里賓特洛甫也常因為對羅馬尼亞的政策發生爭執。

史脫爾隨又向我解釋他對西班牙的政策，並且要求我在回國的時候，將這些意見轉達給外交部。他說，特別是自從法境戰爭告一段落以後，柏林方面所施陸續不斷的压力，促使西班牙和我們合作參加作戰的趨勢，已屬顯而易見。但是柏林對事情的看法，過分重視自己的利益；他們顯得太不了解西班牙人心理的傾向和當前西班牙的情勢。他知道在柏林的人們不滿意他這種軟弱的態度。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他對於西班牙的態度，和促使西班牙改變態度的困難問題，有一個非常徹底的觀察。他認為：西班牙在內戰時期曾得到德國很大的幫助，他們全國，特別是佛朗哥將軍確實是真正的感激。然而西班牙國內的主要問題，乃是由于內戰引起的極大社會動亂當中所造成的經濟不穩情況。史脫爾認為：西班牙的領袖們對德國都是真正友好的。但是因為里賓特洛甫為了建立歐洲集團，企圖強迫西班牙參加，不斷施用压力的結果，德西之間就發生了磨擦。依照柏林的看法，強迫西班牙參加我們這一边，似乎是計劃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因為地理形勢和歷史關係，西班牙實在是通往非洲的橋梁，不願意喪失這一個戰略地位。假若德國能給他們足夠的物資援助，以滿足他們的需要，那麼佛朗哥就不要再反對參戰。一般的老百姓雖然對德國軍事的勝利，有着極深的印象；但據可靠方面的意見，他們認為戰爭不會比德國軍政領袖們所相信的更久，德國仍然不能摧毀大英帝國——這是德國要想獲得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希特勒要在政治上孤立英國的企圖，到今天為止，還僅僅依靠着我們的刺刀尖。真正的外交勝

利已經錯過了，我們也不可能贏取占領國的人心。所謂建立一個新歐洲，依然是一個夢想罷了。

在這一番漫長的談話中，史脫爾的用意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他要通過我去警告柏林當局，不要對西班牙參戰一事過分樂觀。

我們旋即簡要地談了一下我的工作，我決定先看公爵的態度如何再作計議，除了破壞英國情報機關可能採取的行動外，我不主張使用武力。

第二天我和一個西班牙朋友一起吃中飯，他很樂意地向我保證，他願協助我排除在邊境所遭遇的任何困難。

（五）情工布置和心理戰

在這個期間，里斯本沒有進一步的情報送來，似乎是溫莎公爵並不太急於去參加郊外打獵，我愈想到這問題，我愈是覺得整個事情，好像僅僅是公爵一時沖動的談話所引起，或者是因為他臨時心境不愉快的結果；而這一件事情的嚴重性，完全是由於我們的一種希望心理在作祟。因此我決定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刻前往里斯本，從事實地的了解。

因為準備這項行動，我買了一輛美國車，連同黨衛軍的快車，一起運往里斯本去。我有一個朋友，他是階級很高的葡萄牙官員，已為我在里斯本安排了住處，和一家荷蘭籍的猶太移民同住。但是，我一到里斯本，還是先去看我的那位日本朋友。上次我調查德克爾港的時候，在這裡和他見過面。我們老友重逢，顯得非常的溫暖和愉快，我要他替我搜集關於溫莎公爵現在居住的在易士特立的官邸的情況。例如：官邸中有多少門或通路，那幾層樓是住人的，以及僕役們的情形，保衛公爵

的方法等等所有可能搜集得到的一切資料。这位日本朋友对于我这些要求，除了他那种礼貌的态度和友善的笑容外，絲毫沒有表示推諉地接受了。他也沒有表示任何好奇的样子，或者提出任何問題。他仅仅是深深地屈着腰說道：“为了我的朋友，赴湯蹈火，在所不辞。”

晚上我散步經過城区，随即登越一座險峻的山到达德国大使館。从使館的窗口，我們可以看見塔格斯江上和港灣奇妙的景色。胡恩大使已經知道我要来，非常热烈地招待我。他对于上級賦予我执行此項任务的权力，多少有点惊讶，不过他又一再表示，他将完全照着我的要求去做。我立即告訴他这一次的任务，并加以补充說明：“老实讲起来，这个工作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一旦元首决定这样做，那是不容犹疑的，我必須尽可能的力量去完成”。我要求胡恩协助我，特别是在搜集情报方面，以期我能对温莎公爵真正的态度如何，得到一个清晰的了解。胡恩当时就对我說：不錯的，他也曾听到公爵确曾表示对現况不滿意，但是整个事情已被一般饒舌的人們过分渲染夸大。

当我和柏林情报总部布置好通訊連系以后，我和胡恩在葡萄牙談論到許多一般性的問題。英国人在这个国家里的影响力固然是很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般人却怀着极大的恐惧心理，耽心英国和美国可能决定以葡萄牙作为他們进攻地中海区域、特别是非洲的桥头堡。虽然薩拉查正竭力以非常有力而明智的措施来企图稳定国内的經濟，但是不安与动乱的现象，依然瀰蔓着全国。苏俄在大城市中，特别是里斯本，潜在的影响力是不可輕視的。葡萄牙的軍事力量已經增强起来了，但是除了加强海岸防御以外，尙不能視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們的

治安警察工作做得很有条理，并且建有一个广大的通讯网。他们深受英国人的影响，和我们之间有着激烈的斗争。

当胡恩觉得他已经很信任我的时候，他表示他对于我不打算用我的行动来伤害德葡的关系表示欣慰。我们随即谈到万罗事件。他告诉我：他从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那里，得到一些有趣的消息，英国和法国居然真正相信在德军内部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存在；这些假情报对于他们政策的影响，较之他们正要承认的还要大。特别是法国的情形，真是这样；法国政府竟然作出极其可笑的结论；他们认为德国由于军中的反对势力，内部已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不必再把德国当作一个危险的敌人看待了！

第二天，我再去访问我的日本朋友。他和他的组织已经获得很优异的成绩。他给我一份公爵官邸的详细图，佣僕的人数，关于葡萄牙警察担任警戒的情形，和英国保安人员的概况。他并且准备了一份公爵全家日常生活的详细报告。

晚间，我和我那位葡萄牙朋友长谈。我知道他现在的经济情况很窘困，所以我立即赠送他一笔钱，作为调查葡萄牙官员中间整个情况资料的报酬。在一小时以内，我得到这项情报。基于悠久的历史和经验，英国人的势力确实比我们强大得多；反之，德国现在究竟有多少势力？真是少得令人惊讶。因为有了这项情报，再运用大量金钱收买的方法，所以我便能建立起全面的地下活动。

在两天以内，我在公爵官邸周围布置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我甚至用我们的人去替换葡萄牙的警卫兵。同时我又在许多僕役当中布置了情报关系。所以在五天当中，我便完全了解官邸里任何一件事情，以及公爵在宴席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我

的那位日本朋友依然在他那种静悄悄而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态度下，供给我若干情报资料。于是葡萄牙的一般社会，便成为我第三个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在各种聚会和机构里，许多无意的谈话与闲言，都被传送到我这里来。

六天以后，我了解到整个情况：温莎公爵已无意接受这项郊猎邀请，但对于英国情报机关严密的监视非常苦恼；他不满意派往百慕大的新职务；他宁愿停留在欧洲。但是他显然不想到中立国家，或者一个敌国去居住。依照情报了解，他曾在许多葡萄牙朋友当中说过：他宁愿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居住，也不愿意去百慕大。

所有我的情报关系都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是可以去影响公爵的，特别是假若有一人能够促使公爵更加讨厌他的秘密警卫。所以我运用一个葡萄牙的高级警官去对公爵说：葡萄牙的警卫兵力必须要加强起来，因为他们得到些情报说公爵正被人监视着；虽然情报中并没有指明是英国的情报机关，还是敌方的间谍，但是最好把它弄清楚。就在这天晚上，我在公爵官邸的花园中制造了一个事件，用许多的石头向玻璃窗投掷；因此葡萄牙警卫人员乃对整个住宅进行紧急搜查，造成了官邸内部极大的骚动。于是我又在佣僕当中开始散布谣言，说这件事情乃是英国情报机关幕后唆使的。他们接到许多命令，要尽可能的使公爵不能安静的住在这里，从而迫使公爵快一点离开葡萄牙前往百慕大。四天以后，又有一束鲜花送到公爵的官邸里去，这束花上附着一个小便笺，写道：

“当心英国间谍的阴谋诡计！”

一个最关心你的葡萄牙朋友敬上”。

当然，这些事情显然是不甚重要的，但是它们成为官邸内

部談話的資料，而且造成一種不愉快的情緒和引起許多的懷疑。因為柏林方面不斷地要求工作進度報告，所以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必須採取一些行動；而拿這些帶有几分戲劇性的行動，來作為我工作報告的內容。我甚至考慮到透過我的朋友關係，為我安排和公爵會晤的機會，但是這樣做，其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又是太渺茫。

(六) 錯誤的情報

一星期以後，我的日本朋友提醒我，要我特別小心。根據各種跡象使他相信，英國的間諜已經懷疑到我。果然，有一次我發現有兩個英國的間諜在跟踪我，於是我用盡我所知道的一切方法去擺脫他們，我突然地改變行走的路綫，從乘坐公共汽車，然後改坐小包車，轉了几个圈子再回來，但是我仍舊脫不了梢。經過兩個小時的輾轉閃避，我設法乘車駛往靠近我住所的一家教堂里去，隨即從旁邊一個門走出，才算擺脫了他們的監視。

當一九四五年，英國情報機關審訊我的時候，他們根本不曉得這個時期我的工作計劃，而且甚至於也不曉得我在葡萄牙。

柏林當局對我工作報告的反應，日漸冷淡起來。差不多快到兩個禮拜的時候，我忽然接到里賓特洛甫的電話：“元首的命令，誘綁公爵的工作應即立刻執行”。這個命令確實是一個意外的打擊。因為公爵並不同意我們的計劃，誘騙他出走無異是妄想。但是我怎麼辦呢？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命令必然是里賓特洛甫的鼓動。他對全般情況根本估計錯誤；同時，為了勸說希特勒批准這項極端愚蠢的計劃，他可能曲解我所報告的

內容。

雖然我在接到這項命令後，立刻告訴胡恩說我無意執行此項命令，可是他還是和我一樣的煩惱。到了晚上，我和我的日本朋友討論這樁事。我看出他的眼光中流露出的一種輕視的意味。他沉默了很久，然後說道：“命令總歸是命令！必須要執行的；總之，整個事情並不如此困難，你將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和支持；不過成功與不成功的關鍵是在你了。”他停了一下，接着說：“你們的元首，要把溫莎公爵控制於他的掌握之中，一定有他的原因。但是你到底想和我談什麼呢？是如何來執行這項命令呢？還是如何去設法規避？”他想到必須提醒我的責任，倒使我有幾分難受。于是我設法向他解釋希特勒是根據些錯誤的情報才得出這個決定的。

後來，他一面微微的做着手勢，一面說道：“你怎樣去向你的元首辯護，那不關我的事。現在我們不必再浪費時間，而耍來討論怎樣你才能應付這項命令！我認為，你必須保持你的體面，這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安排一些事情，使行動變為完全不可能。因為我和那些負責公爵安全工作的警衛人員沒有關係，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幫不了你的忙；但是這些警衛的力量，必須要加強到足以使任何暴力企圖無法實現的程度。你可以責備一個葡萄牙警官，說他有和英國人勾結的嫌疑。你甚至可以布置一些當然不會發生意外的射擊事件。假若你運氣好的話，公爵就會因此而喪失勇氣，並且要責備他自己的人。”

我慢吞吞地離開他那里，我們彼此沒有再說什麼。

這是一個可愛的夜，天氣晴朗而星光晶瑩。但是我不能平靜，我的處境極端的困難。當我不能探測海德里希所派和我同來的兩個人的態度時，我的心情愈加煩惱。

这天晚上，我和那位葡萄牙朋友在一家小飯館里吃晚飯；我觉得疲倦不堪，真不想再談这件事。但是为了考驗他对这事的反应，我說道：“明天我必須用武力将公爵带到西班牙境內，所以今天晚上必須拟出行动計劃。你有多少人——以后誰必須离开这里——我能信任他們嗎？还有整个的行动你要多少錢？”当我說到这里的时候，他从那一向怠惰的神志中惊醒过来。

我这位朋友看上去已是惊駭万分。他說：“我不能負責像这一类的事情，我的人員可能因此被杀。不仅是在这里，而且在边境上，都是很困难的。”他拿着餐刀在桌布上緊張地乱画。停了一会儿，他断然地回答道：“不行，我不能帮助你，同时，我真不懂用武力綁架公爵，对你們究竟有什么好处？无法避免的，这件事一定会泄露出来。我不相信你們国家的荣誉将因此而提高？何况命令中并没有提到公爵夫人！希特勒不过是指出她在公爵生命中的绝对重要性而已。你所判断的是对的，这件事必然是里宾特洛甫幕后的慫恿。虽然我們必須看清事实，如果你觉得你必須执行这个命令，我决不給你任何困难，但是除此以外，我将不可能給你任何协助。”

考虑过他的态度以后，現在我告訴他，我和他的看法完全相同。他显然很欣慰。并且非常热烈地和我討論如何才能規避这个命令。第二天早晨，他加派了二十个葡萄牙警察去担任公爵的警卫工作。这个动作剛巧是在英国人加强紧急安全措施以后。所以我在呈报柏林的长篇报告中，詳述这两件事实，并要求进一步的指示。

我焦急地等了两天，一个简单的回电終于来到了！电文說：“你应针对环境，采取适当的方法”。这虽不是一个很好的电报，但是已如我所願望。柏林对这件事情，已有了比較冷靜的

看法。

在此期間，公爵离开里斯本的日期逐漸接近了。华特·孟克东先生显然是一个英国情报机关的高級官員，从倫敦来到此間，务期公爵能够准时启程。

为了保全我自己的面子，所以我向柏林报告下面这段情报，并說明这件情报是透过一个正为英国人工作的警官获得的：在过去几天当中，公爵与英国情报机关之間已发生非常緊張的事件；虽然公爵自己决定要留在欧洲，但是他在那极大的压力之下无法遂願；英国情报机关意图向公爵证明他正处在敌方間諜的包圍与危險当中。所以他們在船上密装了一个定时炸彈，当公爵离此前往百慕大以內的几小时便爆炸了！当然，他們很小心，不致伤害到公爵。

在这假警报发生的同时，葡萄牙警察則陷入一种极端緊張憤激之中，好多次的彻底檢查輪船，一次又一次地加强保卫措施。每一件事情都替我证实我向柏林的报告，要执行綁架公爵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温莎公爵启程的那一天，我站在德国大使館內的了望台上，用望远鏡注視着輪船上的动作。船影現在望远鏡里，好像差不多我都可以碰到它。公爵和夫人准时到达船上，我看到孟克东也同来了。对于一些手提的行李，葡萄牙警察仍坚持要加以搜查。后来輪船启碇，駛向塔格斯港口！我緩慢地回到家中，这场計劃誘綁温莎公爵的把戏就算到此結束了。

(七) 希特勒批准我的作法

現在剩下来的只有我回到柏林以后向上級报告的問題。假若我能亲自向希特勒报告，我可以肯定一切都不会有問題。但

是由里宾特洛甫轉报呢？那么就可能有麻煩。因此我費了半天的時間，起草了一份报告，向柏林发出最后一个电报。

第二天，向这里的朋友們告辞后，我从里斯本駕車去馬德里，然后从这里直飞柏林。我立刻向里宾特洛甫报告此行工作的概况。他的态度非常冷淡，表情显得很有隔閡。他和我握手时毫无热情，一派敷衍的样子。显然他对我的工作极不滿意。他简单地說道：“請你报告工作情形。”我保持着鎮靜，并且从容不迫地报告着經過概况。这时我的书面报告已經到柏林。当我报告完毕，他瞪視着我一会儿，然后带着一种单調而令人厌倦的音調說道：“元首已經詳細审閱你那份最后拍来的电报，他要我告訴你：虽然他对整个工作的結局并不滿意，但是他同意你当时的各种决定，并对你所作的一切表示贊同。”

听到这些話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里宾特洛甫当然是遵照希特勒的指示去行事。于是我們改变話題。在另一个半小时当中，我們漫談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般情勢。我謹慎地向他轉达史脫尔大使的看法，但是里宾特洛甫立刻插嘴，很生气地說道：“真是遺憾，你竟沒有对史脫尔稍加压力，使他从那种迂腐的想法当中改变过来！”

我想法把这話支吾过去，我說道：“对的！当一个人基于国家組織发展的利益形成一种看法后，是很难在談話中去改变他的态度，或者是从心理上去影响他。”这些話，里宾特洛甫不会同意的，我觉得他頗不欲再談这个問題。

里宾特洛甫是一个非常怪癖的人。我对他有着极深刻的印象，他那种固执严厉的表情，虛伪的姿态，矯作的笑容，使人觉得他是带着一副假面具。我怀疑在这些掩飾之下，他的存心究竟如何？用推理的方法和他討論問題，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他

的主張，或是說服他放棄成見。倘使有人想用這種方式去說服他，那麼你便會立刻發現他是無動于衷。這些，可能是由於他的一種“不安全感”——也可以說是一種恐懼心理。他耽心一旦改變了主見，就可能無法維持他的地位與個人的觀點。我明白，我從來也沒能夠和這個人實際上坦白的接觸過。

下午我向海德里希報告。他靜靜地聽着我講，並且屢次點頭表示同意。後來他說道：“根本是一件與現實完全脫節的事情。請你不要和里賓特洛甫太接近。我認為最初你就不應該接受這項任務。顯然，從開始你已明白這事的結果將怎樣！我不得不承認：這一件事情，你做得非常的巧妙。”

十三、日本与波兰間諜的陰謀

(一) 一封密电 两个間諜

在这一章里，我将述及一九四〇年夏天，我所处理的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那个时候，我接到我們潜伏华沙的反間工作单位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說道：

“Y三号，我們可以信任的情报工作关系，报称，波兰反抗运动的一个重要交通員，将于今天或明天离开华沙前往柏林，可能搭乘夜班快車。但是不知道这个交通員的姓名和特征。至于他此行的目的地、住址、以及随身携带的秘密文件的內容，均无法获悉”。

根据这一件情报，看起来似乎这个案子毫无成功的希望。假若这个交通員在发电报的那天晚上，就由华沙启程，那么我們就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了。但是，我还是指示华沙单位，設法透过Y三号的关系，去搜集进一步的情报。我并指示他們必須非常謹慎地去进行，以免对方警觉。而且告訴他們，我将亲自在柏林处理这件案子。

于是，我找我們“机动部队”的一位队长到我办公室里来討論这个問題。首先，我們决定必須查出华沙到柏林火車上所有的可疑人員。根据过去搜查的經驗，从理論上判断这次列車上可疑人員的人数总不会超过八个。在铁路沿綫的各重要地点，特别是在柏林，必須指派专人随时准备監視这每一个可疑的人

員，并須不擇手段地進行全面徹底的偵查監視。本來執行這種行動工作，一半是靠才能，一半要靠運氣，但是機動部隊隊長乃是一個極有能力的人。那天晚上，他的隊員在夜班快車上查出極可能是敵方交通的六個嫌疑犯。于是他設法通知正在柏林火車站等候消息的行動人員。因此這六個可疑的人員，便完全陷入我們的跟踪與監視之下。——依照我們所獲得的那份不完全的情報而言，這確實是一件很巧妙的收獲。

現在機動隊隊長向我報告，檢查所有旅客護照的結果。——護照數目差不多近乎五百份——有一個人引起我們的懷疑，他的名字大概是叫納伯；他所攜帶的護照好像是偽造的。納伯說他是一個波蘭國民，但是機動隊里的語言專家則辨明他帶有白俄的語音。納伯的神態，確實有些緊張，講話也有點支吾，實足以引起這些老練的刑事偵察專家們的疑心。當問到他的目的地，他起先說是奧德河的法蘭克福，後來又說是柏林。他而且解釋說，他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和一個最大的日本公司柏林分公司進行商務談判。他們將他帶出火車廂予以全身檢查，但是沒有發現什麼。

納伯同坐的一個旅伴，名字大概是叫K——，此人比起納伯要鎮靜得多，他的證明文件都很合規定。他也說他這一次來柏林的目的，是要和日本貿易公司談生意。他的手提包當中除了一些商業來往的信件以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因此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他沒有被搜查身體。

機動隊隊長建議我們，對這兩個人都須加以特別的監視。他說：“根據我的經驗來判斷，納伯和K之間似乎有着某種關係。我已經檢查過火車上其他的旅客，但是總覺得這兩個人最可疑。”

(二) 严密偵查跟踪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第一批报告。納伯已和他的同伴 K 分开，前往史堤納尔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里去。K 则前往柏林史特格利茲。在那里，他进入一个有三間房子的小型住宅中。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其余的四个嫌疑人員都弄清楚了。我們已經查明白他們的身份和背景，发觉他們並沒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为了更彻底了解起見，我們决定對他們繼續进行三天的跟踪。

在此期間，华沙方面調查的結果，发现納伯和 K 两人供述在华沙的地址都是假的。而在柏林史特格利茲的那所房子，也不是用 K 的名字租下来的。于是我們透过一家保險公司謹慎調查的結果，发觉到一件非常令人寻味的线索；原来这所房子，乃是滿洲国駐柏林大使館的一个職員所租的。

跟踪監視的工作随即加强起来。納伯和 K 的一动一靜，和通電話的情形，沒有一件不在我們的監視之下。很快地便显露出来：K 正在利用納伯作为他和外界接触的中間人。或者是因为在边境的时候，他曾遭遇到若干困难，所以他极端地小心，他一直沒有离开过这所住宅。而且也仅仅和納伯只通过一次電話。在電話中他要納伯到他住的地方去一趟。这是在我們进行跟踪的第三天。

納伯在 K 的住宅中只逗留了一个半小时，随即回到他的旅館里。他在旅館中打電話給滿洲国大使館，并且問他是否可以到大使館里去！電話里回答他道：“后天，最好你和你的朋友到泰尔公园去散步，在指定的接头处，你可以和妮柯尔談話”。

第二天，納伯又到那儿去，很显然地是去通知他这个接头

的办法。但是他依然沒有离开住宅，也沒有接見任何朋友，他躲在家里，像一只鼯鼠一样地潜伏着。

这天晚上，有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女人到旅館里去訪問納伯。第二天我得到有关她的报告：原来她是滿洲国大使館的一个厨子；她是波兰人，但是带着滿洲国的护照。这个情报是我們工作人員所运用的一个柏林小孩所供給，他在大使館中当看守人員的助手。他告訴我們說：在滿洲国大使館中有六个波兰人，他們都备有滿洲国的护照。根据我們外交部和警方侨务工作单位的資料，我們探悉这六个波兰人当中，有三个人有权要求外交官的特权。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个人叫做妮柯尔的。当然毫無疑問，这是一个假名字。

(三) 我的决心和处置

偵察工作既已到了这个程度，現在我得决定是立即將他們逮捕呢，还是繼續跟踪培养下去。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处置的問題。当然，要逮捕他們，就得在他們于泰尔公园接头的时候去执行。但是，誰来和納伯接头呢？是一个持有滿洲国护照的波兰人——甚至于那三个已經获得外交豁免权的波兰人中的一个呢，或者是一个真正的滿洲国大使館職員？也可能是一个日本人？

我未能从华沙方面获得有关本案进一步的情报。那里完全不知道有納伯和 K 这两个人，而且也无从建立关系去了解。

可是有一件事情似乎是确实的：波兰抵抗派的情报机构是正和滿洲国大使館陰謀合作着，換句話說，就是波兰反德运动的秘密工作正和日本大使館合作。說得更明显一点，他們显然是和日本的特务机关一块儿在从事反德活动。

我終夜思慮，希望能得到一個決定。後來我獲得以下的結論：

“Y 三號已經向我們報告有一個敵人的交通要到德國來。我們在火車上也已經發覺到兩個主要的嫌疑分子；雖然這兩人之中究竟誰是敵人的交通，尚待查證；但是 Y 三號僅僅只提到一個人，我們逐日跟蹤監視的結果，也判斷納伯所有的活動，只不過是充當一個中間的助手而已，那麼 K 自然是報告中所說的那個交通人員了。凡是交通人員，可以用口頭或書面的方式傳遞情報，假若準備在泰爾公園接頭處傳遞書面的情報，那麼我們便可以在他交出情報的那一霎那，將他們逮捕。假若他是用口頭報告的方法，那麼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設法盡可能地去竊聽”。

當天晚上我和柏林市公園管理處連絡，並和泰爾公園的管理員接洽有關的問題。第二天早晨，我的工作人員穿着公園的工裝，攜帶着修葺花園的器具，在泰爾公園嚴密地布置起來。他們偽裝得非常良好，所以沒有引起任何一個人一點點的注意。他們奉命在傳遞文件的霎那間逮捕任何可疑的分子；如果對象是用口頭傳遞情報的時候，他們就應該盡可能地竊聽談話的內容，因此他們得注意到何時應該逮捕，何時應該竊聽。

上午十點鐘，K 坐着出租汽車準時來到，當他付車錢的時候，他的眼睛向公園里一瞥；然後在公園中踱着漫步，當他走到大概兩百公尺的地方，他又有意無意地踱回來。就在這個時候，另外有一個人走過來和他并肩同行，交換了簡短的暗語後 K 從他褲子口袋裏拿出來一個用白紙裹着的小包交給另外的這個人。就在這一霎那間，他們都被我們的偽裝園丁逮捕了！二十分鐘以後，納伯也被我們逮捕。過了兩小時，我們又將滿洲

国大使馆的那个厨子拘捕到案。在那天晚上，我还将所有正在替这个大使馆工作的波兰人全部扣押起来。我决定不顾他们的外交权益而采取行动；我们常常在事后解释，这种行动是由于误会而发生错误。虽然如此，我还是立刻通知外交部的助理秘书路德。

（四）波兰间谍的技术

我们判定这一个间谍组织的核心机构，一定是在华沙。柏林只不过是他们的接头处。在连续不断的审讯当中，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要设法查出关于这个华沙间谍核心组织更多的情况。我们认为纳伯是这次活动当中的次要人物，这个判断是很对的。虽然在审讯的时候，很容易地便将他说服。但是因为他了解得并不多，所以他的供述不太有情报价值。他的主要工作，乃是担任华沙波兰抵抗派高级间谍与一个乌克兰人集团之间的交通员——纳伯的俄国话比说波兰话来得好——这个集团就是所谓米尔尼克集团。

但是K呢？却是和纳伯完全不同性质的百分之百的波兰人；他具有斯拉夫民族的一种不可动摇而笨拙的镇静态度。他是一个疯狂的国家主义分子，所以我们的审讯人员没有能够说服他。

在那个小包中所装的情报，真是令人惊讶不已。小包里面装着一把差不多是全新的背面涂着银色的中号衣服刷子，和一枝未曾使用过的牙膏。但是刷子的背面是可以移动的。这里边有一个小凹槽。在凹槽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小的铝质的管子。管子里面密藏着若干卷小型照相的软片。我们很细心地再打开那管牙膏，发现了这里面也藏着许多软片。

一共算起来有十卷这样的小型照相軟片。放大了以后，乃是三个齐全的情报案卷。情报的第一部分，叙述我們和苏俄在波兰占领区的一般情况。这份情报多半是用波兰文字书写，但是有些地方則参杂英文和法文。其中分析到两个占领国家心理上和实际上所发生的錯誤，內容清晰，条理分明；观点和判断都很客观，并不是完全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像这样的情报，只有組織健全的情报机关才能做到；它实已显示出波兰抵抗势力从事顛复活动的效率，以及波兰人从事阴谋活动的天才。

情报当中还提到波兰抗德工作的作法，和他們筹建进一步組織的計劃。从这个情报的目的看来，显然的他們是企图获得另外一个国家情报机关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援助。現在这些情报已經落在我們的手中，事实很明显地暴露出：日本人正想利用这个組織，而大規模的情报网也正在那里建立起来。

情报的第二部分，是強調前述各节的判断和意見。它叙述到德国占领軍的实力和駐地，其中包括着非常正确的数字資料。当我們将这份情报送給德国陆軍最高統帥部的官員参看的时候，他們对于这情报中数字的正确程度，莫不惊駭失色。因为这些数字，甚至于是十分精微的細节，例如每一个营的兵力，都是非常正确。

情报中又叙述到尚未执行的若干計劃和方法。这些情报，是无法单凭观察就可以获得的，而仅能从德国軍官的身上去搜集。我想：波兰的女人必然已参加了这个反德活动，而做出卓越的情报工作。

（五）說服頑固的敌人

审讯后的第二天，我的主审人員报告說：“K太頑强固执了，

我簡直說服不了他。請准許我給他一点厉害办法吧！”我当时回答道：“亲爱的同志！不要談这些，这正說明了你的审讯技术有缺点。用粗暴的刑罰将不会使他坦白的。这些方法只有繆勒和他的部屬們才会用。我不願将这些坏方法带到这里来。我想和他亲自談談。請为我物色一位他从未見过的翻譯官，也許他会因此輕松些，我要让你看一看尔后我审讯他的結果。”

我得承认，我对 K 感有极大的兴趣。我們虽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他的罪或是处决他；但是这样做，将无益于改善波兰的情势。K 很快地被带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他身材高高的，体型很相衬，有一副漂亮的面孔。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露出他是一个波兰的軍官。他知道正和他談話的是誰，所以很礼貌的对待我，但还是相当的保留。他对我的态度显然的和他对审讯人員的态度不同。而我呢，却把他当作一个部屬来看待。我向他說明我的情形，并要求他站在我的立場想一想，現在我的部屬在审問他的过程中毫无进展，而我又禁止他們使用刑罰。所以我想把他当作我的部屬那样看待，并希望他能体会和感激。于是我对他說道：“你必須明白你自己的处境，我們所查获的证据，足可以判你的罪。同时我們是交战国，我們可以把你当作間諜来处决，我肯定你在出发以前就已經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希望你在不致伤害你的同志的情形下，告訴我一些关于你們間諜組織的情形。我承认，假若你仍然坚持緘默的态度，我們就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消息。我猜想，你是一个当交通的，你必然已經迟到了几天。那么因为你的迟到而发出警号，你的其他工作关系就能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了。”

他干脆地回答道：“你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特别是最后的一点。到現在我已迟到四天，那么华沙方面在两天以后

就已采取适当的預防对策。”

說到这里，我正准备要叫看守人員将他帶出去，他却問道：“是否可以和你再談十分鐘的話？”事实上，这十分鐘的談話，发展成为許多小時的談論。

我說到波兰的命运，欧洲大結合的观念，但是这一切对他毫无影响。他承认他的基本态度有走上怀疑論者和悲观主义的趨勢。起先他一再拒絕透露关于华沙反抗运动总部的情形。但是一会儿，他开始毫无隱瞞地說出許許多多的事情来。最后他使我了解到很多内幕。我承认这一个突然而彻底的轉变，令我真是无法理解，后来我問他这是什么原因？他說：“在我們之間，有着一种共同的关系，或者因为我們是志同道合。”

談話完毕后，我向他保证，我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虽然波兰人民仇恨德国是他們的公敌，但是他們更恨俄国人；他表示願意为我們从事反俄的工作。关于这一点，我是可能做到的，因此拯救了他的生命。他替我們在俄国从事間諜活动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情形了！

(六) 复杂的国际情报活动

根据和K的談話資料，以及审讯中所获得的其他情报，我們发觉到以下的事实：

日本特务机关从波兰反抗运动发轫之始，就已注意到这个抵抗势力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最初，所謂波兰的反抗运动，仅由松懈龐大的情报机关組成反抗总部，但並沒有这么多的人員組成战斗单位。日本人企图利用这一組織，从事他們自己的間諜活动，所以决定用經濟援助的方法，来支援这个反抗运动。

日本特务机关差不多总是利用这些国家的人員，来展开他

們的情報活動。波蘭在情報工作運用上具有雙重的意義，既可對抗德國，又可牽制蘇俄；當然使日本人特別感到興趣。他們供給波蘭的經濟援助，技術裝備，受過特別訓練的交通人員，甚至於將日本國民的身份給予波蘭間諜，發給外交人員的護照。

波蘭抵抗運動的參謀本部，已經在華沙建立了軍政情報核心機構，並且有一個非常健全的資料室，室主任乃是彼得夫斯卡教授，是華沙高等技術學校的人員。當K遲到兩天後，這一個核心機構乃立即改組，並且搬到另一個地方去。所有的痕迹都消滅得一絲無存，以致於我們無法找到彼得夫斯卡，說不定是日本的特務機關幫助他潛逃到瑞典或南美去了！

日本特務機關在貝爾格萊德，維希和斯德哥爾摩等地都建有規模甚大、裝備良好的間諜核心組織；而把柏林僅僅當作他們秘密交通人員的接頭處。K就曾往返於柏林華沙之間四五趟，並且承認在那幾次，他所傳遞的情報資料較諸這次還要多。

在一九四三年冬天，一個日本大使館的軍事武官告訴我說：“日本人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們破獲這個有趣案子以後，就不太和我們合作了？共同建立一個反俄的間諜網應該是特別對我們有興趣。”

我們必須認清楚，不管有什麼困難，日本對於我們反俄工作上已經具有極大的助力。當然，他們常常運用其他國家的人，例如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法國的人，來從事間諜活動。於是我向這位日本武官解釋說：我確實是贊成他的看法。但是由於高階層人員政治上的短見，使得德日合作反俄的工作感到困難。另外一方面，日本對這件事也不像一九四三年的時候那麼熱心了。

根据K案所泄露出来的間諜活动，他所携带的两份資料乃是在柏林准备的。一份送到羅馬，另一份則帶到斯德哥尔摩。在羅馬，这份情报資料由日本大使館傳遞給一个羅馬天主教管事的忠实間諜李都柯夫斯基，我們虽未能探知他們和天主教合作的性质；但这必定是一个組織上的布置。那件送到斯德哥尔摩去的情报資料，乃是交給一个从前的波兰軍官，他也在那里的日本大使館內工作。我們以前曾經怀疑到这个波兰軍官皮欧特尔。在我們的資料中，描述他是受苏俄特务机关的雇用。从前曾有两度携带着滿洲国的护照經過德国。在斯德哥尔摩，我們的監視工作，执行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們了解的，仅仅是他經常到日本和苏俄的大使館去。

日本在斯德哥尔摩的大使小野寺就是日本特务机关在欧洲的首要人物。他收到維希、羅馬、貝尔格莱德和柏林等地的情报后即轉往东京。他并亲自从事情报搜集工作。許多这一类的情报——虽然很少是絕對可靠的——但他当作一种交易来做。假如有人供給他假情报，他将从此拒絕和这个人打交道。皮欧特尔便是他和苏俄的主要連絡人。

因为这一个案子，我到斯德哥尔摩去。当我在那里的時候，我同时想要展开一些工作，来对付苏俄透过他們在西欧的間諜對我們海空机构进行陵使日益严重的破坏与罢工行动。我特別注意德国共产党分子匹什。他曾經在荷兰和白斯特，史蒂芬斯等工作过。曾經是丹麦一个罢工集团的首脑人物，然后又从那里被派到瑞典去。

我发觉这个日本大使获得K所搜集的資料中，涉及有英国和苏俄間諜机关的情形，后来我很順利的派遣一个間諜渗入他的“情报交易圈”里去。我們这个間諜化装是意大利情报机关的

代表，这一个伪装身份，他一直維持到一九四四年。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智慧和技巧而很有趣味的斗争工作。我們在斯德哥尔摩情报市場上交易的資料，都是我亲自編制的，通常都要撰写到深夜。这些資料，經過非常謹慎細膩地将一些虛假的和誤敌的消息，甚至于是一些真的資料和情报綜合整理起来。当然上述的資料和情报，多半是我方无关重要的事情，借以用来騙取敌人的信任。

在这种假情报的买卖当中，英国人显得有几分迟緩和笨拙，而俄国人則是非常的敏捷和主动。我承认俄国人所搜集的資料，和拿来交易的情报都是相当有用的。举例來說：他們在英国政府的高級人員当中必然布置有間諜。透过他們，我們甚至能得到直接来自英国作战部的情报資料。俄国人已經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員合作，很巧妙的运用中国人，特別是在倫敦的外交界中，从事情报活动。

在納伯和K被我們逮捕后，还不到六个星期，滿洲国大使館向我們問及他們这些国民的下落，因为避免麻煩，我們將具有外交豁免权的一些嫌疑分子釋放了！这批人都在巴尔干地区失踪！从此以后，日本特务机关也不再利用他們担任任何重要的情报活动了！

十四、俄国間諜

(一) 探測苏俄的动向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希特勒的战略正接近到一个决定性的轉变阶段。他仍然怀具着一种用武力解决直布罗陀問題的观念。不顾西班牙的願望，想占領葡萄牙；以便获得对抗盟軍进攻的基地。他还要在加那列群島建立空軍和U式潛艇的基地；然后与意大利合作，共同加强控制北非西非和中非地带。在这里值得提及的，就是時間虽然晚到一九四四年的春天，約德尔將軍还断言：假若西班牙人已經进攻直布罗陀，那么隆美尔就可能控制了整个北非。在这种情形下，英国終将被迫和我們合作。而整个的欧洲，也可能已被拯救。

但是，希特勒的注意力，多半是受着希姆萊的影响，正集中于东方的危机。把苏俄当作盟友是最不可靠的，而且因此产生了許多难以数計的糾紛問題。苏俄对于德国特种部队进入羅馬尼亚的尖銳反应依然沒有平息。所以在一九四〇年的十月，希特勒决定对俄国人的意图进行最后一次試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里宾特洛甫給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討論到整个国际形势，并暗示欢迎苏俄参加軸心国家的三强协定。斯大林的回信很客气，但是显得非常的犹豫，他說：实际上，对若干問題进行个别討論确屬必要。因此，德国便邀請莫洛托夫訪問柏林。十一月十三日，莫洛托夫便和俄国新任駐

德大使德卡諾索夫一起来到德国。

(二) 对随从人員的監視

莫洛托夫訪德期間的一切保卫工作，特别是波兰边境西部地区的安全措施，都是我的特殊任务。俄国人很想了解我所采取安全措施概括情形。我并不太担心在柏林地区的保护工作，倒是通过波兰边境铁路沿綫的防卫，令人感到是一个棘手的問題。我們必須随时准备应付波兰人制造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事实上，明显得很！波兰人对待俄国人同样地毫无好感。苏俄官方特別表示，他們希望德国能够特別加强这条铁路綫的預防措施。所以我們乃尽力而为，在铁路沿綫每隔一五〇碼，便設立一个双崗，另外还派遣特別工作队担任沿綫的巡邏。严密边境地区的管制工作，并同时檢查所有运输車輛船舶飞机，以及全德境內的旅館。

除了这些保卫措施以外，我們对莫洛托夫的全部随从人員，进行着間接的監視工作。苏俄曾經利用一个公开而正式的外交場合，將他們情报机关的重要人員混进另外一个国家从事間諜活动：这种作法，可能已不止一次了。我們的偵查監視的工作，也就因此而变得相当困难。德卡諾索夫帶了他自己的若干秘密工作人員，担任他个人的保卫工作；在他的随从人員之中，虽然他們都已經和柏林地下的間諜活动进行着一連串的接触，但是其中最少有三个人，我們无法证实。有一次，我們的一个跟踪人員正准备逮捕他們，但是俄国人跳进他們的汽車駛到俄国大使館，在那具有外交豁免权的使館里消失无踪了！

莫洛托夫訪德回俄后，德卡諾索夫和他几个同伴留在柏林；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此种現象乃是苏俄要在德国和我們的

占領区加强間諜活动的預兆。

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四天之后。十一月二十七日苏俄駐德大使轉来俄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内容包括俄国立場的概述，以及要求德国就下列各点表示意見：

一、德国在芬兰对苏俄政策的態度为何？

二、苏俄希望在保加利亚建立警备部队，同时希望締結像德国同羅馬尼亚締結的同性质的协定；基于这样的目的，苏俄应于达頓諾尔斯建立基地。倘若土耳其反对这项協議，苏俄、德国和意大利应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强制执行。

三、在巴庫和巴士米地区的利益範圍。

四、德国應該設法影响日本，解决在庫頁島問題上和苏俄的分歧。

該备忘录最后說：如果德国对所有这些問題，都能給予滿意的保证，苏俄将准备参加三强協議。

事实上，莫洛托夫和希特勒的会談是非常冷淡的。对于苏俄这些进一步的建議，希特勒根本沒有回答。

（三）德国的准备与部署

已經到了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了，希特勒在德国东部边境加强了二十个师的实力。參謀本部也已經提出一个可能于这年夏天进攻苏俄的作战草案。这些措施，都是在鮑魯斯將軍主持的大規模战斗演习之后才着手的。

在十二月中旬左右，希特勒必然已經有了极其重要的决定。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卡納里斯海軍上将对我的健康情形很耽心，并且要戈林的私人医师塞尔博士替我作一次彻底檢查。塞尔曾和海德里希討論到这一次檢查的結果；于是我奉命前往

卡尔什巴德去静养一个时期。这是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不久之后的事情。当我前往卡尔什巴德以前，我和海德里希谈到在我休假期间应该执行的工作；在谈话当中，他说到：“你一定很高兴知道这回事，最近元首差不多专门关心对于苏俄的情报。他再不提及关于打通‘欧非间隔’的可能性，而注意到所谓打通‘欧亚间隔’方面。他整个的战略观念似乎已经改变。显然，明年春天，我们将有很多的事情可做。所以我们必须随时准备适应紧急任务和突发事件。而你呢，也就必须尽可能地快回来主持工作。”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签署进攻苏俄的作战命令。这次进攻所使用的实力，大概包括有一百个步兵师，二十五个装甲部队，和三十个完全机械化的师。一九四一年二月三日，希特勒批准陆军最高司令部所提供的攻击战略计划。当时的最高统帅是野战军司令勃鲁奇区。

在卡尔什巴德休养了两个月以后，我又回到柏林。现在的主要工作便是对苏俄的反情报工作了。工作的中心分布在邻近的国家内。例如：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和芬兰。为了加强在东部地区各点站的工作，所以在西部地区我们的保卫网相对的不得不弱化下来。成千的俄国移民造成了我们工作上一个特殊的问题。他们是白俄，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统统住在德国境内。我们知道苏俄的情报机关常常利用他们之中的若干人从事间谍活动。因此我就在这批人当中建立了一个情报网，而采用俄国人的布置制度，设立了若干个三人小组。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运用他们搜集情报，似乎比将来利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搜集有关占领工作的消息更为重要。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苏俄移民，在为我们的情报机关积极地工作着。

苏俄在德国的間諜活动，是日漸积极起来。我們已能观察到这一个龐大間諜組織在扩展中。但是很难决定：究竟还要繼續跟踪監視多久？以及何时將他們逮捕？单凭監視主要的对象來說，有的时候我們可以从敌人的活动中了解到很有价值的情报；但是等待得過久，又可能遭致非常不好的結果。有一次，我們應該立即逮捕他們，但却拖延了一下，以致于錯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我的部屬們曾經提醒我注意這問題，但是我沒有理会他們的劝告。

(四) 两个情报軍官失踪

我們在布累斯勞反情报工作的負責人是一位非常精干的軍官。他是一个东欧問題的专家。对于苏俄和波兰的問題，有着丰富的知識，他曾在这—地区工作过很多年，他的工作，表现出极其优异的成績。和他同地工作的軍事諜报处的官員，也表現着同样的工作效率。

当我主持反間工作若干時間以后，我开始觉得不滿意这两个人的工作；同时我发现在許多的事例中，他們故意用假情报来欺騙我們。于是我和他們的主管人員討論這個問題，并命令立即进行彻底的調查。我們查出，据說俄国人經常在他們的家中；而他們家庭的生活情形，也已到了異乎平常的豪华程度。再檢查他們的眼目，特別是机密工作經費，都不是他們驟然致富的原因。

他們在家中接待着非常众多的客人，我們发觉这些客人都不是住在布累斯勞的。他們中間的一个随即向我們报告說：他的汽車停在街上的时候被人破坏了，同时一个装满重要文件的公文包也被人偷去。我决定繼續对他进行監視而暫不逮捕。两

天以后，这两个人忽然失踪了！并且将他們所有极重要的文件都带走。

那个服务于軍事諜报处的軍官，他的太太在他們潜逃后不久，忽然无故死去。死的原因誰也不知道。在我这反間单位工作的这个負責人失踪以后，我們立刻傳訊他的太太。她一直坚持地說：她的丈夫曾經告訴她，他已經和苏俄的間諜混在一起，相信因此可以替我們的工作施展一个妙計。这个女人的供詞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于是我們彻底檢查她的住宅；在一个小的提包里面，发现有一封信件已被撕成許多紙片，但是还能拼凑起来，最后一句話写道：“……你将来到这里和我在一起”。显然地，这是他丈夫向她告別的話，但是她却否认曾經看过这封信。而且說这不是她丈夫的笔迹。后来我們的笔迹鉴定专家說，虽然她的丈夫可能受酒或药力的影响，但是他的亲笔則无疑問。

虽然我发动极緊張而全面的搜索，仍未发现这两个人的一点点綫索，这个案子始終沒有弄清楚。我們无法肯定，他們二人是叛徒呢？还是被俄国人綁架走了？或者甚至于已經被害！

所有的证据和他太太的供詞，都显示他們是卖国賊，我没有对他的太太采取任何不利的行动，而且設法撥一小部分補助金給他遺留下来的小孩。由于这一件事情的結果，因为那两个人拿去的文件述及西里希亞軍事工业組織的全貌，使我深深体会到安全制度的重要性。

海德里希寬恕了我这一次的錯誤。他甚至于設法安慰我。他說：“像这一类事情，乃是每一个人必然遭遇的过程，你无須这样的煩惱。”

(五) 酝酿改組海外单位

第二天，我在海德里希猎場里和他討論工作。他再度強調對抗苏俄間諜活动和加强进行反間工作的重要性。他并說希特勒正密切地注意着这项工作。最后他又談到卡納里斯海軍上将。他对卡納里斯海軍上将做軍事諜报处的負責人一事严加批評，他认为事实上卡納里斯海軍上将通敌卖国，将德軍进攻西方盟軍的日期——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密告敌方；但是他現在還不想立刻对付他，他想再等一个时期，多搜集一些证据。他认为总有一天，卡納里斯要受到因他对国家造成巨大損害而应得的处罰。

随后，海德里希談及整个情报組織問題。他对于最近他所遭遇到的某些挫折依然成見很深，他看出这些挫折的原因，是在于各种情报单位組織上的弱点，特别是在奧斯地区的海外情报站，通常称为海外政治情报单位，直到現在还讓他們在极松懈的管理情形下工作，假若任何事情出了岔子，責任又是海德里希的。他深知要将海外情报单位，特别是在战时，編入国内的安全組織有着很大的困难；但是这部門整个工作的水准，实在令人不能滿意，同时这批年青的工作人員既缺乏訓練与經驗，而他們上級的指示又是非常的笨拙。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这些情形，而且和海德里希有着同样的看法。所以我正期待着和他談这个問題。我非常小心地不发表我自己的批評意見，只仅仅保持着一种注意的态度，傾听海德里希的談話。他明白从我参加工作开始，我就热衷于海外情报工作，于是他說道：“你觉得在战争进行期間，稍稍改組一下像海外政治情报单位的組織，可能嗎？”

我对他說：“纵然改組可能引起技术上的很大困难和造成工

作效果的銳減，但必然是可能的。他們主要的弱點是缺乏訓練和經驗，這需要長期去培養。如果要強使他們在極短的時期以內發展到理想的程度，就需要對其全部組織，作無限制的物质支援和派遣最優秀的人員。而其工作的實施和運用，大部分仍將依賴政府其他單位的合作協調，以及希特勒與希姆萊全力的支持。當然他們在情報工作上的缺點，確實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且是愈快愈好。”

海德里希要我对這個問題多多考慮提供更多的意見，他接着說：“我相信，在最近的將來，你将主持這項工作。但是你必须獲得上級領導者們充分的信任，允許你放手去做；當然我是絕對信任你的。同時，希望你不要將這些話告訴任何人。你尽管加強你現在所負反間單位的工作。哦，還有一個問題：你以為卡納里斯將在改組期間，利用我們的經費來擴張他的勢力嗎？”

我答道：“這是一個必須對付的問題。但是，就整個形勢來看，我認為卡納里斯自己的許多問題已經足夠他對付的了，所以他恐懼着任何對他的攻擊。我所擔憂的問題，倒是顧慮里賓特洛甫，他比卡納里斯要強得多了。”海德里希同意我的看法，因此這一晚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事業的轉折點。

(六) 和紅色間諜的鬥爭

在這個時期，防止蘇俄間諜活動的工作進行得很滿意。我們曾偵破了許多俄國的間諜，交通機關和路綫，以及他們的秘密電台。直到今天，我還認為這些偵破工作的成就，乃是主要由於我們運用監視工作和散發假情報的策略。利用俄國人的秘密電台和他們通報的時候，要特別謹慎地使用，因為他們極精細地在檢查通報的情形。如果和原規定的信號有一點點偏差，

他們可能警覺到這些發來的情報是假的。我們在這通過電台實施欺騙的工作方面，運氣是非常好的；我們編造了若干假資料給俄國人，他們根本就不曉得這是我們的欺騙。這項工作的主要價值，不僅是欺騙了他們，而且了解到他們需要知道什麼！同時我們也學到他們許多的工作方法，以及了解到許多俄國間諜組織之間的关系。

對於具有一个工作效率強大，方法巧妙以及組織精密的情報機關的重要性，俄國人的認識似乎比我們的上級要早得多，此點我們的若干情報專家均有同感。

這里有一个案子，我們做得并不太順利。一个俄國間諜，他是往來于柏林和斯德哥爾摩之間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我們以為已經將他說服，轉變為我們所用，但有一次，他攜帶着一份具有高度機密價值的真正情報資料，是關於我們空軍生產事業中極端重要的特殊熔接辦法，在第一次接頭的時候，他就將這份情報送給俄國大使館的代表看了。然後，在他將這文件交給俄國人以前，我們才換了一份假情報。雖然，我們的工作人員嚴密地監視着他，但是他還是替俄國人工作，並且設法通過旅館工人去警告俄國的間諜。後來當他前往浴室的路上，由於旅館工人的協助，他從後門溜出去逃往蘇俄大使館。自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僅僅只能猜測，他可能持有護照，立刻回到莫斯科去了！

當然，這個交通必已警告過他的總部；因此影響所及，我們便發現俄國人已經警覺，不再和這些秘密電台通報了！

但是我們已經獲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例如：蘇俄海外情報工作站和蘇俄情報機關人民內務委員會的內幕，俄國共產黨秘密警察單位和軍事諜報單位之間摩擦矛盾的緊張情形。

十五、維亭哈夫兄弟案

(一) 三个可疑的人物

一九四〇年秋天，在我們制压苏俄間諜活動的工作中，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案子，就是維亭哈夫兄弟案。

在俄国人占領波罗的海国家以后，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开始涌回德国境内。許多难民中有一个年青的女人，她向边防檢查站报告說：难民里面有三个看起来頗为可疑的人。其中两个是兄弟，姓維亭哈夫；另一个是两兄弟当中年长的妻子。起先我們的官員以为这个年青女人的密告，只是基于私人的怨恨而作的一种非难；但是这女人却提供出許多具体的資料。

她承认：她曾和那个年紀輕一点的弟弟談恋爱，他是沒有結婚的；但是他們的友誼却被他的嫂嫂破坏了！实际上这个嫂嫂和他們两兄弟是住在一起的。她必然是一个非常强壮而精力充沛的人。那兄弟两人都完全在她的控制影响之下。虽然那年輕的弟弟想在德国开始一个新生活，但是不論他如何試驗，他仍然缺乏勇气来使他自己从这种伤風敗俗的三角关系中摆脱出来，同时經常屈服于他嫂嫂的影响之下。在他們由波罗的海流徙到德国的这些极其不安的日子当中，他和这个年青的女人发生了关系。因此在旅途中，两个女人之間便掀起互相嫉妒的怒潮。

这些經過便是这位年青女人所說的情形。当然看起来，她

来密告的动机，显然是因为嫉妒，对于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益处；但是当这三个人到达柏林以后，这件事便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这两兄弟和这个太太统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二) 女間諜K17

我不願意透露这位前来密告的年青女人的姓名，后来她成为我们德国情报机关的女間諜，她的代号是K17号。她有着惊人的美丽和极高的智慧；有从事情报工作的天才，通曉斯拉夫語言，能說法国話和德国話。我第一次交付她秘密工作的任务，是要她周旋于日本大使館館員之間；她的工作非常成功。因为她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人，是日本人通常喜爱的一种典型女郎。后来她回到里加，在刺探俄国間諜的工作上，也有着卓越的成績。

当她第一次将維亭哈夫兄弟指认給我們看的时候，她坦白地承认：她告发他們的动机，乃是由于一种报复的心理。那年青的弟弟不遵守对她的諾言。同时她觉得自己已被遺棄，已被誘騙。孤单单地在柏林，既无金錢又无亲友，陷入无以为生的境地。她相信这个年青的弟弟在他的意念上是对她忠实的，不过是困于她嫂嫂的压力没有办法。她的未婚夫——像她現在仍然这样地称呼他——曾經告訴她說：他的哥哥正在替苏俄間諜机关工作。他現在正为俄国人执行一項任务，并且可以賺得很多錢。这个年青的弟弟也正在协助這項工作。一旦任务完成，他們将逃往国外，他将和她結婚；那么她們两人将可以安乐地渡过一生。

这是这位年青女人所知道关于那个“三人小組”的詳細情形。我們努力地搜索了三个星期，可是毫无結果。看了这些搜

索报告，真可能结束这个案子的侦查行动。

(三) 我的判断和布局

但是，我仍然不满意。这位年青的女人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她所说的经过，必然不会完全是凭想像捏造的。所以第二天，我召集主管人员，告诉他们不要就这样结束这个案子。我相信这三个维亭哈夫已经改换姓名，而前往柏林或者其他大城市，并可能已经在那里展开工作。我的灵智启示我：我们应该首先集中力量侦查柏林地区。根据这位年青女人的看法，他们是负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假若他们是这样的话，他们必须先花费一些时间谋求立足和掩护。因为看起来，他们似乎决不像和莫斯科直接接触。所以他们必须听候上级的指示，等着和苏俄间谍机关的一些据点接头。我们知道那些是俄国在柏林地下工作的据点：除了我要暂时驱逐的所谓国内旅行人员以外，还有苏俄大使馆和苏俄的商务代办。

当我說这些话的时候，我看见主管专家们的脸色，逐渐显得很困窘的样子，好像他们都在怀疑这案子的演变。若干时间以前，我曾经有过一个计划，维亭哈夫的案子使我有机会来试验它。

我想租賃两幢房子，最好是二层楼；一幢房子在苏俄大使馆的斜对面，另一幢则在俄国商务代办办公室的马路斜对过。当然这些房子是要透过第三者去租賃，同时也要不惜代价。而秘密呢！更是绝对重要的因素。我问我的专家是否了解我的意思，虽然他说他明白，但是我看他还是不太理解我的用意所在。

“大約在三四个月当中”，我接着說道：“我們將搜集一本貼着所有到这两个据点去的訪客照片的照相簿。我們將把每一个

进出俄国大使馆和商务代办办事处的单身人摄成照片。说不定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我们可能发觉維亭哈夫。不管怎样，除了他们以外，我们一定能搜集到很多嫌疑分子的照片。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件稍带麻烦的工作；但是这样做是彻底而合乎法则的作法，在晚间它将使你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可做。你可以把所摄得的照片来和我们正在搜索的那个人的特征记载相比较。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观念和作法。”

(四) 发现俄国间谍

因为我们不能和总部固定一条电话线，所以我们的侦察部门中若干经过特别训练的工作人员，携带着維亭哈夫等的以及我们正在侦察的嫌疑分子的鉴别资料，轮流地日夜进行着监视工作。我们曾经在苏俄大使馆附近试验安置过一次电线；但是俄国人非常的机警，立刻怀疑起来。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工作必须要用望远镜和伸缩自如的透镜。

四天以内，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仅仅监视到第十天，我们便发现一个曾经寻找很久而未能找到的苏俄间谍。在第十二天的下午三点钟，我们的照相机便摄取到維亭哈夫兄弟中那年青的一个的动作。照片照得非常清楚，这个年青人的姿态和表情很是有趣。他走进俄国大使馆的时候，他的态度显得非常的慌张和焦急；但是当他走出使馆大门的时候，虽然还有点举止失措和不镇静的样子，他似乎比先前轻松得多了！他在大门口在路上停了一会，犹豫着到底走那一条路。

我将这些照相给 K17 看，她眼睛向它们瞥了一下，说道：“对了！就是这个人！”她带着一种十分警觉的神情，目光直瞪着我。在她那宽大的颧骨上面，深深的眼圈中已经燃起怒火，

她的面部流露着一种极深的憎恨。

我冷静地对她说：“亲爱的K 17，到此为止，你和維亭哈夫案的关系就算结束了！在将来，不论怎样，你对这个案子不必再关心。这是一个命令，假若你不服从呢！我就不得不取消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当你受过训练以后，你就明白这是什么用意了！”

她宁静了一会儿，随即从容地回答道：“不论情况如何演变，我将绝对服从你的命令，忠诚地执行任务。”

对于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勇气，我经常感到无限的钦佩。她从没有破坏她的诺言，为我们在苏俄从事间谍活动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纵然我们的形势显然是要失败，直等到最后瓦解的时候，她明知道前途将是如何的悲惨，但是她仍然坚守着岗位。以后她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五） 进行紧密侦察

现在我们紧盯着維亭哈夫的行动，开始进行追踪。同时我们还必须守候他和俄国大使馆第二次接头。这项工作在五天后便做到了。

一个特别工作小队毫无困难地跟着他。因此我们尾随他到达一所设备简陋的有三间房子的住宅。在这里发觉这三个維亭哈夫都住在一起。他们都已更换了姓名，现在已领有新的护照。那年纪大的一个是用意刚·阿尔特门做化名，而且以一未婚男子的身份出现。那年轻的一个呢，他的化名是韦海尔·欧伯瑞特。那个女人则改称玛丽亚·苏露芝。

虽然这件工作多少有运气的关系，但我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成就，觉得非常得意。

后来，我們偶然地发觉那个年輕的兄弟，在我們看見他以后不久，就接到他們上級的指示，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准再到俄国大使館去。

現在我們开始縮小对这些目标的偵察範圍了！我們注意到这三个人外表虽很貧穷，实际上却生活得很富裕。虽然瑪丽亚安靜地居住着，很少外出；但是她为这两个男人准备着每一件最好的接待；房租經常是准时付給的。所有的邻居們都温切地称赞着这几个从东方来的穷苦难民，說他們是如此辛勤地工作，以求維持他們的新生活。这两个兄弟在一家专门供应餐館旅店用具的公司里做代表；他們两人都是到处奔忙，但是所得无几；显然他們的收入微薄，不足以維持現在的摩登生活；所以他們必定有某些其他的經濟来源。

我們查觉这两个兄弟，正和某些地产經紀人談生意；而且他們曾邀約一个特别的土产公司代表出去吃晚飯，好像他們是在图謀某些事情似的。經過对这个公司代表一番詳細調查以后，我們决定說服这个人，将他建立为工作关系。當我們警告他关于这两个顾客的事情以后，他变成對我們非常忠实而且非常感激我們。

根据他的报告，我們了解到阿尔特門，那个年齡較大的兄弟，曾經說，他是一个突然交了好运的难民；六个月以前他接受到一大笔的遺產，他想将这笔錢投資于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生产事业里；他有意购买一所小型的旅館。旅館的位置，最好是在都市当中一个主要火車站的附近；例如：斯特狄諾尔或者苏勒錫斯乔尔·巴荷夫。他們并曾已經討論到一个特别的地方，这地方須付二十万馬克的現鈔，和另付三十万的抵押費。修理和改装等項都由买主自行处理，苏俄的間諜对这些事情确实是

一点也不吝啬的。

案情虽已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现在就采取逮捕行动，依然太早。我们还没有了解苏俄间谍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他们慢慢地非常小心地进行着，差不多两个礼拜没有一点动静。

有一天晚上，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接到偵監小队队长的一个电话，他报告说玛丽亚今天下午接到一封信。他又说：“这封信是在住宅附近，有一个陌生人托一个小孩送去的。他给这小孩一些买糖果钱，而要小孩送这封信。虽然这样，这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可疑的。玛丽亚接到这信以后，在晚上九点钟乘坐出租汽车离开住宅，我们的一辆汽车跟踪在她后面。”

我要他如果有任何新的发展，就立刻向我报告。二十分钟以后，我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

“我是刑事检查员魏纳尔，现在向你报告：我驾着三号车跟踪着玛丽亚前往百利威车站。我们停在车站离她五十码的地方，她很快地跳下车——她必然在中途就已付了车钱——然后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车子便慢慢地开驶着。这轿车看起来似乎是福特，但是我们看不见车号码。虽然，我们设法追踪这轿车驶向阿威斯·瑞斯特格，并从这里追到温茜；在它穿过温茜大桥的时候，突然开足马力飞驰，以致于我们落后差不多六千米。他们转向前往格杜方向的大路，我们完全看不见这辆车子了！为了防备万一他们驶回来，我们大概在那里等了三个多钟头。等我们回到这住宅附近时，玛丽亚大约在十分钟以前已经步行到家了。”

我答道：“这是你的运气不好，下一次用一辆马力强大的车子。”这个案子开始使我困恼，特别是因为我迫切地需要我的工作人人员去执行另一项工作。

(六) 突击韦海尔

这一天晚上我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但到第二天早晨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灵机一动，触发了一个念头：“假若我能分化这三个人其结果将如何呢？他们中间的关系，最弱的一环显然是那年青的兄弟韦海尔。为了达到说服他的目的，我是否编造一个牵涉到K17的故事呢？假若我同时允许他和K17赴国外过幸福的生活，是不是这种感情上的鼓励，能够足以使他对抗其他两人的影响，而且不怕他的俄国主子呢？”

我立刻命令我的特别工作人员，要他尽可能快速地不让其他两个人晓得，秘密将韦海尔诱捕过来，以便审讯。

第二天，机会来到了。当韦海尔正站在街中的时候，就在他站的地方，我们的几个工作人员坐着一辆汽车停在路旁边，我们这个驾驶员，假装是个聋子，前往向他问路。于是坐在车子后面的同志故意将车门打开，并向韦海尔道歉，请他原谅这个驾驶员的耳朵不好！驾驶员要求韦海尔声音稍微说大一点；就乘他倾过身来说话的那一霎那间，我们的工作人员猛地将他向里一拖，于是韦海尔便被架进车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带到我们的机关来了！

我一眼看见韦海尔，他已经紧张万分！所以我决定不必再要K17来参加这个审讯工作。起初，我让他站着，故意很粗野地对他说道：

“噢！你这个德国的卖国贼！还有什么为你自己辩护的？假若你告诉我全部真实的情况，或许我可以怜悯你。只要你对我有一点点撒谎，哼！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在战时捕获的间谍，四天以内，我们便可以枪毙你！”

他吓得拼命地哭起来！他說道：“这完全是瑪丽亚的过错，她使我們陷入这种灾禍。她在和哥哥結婚以前，就已經替俄国的間諜机关工作了！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他哭着說了許多諸如此类的話，差不多說了一个半小时，我没有阻拦他，而让他尽量地說。

苏俄的特务机关对于瑪丽亚有着特別高的评价，而且交付给她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她的丈夫，韦海尔的哥哥，完全被她压制得不能自由，而要依照她的意思去做任何一件事。韦海尔自己呢！是自从他們到达德国以后，才开始和他們一起积极地工作。他曾經許多次想摆脱他們的控制，但是瑪丽亚則常常設法来掌握他。在这里他承认他自己和她所犯的罪过。但在这一方面，他又提起 K 17 的名字，他承认他曾經像其他人一样，服从苏俄特务机关的工作指示；到了后来，他供出他所曉得的一切秘密，詳細叙述他們非常重要的工作中每一項細节。虽然在他說話的时候，差不多是既恐怖而又显出心理上的矛盾，但等他說完了話，他就比較鎮靜得多了！

(七) 秘密交通站

关于改換名字一事，那是瑪丽亚的主意，并得到俄国人的同意。当然她的动机有一部分是为了防备 K 17。他們的任务是在柏林购买一个旅館，作为一个間諜活动的核心据点。在这里，他們将接收来自各方的情报；再根据这些情报，从事初步的研究判断。大部分的間諜活动，是搜集軍事情报資料。俄国人計劃在这旅館的人員当中，最少要派遣四个或五个俄国軍官。

韦海尔自己亦曾在柏林接受过为期約十小时的技术訓練。

例如照片的放大，化学药水的使用法，和其他类似的工作。瑪丽亚的工作，是建立与維持交通通訊系統；这个旅館是要用来作为秘密交通站以及从俄国派来的間諜們的接头处所。她的丈夫是以旅館的公开主人身份，負責掌管旅館业务；韦海尔和瑪丽亚則化装为旅館的雇用人員，俄国人因为耽心他們的官方机构将受德国的严密地監視，所以想到这个办法。同时他們更筹划着扩展工作范圍，建立德国共产党的新干部。

瑪丽亚的俄国話，說得非常好。她是俄国思想的忠实信徒。韦海尔說：瑪丽亚是如此的疯狂盲信俄国人，假若他和他的哥哥背叛了工作，她将毫不迟疑地要俄国人来处罰他們。

俄国間諜在經費方面是非常慷慨的，但是如果发生錯誤，或是疏忽职守，就要毫不留情地制裁他們。对于保密工作和各种預防措施，都非常辛勤地在部署和执行；怀疑一切的事和物，便是他們工作的主要原則。瑪丽亚曾經因为對他們的口粮補給证发生了一点点小錯誤，俄国人就盘問她好几个钟头。就韦海尔來說罢！他怎能了解到这么許多細微的事情，真是令人費解；而且他常常觉得他好像是正在受人監視。

购买旅館的經費，是在两个礼拜以內分批送来的，但是不曉得怎样送来，也不知道是誰送来。他們沒有前往也沒有打电話給任何公开的俄国机构。不管情形怎样变化，都不得和德国共产党方面发生任何接触；相反地則可以参加納粹党的地方团体，例如：冬季救助会和民防組織。

当韦海尔說完以后，我对他說：“我真不十分明白你怎样曉得这些事情的。我很乐意帮助你。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做。你不是一个性格特別坚强的人，显然这个女人已經控制住你，而且俄国的間諜也正在非常注意你；倘若他們发现你是在替我們

工作，你就很难幸免于危险。从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情，说不定我们将在一个撞碎的汽車残骸里找到你的尸体。俄国的間諜都是制造公路事件的专家。”

这个时候，如雨点一般的汗珠在他的額上閃爍发光，我决定我对他的态度，可以稍微緩和一些了！

我对他說道：“那么好罢！假若你尽力为我们工作，我就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单为你自己抑郁惋惜，那不是一个好的想法，至于替那两个人惋惜更是沒有用处。我想給你一个不受到任何损伤，而能替我们工作的机会。这是我的建議，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意見。”

我让他考虑了几分钟，然后伸出我的手；他紧紧握着，同意做我们的工作，于是乎这一出反間的运用便从此开始了！

(八) 展开反間工作

首先，我們研究如何使他离开我們这里而不被他人发现。他和我們在一起已經三个小时，他怎样去向他的哥哥和嫂嫂解釋。我們提醒他：他的举止动静要和从前完全一样，不让他们觉得有一点不同。随后我們便約定尔后的接头办法，以便毫不引起他們的注意来向我们报告工作并接受工作指示。

我知道我是正冒着极大的危险。所以我利用時間，再度靜靜地徹底思考一下关于布置他为反間的一切細微問題。为了尽可能地增加他的勇气，最后我对他說道：“假使在任何一个時間，你觉得丧失了勇气而不能自持的話，你可以来告訴我，并接受我的保护。当然，除非你欺騙我，否則是不会影响我对你的諾言。”

为了进一步工作上的保障，以及保护韦海尔起見，我命令

那些正在監視瑪麗亞夫婦的人員暫停對她們的監視，而繼續觀察布海爾的一切。

四天以後，韋海爾報告道：瑪麗亞接到一封打字信，是用白紙打的，但是沒有簽名。這封信命令她在接信後的當天單獨前往來比錫，並且告訴她所應乘坐火車的班次與時間。到來比錫以後，她有三小時的時間可以吃飯。信上並告訴她前往接头的人名和餐館的地址。

信上又寫着：在下午的時候，她須前往訪謁在來比錫的德國陣亡戰士紀念塔。到那里以後，她須察看緊接着大門旁邊的一個牆；就在大門右邊第三個扶牆上，可以看見一道裂縫，這里面有一個用舊報紙包紮的小包裹；必須要等到天黑，遊客們和管理人員都走了，她才可以去拿這個小包，而且要非常謹慎細心。然後，她最少要步行一小時；等到一小時以後，她才可以乘坐出租汽車，或利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在小包的里面有進一步的工作指示。不論情況如何變化，她必須在當天晚上回到柏林。顯然地這些非常詳細的工作指示，只不過是為了便於在這個期間監視瑪麗亞的全部行動。

我派了兩個工作人員先到來比錫去布建一個徹底而嚴密的監視工作。在瑪麗亞還沒有到達以前，我們察看到牆上的裂縫，看見一個小包裹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我們這一天監視瑪麗亞的行動，並沒有發生意外驚擾的事情；顯然俄國間諜僅僅是在火車上和餐館內監視她，瑪麗亞非常技巧地執行着她的任務；並且順利地回到她柏林的家中。

我們奇怪這小包裹里的工作指示究竟是什麼？她是否將允許她的同謀者討論這件事！第二天的晚上，韋海爾用電話向我報告說：那個舊報紙包里，只有四十萬馬克，是用帆布裹着的。

包裹中沒有其他的東西，看起來這個包裹放在這塊隱蔽的地方，最少已有一年之久了！又隔了一天，瑪麗亞接到另外一封信，命令她用四十萬馬克去買旅館，二十五萬馬克是得自遺產，其餘的是準備和一家私人貸款公司作抵押用的，至於抵押文件上面只須簽署意剛的名字。俄國人在這一方面，是如此精細地處理着全盤業務，所以不至於引起法律上的麻煩。他又說：瑪麗亞大概在八天以內，將有另外一個機會可以和她的上級接頭，他們會通知她關於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我立刻和那個房屋經紀人，旅館的原主人和律師連系，並且出其意外地命令他們成交這項買賣。

(九) 希特勒下令結束本案

在這個期間，海德里希和希姆萊都已經知道了這個案子。他們同意這個反間工作應該讓它發展下去。最低限度也要等到瑪麗亞和她上級另一次接頭的時候，我們了解她的上級身份以後。我曾一再追問韋海爾關於這個人的情形，但是他卻始終堅持瑪麗亞除了知道這個人不能說德國話，是一個俄國人以外，簡直不曉得其他的情形。

過了六天以後，瑪麗亞奉命前往泰爾公園中一個露台去。她準時到达了！但是等了一個小時仍沒有接上頭，她便回家來。他們三個人顯然非常心慌意亂，於是大家一齊商量是否他們仍不應該前往蘇俄商務辦事處或者派韋海爾前往。最後，他們決定再等兩三天。

到了這個階段，我自己的計劃——這個長期深入的反間布置——完全被破壞了！希姆萊向希特勒談到這個案子，他確實是非常的興奮與激動，他嘲笑莫洛托夫和德卡諾索夫，並隨即

下令將本案即刻弄清楚。他說：“我要向俄國人表示：我明白他們所有的日漸加強的間諜和顛復活動。現在將他們逮捕將可以適應我的全面計劃。”這是發生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莫洛托夫訪問柏林不久之後。

所有我對希姆萊的建議都毫無作用。他宣稱：希特勒的決定是不可能變更的，同時他也覺得時機業已成熟，到了可以採取行動尋求結論的時候。我本想用拖延時間的辦法，這個企圖也失敗了！甚至於海德里希，他贊成我的作法，都不可能影響希姆萊。

第二天，我們將瑪麗亞和她的丈夫在街上很順利地逮捕了。我指示韋海爾，要他停留在原地繼續工作。假若他的上級問到瑪麗亞那兒去了？他應該說：她因為急性盲腸炎送到羅伯特·柯奇醫院去了。為了保護韋海爾，我派遣三個工作人員住在他們的家中。

和兩個我們信任的醫生安排部署以後，我派 K 17 到羅伯特·柯奇醫院里去做病人，假裝就是瑪麗亞，但是在對 K 17 進行假手術的時候，必須獲得主任醫生的許可，才能對所有參加動手術的人員下達保密的命令。因此我們得告訴他這次假動作的用意（後來我們知道這個主任醫生乃是俄國間諜的同謀犯，他立刻把我們部署的情形告訴了俄國人）。

我們發覺俄國人似乎已經懷疑，他們無意和韋海爾接觸，到後來我乃命令他前往蘇俄商務代辦辦事處去。在辦事處內，他同一個從前領導他工作的人談話。這個俄國人對他說：“當瑪麗亞回到家裏的時候，你就從他們那兒得到消息了！”從這時期起，我知道這個案子是不會再有進展！

逮捕那個丈夫意剛之後，他完全折服了！但是瑪麗亞則否

认一切的事情。在审讯的时候，拒绝吐露一个字。一直到最后，还是坚持着固执和敌对态度。因此我们无从晓得她过去的历史，以及在替俄国间谍机关做工作八年期间的的生活概况。她后来被人民法庭控诉，指明她替俄国间谍机关从事非法活动，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意刚虽然也被判处死刑，但是后来获免执行。

我对韦海尔保持着我的诺言。在我的保护下，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新的环境和小康的生活。俄国人曾经有一次企图利用有计划地街头吵架的方法来袭击他。但是他设法躲避过去。为了隐蔽他的行踪，于是我替他在德国的占领地区内，经常地变换居住地点，显然，俄国间谍终于追踪不上了。

我将那从俄国间谍组织中虏获来的四十万马克之一部分，拨给韦海尔作为维持新生活的费用。若干金钱分发给我的许多能干的助手作为特别津贴，大部分马克则赠给德国红十字会。

十六、李察·佐尔格案

(一) 佐尔格的政治背景

另外一件在一九四〇年才引起我注意的俄国間諜案，就是李察·佐尔格案件。

德国新聞局局长呂特京曾經向我談过这事。据说在那个时候，佐尔格正間接地替德国新聞处工作，同时也替法兰克福报撰写文章。他和呂特京保持着私人的通信連系；虽然是用通信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却广泛地进行着感情与知識的交流。

那时期，納粹党和党的所有国外組織对于佐尔格过去的政治背景都感到困惑。呂特京要我去查一查在情报安全局主管国内工作的第三处和第四处的資料卷；研究一下我們是否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至于他呢，他认为无需这些报告，便很了解佐尔格。

佐尔格对于远东的問題有着卓越而淵博的理解，特别是对日本、中国、俄国、美国、以及英国之間存在着的政治上緊張局势，有其专门的研究。依照呂特京的意見，常常认为这些研究都是正确的。

我审阅过这些資料案卷以后，发觉所記載的資料对于佐尔格并不太有利。如果不能证明他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我們也不能不說他最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他确实和我們业經查明的第三国际許多間諜有着密切的連系。但是因为他又和

德国的权貴們具有深厚的关系，所以常常能够凭借这种关系，而不受謠言傳說的影响。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之間，他曾和德国国家主义者，以及极端右派分子接触，同时又和国家社会主义人員发生关系。因此資料中所記載有关他的情况显得相当的錯綜复杂。

我不能立刻就同意吕特京的看法。姑且不論佐尔格对中国和日本的問題有如何淵博的研究，不論他和地理政治家海素弗尔教授如何地共同努力，以及他曾发表关于日本国内問題的卓越专論——吕特京认为这些专論乃是对日本社会内部緊張形势最好的分析——佐尔格依然是有某些非常可疑的地方。举例來說，他曾和一个在一九三四年逃亡的德国冲锋队的高級領導人物斯特納斯有来往，斯特納斯和格里哥尔、奥托·史特雷塞尔等，以及納粹党內其他的派系之間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們这些人都是亲俄分子。这个时候，斯特納斯正住在中国，是蔣介石的軍事顧問之一。

吕特京后来认为：縱或是我們假定佐尔格和俄国的特务机关有連系，为了保护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也必須寻找利用他那广博知識的办法。最后我們協議：由我負責不使佐尔格再受党的攻击。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須研究報告苏俄，中国和日本的情报資料。对外來說呢，他仅仅是在吕特京指导之下工作。

我将这个計劃报告海德里希，他同意这計劃。不过认为必須在下列的情形下进行，他认为对佐尔格必須加以严密的監視，同时他的情报不能照普通的程序来处理，而应加以特別精細的审查。因为我們必須假定，在緊要关头，他可能用假情报来欺騙我們。我并奉指示和冉克討論整个有关本案的問題。

关于对佐尔格的監視工作，是很难执行的。我們在日本的

間諜都很年青，而且多數毫無經驗。我不能給他們書面的指示，所以一直等到佐爾格開始替我們工作，我才進行監視；這種工作上的遲延，確實是我太疏忽了。

我照着海德里希的意見，向冉克提到佐爾格的問題。但他避免談這個事情，借口說他根本不曉得佐爾格的情形。根據呂特京告訴我的實際情形並不是這樣，但我並沒有強迫冉克和我談。

(二) 檢查長梅辛格

我和檢查長梅辛格在他前往日本的前夕談及佐爾格的事。梅辛格是海德里希所屬暗殺人員當中最惡毒的一個人，他執行着海德里希最殘酷的命。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事件中，以及柏隆堡將軍和弗烈特案子中，他充當着最邪惡陰險的角色，在一九三八年以後，專門負責處理猶太人財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單位，也是由梅辛格主持。在表面上，他和蓋世太保負責人繆勒是最知己的朋友，兩個人的事業，都是在巴伐利亞做警察期間發展起來的。但實際上他卻是繆勒最大的敵人，他不過是僅僅在等待着機會奪取繆勒的地位罷了！

他是一個可怕的人，體型魁偉，面貌粗糙，又是禿頭，還有一張令人不可信賴的丑怪面孔。他和其他許多這種類型的人一樣，具有統御的才能，充沛的精力，和一種非常魯莽的敏捷行動。但他常向我作揖打躬，用官式的禮貌對待我，並且稱呼我的全部職銜。可是有一次，他以為他可以戰勝我。因為我曾錯誤地庇護一個人，這個人後來證明是有罪的；所以使我處於一種極其尷尬的地位。梅辛格立刻向我威脅，他要向海德里希報告。我照着我自己的計劃提防着他，並且極力搜集他的資料，等待時機成熟，漸漸地他便陷入我的圈套當中了！

我曾从华沙方面接到一个关于他的奇怪资料，并且搜集到一大堆文件，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有说不尽的兽欲和贪污，以至于形成一个实际上完全没有人性的人。我将这些资料送给穆勒，并且告诉他这些资料是通过我的情报部门发现的。

于是一连串的调查工作因此开始了！调查所得证明了他的罪行。希姆莱下令军法审判梅辛格，并命令立刻枪毙他。但是在这些手续进行的阶段，海德里希干预起来了！他认为：梅辛格了解的事情太多；他同时设法阻止举行审判，所以梅辛格才因此得救。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海德里希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要将梅辛格调走，所以决定派他前往日本担任警务参赞，他做参赞唯一的资格，就是在谈话高兴的时候，他能够喝极多的酒和连续不断地吸二十枝雪茄烟。但是他在警察工作上的贡献却是不能湮灭的。基于他那长期从事警察工作的经验，他了解共产国际很多的工作概况与斗争方法，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便是穆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协助破获德国共产党的许多地下组织。他还晓得国际共党组织中许多人员及其相互的关系。当他正要前往主持我们在东京的警务工作的时候，我必须在他启程以前，和他讨论李察·佐尔格的案情。他答应对佐尔格从事一个全面的调查，并且要用电话经常和我们連絡，这种用电话报告消息的办法，他常常和穆勒通话时采用的。他们二人说的是一种极其浓重的巴伐利亚土话，以致于我简直无法听得懂。这真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密语。就我记忆所及，梅辛格对佐尔格情况的报告，都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佐尔格显然是德国大使馆中最受欢迎的人，并和日本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

(三)日本人的怀疑

在这个期间，我可以保证，佐尔格寄给吕特京的情报资料，证明非常有用，同时也不可能是假情报，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天，却使我非常的震惊。那时候，日本警察代表团正在访问柏林，在谈话当中，日本代表团团长问我道：是不是有些德国人在东京被我们监视着？我当时立刻对这个问题加以否认。但是这日本人又继续说道：“我只不过是问一问。假若是这种情形的话，梅辛格同日本警方合作将会有利的。日本警察在这一方面，可以给他很大的协助。”

当然，梅辛格后来否认：他曾向日本治安机关谈佐尔格一个字；但是，这件事是清清楚楚地说明他的做法太笨了，已经引起日本治安机关和警察对佐尔格的注意。

这时佐尔格的情报资料对于我们渐渐地更加重要起来。在一九四一年之间，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日本对美国的许多计划。佐尔格早就指出：三强协定在军事方面对于德国将证明为毫无价值。等到我们在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他劝告我们：日本决不致于废止她同苏俄的互不侵犯条约。

他报告说：日本的陆军有足够的油和其他燃料，可以支持下半年的战争；日本的海军和她的空军甚至于具有更大的后勤支援能力。基于这一个原因，佐尔格判断：日本可能很快地将在亚洲大陆上的作战重点——例如进攻中国，以及如我们所希望的，最后攻击苏俄的战略重点——转移于太平洋区的海军作战。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佐尔格被日本治安当局逮捕了！我们对于他曾经替俄国从事间谍活动一节毫不惊讶。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向俄国人泄露德军攻击俄国的日期（这项情报，俄国人并

沒有注意)，以及日本并不急欲参与进攻苏俄的战争。这项情报使得俄国人能将他们西伯利亚的军队调到西方，在战争激烈的时候对抗德军的猛攻。

佐尔格被捕的事情一发生，梅辛格立刻向我们报告这个消息。在连续的审讯当中，德国前驻日武官，现任大使欧特少将被牵连了！证据指出他是佐尔格的一个知交；由于绝对疏忽，无意中泄露了机密。同时佐尔格也承认通过这一种友谊关系，曾经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资料。欧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严重地伤害了德国的利益，而且破坏了日本，有利于苏俄。所以后来欧特宣布佐尔格是他最不喜欢的人。

（四）佐尔格的罪行

在和希姆莱一起讨论本案漫长而不愉快的会议中，我必须负责我们和佐尔格合作的事情。当海德里希逝世以后，因为希姆莱拒绝负责将佐尔格的情报呈转给希特勒，所以我不再能运用他的情报。希姆莱对这个问题也是犹疑不决，一方面他想保护我，但是另一方面依照他自己的观点，他又觉得有向希特勒报告整个案情的必要。

在这一时期当中，日本所搜集的证据，越发证明佐尔格的罪嫌。有一个曾任日本近卫首相私人秘书的日本人尾崎，供出他和佐尔格共同从事间谍活动的许多惊人的事实。他们俩人被捕以后两年半，就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一般猜测佐尔格和尾崎已被日本政府绞死；虽然在一九四七年日本人坚持这两人已经执行死刑，而谣言仍旧传说佐尔格是活着在俄国。

关于佐尔格过去的经历出身和政治背景如下：

他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因为他的母亲是俄国人，他的父

亲曾經住在俄国多年，所以他頗望德苏之間能够調和。換句話說，他竟把苏俄当作祖国，誤认俄国社会形式的发展有利于人类，因此他既恨国家社会主义，又恨法西斯主义，不論什么时候只要可能，他就从事反对这两种政治制度的活动。

好像他整个的性格，是受到童年时期那种不安定生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德国民族的失望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他感到精神上空虚，在他尚未替俄国人工作以前，他实已慢慢地趋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依照苏俄特工一向严密監視他們工作人員的情形來說，使我常常不能了解，究竟俄国人是为了什么原因給佐尔格这么充分的自由。說不定佐尔格在俄国特务机关里，有着一个有势力的后台；或者說不定是俄国已經很正确地了解了佐尔格的个性。认为如果給佐尔格个人行动上的自由——事实上俄国間諜本身也和佐尔格一样討厭那种严格的管制——那么佐尔格可能工作得更有效率。于是俄国人原諒他許多次的錯誤，例如：沉溺于女色啦！酗酒后的狂放行为啦！以及說話不当心。

由于他的間諜活动，佐尔格曾造成对日本的无法估計的伤害。例如单是一九四〇年一年中，他就曾將数达三万字的密碼直接发往莫斯科。他的秘密电台的报务員名叫麥克斯·克劳森，曾在莫斯科接受專門的报务訓練。日本反情报工作单位的无綫电偵測机构，曾經搜索这个非法的电台很久很久。但是始終未能將佐尔格的密碼破譯，也未能找到这电台的隱蔽处。这便是俄国人对克劳森所施卓越訓練的一种证明。他經常利用一艘小船，在駛行的时候，向莫斯科拍发电报，并且經常变换船的位置。

这是非常有趣的，佐尔格在他的口供中，或是在他那长期

的監獄生活中，他從來沒有承認過一次他也替德國做工作。隱藏這種關係的理由，似乎只能解釋是因為他和呂特京之間有着深厚的友誼。依照他的性格來說，他是不願意將這個友誼關係洩露給俄國人知道。當我研究他送給我們的情報資料以後，我認為他沒有一次曾經欺騙過德國情報機關。

就歐特大使的情形而論，梅辛格竭其全力來破壞他。但是經過一番詳細研究，檢查各種證據以後，事情變得非常明朗化了。雖然佐爾格曾利用了他，但是他確實不知道這個間諜活動的內幕。基於這個觀點，我在希姆萊和里賓特洛甫的面前極力為他辯護。同時他也根本不知道佐爾格和我們接觸的情形。甚至於對希姆萊和希特勒，我也沒有告訴這件事。

在和希特勒與希姆萊舉行的秘密會議中，希特勒同意德國情報機關對本案不負什麼責任。他只認為一個像歐特這樣地位的人，不應該因為友誼的關係洩露最機密的政治情報。希特勒竟持有這種客觀的態度，對於歐特來說，真是萬分幸運了。後來他被撤除大使的職務。雖然梅辛格接到秘密指示進一步調查他另外的證據，但是沒有查出什麼，也就沒有對他採取任何不利的措施了！

十七、搜寻奥托·史特雷塞尔

(一) 我的秘密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里，有一天希姆莱打电话找我。他的话很简短，音调显得不愉快。这种现象通常都不是好的征兆。他命令我准备在这天下午谒见希特勒，不必携带任何文件资料。我坐在那里郁闷地诧异着究竟是什么事？于是我打电话问海德里希。他说：“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不想通过电话里和你说。我们等着瞧罢！”

下午三点钟海德里希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将要在十分分钟内出发，不过你得先到我这里来一趟。”

当我到达那里，他正坐在桌子旁边审阅一些文件。本来在他发布命令的时候，他总是习惯地一方面批看着公文，这次却是异乎寻常地将卷宗合起来。他向我说明情况时，他的脸色非常紧张。他说：“几个星期以来，一个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向我们报告道：奥托·史特雷塞尔是在葡萄牙。希特勒憎恨奥托就像恨他兄弟格里哥尔那么厉害。他认为他们两个人不仅违背了我们的主义，而且是不忠于他的叛徒。他确信奥托正在企图设法暗杀他，并正和英美情报机关共同阴谋策划中。在德国依然有一些“黑色阵线”的分子，他们正和那些从莫斯科迁来德国的移民巧妙而密切地合作着。但是他们是走着所谓“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路线”。依照我个人的看法，我却不能肯定奥托是否真正

的接受斯大林命令，更不能肯定他确实是一个間諜。我已經运用一个騎兵軍官 B，他是黑色陣綫的一分子，在葡萄牙追踪奧托。到目前為止，他仅仅只和黑色陣綫的人員接过一次頭。他還未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关于奧托在何处的具体情报。但是他确信奧托必然是在葡萄牙某一个地方。同时他正設法在黑色陣綫的群众当中建立起一个反对奧托的組織。虽然如此，元首对于我們現在所实施的办法并不滿意。他說：必須立刻將奧托消灭掉。元首和希姆萊已經同意派你前往葡萄牙担任这项工作，元首要和你談这个問題。在途中我将告訴你一些关于元首和奧托的关系，也許对你未来的工作有益。……”

听完了他的話，我觉得非常的緊張和不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們要派我担任这项搜索奧托的任务。对于这件事情的詳情和内幕，我了解得太少；同时这样做，必然是要用某些暴力的方式或其他非法的手段，何况又是在外国境內。那个深得海德里希信任的騎兵軍官 B，担任这项任务要比我适当得多啦！他曾經很成功地执行过几次这一类的工作，为什么現在竟要我去代替他，真是令人不解。我不禁觉得大概是希特勒不信任他，可能是因为他和黑色陣綫的分子，地下德国陸軍以及和莫斯科的移民党徒太熟悉的原故。

(二) 希特勒的命令

一刻鐘以后，希特勒接見我們。当我们沿着新聞会办公室巨大的廊柱走过时，四周充滿了严肃寂靜的气氛。时时听见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或者是警卫兵立正敬礼的时候脚跟相碰的喀搭声。前往希特勒书房去的道路好像是无穷尽的遙远。

希姆萊已經先到了！在海德里希向希特勒用軍礼报告我們

已經來到听候指示后，希特勒和希姆萊說了一會兒話。他們兩人都彎着腰在觀看一張大桌子上面敷着的地圖。我看不見那是張什麼地圖，但是我想那是希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南部和希臘克里特島的地圖。後來希特勒忽然轉過身向我們走來，他和海德里希握手并問說：“對於奧托·史特雷塞爾的案子，你有什么事情報告嗎？”

海德里希回答說：“沒有！元首！沒有什麼新的发展！”希特勒俯首下去看着地板很久很久。他好像是正在苦思這個問題。然後突然間抬起頭來，用那令人肺腑的鋒利眼光瞪視着我幾分鐘；無情地說道：“你！在你的工作崗位上，就像每一個前綫作戰的士兵一樣，是在軍事紀律管制之下，必須毫無疑問地服從你上級的命令。派你這個任務和派赴前方作戰一樣毫無分別。”於是一陣令人氣悶的肅靜；他接着道：“我要對你下達的這項命令是要絕對秘密的。這個命令必須執行，如果必要，犧牲你的生命亦必須完成。”這些話不容你回一句，它們的意思已表示得非常明白了！

希特勒站在那裡再度沉思起來，接着便開始一連串地指責格里哥爾和奧托。他說：“格里哥爾是一個最大的賣國賊，他已受到他應得的處罰；奧托並不像格里哥爾那麼重要，但是他現在的陰謀活動可能具有相當危險性，特別是因為他已獲得外國的支持。這種情形，再加上他對納粹運動處理國際事務的徹底了解，使他成為對我們的一種威脅。”希特勒接着說道：“所以我已經決定鏟除奧托·史特雷塞爾。如果必要，不惜使用任何方法來達成此一任務。現在我對你下達執行此項工作的命令。”

他帶着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于是我第一次在接見中說話：“是的，我的元首！”

他将手背在后面，来回地在我們面前走着，好像喃喃自語似地說道：“首先必須确定他在那里和了解他現住的地方。然后再用一种不会被人察觉的新方法去消灭他。我現在給你执行這項命令的充分权力。”他轉向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随后又轉向着我說道：“关于进一步的細节，你可同党卫軍的負責人們以及海德里希商量，我已經指出这工作絕對秘密的重要性。除了因为你为执行任务必須通知的那些人以外，我的意思是絕對不准任何人知道這項工作的任何事情。”說到这里，他走到我的面前，伸出他的手，目光炯炯地再看着我，然后举起他的手臂。希特勒的召見和指示到此便結束了！当希姆萊留下来和希特勒作另外五分钟談話时，我和海德里希便告辞出来。我們在外边等着希姆萊。他对我似乎非常亲善，他說道：“我們都希望你将很順利地执行这次任务。”

(三) 可怕的細菌漿

“这件工作并不如此簡單”，海德里希說：“对于舒倫堡执行这任务的能力，决不可以作过高的估計。”我立刻看着海德里希；希姆萊看出我的表情，說道：最好还是到他办公室里去討論一下。

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一种后来的狹隘的思想涌上我的腦际！为什么我竟接受了這項任务？是仅仅因为他們怀疑了B而必須避选我嗎？还是他們要想考驗我？据我看起来，希姆萊和海德里希他們常常帶着一种狂热的心情在做这种試驗，但是似乎不像做这件事的这么緊張严肃。

希姆萊开始說道：“也許你尙未充分了解整个的情形，但是无疑地海德里希可以給你一些主意，”我立刻明白他和海德里希

已經很徹底地討論过這個問題。海德里希說：“奧托·史特雷塞爾將于五天至十天內到里斯本這件事是必然的。只是不知道他將逗留多久。我們猜想他將和那里的外國單位接頭，特別重要的，是要查明白奧托是否極秘密地在和俄國外交代表或任何其他俄國組織合作。你和葡萄牙警方的連系可使你探悉這些事實的真象。一旦這些問題弄清楚，那么就毋須等待，決不得讓奧托活着離開里斯本。”

海德里希的音調充滿着這樣的憎恨，致使我驚訝萬分，呆呆地看着他。為什麼海德里希這麼深恨奧托呢？是怕奧托嗎？還是奧托了解他的某些缺點足以傷害他呢？我一直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緣因。

就在這個當兒，一個副官進來報告說：史博士已經等了一個半小時，有事要向黨衛軍長官報告。希姆萊答道他可於兩分鐘內來看他。海德里希乃向我說：“史博士是從慕尼黑大學來的。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細菌學專家之一。在這個時候，他正在從事防禦細菌戰的工作。他將告訴你消滅奧托的一個辦法。並將告訴你如何使用它。但是你要記住，在他的面前不得討論這次的任務和目的。”

一會兒史博士進來了！他約三十餘歲，神態非常鎮靜。他立刻很簡要而平靜地開始讲解，好像是在上課的樣子。當提出問題詢問他的時候，他就敏捷地解釋着他所繁殖的一些細菌漿。他說：只要一滴這種細菌漿，就足夠毫無問題地殺死一個人；而且不會遺留一點痕迹能夠讓人找出致死的原因。這種細菌漿能在十二個小時以內發生作用，其反應與變化程度須看各人的體質而定。雖然這些細菌並不是傷寒菌，一般征候就好像是斑疹傷寒一樣。這種細菌漿甚至於在干了以後還有作用。舉例

來說，如果有一滴干涸了的這種細菌漿遺留在茶杯上面，後來又溶解於水中，一經和口腔或喉頭的粘膜接觸，就仍會發生同樣致命的效果。他繼續這樣說明了十分鐘，不禁使我的毛髮聳然。當我帶着一種恐怖的幻感靜聽他這種所謂現代科學的傑作時，我幾乎忘掉這一次的任务和奧托·史特雷塞爾。他熱心地繼續他的讲解，但又那麼沉着鎮靜地好像向學生講述極普通的問題一樣。他真是海德里希手中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我看看希姆萊，他和我有着同樣幻感的表情。

史博士隨即從衣袋中拿出兩瓶這種細菌漿，放在我們面前的桌子上。瓶中看起來是裝貯着大概五十個立方公分的無色液體。我不自主地帶着恐怖的眼光瞪視着那兩個瓶口塞子。它們和普通小藥瓶貯裝的藥水一樣用法，而且也可以用滴管。

後來海德里希攔住史博士的話，很嚴厲地說道：“謝謝你，史博士！你可以到外邊去等我”。

當史走出去以後，海德里希對我說：“你最好對這種藥物當心一點。現在，你可盡速地安排一下你自己的事情。騎兵軍官B將在下午向你提供詳細的資料。”接着他向希姆萊說：“我想再討論下去是沒有必要了！對於執行這項任務的實際問題，還是讓舒倫堡自己去籌劃罷。”

我們站起來，我提心吊膽地將這兩瓶細菌漿放在口袋裏，深怕打翻了！隨後我就告辭出來。

到了辦公室，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這兩個瓶子鎖在保險櫃裏，心裡覺得寬鬆得多。然後我鎖起房門，拿掉電話機，坐在桌子旁邊思索籌劃。現在我應該怎樣着手去做呢？我坐在那里很久，想來想去得不出一個結論。忽然我想起一個問題：這種細菌漿在我執行這項工作的时候一滴就夠了，為什麼他這

个可怕的家伙竟给我两瓶？难道他想把我当作豚鼠，来做他未来细菌战的试验品？

骑兵军官B前来向我报告关于黑色阵线的情形，由于他那种切合实际的论调，以及极有系统地叙述，使我觉得轻松得多。他是海德里希许多特种情报工作人员中的一个，简直没有他不知道或者不曾参与的事。我原想和他详谈我这次的任务，谁知他却一点也不晓得。

他走了以后，我开始着手此行的各种准备工作，心中好像已有极凶恶的预感。这一次我不打算携带外交官的护照，像一般普通间谍一样而仅利用化名。可是我忽然想到万一经过海关的时候，我这两瓶细菌浆引起任何麻烦，我将怎么办呢？我又不能将它们遗留在任何地方，或是将它们丢掉。如果查出来，一定是要犯罪的；所以我再三考虑设计出一个工作计划。

首先我必须将这两个细菌浆装在皮鞘里，防止震动，撞压或可能的破裂，以期确保绝对的安全。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我可以在飞行中将它们丢到海里，也可以把它们带到里斯本投到海港中。那么，我可以用一种传统的作法来执行我的任务；如果必要的话，我就雇用一名刺客来暗杀。

把这两个瓶子丢到海里去，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救急办法。但是我仍然忧虑着，我还没有想到假若这瓶子竟然碰坏了，其后果又将如何？因为我没有解药。那么瓶内的细菌是否不足以毒化里斯本整个的饮水供应呢？最后，我和我的技术部门负责人商量，我小心翼翼地将两个瓶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看着瓶子沉思，随即说道：“我们能按照你的需要去做，但是要花费三十六小时；不过呢，你将因此得到一个真正能保险的东西。”

两天以后，他拿来两个小鋼鞘都是經過非常精細的制造，并且能够密封起来。在鋼鞘的里面圍着一圈厚厚的橡皮，以免瓶子受震动。万一瓶子破了呢！这些橡皮是多孔而可以渗透的，那么这些細菌浆就会被橡皮吸收掉。这鋼鞘另外还装着一个安全扣，以免突然的打开。我問他道：“这些鋼鞘支持海水的腐蝕力有多久？”他回答說：“他們都是用高度的鉻鋼做成，实际上可以永久抵抗海水的侵蝕性。”

將瓶子放进这閃閃发光的鋼鞘中后，我觉得安全得多，因为想不出更好的携带方法，所以我只得又放进衣服口袋中。

(四) 展开全面的搜索

現在执行此次任务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于是我經由里昂，巴塞罗納和馬德里的路綫，中途沒有停留，直飞里斯本的西特雷机场。我已經命令我的一个工作人員在那儿和我見面，并紧紧地跟随着我。这样，万一我被搜查呢，我就可以将这两瓶細菌浆偷偷地交給他。事实上，幸运得很，并没有碰到这种困难。

我休息了一天，然后随即展开工作。那两个装着致命东西的鋼鞘子，放在我的核心干部的保險柜中。我仅仅和两个我能絕對信任的干部談到此行任务的性质。在中午的时候，我和一个忠实的葡萄牙籍人員討論到此事的細节問題，并且通过他的关系，展开对奥托·史特雷塞尔的全面搜索。許多的葡萄牙朋友們都帮助我，而我那位日本朋友靜靜地和彻底地工作，对我更加有价值。奥托的面貌特征等的描述，最少已經秘密地傳給一千个人。同时海德里希交給我許多黑色陣綫分子的地址，更便于我們展开严密而深入的監視。我的偵察网既是如此的广大

而周密，假若奧托要來里斯本，或者假設他已經隱藏在這都市中，他就不可能逃出我們的監視圈。但是，第一個六天過去了，毫無結果；于是我向柏林報告這情形。十二天以後，雖然曾有一度傳說發現了奧托，可是依然找不到他的蹤跡。一個葡萄牙警官以為他認出奧托，但是在三個小時以內，我們便查明白這個人乃是一個美國人，完全沒有關係。

維持這一個大規模搜索組織的經費數字是相當可觀的。每隔兩天晚上，是我在家中付錢給葡萄牙朋友的日子。對於葡萄牙朋友們企圖騙取更多金錢的詭計，看起來真是有趣。例如說罷，有一個葡萄牙警官拉他一個朋友來參加搜索；因為我希望這個搜索工作愈廣大愈好，當然我同意他的建議。但是當我接到一個賬單，發覺他們竟註明要索取全家每人兩雙皮鞋的代價，他們還宣稱是為了追尋奧托才把鞋子穿破了的，這種情形，我想真是有點太過分。我們對於工作經費是毫不吝嗇的，可是他們也得稍微有點分寸才好。

（五）停止追蹤工作

整個事情，雖然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快樂的假期，但是實質上却具有其可怕的威脅。十四天以後，我開始綜合各方消息向柏林報告：奧托並不在里斯本，說不定在最近期間亦不會到這里來。最後我並要求回柏林，似乎無須我留在此地，這個已經建立起來的偵察組織亦能繼續搜索。我帶着猜疑的心情焦急地等着柏林的回音。

兩天以後，海德里希回電批准我的要求。于是我立即通知我那核心幹部，並且告訴他：我可以肯定地說奧托在未來的三個星期當中，不會在里斯本出現，但是在这个期間，他仍須繼

續搜尋工作。当这项工作结束时，他要駕駛一艘汽艇沿着海岸，将这两个鋼鞘丢到海里去。他宣誓他将这样做，并絕對保守秘密。

假若奥托竟在里斯本出現，他应即給我一份电报，那么我便立刻回到这里来，以便和他討論进一步的措施。

我用最快的方法回到柏林，随即向海德里希报告。我描述我在里斯本所采用的方法，并且說明我将那細菌浆留在里斯本，因为万一情况需要，我們还得使用它。

根据我的建議，追踪奥托的工作在十二个星期以后便下令結束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其他的事情已經引起希特勒的注意，他对奥托不再有兴趣了！希特勒元首差不多要着手进攻苏俄。这时，赫斯已經逃往英国。

十八、偵破南斯拉夫間諜

(一) 惊人的情报活动

通过我們一个已滲入在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外交部的間諜，我們获得南斯拉夫大使館和領事館从国外报回去的許多秘密报告文件。这些报告当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就是南斯拉夫駐柏林武官 V 向他的參謀本部报告的情报。报告的体裁，無論在文字和結構方面都非常清晰，同时，所叙述德国高阶层政治軍事計劃内幕的詳尽而正确的程度，更是使人惊駭不已。

有一份这样的資料呈送給野战司令凱特尔，其中包含着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精确的生产数字，以及許多其他的細节。凱特尔将这件資料轉呈給希特勒看，于是希特勒乃大声疾呼，严詞指責軍事統帥部疏忽职责，和德国軍事工业部門缺乏保密观念。他命令凱特尔指示卡納里斯立刻和我們研究必要的对策，并且指派希姆莱調查这个南斯拉夫駐柏林的武官 V。希特勒并且說：他要我在极短的时间內向他提出具体的調查报告。根据希特勒这个命令，海德里希补充說，只要我认为必要，我可以不待上級的同意，采取任何步驟。当然这些步驟包括着触犯武官应有的外交豁免权，如果我认为必須这样做的话，亦可不必顾忌。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严重的問題，鉴于我們和南斯拉夫目前緊張的关系，如果这样做，就可能导致两国間的公开破裂，甚至于造成一个极不愉快而更大的政治性困难。

我和專家們研究了一下東南歐洲的問題，並分析在過去幾月來 V 送到貝爾格萊德的情報資料。令人最不了解的極大的謎，就是 V 到底從那里獲得這樣多正確而重要的情報？由於我們近來的觀察，深知南斯拉夫在德國的間諜活動是極端活躍的。他們已經建立了許許多多的工作關係，特別是通過他們的領事館來布建。但是這些仍然不是 V 的情報來源；從它的內容來分析，顯然是通過德國陸軍的高級關係來取得的。我肯定 V 必然在德國陸軍的高階層當中建立有工作關係，可能是用金錢收買或用感情說服的同情分子。

（二） 美麗的朱姐

我們隨即開始對南斯拉夫武官 V，以及和他來往的每一個人，進行着全面的監視。在最初，釘梢的結果很令人失望。如果將 V 和其他外交官的活動來比較，他的社交生活確是非常的有節制。他僅僅在普通正常的官方集會當中，和德國陸軍的官員來往；同樣的，他和其他外交集團的人員，特別是其他國家軍事武官都抱着同樣的態度。在這些場合中的聚會，是不可能給他機會來從事任何激烈性的情報活動。竊聽他的電話，又似乎沒有涉及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查覺他正和柏林餐廳老板的女兒朱姐有瓜葛。很显然他們倆人正在互相熱戀着。他供給朱姐所有一切的奢侈品和物質上的享受，和她經常在公共場所出現；但是他另外又和柏林高級社會兩位名女人有關係，雖然在她們的談話中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地方。從這些跡象中，我們僅僅曉得她們許多不同的幽會時間和地點，若不是我們繼續監視，那便前功盡棄了！

有一天，V 接到一個人的電話，這個人是誰？我們不知道。

他說：他有急要的事要和 V 通話。他在電話里說道：“請你立刻到我這里來一趟罷！在平常那個地方！一切我都准备好了！我想現在最好。”

我們弄不清楚這個人到底是誰？於是我們加緊跟蹤監視，希望能因此查明這個人的身份。但是那些跟蹤 V 的工作人員運氣壞透了！他們釘錯了另外一個陌生人，固執地錯跟了三天。雖然如此，我們發覺這個監視行動已有錯誤之後，我們就立刻再依照線索去尋找真正的 V，並設法去調查那個神秘的打電話人的身份。我們根據他們通話的片語只字，開始研究出他們的含意。這個人乃是空軍部的一個高級軍官。主管飛機和派往國外空勤部队的分配調遣工作。所以，他能夠充分了解關於我們空軍製造計劃很多的內幕，事實上，他可能是 V 的最重要情報員之一。

我接到的另一個報告，是 V 和他的女朋友朱姐在電話中很有趣味的談話。從朱姐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她在對 V 生氣。而 V 對她的語氣也十分粗鹵，他說：“這件事，今天晚上，”又補充說道：“今天晚上，我確實必須做這事。”朱姐好像不願照他所說的去做，她說：“今天晚上你真的不要寫任何東西嗎？這不過是一個借口而已！你已經和某些其他的小姐有約會了。”對於朱姐這些話，V 很不客氣地說道：“我必須在今天晚上有這個文件！”說完這句話，他就把電話機掛上。

監視 V 住宅的釘梢人員報告說：今天晚上朱姐很準時地在七點鐘到 V 家里來，逗留約十五分鐘就走了！V 在這天晚上沒有外出。可是在早晨兩點鐘的時候，南斯拉夫大使館的一個助手突然來看他。這個助手也是過了十五分鐘便出來了！從這些現象判斷：我們認為在那天夜里，V 曾經編寫了另外一份

情报資料給貝爾格萊德，而這個助手便是來拿文件帶回大使館的，這個判斷果然證實是完全正確。因為在四天以內，我們的內綫從貝爾格萊德聽來了最近一次 V 所報告的情報副本。其中內容又是極端的重要。

(三) 兩個交際場上的女人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發展本案了！是不是美麗的朱姐供給 V 的情報呢？或者，說不定是那個空軍部的官員，和那兩位名女人也替他搜集情報？我們決定對這兩個女人加緊一點兒監視工作。

兩個名女人當中有一位是某將軍的姊妹，是一個具有獨立財產而風度優雅的女人。她的朋友主要是工業界大亨和德軍的高級將領。她經常出現於最講究的餐廳和酒吧間，往往在下午和一群羨慕她的人們玩橋牌。根據對她經濟情況的調查報告，說明她的財力維持現在這種生活並不困難。她對於和 V 的友誼並不避諱，她和她的朋友似乎都沒有想到這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女人是一位具有領導地位的工程師太太。這個工程師在社會中和軍隊中都有着極佳的聲譽。他們的婚姻並不是很愉快的。她的丈夫好像僅僅是為工作而生活着。他覺得已供給他的妻子一切奢華的享受，實際上也是她所渴望的；他是盡了滿足妻子所有需要的責任。他對他自已能夠合法地占有這個美麗的妻子，和她常常在一起，覺得無限的快慰。但是在公開場合中，他們的舉止動靜，就好像一對老式結婚的夫婦，他們住在一起極像兄妹一樣。他們夫妻兩人很明顯地非常同意維持這種生活方式，而這個丈夫呢，似乎並不反對他太太和 V 接近。

这些事实显示出来一个标准“社交場中的間諜”案的論据。这两个女人或者还不知道她們正供給 V 很重要的情报資料。阻止这些情报来源的最簡單办法，当然是禁止这两个女人再和 V 有任何来往。假若这样做的话，那么便会牽連到她們两人意識上的通敌行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断然确信这不是本案的癥結，困难的問題是我們如果采取了上述任何一个步驟，就可能使 V 警覺到我們已經知道他的活动。他的上級就必然要停止他的活动，并且要命令他在两三天內离开德国。

因此我决定暂时不采取这个步驟。我不相信我們已經了解所有 V 的情报来源，而且他怎么能够仅仅根据这几个来源，就編出如此精确的情报？我确认他必定另有較此更多的情报工作关系，所以我乃避免采取一切可能妨碍我們发现新綫索的步驟。但是我的主要助手，却催促我立刻采取行动。他說：在这种情形下，通常都是立即切断他的情报来源；同时这种重要秘密如果繼續泄露出去，對我們确实是有极大的災害。

(四) 我們开始破案

在这个时期，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要做。我們正准备进攻巴尔干来解救墨索里尼受制于希腊的窘境；并且正准备一份軍事諜报人員和警察单位参考的手册，其中記叙着有关国家的政治情势和重要人物資料。我編制这份資料手册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这个时候，我便忽略了 V 的案子。

后来当我們的军队开始向南斯拉夫进攻的前两天，我們又接到下面这个报告：“V 已經将德国进攻計劃編制詳細报告送到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此次攻击使用的兵力和战斗序列等等。V 甚至提醒：德軍可能轰炸貝尔格莱德”——按：希特勒

原本計劃是用突击方式进行的。

当希特勒由凯特尔那里听到这项消息以后，他愤怒得暴跳如雷。他指責所有的后果，都是因为我的錯誤，为什么不很早就把这些狼狽的家伙們逮捕起来？我深知希特勒的这番激烈指責的用心所在，于是我乃立即采取行动。两个小时以后，我向他报告：我已經将 V 和南斯拉夫情报机关派遣在德国及占領区内所有重要的間諜都統統逮捕了！

对 V 的审讯工作連續进行了六天之久。他知道因为德南之間的敌視已經公开化，他已丧失所有的外交豁免权，所以毫不犹豫地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替朱姐辯护，而将所有的罪責都归咎到他自己的身上。屢次三番地向我們保證朱姐决沒有存心破坏德国的利益。她确实不知道他需要她供給情报的企图何在，也从来没有想到他的行动竟会破坏她的国家。

因为我对 V 很感兴趣，所以我尽可能的和他多談。他也尽其所知，非常詳細地坦白供述他的工作方法，意图借此滿足我不断质詢的好奇心理。經過一番参証研究，我們將他的口供和我們在貝尔格萊德南国总部的內綫报告，以及有关本案所有人員的証詞謹慎审查比較以后，判定他的口供完全是真实的。

在逮捕朱姐的同一时候，我还逮捕了那两位社交場的女人，和那个空軍部的官員。她們都經彻底的审問。这些女人們对于說她們可能已經做了卖国的行为一点感到无限的惊愕！她們仅仅是 V 的朋友，而且根本一点沒有想到会牽涉这种事。她們一再申辯：她們仅仅和 V 談到一些极普通的事情，这是她們社交圈子里，所有她們的朋友都曉得而且大家都經常談論的問題。

(五) 巧妙的“社交場中的間諜”

V 承认，朱姐是根据他們的指使，从他父亲那里获得情报的。在他的餐厅中，他同几个休假以后正要回总部的軍事諜报人員聊天。在談話的时候，有几个陸軍的官員也来参加，于是就談到軍事单位正在积极准备一个新的大規模行动。其他到餐厅里来吃飯的客人也說确有这么一回事。这个消息使得朱姐的父亲激动和焦虑起来。在第二天吃中飯的时候，他憤怒地对朱姐說道：“那些当权的显要人物，还觉得不够，他們是貪多无厌的！战争已使双方死伤那么多的人，这应该是他們停一停的时候了！”他又反复地向朱姐喊着說：“我們那些可爱的年青人又要再度流血了！”

这父女的談話，給予她很深刻的印象。这一天下午，她的情緒显得非常沮丧。V 以为是什么事情正在困扰着她；他們一見面，朱姐就将这談話的情形告訴他。最后朱姐并說道：“你对这所有的事情怎么想法？你真相信战争又要开始嗎？”

当然，朱姐告訴他的这个消息毫无头緒，但 V 已經了解这是有关某些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他要求朱姐再和他的父亲談这問題，并且希望她探寻事实的真相，写下来交給他。于是，V 又对朱姐說：关于他所了解一般形势的演变情形，他可以告訴她一些真正的内幕。同时他更加强調他所致力的主要工作，乃是防止战争的扩張，特别是防止德国和南斯拉夫之間的公开冲突。朱姐正深深地热爱着 V，以至于她毫不怀疑地相信 V 所說的一切。但是，要她将父亲所說的都写下来交給他这桩事，依然使她心中不安，所以她拒絕这样做。虽然如此，她却照 V 的要求和父亲再談这个問題，并极力默記他父亲談話的要点，在

当天晚上她又复述给 V 听。这便是那一天我们窃听她们的电话争论是否她应该写或不写的问题。

V 也从另外两个女人那里获得情报。他以非常巧妙的方法，从她们自朋友那里听来的消息中，撷取每一件重要的情报。当她们情语缠绵的时候，V 是如此巧妙而不露痕迹地刺探着消息，以至于她们两个人都从来也没有一点点怀疑到他。

从 V 告诉我的话当中，使我发觉一个搜集情报的良好办法，譬如说：

“你知道吗？维拉！我曾想到你丈夫前几天告诉你的话！这简直是荒谬绝顶的无稽之谈！”他随即解释他这种批评的理由。因此这位太太就会为她丈夫的论调辩护和他争论起来。V 于是利用时机慫恿地说：“你必定是误解了你丈夫的意思，我简直不能想像他竟会是这样的傻瓜，会说出这一类的话。”维拉听了不禁生气起来。她或许同意 V 所说的，他丈夫在某些方面是有点愚蠢。但是他毕竟是工程界的领导人物，同时对于她丈夫这种成就，她常常引以为荣耀。所以她便无形地中了 V 的诡计；照 V 所希望的自诩地说道：“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你才是个大傻瓜呢！我要彻底地再问鲁尔金关于他所说的话，你就会明白他是正确的了！我并没有误解他的意思。”

V 从这个简短的谈话中所得的情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他们辩论的中心问题，乃是要证实虎式坦克每月生产的数量。

V 藏有一份整个军事政治和技术情报的完整资料卷。他已设计出他自己研究判断这些情报的制度。依照这个制度，他判断每一件情报的真伪和价值，他很科学地分析着每一件传到他那里的柏林社会当中的闲言杂语，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整编

成为一件令人惊愕的正确情报。

因为 V 是南斯拉夫参谋本部经过训练的军官，有着专门的知识，确能胜任这项间谍任务。再由于他科学化的作法，遂使工作臻于美化的境界。他从不让任何人怀疑到他的知识范围。因此在社交场合当中，外表上，他仅谈谈极普通的关于军政人员的领导问题。

至于希特勒下令空军突击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他是这样获得的：

有一天他正在空军部里看容克飞机的运输工作。有一个试飞驾驶员也在那里，对他的朋友带着憎恨的口气说：“不到几天，这些家伙都要正正地落到他们的肥头上”。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瞟着 V。而且他的声音太大，所以 V 听到了。

第二天晚上，他非常的烦恼，问维拉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维拉说道：人们传说希特勒现在要援助希腊的本里杜部队，她的丈夫认为目前德国空军强大的威力可以摧毁任何一个抵抗力量，这一项支援工作将不致于太难执行。说到这些话的时候，她紧紧拥抱着 V，接着说道：“你没有在南斯拉夫，而和我在一起，我是多么快乐啊！那里一切都混乱起来了！”于是她又继续告诉 V，她在一个玩桥牌聚会中的详细情形。并且说有一位德国空军将领的太太曾说：她的丈夫已奉派前往维也纳去了！

这些消息足以使 V 研判出来一个结论：德国对南斯拉夫的进攻，将以大规模的空袭开始。事实上，就这一点而论，因为时间上已经太迟了，他的情报并不能挽救这场灾害；但是南国的防空设施，对于这个危急的突袭毫无准备，他觉得他有提醒贝尔格莱德注意的责任。

这一切的間諜活动，除了因为真正的私人感情关系，送給朱姐一些礼物以外，可以說 V 就沒有花費一文錢。他承认他和其她女人来往，那是为工作上的目的；而和朱姐則是完全为了爱情。他并且承认一开始就計劃用这个方法来做工作。

空軍部的那位高級官員乃是一个非常天真而并无恶意的家伙。他唯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吃喝得太多，和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他认为在和南斯拉夫进行德国航空工业貿易的时期，有和 V 保持着社交关系的必要。等到后来，我們詳細向他解釋，使他明白他已无形中供給 V 很多的情报資料时，他确实是恐怖战慄起来。

这一切便是 V 案当中較主要的事实，希姆萊利用希特勒高兴的时候，將我們調查审讯的結果向他作了一次口头报告。他設法获得自由处理本案的权力。因此，当 V 要求志願为我們工作的时候，我便能够雇用他。另外我并派朱姐在我們的单位服务。V 能說很漂亮的意大利語話，他后来主要是在意大利工作，成績非常优越。

接着便是調查在高級軍事和社交圈子里流行着許多毫无顧忌的談話。我指示这两位女人，和那个空軍部的官員去調查真象，并将听到的一切向我报告。

在这些高阶层当中，流傳着的高度机密和极端重要的情报，其数量之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毫无警觉性疏忽而愚蠢的閑談，其危害之大更是可想而知。泄露情报的罪犯，都是具有高度知識水准的人員，工业界的領導人物，建筑工程师，和德国政府的高級文武官員。

十九、神秘的赫斯

(一) 希特勒的反应

当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魯道夫·赫斯逃往苏格兰以后，希特勒便时时刻刻充满着这样的恐慌情绪，以至于几乎毫无反应的能力。马丁·波尔曼向希特勒提供了许多的意见，这些意见使他对希特勒的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捏造一种论据，说赫斯是一个迹近疯狂的人。并且劝说希特勒在宣布这个问题的第一次官报中，将这話包括进去。从政治领导的观点上来分析这个所谓论据，实在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错误，因为人们会怀疑地问：既然已经知道赫斯是疯子，那么为什么让他做希特勒的助理，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如此之久呢？

现在，希特勒的制裁行动毫无目标的扩展起来，这是穆勒的拿手好戏，他毫不迟疑而无限制地滥用他的权力！因为这是他表现能力最好的机会了！所有赫斯的部属，从汽车驾驶兵到随从副官，统统都被扣押起来。穆勒说不定还想把全部机场的工作人员，以及负责制造赫斯座机的工程师也一起加以逮捕。虽然实际上仅仅只有极少数人是直接与本案有关，但是许多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竟会受牵连的人们，都受了这项制裁行动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罢！国内偵探部门的报告，曾经报导赫斯是魯道夫·史特納尔和一些人类学家的匿名皈依者，因此在这些范围内就有许许多多的人被逮捕。根据审讯结果和情报安全

局的报告，赫斯曾依照气象报告决定他逃亡的日期。同时又和许多星相家、预言家、巫师、自然治疗学者等人有着密切的来往；因此之故，在这批玄妙的人物当中，又进行一连串的集体逮捕。事实上穆勒在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很久以前我们便已了解。

希姆莱曾这样告诉我们：从赫斯逃亡的那天起，希特勒从前对气象学那种极浓厚的兴趣，现在已变为一种誓不两立的厌恶心理了。当一九四一年五月，我第一次和希姆莱谈到赫斯事件时，我就说：“我认为德国人民必然很清楚所谓赫斯的‘精神病’的真象。”希姆莱很快地回答道：“这是马丁·波尔曼的影响。”他盯住我看了很久，接着说：“现在要想做任何的弥补工作也来不及了！”

我尚能记忆起，当时希姆莱被那拘捕星相家的行动所引起的困恼不安的情绪。那是因为海德里希带着恶魔般的狞笑，在希姆莱的面前详细地解释给穆勒听，说是希特勒的命令中指示这样做的。当然海德里希知道希姆莱的弱点所在，并且常常向我埋怨到希姆莱优柔寡断的性格。他说希姆莱又正拼命地推算他的八字了！有一次我听见海德里希在电话里对希姆莱说道：“……有些人担心着他肩章上的星星，但是却另有一种人则关心着天上的星斗，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和这些人合作的原因。……”；海德里希说着的时候，对我做了一个表情，好像是问我：他的话是否说得很得体。他的意思听起来似乎只是在批评赫斯，但是希姆莱当然明白这些话也是讽刺他。

(二) 我的看法

就在他们这电话说完之后，我奉命立即将现在整肃的报告

做好呈报希特勒。在这份报告中，我指出：我们的秘密情报查明：多年以来，赫斯已深受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关系的影响，因此他们便成为赫斯此次潜逃的主要因素。这是确实的，G教授，一个在上巴伐利亚的机器专家，对赫斯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在那个时候，有一次会议上，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参加的，我们讨论有关赫斯案件的一般问题。当问到我的意见时，我说：虽然依照病理学家的分析，指出赫斯的精神状态有一种病理现象，因此病理的因素可能作为他逃亡的一种解释。但是英国间谍多年来努力对他进行争取的影响，也同样应予重视。虽然这两种理由，都不能获得真正满意的证明。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尚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我接着说，我确信，纵然赫斯想泄露国家的秘密，但因他对主义狂热的信仰，也不致于向敌人出卖我们战略计划的内幕；同时他的神智是如此地纷乱，将不可能很清楚地说出我们计划的详细内容。从他那准备潜逃的严密情形，以及他故意做出来的态度来看，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候。

就迫近的俄国战争而论，我说，我认为最好考虑到不要让俄国人从这个事件当中得到警告；但是我很忧虑，英国人似乎曾将第一次审讯赫斯的结果，作为一个特别的警告提示俄国的领导人。

至于其余，我相信赫斯曾经是希特勒最亲密的朋友，他深受希特勒创造精神的感召；因此，依照希特勒本来的思想路线和他对英国的态度，赫斯认为调和德英两国人民间的感情，乃是他的主要任务。这种想法，可能是依照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向我表示他对英国问题的看法，而赫斯也曾在他的知交当中一再提到英国乃是德国的兄弟之邦。人们不可忘记，一个在国外生长的赫斯，当他接受教育的年青时期，是极易受英国的影响；

这个事实，赫斯从未否认或掩飾过，特别是当討論到前德軍統帥塞克特將軍所主張的德俄合作的政策时，他表示得更为明显。

当我說着以上这些話的时候，海德里希在桌子下面踢了我好几次，并且摇头示意要我少說一点。他不贊成我这样的坦白直率。后来他对我說：“你依然还有很多的方面要学习呢！我不相信元首能了解你的真正用意。”但是海德里希很誠懇地承认，我的分析是正确的。就我的报告而論，海德里希頗为重視英国情报机关影响力的問題。他数度表示我們必須在这一方面作进一步的調查。假若情报反应证实这是如此的話，那么那些分子可能使德国蒙受更多的災害。他认为英国人有設計和执行这类阴谋計劃的能力。假若我們在未來不謹慎防备，那就无以自容了！后来他补充一句有趣的話：“呃！俄国人并不笨啊！”

(三) 逃亡的动机

鉴于我对赫斯事件的了解，和在軍事諜报处調查的結果，我可以断言，赫斯的逃亡，决不可能是奉希特勒的命令前往英国去作最后一次的和平建議。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問題，是因为有許多新聞記者，一次又一次地发布着活灵活現的消息。这种观念当中唯一的事实，只是当赫斯决定采取潜逃行动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去执行希特勒对英国問題的最初理想。如同我前面所說的，他的性格，神秘观念，种族思想，以及一种救世观等等都是他下定决心的主要因素。他深受星相家和他亲信的顧問，例如 G 教授和海素弗尔等的影响而采取这种行动。我們的調查工作，一直沒有弄清楚究竟是海素弗尔在瑞士为他接洽的呢？还是赫斯自己处理的？海素弗尔始終否认这件事。但是，纵然事情是这样，还有根本的心理上的动机問題，參照各种事实，

我們可以肯定赫斯并非得到希特勒的許可前往英国的。

我真是替赫斯的副官长 L 的命运难过，他是一个誠实而慷慨的人。在馬丁·波尔曼一再的阴谋挑动下，他成了希特勒盛怒中的牺牲品。虽然海德里希多方設法拯救，他終于被关进集中营里去，在那里，他一直被拘押到大战結束。

(四) 玄妙的通信

談到繆勒的所作所为，他实际上是在执行波尔曼的指示，对 L 表示着一种显然虛假的友誼。繆勒深知波尔曼將成为赫斯的继任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較强势力的人；于是他乃借口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反对波尔曼的空隙，私下里和波尔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使我依然觉得很奇怪，海德里希并没有察觉到繆勒所玩的两面討好的把戏。

后来，战争中的若干事件冲淡了一般人对赫斯案件的注意，但是我仍然必須处理它。我奉命繼續搜集赫斯生活和他心理状态进一步的情报。我并需替赫斯和他的太太建立一个通訊的办法，以便他們互通音訊。过了一个时期以后，英国人允許赫斯在有限範圍內，透过瑞士紅十字会和他的太太通信。因为通信的情形必須呈报希特勒，所以我奉命监督和檢查通信的內容。这个通信的方法，希姆莱是很贊成的，在那个时期，馬丁·波尔曼也很聰明地并没有公开反对，所以他同意希姆莱的主張，允許发出第一封信。

自此以后，赫斯的回信开始經常地寄来了！大部分的信件都是完全屬於私人性质的。談了很多很多他太太和儿子的事。并表示着对家庭极深的爱情和眷恋。其余一部分呢，却是錯綜复杂而又难以理解。那些話都是隱藏在从前他和太太，或其他

人員談話所用的私人暗語之中。有時，我奇怪為什麼英國的檢查人員會讓這些信發出來。——說不定英國人已經調查過赫斯的一切，而判定他這種神秘和狂亂的空想只是心理上的病態現象，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真是令人奇怪，赫斯確實是一個完全盲信和瘋狂的人。他相信着古老的預言和幻覺的顯示。他能背誦許多預言家著作當中的整章整節。例如：法國占卜家拿斯特雷德姆斯和其他人的著作。對於他自己，他的家庭和德國的命運，也都歸因於古老的占星學之注定。有許多次他的信顯有不安的跡象，這必然是他的身心已趨於一種不愉快的境地，他曾屢次三番將這些玄妙的論調，苦口婆心地向太太解說，她似乎接受了他這種觀念，並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但這個是否真正代表了她的個人的信仰，還是為了顧念她的丈夫而這樣做，我就不得而知了！

二〇、进攻俄国

(一) 情报上的歧見

在这混乱的漩渦之中，絲毫看不見一九四一年春来的景色，柏林就是这样。我的心情潦乱而特別敏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总觉得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似乎有几分意識到：那許多因私人权势之爭而形成的严重事件，正日漸迫近了！

我經常在清晨和卡納里斯海軍上將一同騎馬，馳騁之間，我們常常討論到我們自己的組織所搜集的情报。不幸得很，有許多的情报都是重复而浪費的。关于俄国的情报，我們两个单位所得的又有着各种不同的报导；致使我們因此研究了好几个月。

第一，便是关于俄国重工业生产数字的問題。我們估計的俄国坦克生产量，比卡納里斯所估計的要多得多；并且认为俄国尚有若干比我們較好的坦克模型在制造着。但是卡納里斯則不相信我們的判断。后来希特勒想要向俄国人夸耀德国的实力，在一九四一年下达特別命令，因此使我找到答案；希特勒的命令要我們向俄国軍事代表团展覽最新式的坦克工厂，坦克訓練学校，以及一切有关的秘密武器等等。——事实上，当时我們沒有完全照希特勒的命令做，我們隱蔽起最新式的設計。——在这个場合中，俄国人的态度和他們所提的問題，使我断定他們确实具有較我們更好的武器。一九四一年夏天，大量的T34型

坦克出現在俄國前綫，證明了我的判斷完全正確。

另外一個不同的意見，是因為卡納里斯宣稱：他有文件證明在莫斯科周圍，以及在俄國東北地區，南部地區和烏拉爾附近的工業中心；以及他們主要的原料中心都僅有單軌鐵路連接着，而我這個單位則接到完全不同的情報。可是正當我們尚無法證實我們情報的正確性時，卡納里斯則宣稱他的情報已經復查證實無訛。

軍事諜報處所屬國外軍事諜報東部站和東南站，在相互連系和情報的客觀判斷方面，正表現着卓越的工作，而我們的情報組織也獲得非常良好的聯合作戰的效果。但是由於我們和卡納里斯之間有着這種不同的報導，致使那些負責設計的高級軍事領袖們，對於呈報他們的情報無法判明真偽與估計價值。因此，假若這些情報不適合他們的基本觀念，他們干脆就會視為無稽之談。至於最高統帥呢！情形就會更壞。直等到一九四四年的時候，縱然這些情報都是基於事實，或有其充足的理由，希特勒甚至於拒絕閱讀所有不合他意思的情報。

國外軍事諜報西部站的研究單位，從未獲得像我們一樣的工作效率。因為人事不斷地更換，引起很大的不穩定，直接地影響到工作成果。至於空軍研究部門的人員，也因同樣的困難而感到苦痛，何況在這個時候，蓋世太保逮捕這部門的若干主要工作人員，指認為俄國間諜組織“紅色小教堂”的分子——本案破獲經過，另於第二十八章中詳述——這次偵破行動所造成不安全的感覺更阻礙了工作的開展；結果這部門的工作信心也就從未恢復過來。

(二) 估計俄軍的抵抗力

不論卡納里斯低估俄國技術進步的偏向如何，以後這些日子我和他多次的討論，都被現在我們即將卷入兩面作戰的恐懼心理所壓制着。

參謀本部的意見，認為我們的優勢是陸軍和技術裝備，以及軍事統御力是如此的強大，可以在十個星期以內，結束與俄軍的會戰。

海德里希個人有一個理論，就是：軍事的崩潰將弱化俄國的制度，加上政治間諜的滲透活動，就會造成俄國全面的瓦解。這個理論，希特勒和希姆萊都贊同。但是卡納里斯和我都認為軍事領袖們這種樂觀的態度，未免太滑稽。同時卡納里斯對俄國領導力量的估計是和海德里希完全不同。但是他對我說，他沒有能力說服他的上級凱特爾來採取他的觀點，同時凱特爾並且堅稱：希特勒所設計的策略與方法，是如此地驚人而有力，不論俄國的制度建立得如何堅強，也不可能抵擋得住德國的攻勢！

回想到西方國家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對德國實力所作的錯誤估計，現在，我覺得，我們的領袖也正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我設法向海德里希呈述我的看法，我說我們的計劃最好要顧慮到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斯大林可能因此而加強他的黨和政府的組織。同時，對斯大林來說呢，一個對俄的戰爭，可能不致于削弱它的實力，反將變成促使他們強固的因素。海德里希立刻阻止討論這個問題，他冷淡地說道：“只要希特勒下令出征，就會引起一套不同的論調。”另外有一次，他對我說：“真奇怪，幾天以前，卡納里斯向我提到和你同樣的意見。你們兩個人每天早晨一同騎馬的時候，似乎是在發展某些十分顯著的消極觀

念。”

五月間，我又設法和海德里希談起這件事，我向他指出：就算他的看法完全正確，我們最好還是當作一種預防的性質，考量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從事萬全的準備以防意外。沒有想到這一次，我又碰了一個釘子，他說：“我不要聽你這種假惺惺，小心眼，失敗主義的論調；你無權談論這個問題。”

後來，我常常懷疑到，納粹領袖們不贊同我的意見，是否由於他們對希特勒的計劃有着堅定的信念而起呢，還是因為深恐影響了他們的地位，根本不敢稍加懷疑呢？事實上，假若形勢劣轉的話，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是確實沒有為自己的安全打算過。這個事實充分說明我第一個猜測是正確的，他們確是瘋狂地迷信着希特勒的領導。但是，我現在和從前一樣地深信：海德里希的智慧，是太過於為他自己打算了，而沒有考慮到戰局演變的可能性。他的心目中，究竟在想什麼？一直沒有人知道。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有一天當我們聚集在他的獵場上的時候，他對我講到關於戰略的指導問題。他說：“我們今天正在處理的任何事情，必然有其因果關係，製造這個所謂猶太問題，簡直是絕對的瘋狂”。海德里希提到猶太問題的用意，直到他逝世以後，卡納里斯告訴我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卡納里斯有着充分的證據，海德里希具有猶太人的血統。

當時卡納里斯對於“兩面作戰”的說法，那種過度緊張的情緒，似乎是他那極端悲觀心理的流露。當我們談話的時候，他總是極不正常地將這個問題扯到另外一個問題。舉例來說罷！當我們正談到美國轟炸機的生產品形時，他會忽然地談起巴爾干半島的政治問題上去。有些時候，他的話是那么的令人難以捉摸而寓意於一種含混模糊之中。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才能

了解到他的用意何在！在電話里談話的時候更是這樣的情形。有一次，我开玩笑似地在電話里對他說：我真想把我們所談的悲觀想法，告訴海德里希和繆勒；但是卡納里斯却不經意地說道：“哦，親愛的！我忘了我們正在電話里談話呢！”

（三）希特勒對戰局的看法

到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海德里希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他含糊地暗示着進攻俄國的戰事，但是我確實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於是他說道：“我們一同吃午飯好嗎，這樣我們可以靜靜地談一談。”

下午一點半，我們在希姆萊的餐廳內見面。我剛剛進去，希姆萊也在一群隨從人員的擁護下來到了！他很和善地寒暄了幾句，然後將我拉到一邊，說道：“未來數星期當中，你將有很多工作要做。”我非常干脆地回答說：“是”！希姆萊笑起來，接着說道：“舒倫堡，沒有什麼新奇的事！呃！海德里希有很多的事情替你計劃了”！

吃飯的時候，海德里希談到巴爾干半島的種種問題。在許多問題當中，他要我和陸軍有關當局談論各軍部之間的聯絡事宜。然後他又談到對俄的戰爭。就我的記憶回想起來，他所說的話好像是這樣的：

“你的看法是對的，希特勒未能滿意地對付英國的軍事和政治問題。他現在相信了，我們的空軍攻勢，已經有幾分失敗，而英國在美國的援助下，可能很快地重建他們的武裝。因為他明白英美密切合作的危險，所以他現在加緊製造U式潛艇，他的目的，是要使我們海底的武器強大得迫令美國人不敢積極地貿然參戰。

“希特勒考虑到，虽然佛朗哥拒绝积极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整个地控制着大陆；最少在一年半以内，我们可以击溃西方国家所发动的任何进攻。因此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时期，实在是绝对重要的关键。对于希特勒来说，似乎是我们现在可以进攻苏俄，而不致于冒两面作战的危险。但是，假若我们没有能够善于利用这个时期，我们就必须考虑来自西方的进攻；同时，俄国也会因此而强大得一旦攻击德国，我们就将陷于无以自卫的地步。俄国的准备工作是如此激烈地进行着，斯大林可能于任何时期利用我们在非洲和西欧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将可以阻击我们筹划攻俄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所以目前，实在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了。

“希特勒深信德国陆军集中的力量，是强大得足以战胜俄军，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征服俄国。但是，因为希特勒认为那些心地狭小的英国人，决无洞察俄国危险性的远见，所以德国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俄国对芬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要求，以及最近他们在南斯拉夫的政治阴谋，表示俄国不久就要准备成熟；换句话说，就是斯大林不久就要和我们作战了！

“任何人希望保卫新欧洲，迟早要和苏俄发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还能信任我们自己的实力时，最好现在就铲除这种危险。参谋本部对此事非常有信心。他们的意见认为当俄国人尚在从事准备的阶段，我们就要立刻予以打击。突击的因素将是非常重要的，而战争最迟也应该在一九四一年圣诞节时就要胜利地结束。

“希特勒深知这项决定的重要性，这也就是他不让我们的力量有一点点空闲的理由。事实上，他不仅已经批准而且坚持所

有的保安与警察部队都要使用。这些部队将被派隶属于陆军统帅。他们主要地将被使用于支援地区，并仍将在前线使用。希特勒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要运用保安警察和情报安全局的保卫力量，来防止敌方的破坏和间谍活动，以及保护重要的官员和档案，事实上就是担任后方的一般保卫工作。希特勒特别想到所谓开辟汽车道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特别设计建筑一条汽车道，专门供给长途载重的后勤部队通过广大旷野的俄国平原。因为具有大量摩托化的部队，所以战争可能发展得很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保安警察的战斗部队也必须加以摩托化，这样才能在工作地区和战斗地带展开活动。所有这些计划，都曾彻底地和希特勒研讨过；并且他也曾亲自下达执行这些计划的命令。因为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所以在技术方面，必须和军需总监详细研究”。

(四) 加强情报与军事单位的合作

海德里希接着说：“希特勒另外还有一种更深入的想法——我也曾作如此想。这是第一次在前线上使用这些特别部队；每一个人都有考验自己能力，和争取荣誉的机会。这些办法将能扫除执行单位官员们的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他们仅仅是远离战线而安居后方的懦夫。这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种观念的扫除，将加强我们在陆军中的地位，并且对于人事和财政问题上，都将发生良好的影响作用。

“自从三月以来，我们和陆军方面的讨论已经进行，我和缪勒负责和陆军最高统帅部会商。他已经和军需总监瓦格纳及其参谋人员讨论过。但是缪勒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显得非常的笨拙。他那标准土头土脑的巴伐利亚人样子，丝毫不能把握重要

的問題，而在那些不关紧要的細節上固执成見。到最后，他索性把別人当作猪来对待，毫无礼貌。当然，瓦格納向我埋怨繆勒态度的那些話，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已經告訴繆勒不必再参加討論這項工作。他将在今天下午移交給你全部有关文件。現在，我已向瓦格納介紹你，并已告訴他：虽然你是一个很年青的人，但是我确信你們的討論，一定能获致良好的結果。他将于明天亲自接見你，并开始和你討論整个的問題。”

海德里希說了这許多話，我第一次打断他的話头，問他道：什么是我必须坚持的有关我方的主要利益。

他极简单地回答說：問題的重点，就是陆軍和党卫軍之間的那些原有的猜忌和敌視。我的任务就是要和瓦格納將軍設計出一个協調的办法，以便加强指揮部、民防和軍事当局、運輸問題、燃料供应以及其他必要方面的連系与配合。总而言之，获得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对于两方都有益处。

这个要求，我們及时完成了！海德里希似乎是異常高兴。

各方的工作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这样一个大規模战斗的准备工作，和如此大量人力物資的动員，需要所有有关各部門无限的精力，来从事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动。凡是沒有身临其境的人，都无法体会在那个时期我們的工作是如何地辛勤和艰巨。

做一个反間工作部門負責人的我，工作当然格外緊張激烈。因为我們和俄国的战争早已开始，在秘密战的前綫上，我們正和俄国的間諜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我們工作上有一个原則，就是要尽可能地长期控制一个已經查覺的敌特組織在我們严密的監視之下，这样，我們就可以在軍事战爆发以前渗透到敌人的組織里去。現在我們的主要工作，是要防止外国的間諜窺探我

們積極動員的情形。我命令所屬人員全面逮捕所有的嫌疑分子以防萬一。這些措施，是和卡納里斯的單位以及其他陸軍單位共同執行的；並且對於重要地區，例如火車的調度場，邊境的崗哨等，都加以特別的注意。

凡是特別重要的俄國間諜組織，我都曾經予以培養；但是現在，我們的破案工作實已不能再行拖延了。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切斷他們所有的情報關係。可是我還保留着一兩個這樣的組織，以供應假情報給俄國人，這些假情報都是陸軍反情報部門所編制。我並設法將關於進攻英國的過時的海獅計劃資料傳遞給俄國的間諜。這一項謀略欺騙工作非常重要，克里姆林宮竟對整個政治情勢估計錯誤。而我們真正的行動，俄國人自然是無法了解了！舉例來說：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要塞的俄國許多步兵營，還在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大張旗鼓地舉行校閱呢！

卡納里斯的情緒，一天天緊張起來。他和海德里希都因為希特勒不斷地索取有關俄國防務和陸軍動態的情報，而感到困窘。希特勒很詳細地研究他們的報告，有好多次他向希姆萊埋怨卡納里斯說：“軍事諜報單位經常給我一大堆零零碎碎含混籠統的情報，當然，它們都是很重要而且來自十分可靠的來源，但是他們毫無分析而要我做審查綜合的工作。這是不對的！我要你指示你的工作人員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希特勒這些話對我也說過很多次。直等到一九四四年，希姆萊告訴我說：希特勒對我們這個單位的工作制度非常滿意。

（五）美國態度的影響

不論情勢的發展如何，卡納里斯和我最少在一個禮拜當中，

有两三天早晨仍然是一同出去騎馬的。虽然我們都同意不談工作，但是我們总是談談就談到工作上去。卡納里斯对于日漸迫近的战事感到无限的忧虑。他用强烈的語气批評陸軍將領們，他說：他們竟然不顧軍事原則和实际情况，毫无責任感而又极其愚蠢地支持希特勒“三个月征服俄国”的假設。他不贊同这种看法；同时也不了解为什么这些將領們，例如勃魯齐区，海德爾，凱特尔和約德爾等人何以竟这样地滿足，不切实际和乐观。但是任何反对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一再提出警告，已經使得他陷入尷尬的境地，就在几天以前，凱特尔曾对他說：“亲爱的卡納里斯！对于諜报工作，你也許懂得一些东西，但是你是海軍出身，你确实不應該在战略和政策設計方面教訓我們。”每當卡納里斯向我重述这番話的时候，他总是勒住馬韁停下来，睜大眼睛瞪着我，非常緊張地說：“你觉得这所有的一切滑稽嗎？是不是太严重？”

时时刻刻浮現在我們心头的問題，就是美国的态度和工业的能力。特别是他們飞机和軍艦的生产速度。這個問題将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當我們計算避免“两面作战”的威胁以前，美国的力量将直接影响到我們准备時間的久暫。

卡納里斯同意：假若英国获得美国生产力的充分支持，那么无疑地要反攻大陆。如果那时东方前綫战事緊急的話，在西方軍隊登陸作战之前，必然要有强大的空襲行动，而我們的工业生产力量就会遭致严重的損坏。所以空軍將領們在設計战略的时候沒有远見，实在令人极端的忧虑。戈林和他的參謀們对于这件事，不同意我們的意見。同时在轰炸机和战斗机的生产进度上，也显得极其紊乱沒有重点。

我們遭遇到这种困难的一个例子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当我

們獲得一些真實的情報，報導下列事件的真相時，我們才聽到領袖們注意到這問題的嚴重性。在一九四二年初，我們的間諜根據我的指示，搜集整編了一份詳盡的報告；詳述美國戰時工業的生產情形，特別是美國全部鋼產的總額以及空軍擴張的情況，這些都是根據秘密情報編制的，差不多耗費兩個月的時間，並且由許多卓越的經濟學家和貿易專門人員參加研究各項細節問題。這份情報內容詳盡，來源非常可靠，並經多方參證客觀分析後編制而成。因此，海德里希閱讀之下驚駭異常；我永遠不能忘記當他審閱這情報中所指出的，例如，八千五百萬至九千萬噸的鋼產量的數字時，他那種非常驚駭的神情。他將這報告呈給希特勒和戈林，他們都徹底地研究和一起討論着。

但是後來和戈林談到這件事的時候，則是極端的不愉快，我深為海德里希難過。戈林雖然沒有大喊大鬧，可是他的話非常簡短而乖僻，他將這份情報擲還給我，說道：“你這份報告，完全是無稽之談。你應該檢查一下你的心理狀態是否正常。”

就我而論，這是無法和他爭辯的。海德里希留在那裏和戈林又談了一會兒，當他走出來的時候，臉色也很難看。但是他從未因為這件不愉快的事情責備过我。幾個月以後，希姆萊告訴我：因為受戈林的影響，希特勒對這件報告非常震怒而且批評說：“編寫這份情報的人簡直是太過分聰明了！无非是想借此提高自己的重要性；我根本不相信這情報里任何一句話。”

後來，在紐倫堡接受軍法審判的期間，有兩個禮拜我是住在戈林的房間附近的小房子里。我每天都看到他，而且可以和他談幾句話。一直到那時候，他都沒有贊許过我。僅僅在他的禁閉室里，用那粗大的聲音對我說：“噢！事實已經證明，你畢竟沒有胡說！”我立刻体会到他的意思。

(六) 希特勒出兵攻俄

有一天我接到海德里希一个电话，他要我准备向希姆莱报告关于进攻俄国的我方反间工作问题。当我到达那里，希姆莱一开头就说：当天他已和希特勒详谈，并且谈到关于未来战争所有的各种问题。他说：“这里有很多的问题，我希望和你与海德里希分别单独地谈论。舒伦堡，对于你呢，我有两个特别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希特勒主张在向德国人民发表的文告中，宣布“攻击开始”。陆军最高统帅部的一项报告，说不定也是外交部的一项报告，将被列入这份文告里面。就像在进攻西方国家战斗开始的时候一样，文告之中包括着一份内政部的报告。希特勒现在希望我以德国警察负责人的身份，给他一份同样的报告。参见以往的情形，证明这种报告给予德国人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他希望照同样的形式给他一份叙述共产国际颠覆活动的报告书。不过，我们现在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我知道，舒伦堡，你并不是一个魔术师，但是我希望你竭尽最大的努力设法将这报告写好。海德里希将会针对你的需要，用最大的速度供给你一切的资料。所以盼你争取时间，不要浪费任何一分钟”。

这便是交付给我的第一项任务。

“第二点呢，在希特勒的文告中，他希望提到罗马尼亚的何里亚·西马事件”（按：何里亚·西马乃是在罗马尼亚境内，一个极凶恶的法西斯组织的领袖，曾于一九四〇年在海德里希的协助下进行反罗马尼亚政府的暴动，未果而被捕。）

希姆莱转过来向海德里希说道：“你知道！这对于我们是非常危险的论据，我应否劝阻希特勒不要提这桩事情？”

海德里希說：他認為希特勒的文告中，沒有提及何里亞·西馬的必要。他問道：“它的意義是什麼呢？難道希特勒認為這樣做便可以獲得進攻蘇俄的借口嗎？”

他們互相靜靜地凝視着，然後問到我的意見？

我說：“就在這個羅馬尼亞盟友行將參加我們南翼戰鬥的時候，或者希特勒想使安東尼斯庫元帥相信這種企圖反對他政府的陰謀可能重演。他或者是想將德國和羅馬尼亞關係中這一頁不光明的記載去除掉，當然那一切的事情都要歸咎於俄國的詭計。同時，這件事必須要使羅馬尼亞的人民都知道。我記不得俄國人是否確曾參與這件事，如果證明這是俄國人做的，那麼希特勒的建議是會有效的。”

希姆萊表示暫時不談這個問題，他們似乎原諒我不明白事實的真相。

當我告辭出來，我開始考慮着怎樣才能圓滿地達成我的任務。我自己的單位雖然有着我所需要的很多的證據，但是我決定也和繆勒聯系一下；我和他接洽之後，他便命令他所屬單位的首長，供給我所需要的任何文件資料。

當我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天色已經很晚了！我隨即發布若干必要的命令，在一個半小時以內，許多檔卷和文件都陸續不斷地送到我這裡來。我坐在一堆文件的面前，躊躇了一會兒，才鼓足勇氣開始工作。晚間，我已選出最重要的資料，並將它們帶回家中，以便安靜地從事寫作。

當天夜里，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都好幾次打電話給我。（他們兩個人常常很準確地了解我是在什麼時候離開辦公室，以及在任何時間，我可能到達什麼地方，都弄得清清楚楚。）希姆萊的電話使我相當緊張。只要希特勒問他一個問題或者對他說什麼

事情，他就要立刻打電話給我，並要問我很多的問題，這次他提醒我說：“舒倫堡，元首希望這報告照這個辦法寫……同時，不要寫得太詳細，只要描述俄國情報工作的策略和方法……”。

幸運得很，大多數的資料和文件我都很熟悉，所以我能在指定的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完成這項任務。這份報告的內容和編撰的辦法，完全獲得上級的同意，未經任何刪改。希特勒對全德人民發表的文告，就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刊載出來了！文告的結語，如此堅定地寫道：

“大日耳曼的人民啊！就在這個時候，軍事的行動已經展開了！這個行動範圍的廣大，陣容的堅強，超過了今日世界目擊的一切，堪稱空前無敵！”

（七）我升任國外情報處長

關於隱蔽我們的軍事動員，以防俄國間諜偵察一事，發生很大的困難。這些困難當中相當嚴重的問題，就是繆勒和卡納里斯所屬單位之間，對烏克蘭國家主義領袖米爾尼克和本德拉在俄國與波蘭邊境的活动所繼續發生的矛盾糾紛。軍事情報單位自然希望利用烏克蘭少數派從事活動；但是繆勒呢，則反對這回事。他說這些國家主義分子的态度捉摸不定，他們是正在尋求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在波蘭人的派系當中正產生全面不安的現象。我盡量設法遠遠地避開他們這種糾紛；特別是會議上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時間既長而情緒又極激烈。

就在這個時候，國外政治情報處那種不可原諒的工作狀況已經完全揭露了。由於海德里希下令執行的結果，許多人員都受到行政處分。並且甚至於傳說有一些人受刑罰的制裁。緊接着這事件以後的一次无情的整肅，使我体会到將來，萬一對我

有不利行动的话，他们将怎样来对付我！

虽然国外政治情报处的人员所发生技术上的错误，要比他们人事上的紊乱现象来得更加严重，但是严厉的处罚办法，并不能产生任何改良的效果。我确信：惟有彻底改组这一个单位才会有效。但是这必须在战争进行期间才能执行；也就是说，除非在敌方间谍注视之下，那些不了解秘密工作需要的领袖们，是不会使这项改组工作顺利进行的。

这是很有趣的事，在这个时候，繆勒第一次公开指斥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存在。他要求海德里希彻底解散这个组织，而另行建立别的单位担任国外的秘密工作，以期在盖世太保——繆勒自己的单位——建制之下，集中对敌人的侦察工作。

这天晚上，海德里希命令我到 he 那里去。他告诉我关于繆勒所建议的计划，而且讽刺地说道：“繆勒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官而已”！他要我详细地考虑整个的问题，随着说：“现在，我已经决定，在攻俄战争开始之后，我要派你担任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副处长，两个星期以后，就提升你为该处处长。这是给你的一项新任务，说不定也是对你未来的工作上一项非常困难的业务。所以我将给你一些时间去仔细考虑一下。等你考虑成熟，我们再到我的猎场上去，以便安静而彻底地谈谈整个问题。”

他站起来，带着非常严肃的神情和我握手。我告辞出来，心中紧张万分。一方面呢，我庆幸着我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却有几分担忧；鉴于以往他们失败的情形，我也未必能做得好罢！一开始我就觉得有一个极大的责任加诸我的肩上。虽然我正在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但是我将全力以赴地去做；很显然地，这项新工作鼓励着我，我发现我的

思想已經开始轉移到新的工作領域中去。

(八) 卡納里斯的呼吁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卡納里斯邀請海德里希、繆勒和我，在柏林一家最时髦的餐厅吃中飯。我知道他这次請客的用意，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海德里希和繆勒对攻俄战争过分乐观的态度。卡納里斯用这种看起来似乎很自然的聚餐形式，来表达他认为最重要的意見，是很巧妙的办法。他希望爭取海德里希的支持，来反对德国陆軍統帥部过分乐观的态度。因为这样，他的看法将会获得有力的支持，他可以对人家說：“对于形势的估計，海德里希也并不是这样的乐观”。

海德里希并不觉得煩扰，他說：“昨天吃晚飯的时候，希特勒的心情非常緊張。馬丁·波尔曼設法寬慰他。他对希特勒說：你現在太辛苦太忧虑了！但是这一个偉大战争的成功胜利，还依賴着你呢！上蒼已經指派你来主宰整个世界未来的命运！沒有一个人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你确实貢獻了你的一切，致力于这项神圣的任务，你并且已經詳細研究到这問題的各种細节。我深信：你已經彻底而周密地計劃过每一件事情，你那偉大的使命，必然会順利成功的。希特勒靜听了这些話，于是說道：一个人只能希望证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偉大的事业中，就不能确实知道是否所有的后果都能預見了！人們仅仅能这样希望着，并且向上蒼祈禱：德国人民終会胜利的”。海德里希接着說道：“所有这些話，都是希姆莱今天早晨在电话里告訴我的。这些話证明了希特勒并不像他的軍事顧問們那样的乐观。”

海德里希說完之后，卡納里斯用以下的話結束了这场談

論，他說：“希特勒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对我们是一种启示！”

（九） 俄国的外交官原来是間諜

第二天清晨，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陆军开始在从黑海到芬兰北部所有边境重要地区展开了全面攻势。在海德尔将军的日记里有着下列这样的记载：

“我刚刚将进攻俄国的作战计划向希特勒报告，俄国的军队将在六个星期以内完全被击溃……”。

那天下午，我接到外交部的电话。他们要我去参加和俄国交换人员的谈判。实际上，当俄国大使德卡诺索夫和他全部幕僚，以及领事馆人员离开柏林的同一时期，德国驻俄大使舒伦堡伯爵及其全部工作人员亦将离开莫斯科。两列特别专车，将在土耳其保加利亚边境线上苏伦喀德地方接上，并在那里交换两国的使馆人员。希特勒命令严密地监视主要的俄国人员，以及俄国旅行社和贸易代表团的分子。

几天以后，外交部已经完成他们的准备工作，而我们间谍的工作报告，除了不断报导俄国的机构正在焚毁大批的文件外，也没有什么新奇的发现。谁知有一天下午，外交部打给我一个带有刺激性的电话：德卡诺索夫刚刚通知他们说：因为在且泽苏俄领事馆的两个重要人员失踪了，所以交换外交人员的事不能进行，而且表示拒绝离开柏林。他说：他根据可靠消息得知，这两个人是被盖世太保逮捕。除非这两个官员获释回来，他将不考虑离开柏林的问题。

这种复杂的情形都是我所需要了解的。我立刻发一个电报给且泽，要他们提供资料。在我的单位里，我们所知道的是这

两个領事官乃是一个巨大間諜組織的要角。不久且澤方面的补充資料送来了。这两个俄国人在被捕后，就被送到东普魯士，并且关在那里。二十五个德国人和波兰人已經因为与本案有关也被扣押起来了！这个間諜組織曾經扩展到柏林陸軍供应处，所以軍事諜报单位也参加这个案子的偵破工作。这个間諜組織曾用無線电报向莫斯科报告情报；他們的情报主要是报导軍隊的調动和駐地。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他們曾将德軍在东普魯士集中的情形，以及我們波罗的海艦队的动态等主要的情报反映給俄国的情报机关。他們的秘密电台必然是活动于且澤地区，但是我們的人員始終未能偵測出它的正确位置，也沒有能够將他們所使用的密碼破譯出来。

对于俄国間諜組織的内幕，主要还是根据嫌疑犯口供所了解的。在审訊結束之前，差不多有五十个人被牽連进来。我們逮捕那两个俄国的外交官完全是正确的；案情非常的具体，而且他們两个似乎确实使用秘密电台。虽然情形是如此，我还是要求立刻釋放他們。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我們在且澤的偵探长亲自来向我报告。他的臉色慘白，精神显得疲憊而緊張。他詳細說明这案子的詳細情形，最后他說：他不可能將这两个俄国人交出来，并为此自請处分。

我一时确实弄不清楚他的举止和他的用意何在！我确实耽心，恐怕这两个俄国人已經死了！于是我問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审訊人員在审訊的时候，因为这两个俄国家伙对证据确鑿的事实还要固执否认，所以冒起火来，給他一个嘴巴，把其中一个俄国人的眼睛打肿了！所幸我的工作人員及时阻止，才沒有发生严重的事情。

我隨即打電話給外交部，告訴他們：兩個俄國人已經找到了。但是他們將不在柏林乘德卡諾索夫的專車，而須改乘飛機到索非亞或者蘇倫喀德，並在那里和其餘的俄國人會齊，我們的單位將為此特別準備一架飛機。德卡諾索夫並可獲得充分的保證，就是這兩個俄國人將他們在通過土耳其——保加利亞的邊境以前，就會歸還建制，否則他仍可拒絕交換兩國的交際人員，經過一番冗長的談判後，德卡諾索夫才接受這項建議。

我將這兩個俄國人用飛機從且澤接來，並派遣一個翻譯官在柏林照顧他們一整天。第二天晚上，翻譯官向我報告說：兩個俄國人都沒有發牢騷或埋怨我們。相反地，其中有一個人一再表示：他很抱歉，因為怕引起麻煩，所以一直沒有說真話。另外一個人則說：任何情形之下，不承認那罪証確凿的事是沒有用的。他們感到最不喜歡的事就是乘坐這特別飛機，因為這樣可能使德卡諾索夫有一個極不良的印象。

第二天早晨，我將他們帶到我這裡來，因為我想了解他們一下。他們都是很聰敏的人，受過良好訓練，體格也不差，當外交專車已經在蘇倫喀德等候他們時，我的助手現在決定租一輛汽車送他們去。悶熱的天氣，骯髒的塵土，加上崎嶇不平的道路，和途中疲困的心情，已經够人消受的了，但是他們最耽心的倒不是這些問題，而是怕回到俄國後要受控訴。在剛剛坐車出發的時候，他們似乎很安心，可是當車子一分一秒駛近蘇倫喀德的時候，他們便反而顯得愈發焦急不安起來。他們恐懼德卡諾索夫，擔憂可能被開除，更害怕因為工作失敗而受最嚴厲的處分。我的助手用盡一切方法，劝阻他們不要從事愚蠢的行動，並且告訴他們逃跑是沒有用處的。我的助手直到將這兩個俄國人平安無事的送到蘇倫喀德的時候，才將緊張的心情輕

松下来。

两国交换外交人员的事，应该不致再有困难；但是从莫斯科遣送德国外交人员的专车尚未到达。他们必然是被拘留在俄国境内，一直要等到俄国政府确实保证这两个领事官，已经真正到达苏伦喀德，重回建制时，才能放行。因此在按照计划进行交换以前，又耽擱了三天。

二一、接长国外情报工作

(一) 我的考虑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我軍攻入俄国的那一天，我和海德里希匆匆地談了不到三分鐘的話以後，就前往国外政治情报处接任代理处长的职务。对于我这项新任命的謠言，已經流傳好几天了！一些平日勤奮負責的工作人員都由衷地表示着欣慰；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有的是公开表示不滿意，有的則是秘密地很小心地提防着我。

首先，我全力处置本处最困难的人事調整問題，这件事在过去几个星期內，我已經詳細考虑到。最初几天，許多陌生而不习惯的工作困扰着我，以至于每晚睡到床上，总觉得疲倦不堪。現在我必須为我自己建立一項新的工作程序。我知道，在这最初极关紧要的几天当中，虽然已使工作漸入正軌，但是我尚面临着一項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在两面作战的高潮时期，重建我們海外情报工作的制度。責任的重担，使我感到頹唐和惶惑，有好几次，我簡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因此我决定，先求了解局內一般正常的例行业务，然后再逐漸去处理那些較大的問題。当然我曾考虑到这些問題很久，在理論上虽已設計出若干解决的办法，但是一旦付諸实施，便不这么容易了！

我觉得，我必須很安靜地来考虑整个的問題，所以我决定离开柏林几天，去訪問我的朋友梅尔亨博士。他是一个在这方

面极有經驗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正在建立东部行政管理組織。我想和他討論我的問題，并要求他提供意見。

我所面臨的問題既多而又复杂。就一点来讲罢！德国的情报工作并不像英国一样有其历史上的傳統；結果，我們的困难毫不被人体会或了解，而仅仅負担着重大的責任。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沒有整个統一的情报工作制度。在这种情形之下，情报机构林立，形成工作上的重复浪費和无效率，以及不可避免的人事和业务上的猜忌現象。除此以外，还严重地缺乏受过特殊訓練的人員。

（二）梅尔亨的意見

在同梅尔亨博士談到這些問題和我的計劃的時候，他指出：依照他的意見，我已經把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的动机完全判断錯誤。他們唯一考慮的事情，只是权力政治。梅尔亨深信：“只要他們发觉你有失敗的迹象，就会一脚把你踢开”。虽然这个可能性是值得忧虑，但是我决心尽全力去做，而且坚信我能将这工作做好，又不致掉入他人的圈套。

和梅尔亨的相聚，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他的談話更給我很大的鼓励。我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到柏林开始我的工作。果然不久！事情就很明显的证明了梅尔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海德里希經常怀疑我，而且带着一种个人的厌恶神情，严密地檢查着我的每一件工作，多方的挑剔留难。有好多次，我甚至于觉得我簡直像一只被猎人当作目标的野兽，那里是一个单位的主管啊。唯一鼓舞我推行任务的力量，只有我从工作当中获得来的愉快和滿意。

(三) 檢查財政的措施

当我接长国外政治情报处的时候，在現金管理和一般會計方面显出严重的紊乱現象和不法的事实。若干工作人員，包括前任局長在內，都与这些賬目有糾葛。我就利用这种情形，乘机全面檢查本局的財政状况。我需要彻底的从事一次會計檢查，以免尔后因前任人員的錯誤而受牽連。

这个財政檢查委員會是由一个內閣閣員主持和八个高級官員所組成。当然，我希望委員會的檢查工作，仅針對財政和簿記的若干問題方面，假若現金支付已經超出一个固定的預算額，那么我表示我将对委員會作一口头报告，說明此款已为秘密工作的需要而使用。我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不致于危及我們工作的安全。

海德里希就利用这个“保卫安全”为借口，对我表示怀疑。他指示負責檢查的內閣閣員，将我拒絕向委員會詳細說明具体用途的各案都記錄下来。当然啦！这种动作就是暗諷我可能有企图借此掩飾弊端的情事。于是我亲自搜集所有这些案子的資料，直接呈給海德里希，才算擋过这一关。这就是我們之間关系的描繪，虽然在这个时期，我在很多場合中看見他，不論他或我，都沒有一次提过這問題。他仅仅亲自将賬单送还給我，这种方式就是表示他已經了解我对付攻击的手法了！

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想执行工作計劃和爭取一个像海德里希这样的人支持，該是何等的困难。所以对于我的长远計劃和目标，我完全保持秘密。关于工作的本身，搜集机密情报的工作，有着很多的問題；这些在我的計劃当中也是迫切緊要的工作，我們可以不待海德里希完全了解，就能完

成任务。海德里希自己，为了要在希特勒、希姆莱、戈林和其他负责人的面前造成有利的地位，所以他非常需要情报资料。每当他要向领袖们亲自提供情报的时候，他都要急于获得结果，于是他才给我许多执行的权力；否则他就不会找我了！

因此我能在各部会里建立联络室并在我必须讨论某些重要的合作问题时，有权直接和各部长接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梯，至于如何尽可能的巧妙运用这种工作关系，那便完全由我决定了。

(四) 設立特別新聞處

在这个时期，我的工作遭受了第一次挫折。最坏而又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美国人占领冰岛的时候。卡纳里斯对于这一点，事前并未提供任何情报。我曾经呈送了一份丹麦人的报告，但是不能认为是特别可靠，这份报告依然置放在希姆莱那里。希特勒是从海外新闻报导中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而这项新闻又是迟到的消息，因为宣传部的新闻通讯单位的工作并不正常。因此之故，我奉命在中立国家建立一个特别新闻处。这项工作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个出版公司的形式，和轮流同瑞士葡萄牙以及其他中立国家的出版商建立关系。而中欧旅行社则作为一个交通联系的机构，并另派遣若干特别交通人员，以备特殊情况之下运用。

大概六个月以后吧，我已能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放宽了我的外汇数额；但是工作上所表现的，只是和外交部宣传部的承办单位所做的事完全无意义的重复和浪费而已。

(五) 我的备忘录

在我接任国外政治情报处长职务两个月以后，我准备了一份国外地区政治情报工作的备忘录。其中包括两个重点，第一点说明德国和占领地区之间工作上每一个可能的联系问题。第二点说明中立国家或敌国在政治、金融、工农业、科学、艺术、文化和音乐各方面的情况。本处颇有意在这些阶层的人民中，建立国外工作关系和搜集情报。

党卫军长官兼内政部部长希姆莱，就参照我这份备忘录，作为他对党卫军各级负责人和内政部重要人员下达一项总命令的依据。希姆莱曾说：原则上他同意这份备忘录的分析，而且甚至于要向党卫军的最高级领导人员和纳粹党人员发表演说。希姆莱这样做，无形中等于在鼓吹我的工作思想。除此以外，希姆莱的命令一直发到其他各部会，所以我可以正式要求他们协助。

(六) 海德里希的作风和态度

这天晚上，海德里希打电话要我去，当时我正在工作，他的突然打扰使我很烦恼；但是也只好带着一些必需的文件，如约驾车前往。

这些日子，柏林依然是一个美丽的都市，我驾着汽车穿过市内兜了一大圈，很快地便忘掉了心中的烦恼。我在泰尔公园停下来；喝了一点咖啡，坐在那儿清醒一下我的神志，以便应付明知即将到来的麻烦。

情报安全局的副官处，一向都是非常忙碌。但这一次我仅仅看见极少数疲倦不堪的副官，在那里傳送一些普通文件，同

时空气又显得很宁静；所以我觉得非常惊讶！我同这些副官们平素的感情就很好，其中有一个人附耳过来轻轻地对我说道：“今天晚上，局长毫无工作的心情。”他的话使我猜想，今晚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我可以不必担忧了！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的猜想是错误的。

当我走进去，我看见海德里希正在继续审阅文件时的不安神情。他发觉我在注意他，于是很不自然的耸耸肩膀，然后将公文推到一边，带着很高又有鼻音的声调说道：“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吗？”我说：“哦！没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他接着说：“你有时间和我一同吃饭吗？”他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命令。

我们前往爱登酒吧间，在那里静静地吃着饭，因为我总是让他先说话，已经成为惯例了！有一个我认识的小姐，她正坐在附近的一个餐桌上，我们不时的很友善的互相瞥视着，海德里希不认识她，我们的表情使他相当烦恼，于是他那毫无节制的好奇心促使他问道：“她是谁？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她的？你们认识好久了？”但是忽然间他又变换话题，开始谈及他要找我谈的事情来了！

这是一个漫长而不愉快的谈话。谈到将我的单位当中，某些最机密而又最重要的业务交给穆勒的盖世太保去。海德里希引用他那腐朽的原则：“分化与控制”。当时，我的回答是完全同意他所说的一切。接着我便很忍耐地，静静地向他指出：将这些重要工作交给一群低能而又未经训练的人去处理，是有危险性的，海德里希承认我所批评的话，并且也确信这些事实，他要我去和穆勒接洽安排这些事。等到这些事谈妥以后，他又详细谈到我的单位在占领地区的工作，同样地得到很满意的解

决，这样我才获得轻松了一下。

当这场谈话结束之后，我还得假装是为自己去寻乐似的，要陪海德里希到许多夜总会去。他和那些酒吧老板，女侍应生，酒吧守门的罗哩罗囉谈话的时候，那些人人都知道他是谁，而且都怕他，大家都装出非常忠顺的样子。最后到了早晨五点钟才准我回家去。

因为海德里希的决定，第二天我必须和穆勒碰头，足足费了两个钟头的時間，才使他弄明白我已经击败他的攻势，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所以我必须很小心的不使由于我的反对触发我们的公开冲突。穆勒是一个反对我的人，他不仅是非常阴险，而且毒辣残忍的斗争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后来，他便十分温和而友善起来，开始谈到合作与互信的重要性。但是在情报安全局单位主管的另一次会议上，他突然攻击我，并指责我的许多部属疏忽职守和不忠实。实际上呢！他所引证的例子，确是我们这个单位最大的错误。原来盖世太保在巴黎捉了一个柯西加人，而我们在波尔多的一个单位曾经发给他一份假的身份证明书。这个人乃是警方正在通辑的巴黎地下社会的分子，我们的同志没有充分详细检查他的来历，并且还交付给他一项复杂的任务。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海德里希竟不顾这一切而替我辩护；显然是因为这整个的事情使他伤脑筋，他讽刺地说道：“穆勒！我确信这一类的错误，在你的单位里也曾发生过！举例来说罢！一个重要的证人，竟有机会能从四楼的窗子逃跑——不仅说明你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管事，而且他们完全不懂得警察工作的基本常识。”

这一次繆勒是真正的管人家閑事而自触霉头了！这样我才得到三四个礼拜的清靜。

(七) 神秘的办公室

讀者們看到叙述德国情报机关国外工作部門首长办公室里的情形，可能觉得很有趣味。

走进我的办公室，就看見这是一个寬大而裝飾华丽的房間，鋪設着一层厚厚而又讲究的地毯。来宾們的面前，有一張用桃花心木制造的大型写字台。在办公室里，最宝貴的一件家俱，便是貯放我私人参考书的一个老式而高大的书櫥。在写字台的左边，有一張活动的桌子，上面放着和希特勒办公室以及其他重要机关首长直接通話的電話机与麦克風。另外有一架电话，是装着和我在柏林的住宅，以及在赫尔斯堡的別墅直接通話的专线。有許多麦克風密藏在室內每一个地方，牆內和桌子的下面，甚至于装在电灯的里面。所以室內的一切談話，每一种声音都能自动地記錄下来。办公室的窗子上面，都复以一层电网。这是一个在夜間通有电流的安全設備。另外并装設了一种电眼系統，如果任何人走近我的門窗和保險柜，或者意图靠近我办公室的任何一部分，这个电眼便会发出警报；那么，在三十秒钟以內，一班武装警卫便将整个区域包圍起来了！

我的办公桌就像一个小型的堡垒一样。在桌子里面装設两枝自动枪，可以扫射整个房間。这些枪口都对准着来宾，并且跟着他們向我办公桌走来的动作而移动。万一情况紧急呢，我只要一按电鈕，两枝枪便会同时自动地发射出去了！同时，我还可以按另一个电鈕，就会发出一种警笛的声音，召集警卫人員来包圍整个的大楼和封鎖每一个进出口。

我的汽車裝置着一架短波收发报机，可以使我能够在二十五里內的任何地方和我的办公室通話，并指示我的秘书。

(八) 我的自杀方法

不論什么时候，我在海外执行任务，根据上級的命令，我必須装上一个嵌有足量毒药的假牙，如果我被敌人逮捕，就可以在三十秒內自杀。为了确实保证起見，我还須戴上一只刻有私章的戒指，在一顆藍宝石的下面隱藏着一个盛有氰化物的金质囊。

二二、奧斯陸之行

(一) 海德里希的新任務

一九四一年九月，海德里希調任為波希米亞——莫拉維亞的德國代理總督，而紐拉特不過是一個名義上的首長而已！海德里希認為這項任命，是一個重要的升遷，感到非常的愉快。他表示：希望我能同去布拉格充當他的助手。他這一項提議，使我非常驚愕！顯然地，我必須在他下達正式命令以前，設法打消這個想法。於是我用盡所有的力量去說服他，如果我能以他的副局長地位留在柏林，重建情報工作，則對他是極為有利的。最後海德里希終於勉強同意了！

起初，我原計劃在九月間飛往馬德里，去視察我們在那裡的新組織，並調查各種問題。但是因為海德里希突然想要同我前往挪威，所以我的計劃，只好拖延下去。他想去澄清一下他和特博文之間的許多問題。——特博文當時是德國駐挪威的專員。海德里希另外還有一個企圖，他想以史特維格爾戰鬥中隊隊員的身份，秘密擔任幾項飛行任務；這樣，他就有了足夠的從事戰鬥任務的功績，才有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的資格，從而爭取戈林頒給金十字勳章的機會。

像以往的情形一樣，我們乘坐海德里希的專機前往。途中，他伏案研究，主要是策劃我們在奧斯陸旅行路綫的指示，他並驅使着他的副官們忙個不停。在那個期間，他將計劃做得如此

之龐大，以至于連一半也无法实现。

我已經決定對一批經過選擇的工作人員講兩次話。並想調查一下英國在挪威的間諜工作和反間人員的處境。事實上，那時參加反抗組織的挪威人，都在替德國工作。除此以外，我還想為我們的工作尋找一些機會，運用那些依舊和海外保持連絡的挪威輪船公司從事間諜活動。

(二) 特伯文的接待會

我們到達奧斯陸後不久，立即受到德國專員的接待。按照禮儀的規定來說，海德里希是德國的駐外代理總督，必須以款待部長階級的禮儀來接待他；起先特博文確屬盡力這樣做的。可是他們兩個人乃是死敵，這一次，我倒要看看他們的會談將如何的發展！

午餐以後，我們舉行第一次討論。他們兩人之間衝突的真正着眼點，乃是黨衛軍高級人員和挪威警方負責人雙方都爭執的有關權力執掌的問題。是不是德國專員特伯文的權力，竟高於柏林中央安全警察首長和安全情報局局長強大而統一的職權呢？特博文竟認為他自己是挪威的無上主宰，有着極大而可“任性欲為”的權力。德國的警察部隊只能執行他的命令。對於柏林中央當局的指示不僅是置之不理，而且嘲笑譏諷。他認為祇有他才能替希特勒負責挪威的一切。至於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等還能引起他興趣的原因，僅是因為他們私人認識的關係而已。特博文所以具有這種虛榮和獨裁的態度，是由於他和戈林的關係密切。遠在特博文充當魯爾區的行政首長時期，他和戈林都會染指於某些可疑的事件中。後來因為維護國家的利益，他們投資於德國鋼業的股份遂被沒收。

他們的討論很快就陷入僵局，于是我应邀提供我的意見。不管特伯文內心上潛在的敵視如何——后来特伯文果然公开对我敵視，我仍将意見提出来。——經過几番討論之后，特伯文終于用这样的話結束了會議：“我想，我們可以获得共同滿意的解决办法”。

晚間，有一个正式的宴会。特伯文亲自注意着不得缺少任何一件东西，这种做法，完全是模仿他的保护者戈林。如我們已經預料的一样，这个宴会陷入于一种毫无节制的酗酒情况当中。特伯文狂飲了大量的酒，并且强迫在他周圍所有的人都要同他一样的干杯。这是他最喜好的一种娱乐。在这种場合中，我觉得非常不适宜，所以两次想悄悄地溜走，但没有成功。最后，特伯文强迫他的两个秘书在房子內騎脚踏車，这一来，那群酒鬼便发出狂吼表示欢迎，我也大声地喊道：“好一个馬戏班”！特伯文必定已經听到我的喊声。显然在等待一个机会大鬧一番！他忽然站起向我这边走过来，很不自然地站在我的面前，說道：“哪！喝掉这杯啤酒……”，他递給我两公升的一个圓筒式大酒杯！又說：“立刻把这酒喝下去！你装病啊！”

我說：抱歉得很！确是因为健康关系，不得不戒酒，我还没有說完这句话，特伯文就将一大杯啤酒潑到我的臉上来！海德里希很快地赶过来阻止，并扶着我回到座位上，我非常感謝他。我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然后沒有告辞便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起，特伯文的女秘书来看我，邀我早一点到專員那里去，他希望和我們一起吃早餐。我和她談了一会儿，她就告訴我在这“特伯文王庭”里面的許多奇怪的生活和习惯。我暗地里为这位女秘书叹息。

最初，特伯文很尷尬地想向我道歉昨夜的事。他說：“昨天

夜里，似乎是喝得太多了！但是你知道，舒伦堡！毛病乃是因为你太清醒了！”

早餐以后，举行另外一次会议，我们都参加；并且包括穆勒在内，他是奉海德里希的命令前来的。特伯文对所有的意见都表示同意。这一天下午，我们大家都乘船前往奥斯陆福嘉德。

(三) 英国和挪威的反德活动

以后一天，我能安静地完成了我预计要做的工作。英国间谍的活动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自然他们已获得那些爱自由的挪威人们支持。英国人已经很有方法利用挪威的反抗运动从事政治和军事的情报工作，以及罢工破坏等活动。在几个案子当中，我们已可能向英国人的组织进行渗透，打入若干反间谍；虽然我曾试用了好多方法，想刺激鼓励他们的工作，但始终没有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另外有几个叛乱案子，消耗浪费了我们的许多力量；以及小渔船，短波电台和其他的东西。

在这个时期，海军和空军都正迫切地需要在格陵兰建立一个短波气象站。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属于军事谍报单位的业务。我也曾接到警告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挪威反抗运动分子的侦察。因此我建议：那些支持我们交通与供应路线的挪威人，都应视为危险分子而加以逮捕。并将他们带回德国。这样才是防止挪威反抗运动分子活动的最好办法。但这个意见被认为是过分慎重！不幸得很，后来我的想法竟被证实。两次想建立短波站的计划都失败了！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最后虽然建立成功。秘密电台也很良好地工作了一个极短的时期，终于被英国人的侦察器发现了它的位置。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捕捉去了！

(四) 美丽能干的挪威小姐

在一个晚会上。我遇到一位漂亮的挪威小姐。她能說瑞典、英国和法国的語言。但是不能說一句德国話。我和她談了差不多一个半钟头的話，随即将她爭取成为我的一个女間諜，而不再留心物色其他的女郎了！但是我总有几分觉得她对我很有兴趣，而且确实是很注意我；第二天，她給我一个电话，要求必須和她見面一次。

我照她的意思做了。我看出她的神情，确实有些事情困扰她很厉害。我們談了一会儿，她說：“你知道嗎？我被派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对付你。虽然我認識你的時間，仅仅这么短；但是我了解你并不是他們对我描繪的那种人。請你帮助我吧！我不願意出卖任何一方面；我也不願意伤害你。”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泄露，绝对令人怀疑！我立刻想到：哼！这一定是一套接近我的新詭計。我还无法断言她的身份与企图如何，于是我仔細地观察她面部的表情，我看出她的情緒激动，并不能真正的控制着她自己。她的眼睛是紅着的，她的动作是慌乱的；同时她又沒有表現出一种歇斯特里的样子，或者假装和我談情說爱。我想：这是可能的，她正因內心的矛盾冲突而无法自决。我便問她道：“他們是否知道这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她說：“这个我就知道了！不过我是轉了几个圈子迂迴到这里来的。我对招待所的管理員說了一个假名字，而且这里并沒有人認識我。”我当时警告她，她仍旧應該格外注意，并且告訴他們，她曾經来过这里，但是未能执行她的任务。我問她：在丹麦和瑞士她有沒有熟悉的人？她說在瑞典有几位亲戚。

我接着說：“你能否不引起德国人的注意，或你自己人的怀疑，到瑞典去一个短时期呢？”她迟疑了很久，然后答道：她能够这样做。所以我和她約定，用电话在上沙拉她的家中和她接头，并且告訴她如何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秘密地点和我接头。她很謹慎地問道：“那末，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呢？”我說：“我将指定我的女間諜每两个礼拜給你打一次电话。她的名字叫做茜尔瑪。假若你有什么事情希望告訴我，你就告訴她好了！”

后来我在斯德哥尔摩又和她見面了！并替她安排和我們的一个义务工作人員住在一起。

我对她第一次所作的怀疑是完全錯誤的。这实在是我一生当中，許多不平凡事件里的一个奇遇。找不出明显的理由，可以使她变得如此地喜欢我。何况她又已經听到很多毀謗我的话！她竟然反对那些原来领导她的人，而且仇恨他們。她对我承认：她曾經参加反德工作很长一个时期。假若我是她所听說的那一类人，其后果就可以想見了！我必須明白，她是多么憎恨像特伯文和那些在他周圍的人物啊！

当她奉命从事反对我的活动时，她表示怨恨这种做法；而且在他們設法强迫她或施以压力要她一定这样做的时候，她便更加发怒了。这些事情使她内心发生变化，由于这种情形，她便漸漸地对我发生一种真挚而热烈的爱情。可是这种誠摯的情感，我永远不可能和她交流。因此，虽然她不能亲自在我的身边服务，但在工作上却替我做出許多漂亮的工作，她确实是非常的能干。有一次，她甚至于以挪威反抗运动人員的身份前往英国。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因为她的行动，受着英国人严密的管制，所以这一次未能供給我任何重要的情报。但是另外一

次，她却非常的成功了！她单独前往里斯本，回来的时候，搭乘葡萄牙輪船，供給我一些很有价值关于英国皇家空軍的情报。

后来她在許多国家內从事我們的間諜活动，当然还是利用社交关系进行偵察工作。她喜欢旅行，而且任凭我的意思，担任着各种不同的特殊任务。但是，随着时光的流轉，她的工作情緒便漸漸地走入低潮了！她很坦白地承认这种現象。并且說：她对这一种人生已經不再有兴趣了！因为我想設法使她恢复正常的生活，我們曾經作了一番长談，可是她对于人生仍旧表示怀疑。

她已經积得一些錢，也曾在工作上获得某种滿足。但是她认为她将永远不能实现她真正的願望。而这个願望，就是促使她在这一段时期中，孜孜从事間諜活动的原因。

为了她自己的安全，我对她加以監視和保护。后来她到巴黎去，在那里非常消沉地居住着，陷入一种显然是幻想的境界之中。最后我的部屬向我报告，她已开始吃药。以后她的情形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有一个謠言傳說：她已經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自杀。又有一个說法：說她已經完全墮落，换了另外一个名字，带着一份芬兰护照，正在替俄国的情报机关工作。

二三、开展我們在瑞典的工作

(一) 俄国的間諜活动

在我到挪威旅行以后不久，我还得去瑞典一趟。这一次的旅行，并不是专门为情报工作，而是依照希姆莱的意思，去鼓吹散播希特勒的种族思想。整个的事情，真正說起来，是不甚重要的。假若不是因为希姆莱要我对此事特別注意的話，我就不会为这件事浪费一点時間了。

希姆莱对于間諜工作，有一种非常离奇的想法，而且不断地指示我如何去做。的确有些时候，对他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建議，我只好不表示态度。

虽然我这次瑞典之行的主要任务，是零碎而不必要的事；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俄国在瑞典的間諜組織进行渗透工作。我的目的，并不是在那里和俄国間諜进行全面的斗争，而是要設法將我們的間諜打入他們工作組織之內，所以我能决定这一个活动的范围和效率。当然啦！如果我們間諜的地位愈接近他們的核心，工作的效率就会愈大，由此我不仅可以經常了解俄国對我們的阴谋与活动，而且可以从俄国間諜对其他国家的阴谋活动中，掌握他們的动向。瑞典的共产党虽然有很多的党徒，但是还不足以充当一个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角色。他們的主要任务，乃是供給俄国間諜活动的經費和补充交通人員；以及协助俄国間諜从事反对中欧和西欧的活动。所以他們正合我

的用途。我知道：若干年前有一个瑞典人，名叫尼尔斯·弗莱格，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他的政治思想，已经转向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他组织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团体，组织很健全。他另外并发行一份德格柏莱德报纸。在那时，他在工人阶级当中，差不多有着数约一千的群众。

我们探悉弗莱格现在经济情况非常困难，我决定试图利用他替我们做工作；但是在我还没有了解他的一切以前，我是不准备这样做的。

我所受的训练已经教导过我，对于每一个人都要怀疑。我猜想：依照一般俄国间谍的工作技术来说，他可能是获得俄国情报机关的准许才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同时也可能已经交付给他一种任务——就如同我心目中所想的计划一样——设法打入我们的组织。

根据我的经验了解：这种木马计式的策略乃是俄国间谍最常用的方法。俄国间谍常常给予他的同谋分子有充分的时间去发展他们的计划。

因为不愿意使在瑞典的工作关系受到困扰，所以我非常谨慎地工作着，同时我向他们明白表示，我的活动决不是要危害瑞典的利益。

像弗莱格这样的人，也许构成了瑞典政府的一种负担；但这是瑞典人内部的问题，当然不关我的事。

这一次，我决定不用秘密的方式前往，而想以公开的姿态在斯德哥尔摩出现。所以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告诉我几个例行的问题，这样，我就可以凭此向瑞典的秘密警察进行正式的接头。用这种公开方式旅行的缺点，就是 I 可能受敌方间谍的严密监视。但是，我已妥善地布置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希望能够在

必要时，借此摆脱任何的釘梢人員。

因为我对斯德哥尔摩非常熟悉，而且喜爱这块地方；所以我先在这里休息了两天，輕松一下最近几个月来緊張而激烈的情緒。

我們所面临的这个战争，除非整个胜利，或者整个崩潰，是將沒有休止的一天了！因此我决定指导我的間諜活动，不仅要用它那千变万化錯綜复杂的地下工作搜集秘密情报，而且要設法在交战国之間发生桥梁作用。在和一個瑞典的朋友談到和俄国的斗争时，我坦白地承认这將是一个极端激烈的斗争，但是我說：我相信德国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

(二) 我的反間布置

开始工作的前几天，我和部屬們談論到組織和人事的問題，并且提及我的主要任务——秘密支援瑞典組織的經費。

我觉得我正被許多情报人員严密地監視着。有一次我差不多要放棄和弗萊格接头的計劃。但是，我們的会晤还是照旧进行。虽然他的身体似乎很衰弱，但他給我的印象并不算太坏。我认为他仍然可以做这种工作两年或三年之久。

一开始我就交給他很多的錢，以便支持他的工作。因此，坚定了了他的信心和激发起他对工作的热情。我对他說：我要他每十四天向我提出一般性的报告，反映各阶层当中政治人物的动态；如果发生任何特別值得注意的事件，他應該提出临时报告。每隔八天，我将交付他某些特殊的任务，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乃是在可能的最短期間內，建立可靠而有效的情报网。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情报网替他报館做工作，所有的經費都由我負責。他的主要活动將是搜集瑞典共产党的情报，要設法查明俄

国情报机关正在利用什么人和他们的工作方法。一个人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惟有像镶嵌细工一样，把许许多多片断零乱的资料，很有条理地综合成为一个总的研究才会得到成果。也祇有这样，才能对人事动态，交通路线，以及共党反对中欧的工作方法等得出宝贵的结论。

弗莱格听来有点胆怯了！特别是当我向他说明下列问题的時候。

我说：他的党羽当中，最少要有十个人公开正式地和他的集团决裂，并且回到共产党里面去。在共产党里面他们必须很积极地来攻击他，这样他的报纸才能重新获得俄国的重视。他必须不使他们发生横的联系，单独个别的而且要很精密的指示他们若干保障安全的必要手段，以防止他的间谍真正地跑到共产党那面去。

我接着说：假若他们和俄国人接上关系，那么同他们的交通通讯就要特别小心处理；并且要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先求立足生根，再交付特别任务。凡事欲速则不达，轻率地进行乃是极大的错误。在挑选这批间谍时，他应该谨慎行事，祇有那些具有坚强性格而又完全忠实于他的人，才能派充这项工作。

最后弗莱格了解了我的用意，虽然他一再说明：他不愿意做任何伤害他自己国家的事情，但是他表示准备照我所说的去做对付俄国人的斗争。我不想立刻要他给我一个带有约束力的诺言，我只是要求他，对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谨慎地考虑，三思而行。

当他和我告辞的时候，他似乎成为一个非常有决心而精力充沛的人了！这项工作触发了他的兴趣。

他走后，我坐在这间香烟迷蒙的房子里彻底地想了一想，

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借以克服我对他的怀疑。因为我想：人们真正能够了解他人的心地如何吗？唯一最好的办法，也祇是等待和观察而已！这个人的工作成果，就是他忠实与否的最佳考驗。

在进行撥付經費以求开展工作的时候，对于錢币的傳遞必須万分地小心，不能引起瑞典稅务当局的怀疑。

（三） 惊人而可靠的情报

及时的努力和大量金錢的运用，終于获得了惊人的效果。

弗萊格报告称：他直接从俄国人那里获得情报，指出斯大林正准备在冬季对我軍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反攻。情报中甚至精确地标出俄国人准备在莫斯科周圍地区用以反击德軍鉗形攻势的据点位置。但是无法肯定这批反攻部队是从西伯利亚撤回来的兵团呢，还是在中央前綫后方最近动员和組織的軍隊？弗萊格估計是有五十个至六十五个具有冬季作战装备的师。在这些軍隊当中，最少有二十个是全部摩托化的装甲部队。

因为从十一月中旬开始，我曾接到在俄境的工作人員报告說：俄国正在中央地区組織新的武装部队，所以使我对弗萊格这份情报的内容，更加重視。德軍參謀本部研究处也报导称：基于前綫諜报活动和对战俘的审訊，认为在十二月中旬俄国的新部队就会出现。

很重要而且很詳細的情报，都是从俄国大使館高級人員私下的談話中得来，但是他們不可能知道这些話已經被我們窃听了！这些情报关系乃是他們的瑞典共产党黨員，他們和俄国大使館的人員有着密切的来往。

关于这件情报的問題，我立即和一个日本伙伴研究。他对

这件情报不能下断語，只是向我保证說：日本方面知道俄国是完全依賴着日本中立的保证。所以俄国人基于这种假設——当他們繼續和德国作战的时候，在东方不致受到日本軍队的侵襲——而决定他們对德战争的策略。

这项情报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即刻縮短在此間的訪問，从事整編报告，并亲自呈給上級。因此我未能按照原定計劃和弗萊格作最后一次的交代。

(四) 馬德里的秘密电台

我回到柏林办公室的那一天，第一件事情，便是处理派往馬德里檢查工作的特派員的报告。他是因为我没有工夫，所以才代表我前往的。

閱讀了这份报告之后，簡直使我毛发聳然，詳細的内容更是可怕万分。

报告中說：全部工作人員中，只有一个高級人員是工作緊張良好而机智灵活的；他已經建立了一个頗有效率的情报网。他的唯一困难，就是和德国大使館間連絡的問題，虽然是这样，最后他还是設法建立上工作关系。这是报告当中唯一令人高兴的地方。其余的，簡直是难以令人置信了！但是我不会因为个人的虛荣和爱面子来掩飾我們的錯誤。

情形是这样的：在一家餐館的后面房間里，我建立了一个秘密无綫电台。在馬德里的主要工作人員，都把这个地方当作总机关所在地；同时他們也把这块地方作为間諜活动的接头处。每当发薪以后的那一天，他們便在这里和間諜們大喝其酒。他們爭取这家餐館的老板合作，并使他做我們秘密工作經費的會計。那个餐館的管賬員，也就变成我們的出納；所有我們的經

費和收據統統放在這家餐館里。當地的警察對於這裡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弄得清清楚楚，於是他們也來參加喝酒。這批地方警察當中，有些人甚至是反間諜；他們將所了解這裡一切的事情，都報告給其他間諜組織。明瞭得很！不僅西班牙的警方，而且敵國的間諜，都知道這個電台所使用的密碼，看到所有從這個房子里發出去的电報。說來真是萬分幸運！所有在我們電台發出的電報，都是假情報。

在這個當兒，我興起一個想法，就是乾脆讓他們這樣廝混下去好了！以使用這個電台來欺騙敵人，我們又在其他某些地方建立新的據點。最後我把這份報告擱置一邊；心中想道：依賴這種工作方式而獲得的情報，竟要呈轉給最高當局，真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

（五）繁重的工作和突然的空襲

在這個時候，許多人都在辦公室外面等着見我。其中有一位是研究保加利亞問題的專家。他的報告簡明扼要，使人一聽就能夠徹底了解。

另外一個接見，是非常傷腦筋的事情。這是一件影響我們在近東整個政策的問題。——企圖推翻伊拉克的艾爾·加利亞尼，這是一件失策的措施，而且損害了我們對阿拉伯國家的友誼。我們必須將他們爭取過來和德國友善，因此我要他寫出書面報告，以便和外交部以及德軍統帥部討論這件事。

接着的便是和他們研討許多的技術問題，最後我才得到空閑，再來處理辦公桌上的一大堆的公文。快到深夜兩點鐘的時候，我開始覺得我的神志模糊起來，以至於無法繼續看下去，所以我回家休息。

全家的人都沉醉在甜蜜的睡乡之中，我很快地向嬰兒室內一瞥，隨即打了一個大呵欠，疲困地倒到床上去。我的太太已經醒來了，她看着我，帶着非常關懷的神情說道：“你不能老是過這種夜生活啊！”但是，我已疲倦得沒有力氣回答了！

接着，我聽見她的聲音，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我的耳里似的！她說道：“華特！空襲！我們必須穿衣服，把孩子抱到地下室去！”我回答說：“不過是第一次警報啦！如果是真的空襲，我們有着足夠的時間可以躲避呢！”

我剛剛住在一個防空高射炮陣地的附近。我們都在五樓上，當他們發射高射炮的時候，我們整個的房子都搖擺起來了！這時的炮聲漸漸緊密，遠處的炸彈震撼着大地。我走到窗子那里——我還沒有決定做什麼！——忽然間，看見許多探照燈發出的交叉光帶當中，照射着一架巨大的轟炸機。在高射炮彈一顆顆向它射去的時候，它想設法逃出火網，但是它逃不出去了。我說：“我們最好走下去！”我剛剛離開窗口，我就聽到一顆炸彈落下來噓噓的聲音。我要我的太太臥倒下去，但是她正忙着照顧小孩。正當她走到門口，就砰磅一聲猛烈的炸起來！她跌倒在地上，我被摔到空中撞在對面的牆上。我聽見玻璃窗叮當的破裂聲和樓房倒塌的撞擊聲。隨即完全寂靜下來。不一會兒，呼救的聲音充滿了這恐怖的黑夜，有許多大聲吶喊的口令聲，和許多腳步的踐踏聲！我聽見我太太沙啞的聲音問道：“你很好嗎？”我不知道，我仍舊昏迷着。她比我恢復得快多了！她在那些破碎的玻璃和殘屑上，匆匆的跑到孩子們的房間去，我跟着她跑！在這種惡劣的情形之下，女人們的反應是多麼的快啊！她用力扭開那扇炸彎了的門。在那零亂而貼滿灰塵的小被下面，孩子正面向着她的媽媽，露出高興的笑容。房里的窗子，和所

有的家俱，沒有一樣不是殘破不堪的，就在床的上面，有一個鋸齒形的炸彈破片正穿在牆上燃燒。我和我的太太跪在床的旁邊，不禁一愣，互相驚呆的怔視着。

我們倆都興奮得以致沒有聽到下面的喊聲——“五樓的朋友！你們都呆住了嗎？把你們的燈關起來！你可曾聽到這批飛機還在周圍沒有走嗎？”我們很快地將燈熄滅，跑到地下室去。後來我到外邊去看看，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景象。在兩百碼半徑以內，一連串丟下來五個炸彈，其中一顆剛巧丟在我們住宅的甬道上，將甬道左邊所有的東西都炸毀了！所幸在那邊沒有防空洞，否則我們的命運可就注定了！

（六）卡納里斯的態度

我在騎馬的時候碰到卡納里斯。當我告訴他昨天夜裏的情形時，他顯得非常的憤怒，並且嚴厲地罵我為什麼不立刻到地下室里去。這個早晨我們很不愉快。

直到吃早飯的時候，我們才談到工作上的問題。我們詳細地討論着日本的作戰潛力。同時卡納里斯要我給他那份專為他研究的資料文件，他並且問我：是否海德里希已呈送給希特勒任何足以加強德國親日態度的資料。

我答道：“不！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却知道希姆萊非常注意日本的問題，而且對日本的历史有着豐富的知識。事實上，在俄境戰爭爆發以前，他命令若干秘密偵探的見習人員學習日文。他的計劃是派遣四十個人到日本軍隊中去服務，而日本也派四十個見習官到我們這裡來工作。不久，他要派我這部門中最優秀的二十個工作人員到遠東去擔任情報工作，他要我研究日本的历史和宗教，國家體制和天主教在日本大學中的影響力。”

卡納里斯睜大眼睛看着我。他問道：“所有這一切，你都已經做了嗎？”我承認我還沒有做。我諷刺地補充說：“當他們對所謂種族主義發生興趣的時候，日本的問題就不要再談了！”

“這是什麼意思？”卡納里斯問。

“哪！這裡日本大使館裡有一個日本人，他想和一個德國小姐結婚。希姆萊反對這婚姻，所以希特勒當然也反對！但是里賓特洛甫卻表示贊同。他們為這個問題糾纏了好幾個月。若干種族專家為此更須簽署很多的意見，最後他們終於在種族法律當中找到空隙，才讓他們結婚。”

卡納里斯假裝着很天真的樣子，忽然地問道：“關於你所談的那個在斯德哥爾摩的日本朋友是怎麼樣的？”我覺得有點煩惱了！我說：“我並沒有談任何一個日本人的事情呀！”我想縱使我已經談到，他也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不會向他解釋的。他必定已經明白我不願意和他談這個問題，但是他還裝着好像因為我拒絕談論這件事，而很難過似的神情。他接着說：“你有一個優秀可靠的間諜在斯德哥爾摩替日本人工作，你必定和他談過。”

這是真的，我在斯德哥爾摩有一個工作人員，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意大利人，日本大使對他相當欣賞，他已在那裡充當翻譯官很多年。他已經爭取了日本人的信任，而且由於他天生的智慧，豐富的經驗和語言的才能，常常用不着專門去找，就會得到有价值的情報。雖然這一次我去斯德哥爾摩沒有和他單獨談話，實際上我已增加了他的薪金。但是卡納里斯這種好奇的樣子，究竟是什麼用意呢？海德里希昨天就約我們今晚在一起吃飯，我要在這個聚會上，很快地把原因找出來。

(七) 征服俄国的政策

晚飯的时候，我向海德里希简单地报告工作。他特別注意到在西班牙使我的工作遭受严重挫折的人員。但是我要他相信我的话，就是如果对这一批人加以比开除更重的处罚，就会使我和部屬之間发生一种心理上的磨擦。倘使說，有人应该接受处罚，那么这个人便是前任处长。海德里希明白这句话是一个尖銳的諷刺！他知道，不論他的私人理由是什么，我都不同意他繼續寬待这个人。于是海德里希立刻改变話題，不再談这件事。

他說：“今天晚上，我有很多事情必須和你研究。假若我們在吃飯的时候談，那是最好不过了！这样不会有人来扰乱我們”。

今晚海德里希特別的温和。因为深深地了解他，我恐怕他这种神情，可能意味着他要宣布派我到东方前綫去，借以处罚我所写的一份有利于前任情报安全局长白斯特博士的报告。好像他已經看透了我的心思，立刻說道：“在柏林我确实不能缺少你的帮助！不过我曾想到派你暂时到东方前綫去一趟。你可能高兴知道这回事，事实上，我已經把这件事告訴希姆萊，他极力反对我这个想法。你簡直好像是他的干儿子。他說对你职务上的任何調动，都必須获得他的批准。亲爱的舒倫堡，我真想知道一下，这种关系你怎样建立起来的？假若我是你的話，我就不依賴这种政治关系。”

当我向他簡要地报告此次前往瑞典的工作以后，他取出一本筆記簿，摘記下我們討論到的其他問題的要點，据我記憶所及，大概是下面这些话：

首先他告訴我关于罗森堡为东部地区建立統治政权的詳細

情形。——建立这个統治政权的原則，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的會議上所决定的，并且提出德国对于占領俄国的政策。参加这會議的是戈林，凱特尔，罗森堡和馬丁·波尔曼。希特勒的計劃是：不顾苏維埃各民族間对于自治的願望，而要把俄国当作殖民地一样的加以分割和統治。但是，当然啦！明智的运用这一个龐大的人力，实在是有效利用这块广闊土地的先决条件。海德里希的記述，显露出希特勒对于这个“下等民族俄罗斯人”的統治政策。他說：“希特勒要无情而坚决地运用所有俄国人的反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組織。他要尽可能地赶快建立一个健全的情报系統。这个情报系統，必須是組織严密，手段毒辣，工作緊張的机构。它的恐怖程度，甚至于俄国的情报机关都无法赶得上。这样，就没有任何人——没有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人，能够再在地下活动的拥护下出現，或在俄国境内任何一个角落里活动。如果有一个人，他竟敢出来从事反德活动，就要及时发觉他，并且立刻消灭他。一般的俄国人，永不会感到危險，只有当他們中間，有人制造或扩展反动势力的时候，他們才会受到危險。”我沉思地看着海德里希，他从我的眼光中像是了解了我的意思，对我耸耸肩膀。我靜靜地說道：“单凭外国的警察方法，好像不能压制得住这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尤其是那些仇視苏維埃制度的国民，或者对我们友好的人們，是否都不贊成自治的方式呢？結果說不定他們会被誘入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泛斯拉夫运动。我个人的意見认为：我們應該建立許多的自治政府，并且鼓励这些不同民族中的国民英雄分子；然后我們可以运用他們互相攻击互相牵制。例如：利用乌克兰人啦，格魯吉亚人啦，白俄啦，以及利用像米尔尼克和本德拉这一类的人物。

海德里希困惑而煩惱地沉靜着沒有作聲。隨後他說道：“你毫不了解這些事情。希特勒的看法是對的。”

他隨即用以下簡要的命令結束我們的談話：“你的工作是要加強對俄國的間諜活動，希特勒已對我表示，他非常重視這件事。他認為任何關於斯大林對內的措施動態，都是極端重要的，特別是有關他們游擊作戰的計劃部署，以及黨和軍隊的合作等等情報。”

在這個時期，柏林的空氣已經顯得比較消沉了！在東方的攻勢已經陷入停頓狀態。僅僅只裝備着夏季作戰裝備的德軍，正受着俄境嚴寒的突襲。這件事情，德國陸軍統帥部的高級將領和希特勒都應該負責。可是他們都沉醉在幻想的樂園中，拒絕考慮任何的批評和建議，對於戰區官員向總部提出的警告，也都置若罔聞。

斯大林對戰局形勢的估計與部署——這些我曾經獲得情報——僅僅在六個月以內，就開始証實了。對於我最初提出西伯利亞俄軍調到歐洲的情報，雖曾引起上級的注意，戰地諜報單位和對俘虜的審訊，也曾不斷地証實我的情報，但是他們認為我所說的數字過分夸大，竟而沒有從事一點準備。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希特勒免除了野戰軍司令勃魯齊區的最高統帥職務，而親自指揮作戰。這便是這個專制政權的最後高潮時期，也就是我們軍事力量擴張到最大限度。後來，接着的便是俄國的冬季攻勢，和德軍拼死的後衛作戰。

二四、珍珠港事变的内幕

(一) 探測日本的意向

在一九四一年的初秋，我們和日本的关系显得有几分晦暗不明，特别是因为日本和美国之間进行的商談。九月上旬，日本外务省更拒絕將日美商談内幕告訴德国駐日大使。对于一个三强协定會員国这种侮蔑的行为，希特勒当然是不高兴的。不論里宾特洛甫施用多少压力，日本人始終对他們应该参加对俄战争的建議毫无反应。同时也沒有明白表示他們計劃进攻南太平洋呢，还是认为繼續在中国作战就算滿足了。所以，希特勒命令卡納里斯和海德里希用一切的方法去搜集有关这件事的情报。但是希特勒用这种概括性的言辞来下达这项命令，那就又要我来設計、策划完成这项任务的办法了！

我忽然間发现：卡納里斯为什么如此急欲探詢我在斯德哥尔摩和日本人談話的原因。当我将这情形告訴海德里希时，他說：“这个老狐狸！他剛剛还在打听我們是否也負有这项任务呢！”

海德里希問我怎样处理这件事和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并且強調关于經費問題不必顾虑，我当即向他提及經費方面已經据拮的情况，他仅仅答道：“去和有关人員商量罢！”我立刻掌握这个机会，要求他准許設立我自己的經費管理单位，——海外政治情报处的独立經費单位，由我亲自控制。他很快地同意了！这是一件意外的收获，使得我更进一步地走上实现我理想的道路。

在此以后不久，我必須飞往馬德里，去檢查那里新据点的工作情形。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在里斯本的日本伙伴打电话給我，并要求我立刻和他見一次面。但是我沒有時間照他的意思去做。第二天，真是出人意外，他为了要和我面談，突然从里斯本赶来了！

他似乎非常緊張，說話的时候，夹杂着許多的德国話和法文。他告訴我說：日本和美国的談判实际上已經破裂了！日本的确要在最近的将来发动攻势，而且这个攻势必然是对南方进行的两栖作战。

他焦急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經亲自向东京保证德国将支持日本。但是現在关于这个問題，他忽然有了另一种想法。他深深地忧虑，因为当德国要求日本对苏俄采取軍事行动的时候，日本的态度是那么的消极。他要我給他保证，不能坐視日本单独地和美国作战。

我很謹慎地回答他的問題以后，并設法使他安心，我对他說：特别是正当德美关系緊張的时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可能发表一項紧急的作战宣言。就搜集日本意向的情报工作而論呢！我主張应对我們所有的海内外各单位发一个通令，这些单位在安哥拉、貝尔格萊德、柏林、布伊諾斯艾利斯、里斯本、羅馬、上海、东京、斯德哥尔摩和維希等地都曾和日本人連系。因为在这个期間，日本人正与貝当政府交換关于占領越南的問題，所以对我說来，維希是特別重要的，一个法国間諜曾替我从日法双方幕后搜集到极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都补充入里宾特洛甫既有的官方資料之內。我准备立即审核这情报的各項細节，并且替希特勒起草一份报告，以供他的参考之用。

我要求海德里希和陸軍技术情报处处长弗尔吉柏尔將軍以

及和技术偵察局接洽，以期集中所有无綫电偵測破譯单位，和短波收听站的力量，注意維希和貝尔格莱德两个地区。我推測，由于收录下来的各种密电，我們可能获得一些有用的資料。当然啦，在柏林与东京的交通通信方面，采用同样的方法也会有效果的。海德里希立即和弗尔吉柏尔將軍通話，并当着我的面前，要他直接和我連絡，商討进一步的問題。

这是很明显的，世界上的事情似乎是顛倒过来了！現在我正在对海德里希下“命令”。我要他立刻和封·狄克森太太通話，她在柏林有一个政治性的沙龙，而且在这个时候，深得希特勒的恩寵。我知道，有两个日本人，他們常常到她的沙龙里去和两个交际界的人亲密地談話。我常常从这里得到很好的情报；但是在这个情形下，我要海德里希亲自和她談。我不願意負担对封·狄克森太太泄露这件任务的責任，因为她实在是一个有几分喜欢饒舌的女人。

(二) 爭取冉克的合作

虽然我明知道我这种做法，可能卷入一場很棘手的辯論之中，但是我认为現在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来重新提出任用冉克的問題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不相信他，而且非常的厌恶他。他們曾經为他們自己的目的，无情地打击他。差不多使他完全陷入瓦解的地步。但是，冉克和我却保持着一种非常謹慎而非正式的关系。有一天，使我非常的惊奇，所有关于他在一九三三年至三八年間的資料档卷都被沒收了。当我还在反間工作处的时候，我曾审阅过这些資料，并且决定和他交朋友；因为海德里希特別劝告我不要这样做，所以我只好抑制住不和他接近了。显然，冉克不得希特勒的信任，他怀疑冉克是一个伪

装的英国間諜。同时认为赫斯的逃亡，他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虽然这一切，实际上仅仅是海德里希一个人的意見，但是他設法說服希特勒采取同样的观点。所以提起冉克的問題，无異就像檢起一块燒紅的铁。我說到他的过去，他在德国間諜工作上二十多年的历史与經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不可否认的成就，并且向他們建議：这該是忘掉对他誤会的时候了！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将負責严格控制他。假若他确实是敌人的間諜，我可以很謹慎地运用他，其結果對我們将是利多害少。

海德里希立刻就明白我的用意。他对冉克的过去比我知道的更多，所以冉克在远东的工作关系，对于目前我們所面临的任務，实是非常重要的。他除了和若干中国人士熟識外，并且和中国軍事顧問塞克特將軍、弗尔克哈森將軍有着密切的連系。一九三五年以前，他曾任赫斯的情报工作方面的顧問。除了对海德里希以外，他可說是毫无畏惧。他有一次告訴我說：“海德里希可能是这个世界当中，我唯一畏惧的人。我想不出有任何人会比海德里希更殘酷更危險。他有超乎常人的极高智力。不过，除非他不断地利用你，和要你工作到死，他是不会停止的。”

冉克說这些話是經過多番考虑过的。后来他当着我的面，竟然完全向海德里希重述这番話，海德里希的臉色蒼白，但是沒有說什么。

我向海德里希表示，我想不出任何人能比冉克更适合于這項調查日本动向的任務了！我知道冉克和日本发生良好連系的路綫。一个是从前沙皇时代的俄国上校，現在已归化智利国籍，他有时住在柏林，有时住在巴黎。另外一个德国犹太人，出身于一个声誉显著的家庭，他的兄弟在英国的銀行界有着相当的地位。好多年来，我和冉克曾經竭力維護这个德国犹

太人，使他不致受到德国种族法律的约束。这个时期，冉克最大的政敌穆勒，正在寻找机会企图乘机打垮我们。由于他那种深重的仇念和阴毒的手段，他差不多快要成功，我们拯救这个人和他家庭的努力也就遭到极大的困难。后来我们不得不帮助他利用一张洪都拉斯的护照逃到瑞士去。

我打算派冉克到瑞士去，因为他能在那里运用他的中国朋友搜集情报。同时日美的谈判，中国乃是一个中心问题。经过几番劝说之后，海德里希终于同意在明天和冉克见面。

他们见面后的谈话情绪相当友善。只要他们的话锋有激起对立的趋势时，我总是设法将他们冲淡缓和下来。自此以后，冉克就以我的顾问身份替我工作。他独立自由地工作着，有一个年青的助手，俨然形成一个“冉克局”。

(三) 对日本策略的分析

获得冉克的合作之后，我的另一个步骤，就是要分派短波电台，新式收报机和秘密交通前往海外各据点去。并将当前紧张情势通知在外国的负责人，以及规定他们呈送情报的限期。第二天我再和冉克讨论整个的问题，依照他的意见，我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我极端重视从日本人的来源获得秘密情报，但是，美国人的来源说不定也很重要，而且更加容易获得。我同意他的意见，因此改变了我原来的计划。

冉克说道：“坚持要求日本参加对俄作战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日本的统治阶级，是经常遵守着‘保卫日本后方’的原则。不管欧洲的国家，打得如何的惨烈，日本人的策略还是固守他们自己的东亚地区。他们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而且他们自己认为是这一个地区当然的领袖。里宾特洛甫毫无了解这种观

念的能力，所以也沒有能力提醒希特勒。”

由于他和日本人亲密談話的結果，冉克了解日本为了确保她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极可能向南方謀求发展。这个判断，經我由其他来源获得的情报证实。日本人也明白这一个政策可能导致和美国的战争；但是，他們同时希望能在外交談判上尽可能的贏得美国人。日本特务机关相信：罗斯福总统的主要目的乃是援助英国；罗斯福认为既不使英国孤立，又不使英国和俄国联盟，就可以打败德国。对于日本來說呢，中国的战争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問題。日本的军队已被充分的使用，而軍界人物都不願意改变进攻目标。所以我們必須确认，我們不能依賴日本军队来参加对俄作战。假若日本和美国的談判不能获得滿意結束呢，我們希望日本向东南亚地区进兵。

第三个問題看起来也是不为希特勒或里宾特洛甫所考虑。这就是日本进攻东南亚，将构成对英、法、荷、葡等国在此一地区权益上的威胁。整个欧洲，当然也包括德国在內，都将丧失主要原料来源，直接影响国家的經濟。

和冉克討論这些問題以后的那一天，依照他的建議，我下达若干附加命令。所有我的国外各单位現在都在高度的压力下工作，而我呢，則迫切地等待着工作成果。这就是当时情况的描繪。但是耐心二字实是我們工作中一个主要条件，許多的领导人物都不理解这个道理。

差不多八天以后，第一件情报开始傳到，研究部門也有計劃地展开了工作。甚至于对那些不重要的电报，也都严密地研究，审查它的来源可靠程度和分析內容的正确性。我不同意，在我的研究人員尚未审核完成以前，就将任何情报呈給上級。这样，我們才能观察到日本政策上的分歧意見和矛盾势力，以

及由此政策而形成的对美外交政策，和对三强协定其他国家，特别是对苏俄的态度。

在这两个星期当中，我们的工作集中力量从事情报的审查和复查。上级对工作的要求也日渐加紧起来。我的第一件报告，就是仅能将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匆促整理后送出去的，虽然如此，我已问心无愧了！

(四) 希特勒企图迫使日本参战

自从一九四一年七月松冈洋右下台之后，希特勒显得格外焦急和紧张。不顾日本已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和俄国签订中立条约的事实，而将每一件事情都集中日本是否仍对轴心忠实的问题上，或者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日本是否对美国政府的要求作更多的让步。假若日本竟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三强协定可能比一个空弹壳还要无作用。这种焦急的意识驱使希特勒开始不惜一切的对日本施用压力。为求解除德国的危机，他要迫使日本参加这个激烈的战争。

因为要使这个压力有效，德国新闻处的新闻官乃发布一连串捏造的有利消息，夸大德军在俄境已造成决定性的胜利。吕特金是德国新闻处处长，也是冉克的好友；他打电话给我，他想晓得捏造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在电话中说道：“喂！舒伦堡！你可以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我开始觉得我好像在一个疯人院里。我刚刚问那个巴伐利亚粗汉——这是指德国政府新闻发布室的某一个官员而言——他滥用那粗蠢的土音大声对我喊道，他要在德国报纸上发表德军胜利的消息。我们处理新闻的工作人员要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怎样向他们解释。”

我設法使他鎮靜。我說道：“德國陸軍在俄國境內曾獲得顯著的勝利是無疑問的。我倒要說，是否德國新聞處的判斷未必正確。希特勒有兩個想法：第一、他想向世界各國和德國人民炫示德國陸軍的成就；第二、他正想利用這個方法對日本施加壓力。他要使日本人覺得，假若他們再遲疑不決的話，就來不及分享掃蕩俄國的成果，若是他們想在西伯利亞有所獲的話，就得趕快發動軍事進攻。這個辦法是否能有作用，我沒有意見。——畢竟我們不是對付歐洲人，我們要對付這個難以捉摸的日本人。在我們的情報報告中，我們已經竭力向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指出所有這些問題，但是他們是否注意便是另外一件事了！”

當希特勒看到我所提供的關於日美會談和日本人對東南亞的野心等情報時，他大為震怒，而且藐視不顧這些情報中所提出的警告。他完全漠視事實：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國已經表明態度，如果日本侵占越南，美國將凍結所有日本人的財產；同時英國和荷蘭也很快地採取同樣的態度。這種用停止原料供應，特別是油料的補充的經濟封鎖政策，直接打中業已緊縮的日本經濟的要害。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日本近衛首相提出和羅斯福總統會談的建議，而希特勒認為這種動作，乃是他個人的一種侮辱。他用盡一切方法來阻撓日美的談判，但是他的企圖證明完全無效。對於這件事，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都曾嚴厲的叱責我；因為我指出里賓特洛甫在這一方面的失敗，所以我才能找到為自己辯護的借口。

(五) 重要的戰略情報

呂特金很注意地靜聽我這番解釋。我們決定一同去吃午飯。

在用餐的时候，我得到一些我們已經知道的或正在怀疑中的有价值情报。透过开罗和伊斯坦布尔的路綫和呂特金的一位极能干的工作人员李沙尔特博士的关系，获得了一件既可靠而又具有决定性的情报；这件情报指出：在夏季期間，日本空軍的特別部队，已經在中国海外举行一次大規模的演习。空軍部队和海軍舰艇都证明能有效地从事联合作战，而日本陸軍和海軍都同意在相当近的时间內发动一次战争。但是他們战略計劃的重点，則囑視于向南太平洋进兵，并未論及其他。这一点对于日本战略計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們认为应使俄国全力对德作战，同时由于这种思想，日本外交官乃力謀获得俄国保持中立进一步的保证。陸軍是完全被牵制于中国大陆和越南的戰場上，而毫无从事参加另一个大陆战争的准备。

这些情报当中，包含着德国新聞处东京代表佐尔格的报告，海德里希和希特勒、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凱特尔都将据此进行討論。在海德里希前往参加會議以前，我曾提供給他許多从里斯本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所获得的个别的情报，这些情报都能证实我們前述的結論。例如东京方面的情报报导称，九洲自从八月中旬开始，已經禁止所有的船只通行，外交人員亦在禁止之列，这件事更进一步证实我們情报的正确性。

一九四一年十月底，冉克从日本特务机关內获得了一件情报，这件情报并經中国的关系予以证实。情报中說：日本新任首相兼陸軍大臣东条英机相信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是不会在談判中屈服的。主要是因为国内政策的原因，日本乃派遣一个曾与美国人結婚的前駐德大使来栖三郎去华盛顿协助野村海軍上将进行談判，以期作最后的努力求得和美国的妥协。無論如何，这一个步驟，說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对于和战問題早已

有了打算，而且日本准备在十月中旬左右攻击美国的决定，似乎是有几分准确了。

(六) 一份电报的影响

起先，希特勒对我们的情报是始终怀疑的；直等到后来，十一月中旬的时候，根据他的指示，我通过冉克发给日本特务机关一份电报，电报中说：不论日本军事行动的性质或进攻的方向如何，德国总是迫切地希望日本参加作战。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确定：不论日本在什么地方参战，只要他们下决心干就行。这份电报便是在希特勒作这个决定后才发出的。

我相信这一个鼓励，可能影响到日本的决策，因为他们在接到这份电报以后不久，也并没有获得我们任何正式的保证，日本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动员，而在十一月下旬，就命令他们全部的海军舰队驶向南太平洋从事两栖登陆作战了！

希姆莱，这位希特勒的忠仆，要想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希特勒，但是，当他正要说出这件情报时，却遭到希特勒一个严厉的呵责，希特勒拦住了他的话，大声喊道：“不管怎样在这个时候，我不要听任何报告——我要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

东京方面随即提出要求：假若日本和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发生了战争，德国必须和日本站在同一战线。面对着这个立场和明显的要求，希特勒命令外交部就在十二月初用最坚定的口吻答应支持日本的态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军突击珍珠港。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八日——希特勒便向美国宣战了！

二五、里宾特洛甫和外交部

(一) 同路德打交道

除了日見繁重的例行工作以外，我尚須担任和許多政府机关之間重要問題的聯絡工作。最主要的，当然是和外交部的配合。在這項業務中，当我充当反閩处处长职务时期，我就已和外交部助理秘书路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是外交部荷兰司司长，是里宾特洛甫最亲信的一个干部，里宾特洛甫无论是从事任何重要私人問題或业务上的决策时，都要先征詢他的意見。至于他們两人之間这种亲密关系的真正理由，迄今仍然是一个謎。

海德里希曾要我保持和路德的連系。并說明这是影响里宾特洛甫最好的办法。依照海德里希的說法，路德是一个冷酷而无感情的人，他的才智并不及他外表那么漂亮，他是崇拜权力的。但是里宾特洛甫却完全信任他；也許就是里宾特洛甫唯一信任的人。他曾任柏林郊区某地的議員，并曾被牽連于一个盜用公款案件之中。但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萊两人共同的庇护，他的名誉才得保全。路德是非常反对党卫軍的。海德里希和希姆萊明白，他們猜測路德深怕情报机关太曉得他的底細，所以他不断地挑撥里宾特洛甫猜忌情报机关。里宾特洛甫并會賦予他彻底改組外交部的工作。

海德里希警告我說：“同路德相处，你会遇到困难的。当心

一点，他最善于利用你自己的话来攻击你自己。所以你要经常和我保持連絡，这样我才能协助你。因为路德恨我，很可能地他也会恨你。在任何情况下，他說不定会企图利用你来反对我。你是明白你自己的意图的，你想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独立，不过我却不願你落入路德的圈套。”

我曾通过处理反間单位的工作問題，例如海外警务参贊的工作或类似的問題，和路德接触連系，由于在这一方面和他合作，我很謹慎地协助他清除了許多他在国外地区与党卫軍之間發生的問題，因此使他对我漸有信任之意。我并将和他每一次的談話，作成簡要的札記，送給海德里希轉呈希姆萊。

路德是很不适宜做一个政府的官員，他在国内做一个商人倒还比較适合得多。他的精力充沛，很能掌握时机。但是沒有做組織工作的天才。他有着深刻的思考能力，但是他的面孔表情却显得有点太俗气。他戴着一副角质厚边的眼鏡，由于鏡框的影响，他的眼睛經常的鼓漲着；和他相处就得尽量的克制自己，不要激起他的攻势。他的想法变化得非常突然而迅速，他能說到或做到任何事情。他仅仅只受商人眼目所支配，假若有人知道这个秘訣或注意到這個問題，虽然并不是很容易，但可以和他相处。

他常常对其他的人譴責他的部屬們具有的一种观念：就是“对这样一个长官我們怎么和他相处啊”！他认为他們这种私下的議論与怀疑，实是一种缺点，而称他們为固执守旧和落伍的分子。他經常用他那善辯的柏林腔調高声大喊的在部屬当中訓話，而且多数是用命令的方式。老实說起来，他在那个时期确实是一个相当显赫的重要人物。就好像欧战以前德皇外交部的霍尔斯坦一样，只不过沒有像霍尔斯坦从事外交工作的才能罢

了！

他相当的冷酷而极其残忍，这样一个危险人物，也只有在专制政体之下才能产生出来啊。

（二）我和外交部的合作

凭借着我和他的关系，他认为我仍是他打击最大政敌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桥梁。因为事实上，他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在坦白的时候，他曾向我直认：他很想成为党卫军的一员——所以我曾保护他，防备遭受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打击。现在，我使他完全清楚了，我们的关系，必须是要放弃任何私人的偏见，对他公平正直；所以他对我许多工作上的要求都同意接受，而且进一步很忠实而技巧地转达里宾特洛甫。因此我能通过他得到很多协助，这是不可能从外交部其他人员那里所能得到的助力。

在以后几个星期当中，由于路德的指引，我和外交部制定了一个协议，终于获得里宾特洛甫的批准。这一个协议是规定秘密政治工作的固定权限。

当我回想到这些协议时，我对德国差不多轻率地毫无准备地发动史无前例的大战一事，依然感到非常的惊奇。依照路德所说，在那时，德国的外交部和军事谍报部门并没有明确的协议。

这些我和外交部方面的商谈，以及由此商谈而得出的书面协定，便是今后我和外交部继续合作的依据。

这一个连系合作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有很多次的配合确实可为今后工作之借镜。但是仍然有些地方，不仅是不能配合协调，而且有着实际上的磨擦。多数情形是因为里宾特洛甫

个人的缺点。他的观念和他所发布的工作指示，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同时他个人的态度又是毫无修养。最后我决定避免他参加这项工作，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他使每一个人都成了仇敌。

因为要指出里宾特洛甫对于秘密工作的观念是如何的錯誤，我首先向路德、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指出关于波兰在倫敦流亡政府的情报，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捏造的，这些情报我曾透过国外工作人員交給外交部情报司。两个星期以后，里宾特洛甫把这些报告当作是宝贵情报呈送給希特勒。于是希特勒和他亲密地談了一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并没有透露这个談話的任何内容，但是两天以后，他和希姆莱一同吃飯时，則談到从事秘密工作的一般困难問題。

(三) 里宾特洛甫的情报思想

后来，我奉命向里宾特洛甫报告工作。我很准时地到达那儿并立即获准接見。那时候，他的办公室是在从前总统大厦的厢房內。这个地方装璜得完全像希特勒办公室的那种派头。书房中，有着巨大的办公桌和寬闊的窗子，整个房間是用厚厚的一层地毯鋪复着，另外悬挂着名貴的帳幔，还有披着絲巾修飾华丽的椅子。里宾特洛甫像过去一样，拱攏着双手站在桌子的后面，他很正式地接見我，显然他对我的印象是陌生的。就好像第一次召見我的情形一样，他带着加强的語气慢慢地說着；說了几句話以后，他从桌子后面踱出来，很庄严地和我握手，并請我坐下。然后他坐在我的对面說道：“請你立刻开始报告，我已經了解你来談的問題了。”

在最初半小时当中，他面部的神情始終是很冷淡的。他聚

精会神地靜听着我的話。但是当我說到和其他部會間各种連絡单位的組織时，他突然插嘴問道：“你的意思，不是要為其他单位建立秘密工作組織嗎？”這個問題明显的說明了他尚未了解我所說的意思。于是我再从头說起，謹慎而緩慢地向他解釋：这些連絡单位是不可缺少的，假若他考慮一下这桩事情，他会相信对于外交部和他个人都有裨益；姑且不談控制与权限的問題，这些連絡单位和政府其他部門的連系接触，都可用來处理具有对外交部重大利益的各种問題。同时用公平无私的立場來管理这些連絡单位。单就它对秘密工作的重要性而言，也决不致抵触各单位的利益。如果情报机关能够和外交部取得密切合作，双方都将有极大的好处。因为党卫軍的高級人士將支持这种做法。所以无须我在这里和他——里宾特洛甫——商談每一件細节問題。为了消除里宾特洛甫的怀疑，誤認这种做法乃是党卫軍向外交界渗透的一种策略。所以我建議不論誰担任这些連絡单位秘密工作的負責人，都应視為外交部的職員。

里宾特洛甫非常茫然而困惑地看着我，他依然不了解我的意思，而我进一步向他解釋呢？他越发显得不明白。所以我乃改变我的报告方法，我采用一种挑衅性的口吻；我甚至于对他說：我曾經故意地供給他假情报。我提醒他想起他和希特勒的談話，最后并坦白地告訴他，情报机关現在的強大与健全已非他所能打击得倒的了！假若他不贊同建立連絡单位呢，那么便是他反对这种做法。

对于我的这番話，他不禁憤怒起來。他說他不能忍受对他的詆毀。他會常常想建立一个合理的工作关系，但是他現在不得不承認：我們不把外交部当作一个独立单位看待。因此我向他正式表示道歉，我說我的这番談話必已引起某种誤会。假若他

认为我的建議尚有价值的話，我准备向他提出书面計劃。他帶着一種輕視的表情回答道：“謝謝你！沒有這計劃我也能做的。”

于是，我設法促使他說出他的意見，我說：当然啦，如能听听他对一个秘密工作的組織和方法上的意見，將是一件很快慰的事。轉瞬間他显得輕松起来，帶着一種夸張的姿态向椅子上一靠。我能体会到我已將这次的談話变质了！我不應該一开始就大談我的議論，而應該首先要求他发表他的意見。无意之中我已創傷了他的虛榮心理啦！

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我的完全两样。依照他的意見认为派在国外工作的优秀間諜不得超过十人或二十人。他們应具备充分的經濟条件，而是主要的依照他們自己的判断去搜集情报。这二十个人就足以經常供应所需的情报了。各种細节問題，在外交政策的广大問題上是不太重要的；他們所搜集的，都应是些基本問題，同时他們每个人都必須能够事先及时的偵悉到。

他說：他对我个人非常的信任——我听到這句話，差不多要从椅子上摔下来。对我來說呢！他准备尽力巩固我的地位。事实上，在任何时期，他总是想拉我到外交部来服务。在那里，我除了和他研究一般的問題以外，还可以主持一个像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小型情报单位。

我一再向他說明：我个人是不想这样做的！我不同意他的意見。我觉得这些問題对于情报工作的影响极大；唯有透过情报組織搜集和經過科学的和有系統研究的資料，才能替政策設計建立真正的基础；这决不能依靠偶然得来的情报，不管这些情报員是何等的精干，也不能仅凭十个或二十个人的智力。

談到这里，里宾特洛甫忽然显得面有倦意，对談話沒有兴趣了，于是我便和他正式而簡單的握手言別。我所有的幻想都

消失了！我深知在任何方面任何問題，我都不能同意这个人的观念。他从来不表示需要任何协商，甚至于否认情报組織的存在的必要性。

二六、日本和中国

(一) 印度包斯的活动

一九四二年三月里的一天，冉克从瑞士回来看我。

这时，印度民族运动领袖之一，錢德拉·包斯正逗留在柏林，他是印度国内颇有影响力量的人物。日本正竭力向他表示好感。当然我也想知道冉克对这一方面的看法。

主要是遵奉希特勒的意思，国外政治情报处远东部门对于印度的情报，多半是靠西第·格亨供给。他是印度自由运动中一个小派系的领导人，他和包斯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和解的敌视状态。

包斯卓越的智识，和他从事现代宣传战的方法，给予希姆莱一种极深的印象。因此我们正考虑着我们是否将支援西第·格亨的力量转移支持他。包斯若干意见中有一个颇为中意的想法，就是建议在德国军队里建立印度义勇军。所以我们为他安排谒见希特勒，希特勒当时在原则上是同意这样做的。但是因为希特勒强调：在那时期，他对印度并不太感兴趣，而愿注视日本的政治和战略形势，所以使得包斯非常的失望。希特勒表示：如果运气好的话，也就是说，征服了俄国南部地区和高加索，德国的军队到达伊朗；那么，也唯有在这个时候，他准备和包斯谈论有关印度前途的问题。

我向冉克提及包斯的名字，他立刻给我一个警告。他说：

他知道包斯曾居住俄国很久，而且曾在莫斯科讀書。他和共产国际分子有密切的关系。当我和包斯来往的时候，我曾一次又一次的从他那具有一套規律的辯证問答中，发现到他受莫斯科教育影响的現象。

后来包斯应日本人之請，在一九四三年乘德国U式潛艇前往日本。当他离开柏林以后，我并不是沒有向日本人透露我对包斯的怀疑，但是他們坚持能在日本充分运用这个人的才干。

說到包斯很多，現在我們要重新来談談我的工作。冉克向我建議：我應該停止在第一綫的渗透策略和在战区以內的情报活动；这些工作可以交給各种軍队的諜报单位去做。我們自己的人員則要尽可能地深入到俄国的后方，在那里将可以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于是我向他說明：这种作法，不論是用降落伞将間諜投下去，或者是把他們降落在无人居住的区域，都需要大量快速的运输机；而德国空軍所能供应我們的只是极少数的飞机，实是一个严重的困难。說到这里，冉克改变話題，我們剛要談論日俄的关系时，他忽然中止，說道：“在这个地方毫不安靜！你为什么不把事情擱置一下，出去过一个周末，輕松輕松，散散心！”

他这个想法正中我的意思，所以我前往波美倫尼亚海濱平原他的田庄去。这儿有一个不可思議的大森林，和一个产魚极多的湖。吃过一頓美妙的飯菜之后，我們吮着一瓶精美的紅酒，促膝而坐，商量我們的工作問題。事实上，冉克并不是为了我的健康关系，而是因为他从东方获得了一件情报，要确保討論的絕對机密起見，所以才提議到这里来渡周末。

(二) 日本企图促成德苏媾和

冉克已經探悉：日本人正意图促成德国和苏联締結一項和平協議。日本內閣已經从他們的特务組織中，获得关于苏联真正的作战潜力方面广泛而零碎的情报。事实上那时苏联的軍隊，將很快强大起来。不仅足以阻止德軍的攻勢，而且可以在整个前綫將我們击回。到了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苏联的工业將能生产大量的軍备。在德軍后方的游击作战將是极大的威胁，牽制住很多的德国軍隊。而且严重阻撓着我們长远的补給綫。

日本人恐怕德国將全部軍事力量消耗于这一无望的战争。因为事实上，西方国家虽然对开辟第二战場，积极支持俄国一事仍在犹疑未决，但是他們和斯大林和平妥协則有可能。依照冉克的話：日本領袖們对于当前形势都一致这样看法；并认为不論西方国家对德国直接或間接的进攻，都是相当可能的事情。

这个問題我們討論了很久的時間。冉克认为对于这一个判断，里宾特洛甫將是主要的反对人，他那狹隘的心地，是不可能了解当前形势的。希姆萊太受希特勒的影响，思想路綫非常混乱。自从戈林空襲英国的攻勢失利后，他的光彩业已沒落，已經不再重要了。自此以后，戈林似乎对于所有的重大軍事問題都不感到兴趣。

(三) 訪問戈林

在这个时候，希姆萊派我前往柏林北郊一所漂亮的別墅去向戈林报告。这所別墅的名字是用他前妻的姓名訂定的，叫做“凱琳海丽”。我去訪問他的目的，是建議將戈林的偵察单位併

編入国外政治情报处。这个偵察单位是許多海軍专家协助建立的；专门偵察監視所有的电话和无綫电报，包括收录无綫电广播和偵測窃听等工作。在德国境内和德国占領的欧洲各地区內，每一个电话通訊都被窃听，經常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对于希特勒的长途电话全部是收录下来的；如果必要的話，就分別致送有关的政府单位参考或采取行动。有一次希特勒在和墨索里尼通話中提到德国軍备的生产数字，因为希特勒所知道的数字有錯誤，因此引起一場很大的困恼。

当我到达“凱琳海丽”，我必須在客厅中等候一段時間。这是一間寬大而鋪着厚厚地毯的厅房，陈設了古老而沉重的家俱，和青黑色的梁柱，使我环顾之下，不禁想起一个古代的教堂。到我已經在这里等候了一个半钟头，那扇大而折叠的門終於推开了！戈林走进来，他手中拿着元帅的指揮棒和衣服，好像是一个古羅馬的貴族；披着寬大的外衣，拖着草质的履屣……等等。在那一霎那間，我觉得好似碰到了羅馬暴君尼罗王。

戈林和霏地微笑着，要我随他到隔壁房間里去。他示意我坐在小桌后面的一張大型的扶椅上，這張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玻璃鉢，里面藏有許多的珍珠和古老的宝石。当我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不断地玩弄着这宝石，好像他的精神很恍惚。我报告完毕后，自始至終，他所說的話就只有这么一句：“好罢！对于这一个問題，我将和希姆萊談。”

一个星期以后，希姆萊仍然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因而非常憤怒。他先对我怒吼，隨即又罵戈林，像他平常一样地罵道：“这个下等社会的皇帝！”事实上，到了一九四三年底，戈林已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不再受人們尊敬了！

因此，迨至一九四二年期間，唯一似乎热心于和平协商的

只是海德里希一个人。冉克认为他是德国高阶层中卓越的人物之一。但是海德里希正忙碌于所谓对占领区的工作，所以他是否能单独影响希特勒还是疑问。冉克断然地提醒我，不要将日本愿意担任和谈仲裁人的事情告诉波尔曼。据他的看法，波尔曼是一个具有令人无法了解的性格和危险的人物。海德里希对这个和谈的建议是有同感的，虽经很巧妙地向希特勒呈述，但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结果。

(四) 里宾特洛甫的反对

四个礼拜之后，即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里，里宾特洛甫报告希特勒：日本政府透过驻东京的德国海军武官，意欲和我们接触。海德里希乃用电话通知我说：希特勒可能要约冉克谈话，希特勒是了解冉克的。但是到了五月底，海德里希又告诉我：里宾特洛甫已经战胜了，德国的海军武官已正式拒绝日本的试探人员。

冉克坚持我应该作一番特别的努力，现在要争取希姆莱的支持，这样他可能去劝说希特勒。假若希特勒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将承认这个光荣的和平是必要的；而且他必然相信不致丧失任何声望。

的确，日本尚未放弃这项努力，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她们又再度试探德国的意向。这个时候，德军参谋本部和驻东京的德国武官联络，建议由日军将领率领一个日本代表团，乘坐德国长程飞机飞往柏林，以讨论两国政治与军事合作的政策。可是不幸得很，这个会议将讨论与俄国和谈的问题泄露出去了！里宾特洛甫乃非常积极地设法破坏这项努力。因为日本军方并未和日本政府联络而单独在处理这回事，里宾特洛甫怀疑到这

一点，并且立刻通知日本駐德國的大使。这一来，便造成东京日本政府和他們參謀本部之間发生了相当的磨擦，日本軍方只能解釋德国外长的这种态度，乃是一种正式的拒絕，于是憤然撤回他們的建議。到了在斯大林格勒一仗失敗后，日本乃再度提出他們願意担任調停人的建議，这一次是透过日本的外相重光葵提出的。但是希特勒，由于他那倔强而狹隘的想法，毫不考虑地拒絕了这个建議。

后来，在一九四四年，我和一个日本海軍少将儿島長談。他對我說：他曾在1943年乘U式潛艇前來德國，負有探測形勢和勸說德俄和談的特殊任务。但是这一項建議遭到无情的拒絕。当然啦，我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來談這個問題，媾和的时机已經过去了！

(五) 冉克是英國間諜嗎？

那一个周末我和冉克討論的第二个內容，是他和中国特工打交道的問題。当时，中国特工的活动中心在伯尔尼、維希、倫敦、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冉克的主要关系是在維希和伯尔尼方面。当时那里有一个中国外交官，他是一个重要的中国特工人員，也是冉克的密友。他告訴冉克：蔣介石大元帥周圍有勢力的集团感觉到，在德國仍然有一批人同情中国，他們也許能够影响德國領袖促成中日达成妥协性媾和。这里的形勢很有趣：一方面是，和美国結成冤家的日本正在充当德俄之間的和平調停人；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在千方百计說服德國充当他們本身和日本之間的和事佬。中国人在这时还不願意詳細討論細節，他們想先看一看日本对这个主張是否贊同。

这是事情的政治性的一面。但是它还有其牵涉到特工活动

的一面。为了报答我們的調停，中国人願意和我們在情报工作上合作。这当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許諾，它和事情的政治性一面使我感到同样大的兴趣。我知道中国特工的神通很广，而且必須記住，他們可以自由接近唐宁街以及克里姆林。

冉克和我彻底討論了提出的这种条件。我担心（冉克也有同感）：日本願意充当我們和俄国之間的和事佬的表示，几乎可以肯定会受到反对，这样一来，实现中国人的計劃就会极其困难。我答应冉克一定支持他，并且起草了一份詳細的备忘录，由海德里希交給希姆萊。在此以后，海德里希和希姆萊为了决定說动希特勒的最好途徑，花了十四天時間。他們两人从一开始都同意：在这件事上一定要把里宾特洛甫完全排除在外。希姆萊亲自向希特勒报告了这种形势，他对这两件事非常注意，虽然他对日本的提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憤怒的拒絕。

他认为中国人的建議很有意思。他不怀疑蔣介石是誠心誠意的，但对日本人的反应很不放心。正如他所指出，事情都要取决于实际提出的建議和詳細的条件。可是，希特勒仍然表现出对于这件事很重視，他通过希姆萊命令我預备一份有关日本全部战争潛能束縛在中国的百分比的报告。希姆萊获得希特勒的准許，可以独立处理中国的建議問題，因为他曾經非常聰明地指出：在目前阶段，这主要还是两国特工机关之間的事情，而且以后應該繼續保持这种状态。就利用这种办法，希姆萊把里宾特洛甫完全排除在这件事以外。

然而，希特勒在八天以后又改变了主意。中国人的建議和日本願意充当德俄两国調停人的提議，必須被看成是同一个問題的两个方面。毫無疑問，在这两方面，特工机关都應該繼續充当主要角色。但是他不願意让里宾特洛甫不参与其事，而且

也必須和外交部長保持接觸。希特勒已經要里賓特洛甫和當時日本駐柏林大使、他的好友小島討論中國的建議。

與此同時，日本人已經宣布願意就中國問題進行談判；然而，正如所預料的那樣，他們要求得到更明確的提議。為此，冉克再次去瑞士。他好像不大願意去，因為他不希望讓人們看到他和這件事有任何關係。所以，他裝成是一家阿根廷大糧食公司的代理人，為了做買賣到瑞士去的。

當冉克正在瑞士的時候，我接到了一份驚人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長達三十頁，苦心收集了精確的證據，證明冉克是一個重要的英國間諜。他到瑞士去的真正目的是接受新的指示。

我立刻下令對冉克進行最小心的監視，對他在瑞士的一舉一動都進行嚴密監督。然而，監視的結果並沒有發現任何特殊問題，他以後的情報工作也沒有絲毫可以引起懷疑的地方。當時我並沒有把這份報告轉給上級，因為我已經決定，即使這份報告內容屬實，我仍然準備把他作為諜報人員繼續利用。最後，我把這份報告交給了他本人；當他看這份報告的時候，我非常仔細地注意他的態度和表情。我對他是如此了解，因此任何細微的不安的反響都不會逃過我的眼睛，但是他的表現卻極為自然。這很難解釋成他的神經特別堅強。

冉克向我表示感謝，不過，我想他說的話相當曖昧。他說：“處在你的地位上，有這種想法也畢竟是人之常情，因為一個人很難了解另一個人的心。處在你的地位，對於完全屬於你自己的問題你都得一個人負責，你的全部生活都讓你容易慣於懷疑別人，但是我認為你的心胸很開闊，足可以克服這種弱點。重要的是一個人的真正品格——在這方面，你可以相信你的本能。”

他从瑞士回来得非常快，显然对他出使的结果很为失望。中国人在建议中要求日军全部撤退，并且解放中国港口。但是，在各个港口，日本人将获得某些条约中规定的权利。我认为这些要求未免过分。即使它们是为了讨价还价而有意提得这样高，我仍然认为中国人太过火了，于是我们想办法把他们的要求缓和了很多。

里宾特洛甫和日本人之间的讨论进行得很慢。冉克想法加快速度，我也想办法让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加紧进行。最后，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人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冉克代表中国人，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可以很快作出答复；其余的问题需要蒋介石本人加以澄清。由于通过无线电和中国方面交谈这样复杂的问题实在太困难，于是决定派出一名特使。我想尽办法，总算在九月中旬以前一直使日本人的兴趣不致冷落，主要的办法是不断重复旧的争论。与此同时，从中国发来的回信并没有谈到细节问题。冉克肯定认为，一个已经动身的中国信差将会带来进一步的详细条款和新的授权。

然而，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尽管我们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时间，日本人却突然宣布他们对谈判不再感到兴趣。我们想使谈判进行的一切企图都宣告失败。日本人已经封门。我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不过我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准是日本总参谋部对这件事提出了干涉，因为他们这时已经决定要发动一场新的进攻，把他们围绕着汉口的占领区和印度支那连接起来。在年终之前，日本人开始了这场进攻。

二七、对俄情报战

(一) 军事作战需要情报支援

不論我們陸軍在東方前綫上獲得怎樣轰动一时的空前胜利，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凡是知道内幕的人們，已經看出逐漸增加的困难，正在日趨明显。第一，苏俄装甲兵的素质和实力使我們大为驚訝；第二，在德軍后方的抵抗不再是个別单位的零星战斗行动，而是已經发展为組織良好的游击作战，致使其他地区迫切需要的保安部队受到束縛和牵制。

希姆萊和海德里希，鉴于目前所有的資料不够，对我加重压力，命令搜集更多有关俄国的情报。我得承认，这些情报不仅缺乏关于政治形势的；而且沒有俄国軍事生产的报导。游击作战造成的日漸加大的压力，以及对交通路綫的严重破坏，仅仅只喚起注意我們报复力量的薄弱，这是无可避免而且有力地引起希特勒的重視。

对于我們情报工作的范圍和效率不能适应軍事上的需要一事，曾引起我和海德里希，以后和希姆萊的几次非常激烈的討論。希姆萊要精确地知道为什么我們对俄国形势的报告如此的不足。他并且又提醒我关于希特勒說的話：“我們要在展开其他攻势以前消灭俄国人”。于是我告訴他情报反应太差的原因，乃是在因为人力物力上我都沒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这种情形，人事官員很难以借口說他們已派給我好几百个人；因为人數的

多寡是沒有意义的，而不重視对于大量的外国人，語言专家和特种人員的訓練工作，以及缺乏技术装备，才是非常严重的事。那么我們怎能期望任何其他的收获呢？沒有再比充分的准备更重要的事了！人們又怎能在轉瞬之間建立起几年的基础呢？我們在柏林的情报网，及其在瑞典、芬兰、巴尔干半島和土耳其的各据点，都很健全地工作着，但是这些工作都沒有从事长程计划的迹象。

我奉命建立一个特別情报站，直接从事穿越第一綫的工作，但是並沒有談到因为这项工作可能引起的諸种困难。我的工作人員，在数量与素质方面都是不够的；而且我們工作上逐漸陸續的发展，又常常遭到上級頒发的急促而矛盾的許多命令所阻碍。另外，我們还必須拿出力量来对付俄国秘密警察的特別派遣和殘忍无情的反間活动。

（二）建立情报中心

整个德国的对俄情报作战，区分为三个部門：

第一部門的任务，是搜集并綜合研編我們国外間諜人員所供的情报。我們要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公开或秘密的情报資料。所謂公开的情报資料，包括新聞報紙，官方統計数字，书刊杂志和其他的印刷品等等。这些資料主要是用来作为布置远程目标的基本依据。而处理这些資料的人員，必須具有高度的知識水准。他們必須包括德国各民族各阶层，所以必須不分种族和宗教……予以雇用。为了建立这项工作，在欧洲所有各大都市的情报中心，都依照柏林总局同一的方式建立起来。

透过在欧洲的一个情报中心——这个情报中心的建立，在柏林总部中只有三个人知道——我們的間諜活动，直接和罗柯

索夫斯基元帅参谋本部的两个官员发生了联系。这是很有趣的事，这两个人都对罗柯索夫斯基对斯大林的忠实程度表示怀疑。罗柯索夫斯基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军官，据猜测曾在西伯利亚渡过若干年。

后来，当我接管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军事谍报单位后，又增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中心，这单位的负责人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他指导这单位的工作作法可以说是独特无二的。他的办公室职员只有两个，但是一切的业务都是有条不紊。他的情报网遍布各城市而深入社会各阶层。他从俄国军队高级人员中搜集到许多快速而正确的情报。这些情报在我们陆军统帅部的研究单位中，都认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个人的工作真正是精通得臻于神化了！他能报导大规模的战略计划，也能报告部队调动的许多细微末节。对某些重要的情况，他甚至能反应师级的动态。他的报告通常都在事情发生以前两三个星期呈报上来，以便我们的领袖们能够准备适当的对策。——或者说，假若希特勒对这个情报特别注意的话呢，我们的领袖们就能作这样的准备了！

我必须强有力地保护这一位工作上极优秀的助手，不使遭受缪勒的打击，和他对我所属单位的嫉妒与阴谋。在克尔坦柏伦诺和缪勒的幕后有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决心要铲除犹太人。不仅是借口这个人的犹太血统来企图消灭他，而且，更企图用最阴险的手段来证明他是替俄国的情报机关从事长期欺骗活动的。那么如此说来，在这长久的时间内，俄国人是故意用正确的情报来代替假情报，以便在决定性的阶段实行欺骗、迷乱我们的决策了。

(三) “齐柏林计划”

第二个部门负责执行“齐柏林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空投大量的俄国俘虏，深入俄国的后方。这些俘虏都给以德国士兵的身份，穿着德国陆军的制服，给予最佳的饮食，整洁的住所，参观教育性的电影，和从事环德旅行。同时负责训练这批俘虏的官员，由于情报人员的协助，能够辨明他们真正的态度。例如：他们是否仅仅要享受这个计划所供给的利益呢？是否真正地转变过来反对斯大林的恐怖制度？或者是因为内心的斗争而忧虑，在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思想两者之间犹豫不决？

经过训练和装备之后，他们都被送往东方前线去搜集情报和向俄国的党团进行渗透。除此以外，齐柏林计划的主要任务，乃是制压俄国游击战的能力，因为涉及的地区太广，同时不顾那些无法避免的损失，若干特别的俘虏队，均予以某种间谍工作的训练，使负某种秘密任务；其中甚至于包括要他们和俄国境内的德国移民建立关系。

因为执行这个计划，南部队、中央队、和北部队都组织起来了。这些队伍都将乘坐德国空军的特殊飞机沿着整个东部前线飞向目的地，他们的工作，是破坏、煽动政治暴动与搜集情报。他们主要的通讯方法，乃是透过穿越前线的交通组织和秘密的无线电台。

多数的间谍——经过训练的俄国俘虏——都是投入他们可以找到亲友掩护的地区。有些人装备着带有无綫电电池和收发报机的自行车。这些收发报机都密装在自行车的脚踏板里，这样，当你骑着车子自然地踏动前进时，就可以避免人家的怀疑

而能順利地通过。

有一次，有一个間諜很安全地搭乘俄国的軍車到达海參威，在那里他观察并报告某俄国部队調动的詳細情形。

辽闊的俄国土地致使我們的活动差不多毫无阻碍。几个月以后，虽然他們大多数都被俄国的保安机关逮捕，但是为了追踪我們的間諜，俄軍还得动員整师的部队在前綫附近地区，或在后方派出若干游击別动队。

現在“齐柏林計劃”进展得很順利，但是对于我所报告的許多困难，都經常遭到刻板而老套的回答，譬如說：“这些都很有兴趣！但是你的任务还是照从前一样——要向元首提供情报”。对于准备工作，訓練有素的人員，以及特別装备的缺乏情形，則是一字不提，完全忽視。

希特勒需要下列各种問題的精确情报，諸如俄国游击部队的組織，它們的編制和人事，以及各項詳細的任务。所以我得事先着手这项調查，并在我准备前往瑞典和挪威的期間，計劃发布若干特殊的命令。

(四) 我对俄国战术的分析

我已經对游击战問題进行了研究，我把研究出来的某些理論首先向海德里希提出，然后又告訴希姆萊。我的看法是：一切游击战，一切正在发展的积极的抵抗运动，为了发展壮大，都必须具有一种能够把运动中的成員或游击队员团结在一起的思想或理想。这种思想必須十分有力量，能够使游击队员产生精力和决心，并且不断保持这种精力和决心。当然，要进行系統的游击战，訓練和高度的領導才干都是必要的，但是，每个游击队员的士气永远是决定性因素。在許多晚上，当我和俄国

軍官以及溫西研究所我們的俄籍諜報人員相互討論時，我心裏面都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看清楚了一件事實，這就是：斯大林和其他俄國領袖正在有步驟地發展一種通過游擊隊進行的戰爭，這種形式的戰爭採取了當時敵我雙方進行鬥爭時都具有的殘酷作風。

俄國人利用德國人作戰時的殘酷作為他們進行游擊活動的思想基礎。所謂的“槍斃一切人民委員令”，德國方面關於俄國各民族“低劣”性的宣傳，“討伐隊”——協同正規軍在戰區以及後方行動的特別保安隊——執行的集體槍決……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具有很大大心理效果的宣傳材料，在游擊隊員的心裏引起了一種无情的反抗精神。

我的俄國顧問認為，斯大林事實上歡迎德國人採取這些措施，有許多我特別可以肯定其真實性的報告也都證明了這種看法。有一份報告說明，游擊戰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為殘忍而殘忍，可以使民眾支持鬥爭的一切手段都是正當的。犯下的所有暴行都必須永遠推到德國侵入者頭上，這樣一來，本來猶豫不決的民眾就會被迫（情況看來似乎是这样）投入積極的抵抗。如果為了俄國人的利益而必須對某些不可靠的分子加以懲罰，這種懲罰都必須採取這樣一種方式進行，以致看起來這些人好像是被德國人懲辦的。這樣，其餘的民眾就會更加支持游擊隊的鬥爭。

另一份報告向蘇聯國家保安警察發出特別指示，告訴它應該如何支持游擊隊。國家保安警察要派出它的某些最優秀和最可靠的諜報人員去充當德國軍隊和行政機關的顧問及告密者。除去和游擊隊保持密切聯繫以外，他們的任務是：通過向德國人送假情報或者正確的情報，想辦法影響和唆使德國占領當局

采取严厉措施对付某些居民，例如犹太人和富农。处决、消灭和放逐当然都被說成是德国人对俄国人有意識犯下的暴行。看来是由俄国領袖們想出来的这套办法确实是一种可怕的计划，它的效果在殘酷性方面并不亚于德国人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希姆萊和海德里希不相信俄国領袖們会有時間或能力想出这样复杂的办法。我告訴他們，我的看法是以收到的报告和我的顧問們的內行人意見为基础的。此外我还指出，俄国領袖們看来在了解自己的人民方面要比我們对俄国人的了解强得多，因为我們自己宣傳的所謂俄国民族“低劣”这套話反而欺騙了我們自己。为了說出这种观点，我受到了严厉的譴責，在几分钟內，我不得不一句話也不說。

后来，我又一次談起了这个問題，不过这一次作得十分小心。我提出：我們有必要向为我們工作的俄国俘虏灌輸一种使他們值得为之冒生命危險的理想。国家社会主义并不适合，因为它的理想對他們說来是外国貨。显然可用的方法是，讓他們保持俄国最終可实行自治的希望。但是沒有人對我的話发生兴趣。他們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让俄国人穿上軍服，給他們較好的待遇，发給他們奖章，向他們宣傳德国的高等生活水平和德意志国家的有效組織。對他們当中的某些人說来，这种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他們大部分人都需要某种适合俄国性格的东西，某种可以滿足他們希望独立的永久意願的东西。

在以后的几次談話中，我对希姆萊更加坦率地談到了这些問題。到一九四二年末，他表現了一种好得多的接受态度，但是由于他对一切东方問題所怀的基本偏見，我很难希望获得他的最終同意。希特勒在以往二十年中灌輸給他的思想，對他的影响是太大了。我早就放棄了和海德里希討論这一問題。他曾經

十分坦率地向我显示了他的思路，他說：“小心点，你可别要有一天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一枚奖章。”很显然，这种警告意味着：他只要求对俄国俘虏宣傳純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

我曾經和两个俄国軍人作过有趣的討論，他們一个是參謀部軍官，另一个是班长。他們两个人都来自莫斯科，一个是职业軍官，另一个在当兵以前是水利工程师。他們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布良斯克被俘的，已經通过了我們的訓練計劃中的几个阶段。他們都表现出沒有偏見，聪明可靠，所以被选进設在柏林的“齐柏林計劃”特別顧問委员会，被安排在公寓里过一种普通平民一样的生活。我到他們的住所里訪問了他們，陪着我的是負責这方面工作的科长，一个波罗的海区德国人，他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很好的翻譯，已經和他們进行过許多次談話。通过他，我和这两个俄国人作了一次活潑而有趣的談話，由于我們带了酒，所以談話更为热烈。

这两个俄国人区别很大。那个軍官是一个有訓練的辯論家，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另一个人只受到了俄国制度的普通影响，以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承认它有許多缺点。他們两个人都坚定地相信俄国会战胜。这种信念并不是出于他們过去所受的宣傳的影响，而是一种基本信仰。他們每个人的信念都有不同的理由为基础。那个軍官的理由是，斯大林作为領袖具有种种无比的品质，而俄国軍队的实力也相当可观。另一个人的想法比較純朴，他只簡單地說：“你們德国人永远也不要想征服俄国人 and 俄国这块广大的土地。即使你們能够让許多苏联民族得到独立，这也只能暫時維持，以后一定会发展共产主义。”他还說，俄国全国当时正在掀起一陣民族感情的浪潮，《庫图佐夫》、《伊万·苏薩宁》和《伊戈尔王子》这样的剧本已經在莫斯科重新

上演，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所有这些剧本当中，侵略者最初虽然获得很大成功，最后都被俄国民族无比的勇敢和俄国本身辽阔的版图击败了。

那个军官谈到了他曾经听到的红军领袖们讨论过的话。据他们说，为了诱敌深入，斯大林暂时放弃两千到三千万人。这将会逐步削弱德军进攻的锋芒，并且保证最后的决定性战役将在由俄国人所选择的地带，在俄罗斯冬季的严寒之下进行。单单为了维持补给线，就要消耗相当多的德国物力，而且补给线本身非常容易受到游击战的破坏。俄国人在撤退的时候，将不让一座工厂、一架机器或者一箱汽油落在敌人手上。然后，在德国人被各种自然困难，他们自己的胜利以及俄国人的反击措施削弱以后，将被一场新的、组织良好的反攻突然压倒。

经过这次谈话以后，我颇有感触。这两个人提出自己看法时的直率态度，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而且我必须承认他们的看法很有道理。

我把这些谈话报告给海德里希，但是小心地加上一句：他们的想法当然很难令人同意。我们的军事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致我很难想象俄国国家和人民还能够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必要改组。当然，此外斯大林是否拥有执行这种计划的工业作战潜能也是颇成问题的，虽然我们 must 记住：帝国空军还没有对乌拉尔以西和以东的内陆工业区进行攻击。

海德里希和希姆莱讨论了这件事，要我拟出一份交给希特勒的书面报告。三星期以后，海德里希把报告还给了我，并且告诉我，希特勒认为这份报告完全是胡说八道。我非常谨慎地说：“我的看法可不太一样，”但是又补充说，就目前而论，我们当然不要再自讨没趣。

(五) 空襲俄國工業區的計劃

假若我們那時具有足夠的空軍，我們就已經對俄國的工業予以極嚴重的打擊了！事實上，從事這一個打擊行動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而且我們也曾進行若干次的試驗。用遠程飛機載着U型飛彈到目標地區，由所謂“自殺飛行員”駕駛直接去攻擊目標。許多這樣的駕駛員都在靜候命令，去執行他們的自殺任務，他們的攻擊目標，將是古比雪夫，車里亞賓斯克和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等工業區，以及頓尼茨盆地等地區。

這些工業神經中樞，也就是我們空襲目標的選定，是經過若干極有經驗的技術人員的協助。他們依照每一個工廠的性質和位置詳細分析之後決定的。主要的攻擊目標，將是中心發電廠，變壓器和高爐。但是，終於因為空軍力量的不夠，所有原定的精密計劃，都不能按照預期的設計去進行。我們只能夠進行一些小規模的空襲，炸毀一些高電壓的變壓器，若干重要的電力設備等等。當然這些僅能造成極小的損害。除了牽制住俄國保衛機關一部分的保安部隊以外，並沒有發生什麼真正的效果。同時對於俄軍前綫的兵力也是毫無影響。

至於其他的計劃，包括着空投若干經過特殊訓練的俄國人員到幾個大規模而孤立的俄國勞動營里去，這批人員由德國黨衛軍波羅的海地區的幹部指揮。其主要任務是制服俄國勞動營的警衛人員，然後將裏面的在押人犯——有時人數多達二千以上——加以釋放，並設法幫助他們回到居住地區去。這種做法，除了付予俄國損失勞力外，對於一般人民的影響就很重大了！

在這些行動的準備工作當中，有一次我們曾經達到和一個

劳动营中的若干分子建立关系的程度，但是我們的空軍又使我們再度失敗。當然空軍方面是願意支持我們的工作，但是由于物資的缺乏，和飞机制造計劃的未能实行，遂使他們心余力拙了！后来，我們將这批为此任务而訓練的人員，派到俄国后方，去組織后撤的俄国伤兵，甚至于去聯絡那些失散了的小部队。

（六）烏拉索夫部队

所謂烏拉索夫部队秘密地給予我們很有价值的心理上的支援。在他們的旗帜上刻印着“俄国要从苏維埃政权中解放出来”的口号。我們和烏拉索夫將軍之間，有着一个秘密的协定。他是一个从俄軍中逃亡出来的將領；由于他的部屬協助，他在苏联內部建立起他自己的情报組織。他所获得的任何情报，對我們都极有作用。这种合作的方式，使我感到相当滿意。当然，这些俄国人，他們是在為他們自己的自由和新俄国的建立而战斗，與我們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旨；在他們的活动中，我們絲毫未加干涉阻撓。

希特勒和希姆萊，一直到大战最艰苦的末期，还拒絕承認烏拉索夫將軍，不肯运用他的力量实在是一件政策上的极大錯誤；这种錯誤观念，乃是由于他們甚至于不肯給这个最小的集团一种自治权利的驕傲决策所形成。他們而且耽心烏拉索夫的忠实程度；以及怀疑着可能因此构成俄軍突破德軍攻势的重要缺口。他們同时又担忧着，在德国境內已有这么巨大数量的外国工人，特别是雇用的数百万俄国人，可能組織起反德活动，这种可能性是不可忽視的。

这种形势，乃是繆勒玩手法的良好时候了。他将指出这是一件日趋严重的危机，而且使得他无法保证工业上的治安。我

认为，怀疑烏拉索夫的忠实程度，对問題的影响倒不太大；非常重要的問題則是德軍有着充分的机会，可以在前綫的一个地区，利用他的部队，来防备德軍遭受軍事失敗的危險。

至于誰應該要求管理烏拉索夫和他的軍隊呢？这件事引起很不愉快的冲突，必然会使烏拉索夫暗自哂笑！一时陸軍要求統轄烏拉索夫部队，继之是罗森堡的东方部和希姆萊。最后，看起来真是令人詫異，里宾特洛甫也居然申請管理这部队。据我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几位高官显爵，叫他們騎着哥薩克人的战馬，統統派到戰場上去領導烏拉索夫軍隊打仗。这样做才能一次而永远地解决这問題。

(七) 运用俄国俘虏

当志願人員心理上和观念上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他們实际的战斗訓練便开始了！我們特別着重无綫电通訊的訓練。因为他們人数众多，以及缺乏訓練工作人員，所以对他們的訓練不得不用軍紀来执行；同时因为所有的志願人員必須使用假姓名，所以也就造成很大的混乱与煩惱。

当然，俄国的保卫机关對我們的工作已經造成相当大的損失；而且更坏的是，他們并开始派遣工作人員穿过第一綫渗透到“齐柏林計劃”里来从事破坏活动。

为了派遣間諜到俄国境内去，有一个战斗机队是撥归我們指揮节制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軍事和政治情报单位仍然是各做各的；而且常常意見分歧目标不一；因此这有限的飞机和极少量的燃料，又不得不和他們共同使用。結果，准备派遣的負有各种任务的間諜，都无法照預定的計劃派出去！在情报工作的理論和运用上，我认为：沒有比在出发之前，使一个間諜等

待很久，更足以挫折他的精神与士气的事情了！所以，我便将正在空軍德魯錫納战斗单位等待出发的間諜工作人員組織起来。这个組織将用来协办战綫后方的治安；如果需要的话，則从事反俄国游击队的斗争。他們的队长是一个名叫魯德涅夫的俄国上校，化名叫吉尔，我曾經亲自和他談过話。

这时，由于和他又进行了若干次談話，我开始感觉到他本来对斯大林主义制度所持的反对正在开始起某种变化。他认为德国对待俄国民众以及俄国战俘的方式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这些問題，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可是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我必須为希姆莱的观点辯护。我告訴吉尔不要忘記，当时双方的作战行为和采取的种种措施都同样越来越殘酷，越来越无情。当人們考虑到游击战的时候，就很难不怀疑俄国人也犯有和德国人一样的罪行，甚至所犯的罪更要大。于是，他反唇相譏地提醒我也不要忘記我們在俄国民族“低劣”問題上的宣傳。

当我们开始在俄国遭到反攻时，我們的特工工作自然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关于和我们合作的俄国“民兵”的傾向問題，又产生了某些复杂情况。最后，不顧我的再三警告，我担心会发生的事果然真地发生了。在对一座游击队村庄进行殘酷“甄別”的时候，德軍又一次利用了“民兵”。当他们押着长长一队游击队俘虏走向战綫后方的集中营时，魯德涅夫上校突然命令他的部下向陪着他們的党卫軍小队发动攻击。俄国人完全乘其不备地向德国人进行了突击，以最殘酷的方式把他們全部杀淨。本来願意和我们真誠合作的人慢慢变成了我們最凶恶的敌人。魯德涅夫和莫斯科的游击战中央指揮部建立了联系，强迫他的部下对我们叛变。在这次屠杀以后，他从一座秘密的游击队机場上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除了吸收俄国战俘从事秘密工作等措施以外，我們并建立了一个专用的資料档案，凡是比較有技术的俄国技术人员都被登記起来。在这个期間，这批人員都从那死气沉沉的俘虏营中調出，按照他們的資格和能力，給他們分別負担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鋼业生产等工作的机会。因为这样的做法，他們的疑念消除了！于是他們組織起若干討論会和研究社，逐漸能接受德国专家們的言論。透过这种以心理控制方式为基础的合作，我們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不仅可以估計到俄国科学工作的概况，而且能够促进我們的国防工业。除了大量雇用这批俘虏以外，我們并另給予特殊任务。凡是认为适合于这种特殊任务的，都发給平民的衣服，配給适当的住宅，多数都是分配居住于情报机关所屬的宿舍內。

(八) 温西研究所

我們对俄情报战的第三部門，是負責温西研究所的工作，其名称的来源，是由于这个研究单位从布累斯劳原来的办公处搬到柏林郊外温西区后定名的。这一个研究所，是在德国搜集保存俄国資料最多的一个資料室。这批包罗万象的資料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也包含着許多亲笔著作的科学文献。研究所所长是格魯吉亚人，他兼任俄文和德文教授；所內職員都是从图书馆管理員，学者，以及各大学的俄文教师中遴选出来的。他們可以到德軍所占領的俄国区域去旅行，以期能和俄国人民接触，以便搜集第一手資料。

縱使在德俄战争爆发以前，这一个研究所的工作，已經证明极有价值了！例如对俄国公路铁路，苏維埃政权經濟与政治的政策，以及苏俄政治局的阴谋目的与組織編制等綜合情报，

都是非常有用。由于研究人員丰富的經驗和精密的科学方法，使得這項研究工作，对許多問題都能得到很重要的判断与結論，例如对民族主义派和少数派的問題，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的心理分析，以及若干其他的問題。

在一九四二年，研究所已能提出若干证明，指证俄国所宣布的統計与科学上的資料都是捏造而不可置信。它們已被变更或者已加調整。铁幕以外的国家，多不可能衡量俄国任何生产方面或社会活动的发展情形。但是我們的研究所，却能及时提供补充資料，获得正确的判断。

在俄国那一方面呢，他們已經建立了一个机构，专门来檢查科学，統計与化学公式等各方面将要公布的資料与数字。然后将这些資料数字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加以刪改捏造。同时，这一个机构严格地控制着所有的研究单位。在一种特殊的秘密規章約束之下，他們仅仅将正确的資料分送给那些工作上必需参考的俄国科学与技术人員。因此，他們所宣布的人口数字，其他社会統計方面的資料，甚至于俄国的地图，都是假造的。虽然他們这种作法并不能造成对我们任何的損害，但是它会扰乱我們的判断。

(九) 我的报告和建議

温西研究所所做的另外一件值得叙述的工作，是在一九四三年。那时斯大林格勒的大灾难业已发生，形势誘导着希特勒宣布“总体战”。在俄国境內的德軍战綫依然固守着，不过我們已經遭受到严重的創伤。从整个局面上看，好像我們不久将要丧失北非。北非一旦丧失，則我們在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生命綫的威胁力量就会因而减退。于是盟軍进攻大陆的可能性也就日

漸增大了！綜觀當前形勢，姑且不談我們在占領國家內的管制政策；而前述因素似將促使我們改變現在的一般政策，和我們在俄國境內作戰的戰略。

當我將這些考慮的問題加以整理摘編之後，我就呈報給希姆萊。因為我想對俄國的工業和作戰潛力作正確而具體的報告——事實上這份報告包括着極詳細的分析——所以我故意將我的判斷局限於蘇俄的問題上，而不言及其他國家。我曾運用我們所有的秘密情報來源，並曾對數以千計的俄國俘虜分別進行過詢問。我的目的，也可以說是我的責任，是要促使我們的領導者們感到需要動員和利用德國在俄境占領區內所有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資源。在這份報告的最後一段，我們提出一些極端干脆的建議，而且都用一種鋒利刺激的文字書寫。我想刺激刺激我們的領導者們。

在俄境負責德國政治行政單位的總督，和德軍戰綫後方的特別掃蕩部隊都應該撤退。立刻成立若干的自治政府；同時，德國對他們工業和農業的管理，也應該完全停止。

這份報告長達十五頁，並附有很多的補充資料。整個說起來，是一份很精美的研究工作報告。但是，當希特勒看過這報告並和希姆萊討論後，他用“失敗主義”的罪名，下令將所有協助整編這份報告的專家們都逮捕起來了！這對卡爾頓布倫納來說，實是一件巨大的勝利。後來他和希姆萊會晤時，曾激烈地辯論我的思想和越軌的態度。他甚至於斥責希姆萊是優待我，而且要求依照處罰德國特務機關其他部門首長一樣，以同樣的規則和法律來處治我。（按：卡爾頓布倫納在海德里希死後，接任情報安全局局長）。

下一次謁見希姆萊的時候，確實是非常令人傷腦筋的。他

严酷地指責我所有的专门研究人員，所謂溫西研究所的科学家，特别是他們的研究主任A教授，都是俄国情报机关的間諜。他同样地指責我，他說我的职责显然是太重，以致于我开始陷入我的一些助手們失敗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

听到他这番話，顾不得可能遭到什么后果，我忍不住地笑起来。我这一个反应，使得希姆萊驚訝万分，他的神情就好像是一只胆小而战慄的兔子；因为他确实从来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不礼貌而犯上的态度。但是听了他的話，我实在沒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嘲了！为了冲淡这次謁見中危險而緊張的情緒，我这种态度說不定还是个正确的反应。希姆萊把头一搖，說道：“你这个难駕馭的頑皮孩子！”听到他說出這句話，我心理明白我已經贏得他的同情。

于是我靜靜地，但有力地向他叙述我那份报告和我研究的經過。两个小时的談話以后，他便不再提及要扣押任何人了！他坐在我的面前若有所思，不断地咬着他的大姆指甲，随后他說道：“噢！假若你是对的，那就太可怕了！但是，人們不能让智力上的思考与判断，来暴露自己的弱点，事实确实是太危險了！假若我們不能在这个时期設法征服东方，我們便要从历史上消失啦！我相信，只要我們战胜苏俄，我們会采用你的建議。”

我說道：“这就是决定性的关键了！何时开始这一个新政策路綫！我必須重复再說一遍，如果我們現在不开始，我們就永远沒有机会来开始試行了！”

最后，我仍然未能劝服希姆萊。但是我却保护了我的助手們，和維持住我所屬单位政治作战的方针。

今天說这些話，看起来已不重要了！甚至于是太理論化！

特别是对那些从未受战争紧张情绪所牵累的人们，他们是不会理解一个人内心上的激动和失望啊！因为希特勒的神经过敏和他病态的猜疑心理，以及我们全面情势的衰落现象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决定要继续他的政策方针，就需要相当的勇气了！

二八、“紅色乐队”

(一) 加紧偵破紅色間諜

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大战爆发为止，苏俄駐柏林大使德卡諾索夫始終是俄国在德国境內情报活动的幕后主持人。关于維亭哈夫兄弟的活动，以及許多在德境和德軍占領区内，其他的俄国間諜案件，已引起了希特勒密切的注意，一次又一次地要我們报告反間工作的实施概況。他认为俄国的情报工作比較英国的或其他国家的秘密活动，要来得更精密，說不定更为得手。在这一方面，他的“直觉”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到了将近一九四一年年底的时候，他曾命令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驟，来对抗在德国境內和占領国家中日見迅速擴張的苏俄間諜活动。希姆萊奉派监督我所屬国外政治情报处和繆勒所屬盖世太保的安全处，以及卡納里斯的軍事諜报处等单位間的密切合作。这项工作是由海德里希負責統一協調，我們替这项工作定了一个代名，叫做“紅色乐队”。由于我們通力合作的結果，我們不仅发现了俄国潜伏在德境和占領国家內最大的間諜組織，而且能够获得扩大破案的效果。

在一九四二年海德里希被人謀杀以后，希姆萊便負起統一協調并督导“紅色乐队”的工作。可是不久，他和繆勒之間的感情就恶化起来了！其严重情形甚至于到达以下这种程度：有若干次我和繆勒一同向他报告工作。繆勒，这位我多年来的上

司，都被命令到办公室外面去，以便希姆莱单独地和我討論問題。就繆勒的聰敏來說，頗足以看清楚这个情勢；不論什么时候，只要发生了任何特殊的困难問題，他总是要我替他向希姆莱設法。有一次，他帶着一种諷刺的笑容对我說道：“显然地，希姆莱对你的面孔要比对我这副巴伐利亚傻瓜面孔喜欢得多了！”

(二) 初步工作报告

一九四二年七月，希姆莱命令我們携带关于“紅色乐队”全部报告前往东普魯士的最高司令部。

我們只有几小时的工夫来准备这报告，当我和繆勒見面的时候，他一开头就說：你对“紅色乐队”的工作报告总是对我有着无限的价值！你对俄国間諜的活动，了解得多么深刻啊！他說完一番显然是恭維的話以后，就要求我将这份报告用我們两人的名义呈給希姆莱。但是我說：因为我仅負責工作成果当中百分之三十，所以他最好报告他自己的。于是他接着說道：“哦！不！反正你要挨罵，我可能挨打呀！”

那时，我并不明白繆勒作这项要求的真正原因。他必然已經計劃着退出这项对俄的反間工作，这一点我将在以后加以叙述。当我到达最高司令部的时候，使我听起来頗为惊讶，希姆莱已命令卡納里斯也在同一時間向他报告工作。他計劃就在这天晚上和希特勒討論这个問題。因此他要我們都来，以便咨詢各項工作。这一天希姆莱的心情很坏。他說不定明白繆勒想避免和他討論工作，他看过报告的第一部分——这是准备呈給希特勒的——然后很不滿意地立刻批評起来。显然地，他存有偏見，他說：卡納里斯的国外反間工作和軍事电訊偵察部門都沒

有把工作做好。他随即带着一部鄙夷的冷笑說道：“这份报告是你負責，还是繆勒負責？”我答說：“是他！”

希姆萊接着說：“他就是这个样子，誹謗和藐視別人工作上的成就，借以为自己謀取有利的地位。完全是一种小人的做法，你可以告訴他，是我这样說的！”

他喊卡納里斯进来，并詢問軍事電訊安全单位就本案工作上和諜報单位合作的詳細情形，这一来可使情形变得更坏了！很显然地，繆勒为他自己的利益歪曲了事实。因为希姆萊忘了这份报告并不是我負責的，他显得对我很不高兴。最后，他說：“我給你权利，把我这番罵他的話，一个字一个字的轉述給繆勒听！”

希特勒为了这份报告和这种不忠实的行為非常的煩惱，以至于不想同任何人談話，所以这一天晚上，我和卡納里斯都未奉召向他报告工作。

(三) 破获俄国情报站

俄国的間諜組織，在那个时期已經扩展到德国所有的占領区，以及那些依然保持中立的国家里。他們的間諜組織，装备着許多短波的秘密無線電收发报机；他們活动的範圍，則从挪威到底里尼斯山，从北大西洋到奥得河，从北海到地中海。而且常常总是运气很好，沒有被敌方发现。

当我們在东部展开搜索俄国間諜的工作之初，我們的電訊偵察工作是非常积极而活跃的。展开工作后不到几天，我們在西部地区的一个偵測站，就查出空中有一个可疑的電訊，但是不能偵測出这秘密电台的位置。無線電測向器指示出这个电台是在比利时境內，但也不可能标出更精确的地点。这一个难以

解決的問題，便使得電訊偵測單位負責人泰爾將軍、繆勒、卡納里斯和我進行許多次的研討。

後來電訊偵測單位偵察出有一個秘密電台，顯然是在柏林區域內通報。但是我們努力偵測了幾天，想找出它的確實位置時，這個電台又停止通報了，再也不出現。我們的統計資料判斷出和這個電台通報的收報台，必定是在莫斯科附近，而且可能是一個大型的總台。事實非常明顯，這是俄國間諜使用的秘密電台，拍發着我們尚未破譯的密碼。

繆勒所屬非常精干的工作人員，正率領着若干特別工作隊在比利時、法國，以及柏林地區積極地展開工作。在比利時地區，我們的反間工作單位開始獲得線索。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當我和卡納里斯商量了以後，繆勒決定在布魯塞爾的郊外展開逮捕行動。三個俄國的間諜被我們拘禁起來。一個名叫米海伊爾·馬卡洛夫，是這一個秘密情報據點的負責人；另外一個名叫安東·達尼羅夫，他是一個受過訓練的無線電報務員；那第三個呢，名叫蘇非亞·波士諾斯卡，是一個譯電人員。這三個間諜一同住在一所小小的別墅裏面，無線電收發報機也就密藏在這兒。

因為這三個傢伙都一再企圖自殺，始終拒絕吐露任何消息，所以審訊工作感到非常的困難。那個別墅的房東，也在同一時期被我們捕來。她僅僅供出非常模糊的消息。雖然她準備告訴我們她所知道的一切，但是對於我們的審訊却毫無用處。

經過一番漫長的審問以後，我們終於從她口中找到了端倪。她說這三個間諜經常閱讀放在他們桌子上面的書籍；他並且告訴我們幾本書的名稱。就像我們常常根據各種書籍的語句來使用密碼的情形一樣，於是我們着手尋找她曾經看見這三個人閱

讀的書籍，一共發現了十一本之多。所有法國和比利時的書店和出版社都被找遍了！

就在这同一時間，電訊安全單位的計算部門和軍事最高統帥部的破譯單位都積極地展開了工作，他們精確地分析在別墅的火爐中所發現的那些已經燒了一半的電報底稿。破譯單位不久便得到結論。認為這些密碼是根據若干法文書籍編成的。根據數學上的分析，主句中的一小節是經過重新編制的。這些密碼中，包含着一個名字，叫做“普魯克杜爾”。於是我們便在所發現的十一本書當中尋找這個“普魯克杜爾”。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那本書，和那主要的句子，破譯單位隨即展開研究分析的工作。

他們及時設法將布魯塞爾發現的密電，和我們在同一時期收聽的密電碼都翻譯出來了！這些電報的內容，令人看來真是萬分的驚駭！電報中泄露俄國情報機關的一個龐大組織的工作概況，和他們的交通聯繫是從法國、荷蘭、丹麥以及瑞典到德國，然後由德國轉遞到俄國。

他們間諜當中的一個核心幹部，經常不變地拍發重要秘密情報的那個人，他的化名叫做吉爾貝特。在德國境內積極活動的兩個主要的間諜，他們的化名是柯羅和亞爾維德。毫無疑問，他們只能從德國政府的最高階層當中獲得這些情報。在比利時工作的主要間諜是用肯特做化名；當一九四一年年底，我們在布魯塞爾採取破案行動的時候，他已經乘機逃跑了。（按：肯特後來還是被我們逮捕）。

（四） 展開逮捕工作

現在我們所有的治安情報機關都非常急速地工作着。但是

时光一分一秒的流过去，我們依然未能追踪到这两个在德国活动的間諜。可是另外一个机会来到了！我們的无綫电密碼破譯单位，发现一件在內容上看起来似乎不十分重要的电报。电报中述及莫斯科命令肯特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到柏林去，并給他三个接头的地址。这才算真正地了解到他們秘密活动的内幕；因为現在，我們不仅知道那些有关分子的真姓名，而且知道他們的化名和掩护地点。

无綫电通信安全与破譯单位負責人泰尔將軍，軍中反情报单位本特維格尼上校以及卡納里斯和我所屬的单位，立刻展开一項联合的偵察行动。单就柏林一地而論，就牵涉到差不多六十余人。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們决定將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加以逮捕；但是仍然保留少数的分子，讓他們自由活动，以期在我們的監視之下，使他們繼續为俄国人工作。

在案情当中，我們发觉上校工程师培克尔，在我們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航空技术研究发展工作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共产党，曾將极机密的情报交給柏林北部的秘密电台，由这个台发往莫斯科。

經過进一步的調查，我們又发现最少有五个人是可疑的；他們在德国空軍总部里面都有相当高的职务。

空軍总部的中校苏尔士·包依也被我們逮捕了！他是苏俄潜伏在德国境内間諜活动中一个疯狂而冲激的力量。他不仅將秘密情报供給俄国人，而且积极的从事宣傳与分化工作。有一次，在早晨五点钟，他穿着德国陆軍的制服，因为他的一个部屬藐視他在某一工厂中所做共产党的宣傳工作，他于是用手枪在街上威胁他的部下。

这个俄国間諜組織中的另一人是个高級的公務員，名叫海

尔納克，他的妻子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他在經濟部中負責計劃原料的分配工作，透过这些资料来源，他不断地供給俄国人关于我們原料的現况；举例來說，俄国間諜所了解的比較軍备供应单位負責首长所曉得的要多得多。因为公文手續的繁复，和主管单位間权利的冲突等等原因，这些資料就傳遞不到他們那里去。

在逮捕的許多間諜当中，另一个人是外交部第一書記舒里亚，他潜伏在外交部內替俄国間諜从事活动。他的工作完全采取社交場中的間諜的方式。他不仅洞悉外交部內所做的每一件事，而且他設法使他的住宅，成为全体外交界同僚晚間常去的聚会所；于是凭他那副冷靜沉着的技巧，以及非常精細的手法，他便从这班人的身上搜集到許多秘密情报。

事实上，俄国的情报机关在每一个德国部会中的重要阶层，都布置有他們的間諜；这样，他們才能将秘密情报透过秘密电台很快地傳达到莫斯科。

当然，一般說来这些阶层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反对希特勒及其政策的核心。但是他們反抗希特勒和他的政权，并不是他們叛国通敌的主要原因。除了一些低級的間諜外，用金錢收买的方法對他們是不太有效。他們的基本动机，仅能用心理上的名詞來解釋，那就是他們要逃避这个犯理想病的西方世界，而想进入东方的虛无主义的領域。

(五) 惊人的反間成果

我們繼續进行着逮捕工作，又发现若干新的可疑綫索；特別工作組正陸續不断地积极工作着，最后，我們采取安全措施，处死数百名可疑分子。他們中間的某些人，虽然仅仅是所謂“同

情分子”，但是在战争期间，只好引用“一齐捉，一齐杀”的残酷原则了！

在这个同一时期内，馬賽附近又有一个新的秘密电台出现了！无线电侦测单位怀疑这个电台就是我们在布鲁塞尔查获的那个电台的继承台。这是根据它的呼号和使用的密码推断出来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比利时、荷兰、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发现有新的秘密电台出现。从他们发出的信号来判断，这些电台似乎是属于同一个间谍组织。因为俄国间谍根据他们的经验教训，非常小心地谨防发生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对这些电台的定向侦察，也就显得逐渐困难起来了！

当我们在巴黎展开大规模调查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反情报单位偶然发觉一批可疑分子；经过若干次审讯之后，他们供出肯特的情形，致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他的身份和来历，肯特携带着一张南美的护照，用许多假姓名到处活动，吉尔贝特的名字也在布鲁塞尔发现了。他是一个曾受莫斯科多年训练的德国共产党。根据这些点滴的线索资料，我们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展开全面的搜索行动，追踪肯特和吉尔贝特。经过努力侦察搜集的结果，又发现许多新的化名。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到处追踪这些人；我们的间谍昼夜不停地辛勤追踪，终于在布鲁塞尔地区寻找到肯特的踪迹。他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他的情人，一个美丽的匈牙利女郎暴露了他的行踪；这个女郎名叫玛格烈特·玛尔莎，她的化名叫做柏儂蒂，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而肯特更是特别的迷恋着这个女人和他们的小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一旦找到这女人，肯特迟早是要出现的。玛格烈特始终没有出卖她的朋友，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她无意地将肯特的行动暴露给我们了！当我们后来审讯肯特的时候，他对玛格烈特的

真誠确是超过了一切，他願为她做任何一件事，真可謂海枯石烂，此情不移，就是为她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因此，我們利用肯特的秘密电台，依照我們自己的意图，和莫斯科的中央总台通报。在几个月的期間內，我們設法供給俄国情报机关許多极重要的假情报，造成他們研究判断上严重的錯乱。

利用肯特的电台拍发假情报的工作成功之后，我們又設法用同样的方式，来利用其他許多的秘密电台；到后来，差不多有六十四个俄国間諜的秘密电台在向莫斯科拍发假情报。当然，俄国的情报机关注到他們的工作正遭受到严重的挫折，甚至企图更猛烈地来破坏我們的反間活动。

(六) 追踪吉尔貝特

搜寻吉尔貝特和他的秘密电台证明非常的困难。只要我們的調查工作发觉若干綫索，定向仪开始对他进行接近偵測时，他就停止通报，瞬即消逝无踪。等到后来他再度出現和莫斯科通报的时候，他的电台位置差不多已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了！不論什么时候，只要我們决定接近他和突击他，我們會什么也找不到。好像他是故意在愚弄我們，他曾在同一个晚上，从不同的地点拍发出去若干的电报。

但是无情而猛烈的搜索，終于使我們的工作获得胜利。在比利时調查共产党抵抗組織时，我們查出一个人；他曾經一度做过吉尔貝特的左右手。他是莫斯科訓練的一个特别交通員，住在比利时很久的一个德国共产党員。他在德国当局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时候，他正主持一个秘密的短波电台担任“紅色侯爵”和比利时反德运动之間的連絡工作。后来，他的电台任务改变，俄国人准許他直接和莫斯科通报。事实上呢，

不論怎樣說，他已經是我們說服轉變的間諜了！這一次，我們不供給假情報，而是用正確的資料，因為我們的目的，是想借此和吉爾貝特接觸，他的地下工作總部是潛伏在巴黎。

這樣做起來，我們這個間諜又重新觸發起吉爾貝特的注意，並獲得和他們比較接近的合作，但是吉爾貝特依然是非常的小心和警覺。

首先，我們接近到他的秘書，隨後我們的特种搜索隊決定進行一次突擊，以期將這個秘書和吉爾貝特一齊逮捕。可是我們的運氣不好，因為我們的搜索隊前往執行的時候，他們發覺吉爾貝特已經到牙醫那裏看病去了！他們找不到這牙醫的地址，所以在全巴黎展開了一次野鵝式的追蹤。我們必須在吉爾貝特還沒有能夠得到警告之前，就要將他逮捕。最後，我們設法從附近住宅的一家看門人那裏查出這個牙醫的姓名；這個時候，醫生已經替他看好病；但是他卻被我們另一批反情報工作人員——德國軍事情報處的人員拘捕到了！

他很快便投降了，坦白供述他的工作。他那裝備良好的秘密電台，後來便被我們用來實施對俄國拍發假情報展開欺騙之用。

（七）繼續展開對俄情報戰

現在，我們開始發覺俄國人對於他們自己的電台，以及我們控制運用的情報組織所拍發的電報感到驚訝起來了！這些情報都被送往一個特別有訓練的研究單位去研究，顯然他們是懷疑他們正接到的各項情報。所以，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雖然我們相當地耽心，我們卻拍發出正確而有價值的情報，漸漸地我們使這批俄國人沖淡了對這些假情報的懷疑。

新的俄国間諜电台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我們也就在布魯塞爾、安特卫普、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柏林、布达佩斯、維也納、貝尔格萊德、雅典、伊斯坦布尔、羅馬、巴塞羅納、馬賽等地积极地展开了地下斗争！随着俄国間諜的电台活动，我們的定向偵測单位也就一次次地不断地工作着。

在中立国家内部的偵察搜索工作，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在那里所有的器械机件、技术人員和間諜人員统统要非常小心的加以伪装。自然啦，这些工作过程当中，若干技术上发现的情报线索，对于作为情报工作負責人的我，确实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因此我必須利用这种工作經驗，来建立比敌方优秀而不易被人发现的秘密电訊工作。

我們培养控制“紅色乐队”的工作，一直繼續到大战終了，都做得非常的良好。这种地下斗争不仅仅在德国及其占領区内进行，而且遍布了全世界；对俄情报战显得更加緊張激烈起来了！

二九、海德里希被謀杀

(一) 他的批評与不滿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我參加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雷德兴宮殿举行的一連串會議。会后，我正準備乘飞机回柏林，他邀我再逗留一晚以期和他同进晚餐。

这一晚纵情狂飲，使我劳累过度，心情急躁而且非常的厌倦。無論如何，这一次我是錯了！我們將一个非常有趣的晚間，消磨于討論海德里希心目中盘桓已久的許多問題上。

令我驚訝的是他竟批評希特勒亲自接长陸軍統帥的決定。他并不是怀疑希特勒的指揮能力，而是耽心希特勒不能再受另外重負的煩扰。于是他开始辱罵統帥部的这批將領，當他們和希特勒在一起研究問題的時候，每一件事总是“是，是，是”！他們動作太迟緩，目瞪口呆，直等他們告辞出来都沒有想起任何艰难的局勢！

海德里希对于軍隊補給缺乏的情形非常不滿。戈培尔的“征集民衣运动”仍旧是像平常一样大張旗鼓地热烈推行着；但是这项工作已經无法弥补那已受的損害了。海德里希认为：为了那些数以百計冻死的每一个士兵，軍需部里就應該从最高負責人起枪毙几个。派遣配带夏季作战装备的部队去对抗俄国严寒的冬季，那簡直是一种犯罪行为。

野战司令官勃魯奇区——他已被希特勒解职——仅仅做了

這項錯誤的代罪人。當然他要負一部分的責任，但是那批直接負責軍需補給的軍需官，却依然無事地坐在他們安樂的辦公室里，也許是稍微清醒一點兒，可是他們是照樣的衣冠華麗，金碧輝煌啊！

（二）嫉妒的心理在作祟

希特勒更加倚重希姆萊了！他是一個很優秀的策略家，他能利用現在的情勢去影響希特勒。海德里希說：假若他肯接受我的建議和勸告，那麼他就能了解到法國和比利時的問題。可是他的目的，乃在擴展他自己的權勢，並以指派秘密偵探和警察負責人的方式來擴充他自己的組織，因為這樣，德軍將領中就不會再有任何人反對他了！

我不同意這個看法。行政管理問題將形成一種不必要的複雜現象。同時，也很難物色適當的人選去擔任這些重要的職務。海德里希心不在焉地忽然說道：“希姆萊堅持要這樣，就在這個時候，我必須表示我的好意。我們之間現在的關係很緊張。”

顯然，希姆萊和他有着歧見，希姆萊嫉妒他。海德里希在占領國家內所施行的保護政策已經獲得很大的成功；而希特勒呢，對於他所採取的計劃和方法都非常滿意，所以開始單獨地和他商討問題。雖然海德里希認為這是一種莫大的光榮，但是因為希姆萊的嫉妒和波爾曼的敵視，他卻感到非常憂慮。他恐怕波爾曼要對他施展陰謀毒計，而希姆萊則更加是卑鄙和無情的。

對於海德里希來說，許多事情確實是使他非常困難。雖然由於他工作上的成就，得到希特勒的關注和維護；但是波爾曼

和希姆萊對他的敵對行為，使他覺得毫不安全，而且也不知道如何來對抗這個壓力。希特勒非常信任黨衛軍對內工作的忠實程度，有時比希姆萊還要堅信，所以要想公開攻擊他們兩個人總是危險的。他認為無論如何是太遲了！因為這僅僅是一個時間的問題——這個時間不久便會來到的——在希特勒還沒有受他們的挑唆與激動以前，希特勒就要對付他了。

海德里希正考慮着要我去接近希特勒隨員們的可能性，但是我設法避開不談這個問題。當我要回柏林的時候，他又重新提起這件事，他認為應該有些人在希特勒的左近關照他的一切，確是非常重要的。同時能夠直接和希特勒接近一時期，對於我也是一件好事。後來我們得到一個協議，就是我要在柏林再逗留一個月。在這個期間，他替我在希特勒的總司令部內設法安排一個為期六周的臨時任務。但是事實並沒有這樣做。不久以後，我就前往海牙和一些技術專家研討超短波通訊的問題。

（三）海德里希被害

正當我在海牙的時候，那是一九四二年的六月；我突然接到一封電報說道：“海德里希被人謀殺，受傷甚重”。我立即奉命飛回柏林。

我驚奇誰是這個謀殺案的幕後主使人。我又想起希姆萊、波爾曼和海德里希之間最近的磨擦情形，我能夠想像到，凡是知道海德里希手段的人們都是怕他的；同時他們也知道只要牽涉到他自己無情的計劃，他是從來也不畏縮的。希姆萊和波爾曼對於海德里希實施保護政策的成就，必然是非常的忌恨。他們三人之間感情上的激烈衝突，顯然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但是海德里希每次和我談話的時候都沒有談起。

这是希特勒和希姆莱运用他們的干部互相攻击以行統治的例子。但是对于海德里希这种人，就太不可以用这种手段了！他不仅是德国情报安全局的局长，而且也是德国占領区保护国的代理摄政。对于他們来說，海德里希的权力是太大了。

我忽然間想起海德里希曾經向我提及的一件事。当他最后一次和希特勒晤面的时候，他奉命报告关于保护国内某些經濟問題。他在希特勒的寢室外等候了很久，希特勒突然地由波尔曼陪同着走出来。海德里希用最高的礼节向希特勒致敬，然后等待希特勒向他发問以便报告。希特勒瞪視了他一会儿，然后臉上現出一种厌恶的神情。波尔曼好像領会到希特勒的意思，带着輕松的姿态，扶着希特勒的手臂回到寢室里去了！海德里希等待着，但是希特勒沒有再出来。

第二天，波尔曼告訴海德里希說：希特勒已无兴趣听他的报告了！虽然波尔曼說这話的語气非常温和，但是海德里希已經体会到他那无法和解的仇恨。在这一次謁見希特勒的場合中，希特勒的敌視态度，已經表示得非常明显，說不定都是受了希姆莱和波尔曼平日諷刺和誹謗的影响。

当我和海德里希最后一次談話时，是令人感到很有趣的。他虽然信任他自己的权势，但是他表示很害怕。无疑地他已經有一种預感，而他焦急地要把我派充希特勒的侍从，毫無疑問也是由于这种感觉。

謀害了海德里希的生命，当然柏林总局的工作受到影响。全局上下充滿了一片怀疑，差不多是一种恐怖的寂靜，往日那种緊張活跃的現象无形中消失，大家怀疑：“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四) 謀杀的經過

希姆萊命令我立刻飞往布拉格，在那里，治安机关的首脑繆勒和聶伯等都已經到达。我和繆勒約定商量一下，他答应給我一个簡單的情况說明。

海德里希毫无知觉地躺在医院里，有着許多最好的医生在設法营救他的生命。炸彈的破片穿滿了他的身体，造成无数的伤口。他制服上一部分炸破的布片穿进他的伤口中，更使他那受伤的脾臟趋于恶化，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就得了坏血病，以致很快地带来了他的死亡。当他臨終以前弥留的时候，他是由希姆萊私人医师吉伯哈德教授亲自照料；但是他的診斷和医治办法，引起其他的医学专家严酷的批評。有一个意見认为：照海德里希这种病况，应该考虑到先施手术取掉那个受伤的脾臟，这样可以去除扩大病势的主要根源。

后来，繆勒告訴我暗杀海德里希事件发生的經過情形。

海德里希从他在布拉格附近的乡間住宅回到雷德兴宮殿的途中，他坐在他自己的大型的莫塞德斯車司机的旁边。这个司机并不是他平常的那个司机。当行駛到城郊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急灣，汽車必須慢慢地开行，有三个人正沿着这路边間隔地站着。第一个人站在轉灣的前面約二十碼的地方，另外一个站在轉灣的位置上，第三个人則站在他后面約二十碼的路边。当汽車緩慢前进走到这里的时候，那第一个人突然跳到路中間来，用他的手枪对着車子乱扫，这时車子差不多都要停了；这一霎那間，第二个人接着将一个球状的炸彈向汽車这面擲过来，剛剛滾到汽車的底下就爆炸了！虽然海德里希已經受伤很重，但他还大声对司机喊道：“加油！冲过去”！他随即从車子上跳下

来，对着那几个凶手射了几枪，这些凶手正骑上脚踏車想逃跑，他們之中有一个人被海德里希射中腿部。这时，海德里希四支倒地昏迷得不省人事了。那个司机混身都流着血。虽然这辆車子装着防彈重甲，但是差不多也已破坏得不能使用了。

假若这一次是海德里希那个原来有經驗的司机開車的話，他一定不会中了那个跳到路中心凶手的詭計。一个有急智的駕駛兵必然的反应，将是加足油門使車子直冲过去，这样就不致于受到如此严重的杀伤了！

經過长期精密的檢驗之后，犯罪技术研究部发现这是一个和平常不同的，而經過巧妙設計的炸彈，这个炸彈的制造方法一直无法了解。它的爆炸机件，可以适应炸彈滾进的距離来爆炸。在这一次的情形，大概滾轉了八碼左右就爆炸了！它的爆炸管制必然是非常的准确。这个炸彈經证实是英国人制造，但是找不出英国人指使这次暗杀的迹象；因为在我們的情报机关里，也常常使用虏获过来某种型式的英国炸药，这些炸药可以用来制造任何形状和具有非常强大力量的炸彈。

(五) 屠杀捷克反德分子

对于凶手的調查偵察工作，运用着所有一切現代科学的偵察方法全面地进行。上級正式的指令宣布：这批凶手都是捷克反德运动的分子。于是每一个有关的綫索都予以跟踪，許多可疑分子都被拘捕起来，并突击搜索所有已知的窩藏处所。事实上，警察的行动乃是在对付整个捷克的反德运动。許多的报告，讀起来就好像一段段傳奇的电影片；最后，虽然得出四个比較接近的推断，但是沒有一个获得证实的。那四个凶手，甚至于沒有一个腿上受伤的，而那个受伤的却沒有捉到。由于盖世

太保无情的行动，在布拉格的一个小小教堂中，终于围捕了正在那里聚集的捷克反德分子一百二十人。

就在围攻这小教堂的前一天，我代表希姆莱去看穆勒。记得在电话里希姆莱曾经对我说：“这个案子颇难把握调查工作的范围”。这便是他对这次谋杀案唯一表示的态度。我没有直接参与穆勒在布拉格所进行的调查工作，起先他也没有坦白和我谈，后来他就毫不拘束地吐露他的想法了。

上级领导者渐渐使得穆勒的行动疯狂起来。因为希姆莱已经断定：整个的谋杀案是英国特务幕后唆使的。而且认为这三个凶手，是英国人为了这个特殊的阴谋，用降落伞将他们空投在布拉格附近的。穆勒也承认这个判断是可能的，他说：“因为整个捷克的地下活动有两个主要的后盾，一个是接受英国经济的支持和指导，一个是接受莫斯科的接济。明天我们将占领这个教堂，这也就是这件案子的结束；让我们希望这几个凶手有一个在这群人里面。”穆勒说这些话的时候很机警的看着我，然后接着问道：“你有没有内幕消息？我想希姆莱说这些话，你可能知道一点内幕。”但是我非常抱歉，使他失望了！

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以后，我不禁回想到穆勒的神情，他对这件事并不高兴。使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判断并不完全是对的！

第二天穆勒对这个小教堂展开猛烈的攻势。那些捷克抵抗运动的分子，落在德国人的手中没有一个人侥幸活着的。谁是谋杀海德里希的凶手呢？依然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

这几个凶手是在教堂里吗？他们是捷克抵抗运动的分子吗？假若是这样，他们是属于那一部分呢？所有在教堂里的人都被杀得干干净净。是否故意这样做的，仍旧无法肯定。虽然

事后在行动工作的报告上，强调这些人如何疯狂地抵抗不惜牺牲性命，但是这一百二十个地下运动的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一个曾经受过伤。我们的调查工作乃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这个凶杀案的侦查工作到此也就结束了！

(六) 海德里希死后

海德里希的遗体，是安放在布拉格城堡前院的殓仪馆内，由他亲信的干部组成一个仪仗队。三天以后，海德里希的遗体便从城堡运到火车站转运柏林。

在正式安葬以前，海德里希的遗体会安放于他那华丽的办公室内两天之久。第一天早晨，希姆莱召集情报安全局各单位主管到局里来，在一个简短训话当中，他对海德里希卓越的成就，高尚的人格，以及极有价值的建树表示钦佩与赞扬。像情报安全局这样庞大的机构没有一个人能够管理得好，而海德里希能创造它并且控制它。希特勒的意思，在继任海德里希职务的人选尚未决定以前，情报安全局的工作暂时由希姆莱兼理。他要求各单位主管努力工作，同时声明禁止任何由嫉妒心理发生的磨擦和冲突。他警告他们不要互相攻击，或企图侵占别人的权力。任何这种企图，希特勒都要亲自严格地处罚。

他指指在棺架上海德里希的棺材，然后轮流对各单位主管训话；事实上，他对他们的训话只是一番严厉的斥责，带着一些刺激而讥讽的语调，批评他们的个性和缺点。到后来，轮到对我训话了。我明知他那批评的冷言热语也包括我在内，所以我对所听到那些话根本不动声色。希姆莱必然已经看出我的神情。在他那惨灰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注视我一会儿，随即向其他的首长们说道：“舒伦堡现在负着极其艰巨的工作，他

是我們当中最年輕的一个。海德里希认为他适合这个职务，并且派他去那里主持工作。我同样也认为他有担负这些工作的能力。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清廉公正的人。你們！各級单位主管！你們自己明白！你們正在給他許多的困难！你們怨恨他，因为他年紀輕，因为他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老黨員。我不认为你們这种反对和怨恨是正确的，我希望你們要立刻扫除这种成見，同时人事安排問題是我的事，而不是你們的事。也就是說，他是我們的寵儿，所以我要給他特殊的支持。因为要符合你們已故局长海德里希的意思，我已經当着舒倫堡的面这样坦白的說了这番話，我认为他不致因为我的話而自視过高。相反地，我希望这是对他的一种进一步的鼓励，他應該更加謹慎，更加勤勉地来执行交給他的任务。假若对于这件事任何人想表示一点意見，現在就可以說……”。

希姆萊說完之后，全場显得一片令人非常气悶的沉寂。起先我原本是很鎮靜的，但是現在我开始觉得有点面紅了！希姆萊說：从現在起，他要我和他密切的合作，他需要我的才能，并希望我尽可能經常向他报告工作。然后非常突如其来地宣布散会。

到了晚上，希姆萊在党卫軍高級干部卡尔·瓦尔夫陪同之下，在海德里希的办公大厦再度召集情报安全局所有各級首长講話。这一次他的讲詞是表揚海德里希一生显赫的事迹。他要全局的首长們都要追念已故局长的偉大，而竭尽所能将工作做好。他的結論，是提到我們国外工作正在日漸增加的重要性。他希望基于我們的努力与开展，来消除我原有的缺点和漏洞。因为我們在这一特殊領域的工作成就，尚不能和英国的間諜活动并駕齐驅。所以，我們的座右銘應該是：“国家至上”！对于

秘密工作人員來說，我們紀律上的一般信條，便是：“忠實是我們的光榮。”

兩個月以後，希姆萊和我站在海德里希的頭部塑像前面。他突然間說道：“是的，像元首那天在國葬的時候所說的，海德里希確實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可是正當他在欣欣向榮的黃金時代，命運之神卻故意地使他罹難了！”希姆萊的語調非常的嚴肅；我將無法忘記他說話的時候，那種不斷點著頭的神情；而且他一面說著，在夾鼻眼鏡的後面，那副細小而冷酷的眼睛，突然地放射著像蜥蜴眼珠的那種光芒。

大概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我到希姆萊辦公室去報告工作，我看見室內原來安放海德里希面部塑像的地方，已經空無所有！我問這是什麼原因？他神秘地回答道：“這種面部塑像，僅是在某種時期或特別場合中，為了紀念死者和鼓勵來者才能把它擺出來”。

（七）希姆萊對我的關注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希姆萊在柏林約見我。像平常一樣，他總是安頓一個充裕的時間以便詳談。在討論了許多事情以後，我覺得我們的談話差不多達到最激烈的程度。希姆萊仍同從前一樣的姿態，將他的頭略略歪向一邊的坐着，這樣他那眼鏡上的反光，就會使你看不清楚他那小而狡詐的眼睛。他突然站起來，要我和他坐在另外一張桌子旁去和他談問題。這種動作，往往是最親密的表現。

他對我說道：“事實證明很難找到一個能夠繼任海德里希工作的人。除了你以外，沒有一個主管可以考慮的。我已經和元首談過許多次。”他身體向前一屈，很專心地望著我。當然，我

深深体会到他的话寓意之深远，不由自主地注视着他的眼神。

在一阵无法容受的静默以后，我带着抑制的声音终于对他說：“对于我，这将是一个非常困窘的职务！我想，你可能是找到一个笨拙的助手了！”

我們又停了一会，希姆萊的語調变得很温和，他說道：“不会选中你的！元首认为：虽然他同意你有适合做这项工作的条件与資格，但是你太年輕。我也觉得你做这种工作太軟弱。元首要你集中全力去做国外情报工作，近来他对这项工作感到很大兴趣，所以，不論誰将是未来德国情报安全局的局长，你还是繼續做你的。关于局长的人选，可能在党卫軍和情报安全局的三四个高級人員当中决定一个年齡較大和历史較久的人。詳細情形以后再告訴你。从現在起你必須随时和我保持密切的接触。就国外工作而論，关于行政管理方面，你仍然在情报安全局建制以內工作。但是所有决定性的問題，你可以和我亲自研商，你可以在任何時間来見我。因此，这是給你一种特殊的地位；但你和单位里的其他人員，未来的局长，以及那些反对你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都不可以松懈。

“你需要这种特殊的地位，不仅是为了你自己，而且是为了你的单位；必須要使你的单位和外交部，以及其他部会在合作关系上显得份量重一些。他們自然会明白你乃是我的直接代表。

“同样地，你决不可疏忽了你的健康。不論何时你需要的話，我将給你假期，但是你务必要謹慎地好好照顾你自己：我們将来需要你！設法过一过不喝酒的生活罢！将你的嗜好整个轉移到工作中去！假若你照我的意思做，你就能够不必消耗任何过多的精力，而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果了！”后来，一箱箱的

水果汁，矿泉水，以及所有可以使我戒酒的种种东西，都經常送到我这里来。

希姆萊接着說道：“将来，我自己的医师克斯登，他也是一个神經学专家，将負責照顾你的健康。我要他給你檢查一次，如果他认为有不正常的現象，他将經常替你治疗，就像替我看病一样。他的医术精良，他一定会对你的身体有益。他是一个芬兰人，对我絕對忠实；所以你可以信任他。你唯一必須注意的事，就是他太喜欢說話，而且是一个喜欢东問西問的人。但是他并不坏，他有良好的天性，对我们非常有益”。

这一天晚上，我和我的太太出去逛街，不顾希姆萊的劝誡，我喝了一瓶最好的酒。

和希姆萊的談話，使我深深体会到他的工作方法。他自然是获得希特勒的同意，有計劃地而且非常謹慎地在为德国創造一个新的领导人物，这个計劃就是要保证所有在德国各部会，各工商貿易事业，科学文化单位团体，也就是整个国家社会各阶层当中，凡是握有领导地位的人物，都必須是党卫軍的人員。这一种培养布置工作，差不多是完成了！很容易使你看出，有一个极大的权力集中在組織领导者的身上，这个领导者便是希姆萊自己。

就我的情形而論，希姆萊的意思，是要培养我具有权力的地位。只要我工作上有需要，各机关单位将尽量給我便利与协助。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議的方法，他們給我的支援不再是由于我的努力，而是由于某些不可胜数的，令人煩惱的和全面的影響力！希姆萊的助手沒有一个星期不替我安排訪問几个重要人物——例如：部会首长或国务秘书，經濟专家，科学专家，或者軍事領袖。对于这一切的活动，希姆萊亲自加以密切的监

督。几年后，他对我說：安排我和政府机构以及党内重要人員建立关系，不仅是因为政策上若干实际的理由，而且是用来作为一种考驗的方法。希姆萊已經直接間接地知道他們对我的印象如何了！

考虑到这种秘密計劃的执行，我开始承认，沒有这种公共关系的支持，要建立一个如我所想像的秘密工作是不可能的。但这仅仅是实践我的情报思想之开始，是在国内的准备工作而已。纵然接触的对象階級不等，可是我們仍用类似的方式，也在国外各处政治經濟和軍事界里建立起工作关系。但这些工作关系，不論是其他部門的主管和我們內部的工作人員，都不了解這項建設的底細。

三〇、和平計劃

(一) 和与战的决擇

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期間，我和政府各部門首長，經濟界領導人物及科學專家們的談話，和若干秘密情報聯繫起來考慮，使我深感不安。令我最感困惱的事，就是尙未參戰的美國的潛在作戰力量；以及我們陸軍將領依然低估蘇俄的反攻實力和他們在戰略運用上的優勢。這時，我們對於俄國境內的地理形勢和俄國氣候的變化仍舊不太注意。雖然在陸軍部隊機械化的工作方面，曾有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還一次次地聽到技術上有缺點的訊息。舉例來說：裝甲車的車型不夠寬，而坦克車則常常陷在泥路里走不出來，發動機在這極端寒冷的气候中又不能正常地轉動，若干車輛經常是開得出去開不回來，在其他軍備方面，還有其他許多的缺點。

我們主要的工業並沒有受到總體戰的影響而在全速力地工作着。這個時候，我們依然在自我陶醉，納粹的領袖們相信勝利業已在望。但是，我覺得這個時機確實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我不得不認為所謂“全面勝利”，後來稱爲的“最後勝利”是不可能實現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不愉快的事實真象報告我們的領導者們！因為他們固執地甚至於拒絕考慮這種可能性。

我的情報活動，使我發現上級領導者們並不真正了解國外

的实际情况。他們的措施完全凭着他們自己狹隘的政治观念来决定。外交部在这一方面可說是毫无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势。外交部里面可能有些人对问题的看法和我一样，但是他們在从事政治性的决擇之时毫不尽职；他們之中沒有一个人願意根据事实提出一項无法避免的結論——所謂德国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甚至于不願意在他們上級的面前流露他們的意見。

我因此慎重地考虑這項問題，并得出一項結論。我认为只要德国还有作战的力量，就有进行談判的权力。事实上，那时尚有時間和我們許多敌人进行和談，我們必須冷靜地計算一下，損失一半总比全部瓦解要好得多。

在这个时候，正是一九四二年的八月間，我們搜集到的证据，证明斯大林很不滿西方盟国。这种情形，日本断言是进行談判的理想时机。不論我們过去在东部前綫所受的挫折如何，他們认为和俄国进行和談乃屬可能的。

一九四二年的情势，发展成为双方“在時間上的竞赛”。英国衰弱得不能单独作战，而在期待着美国战略物資的援助。而斯大林呢？不仅是渴望西方国家給他物資上的支援，而且希望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战场来作积极的支援。所以只要西方盟軍一天不反攻——不管他們的动机如何——这确实是进行和平談判的良好时机。在这个时候，德国軍事上的优势，使得德国在和西方国家談判中能够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当我们开始和西方国家談判时，我們應該同时和苏俄接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西方国家之間一种日渐增长的竞争和敌对現象，将加强我国的地位。但是，这个計劃必須很謹慎地进行。至于对俄国呢！日本人从前意欲担任双方的調停人，我們在談判上或者要受些拘束；假若我們不必考虑日本人的利益，我們便更能毫不

受拘束地进行談判。

但是，直等到我們的領導者們相信有这种必要的时候，已經时不予我，不容許我們考虑談判的方法了！我很了解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态度，特别是里宾特洛甫似乎是和談的主要障碍。不幸得很，希特勒非常坚定地信任他，以至于无法破坏他的地位。戈林多多少少是失寵了！三巨头之中，只留下一个人，他具有足够的权势和影响力，那就是希姆萊。当然，我密切地接近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希特勒以下，一直到大战結束的最后阶段；他是德国最有权力的人。为了种种原因，我决定利用机会提出进行和談的計劃。

在这个时期，我依然有着很多的例行公务要做。

（二）勃朗德的素描

一九四二年的八月初旬，我奉命在乌克兰的日杜米尔——靠近希特勒在維尼沙的总司令部——向希姆萊作例行的工作报告。希姆萊为他自己及其幕僚們征用一所相当精美的軍官訓練学校。在两天以內，这所学校經過改装和配备，变成一个設備良好的野战司令部。短波电訊和电话綫路均經装設完成，以便希姆萊能够經常和各地，甚至于和最远的德軍占領单位保持接触。他个人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也都供应齐全；例如：那里还有一个网球场。希姆萊每天都要駕駛他那重型装甲司令車前往罗尔本。罗尔本和維尼沙与日杜米尔相連接，希姆萊每天都有几小时在这里和希特勒相聚。

有一天早晨，他从維尼沙打电话給我。首先是他的私人助理勃朗德和我通話；我和他的交情很好。勃朗德是一个体型很小，看起来很朴实的人。他的表情和姿态都是学习希姆萊的。

他是一个博学者，具有极强的记忆能力，而且是希姆莱所有侍从人员当中最勤快的一个。我相信他是唯一的得到希姆莱完全信任的人。

勃朗德在早晨七点钟就开始工作，不论什么时候，他总要工作完毕才去睡觉。他只要三四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每当清晨，希姆莱只要一起床和去盥洗，他就带着一大堆的文件和报章到希姆莱这里来。当希姆莱修面的时候，他就将晨报中最重要的新闻读给他听。这种读报也是很庄严地去做，毫不苟且。假若有坏消息，勃朗德就会在读这消息以前说一声：“请原谅！我的长官！”因为这样一来，希姆莱就暂时停止一下修面的动作，是一种预防他割破脸部的办法。勃朗德对于希姆莱实在是太重要了！他是他主子的耳目，他所呈送给希姆莱的经常都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情。

在这一天早晨，勃朗德于电话中问我近况如何，以及我的工作进情形怎样？正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希姆莱将电话接过去了。他一连串地问了我很多的问题，这是他的习惯，就是当他在电话中说话时，他喜欢用他自己发明的而又记得非常清楚的许多私人暗语和假名字；他可能完全用这种暗语假名来和你通话，因此往往使得接电话的人非常伤脑筋。他有一次问我：“高领子在做什么？”虽然在那时，我很熟悉他这种专门语，但是一时我却想不起高领子是谁？于是他不耐烦地解释说：“那个长的地下室，到地下室的进口，在坑里，矿坑……”，这才使我明白高领子乃是指德国银行董事长沙赫特，他常常穿着一件高领子职服。后来他命令我到日杜米尔去报告，并携带各种有关的文件。

(三) 日杜米尔之行

当天晚上，我乘德軍交通專車从柏林到华沙，在那里我受到总督福兰克在皇家宫殿盛大的招待。福兰克招待所有前往或来自希特勒在东部司令部的高级将领，党卫軍和党内高级人员。我一到那里，希姆莱已有一份电报来到，他要我在华沙休息一天，这样才不致因长途跋涉过度疲劳，第二天再乘特别交通专机前往。

在福兰克的宫宴中，我遇到许多德軍高级军官，警察部队的首长，党卫軍高级人员，使我感到听到他们大家的意见很有趣。一般說起来，他们是确信德国人民的战斗力量。在这一方面，他们对于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以求发挥他们百分之百的工作效率一事深信不疑。这些所有高级人员的信念和保证，将更加坚定领导者的看法；使我感到透过外交方法解救德国困难的工作益见困难。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这一阶层的人们，他们仅从军事的观点上来看问题。他们对于情报工作的意义仅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他们认为情报工作乃是一种很有趣和冒险的工作，而不了解情报活动在战争当中具有的重要关系。

第二天早晨我乘希姆莱的专机飞往日杜米尔——这架飞机是偶然降落在华沙的。飞机的驾驶员是一个巴伐利亚人，曾经充任希姆莱私人飞机的驾驶员很多年。几天以后，他不遵守希姆莱最严格的命令，单独一个人跑到一个俄国人的小村庄去玩，因此被俄国的游击队用最惨酷的方法杀死。

我在这四引擎飞机的驾驶台上，凝视着那宽阔的波兰与俄国平原，我仅仅偶然看到一些战争的痕迹。它们像是被雷电焚

毀的一层地皮。但是从左到右数百里之間的乡村土地依然毫无损坏。悶热的天气焦灼着大地，天空中弥漫着一层蒸发出来的云雾；籠罩着我們就好像一个很大的玻璃气盖。当引擎嗡嗡地向前旋轉，我們可以看見整个地面上的景物；時間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我开始有点了解我們的军队征服这块土地收获到些什么了！到处可以看見农夫在耕作，他們都是赤足的，女人們将头巾包扎在头上。极少数的人注意到我們引擎的声音。

最后，我們平安到达机场，随即乘坐司令車飞快地駛向日杜米尔。这所大楼周圍有高大的树蔭遮着，沒有受到战禍的波及。每一件东西都是簇新的——在希姆萊的任何司令部內都是这样，希姆萊对于用最好的款待招待来宾，視為非常重要的事。

我立刻被带到为我安排的起居室，因此能够冲洗了一次淋浴。当我等候謁見希姆萊的时候，我并曾和一些相熟的副官，专家以及秘书們閑談。我这样做有我的目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我才能了解这里的情緒和概況。原来預定我在中午謁見，后来因事改期。于是副官們很有礼貌地問我能够在这里逗留多久？因为我想和希姆萊靜靜的談一下，所以我說一两天以內都可以。

(四) 克斯登的魔力

到了晚上，希姆萊邀我晚餐。直等到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希姆萊总是要求他的来宾穿便褲，白衬衣，普通的鞋子，而不要穿军队的馬靴！他非常温和亲热地接見我，和我随便地寒暄一番，很仔細地故意不談要我來此的用意，作为对我礼貌的表示。这是他的一种談話的技术。他非常細膩地詢問我

的健康情形，告訴我克斯登博士也在这里，他一定很乐意照顧我；然后又問到我是否常和倫本晤談等等問題。

餐間，他和我談到許多科學上的問題，並且告訴我關於派到西藏一支遠征軍的事。隨後他又談到印度人的哲學。他的嗜好又使他說到一個問題：他很生動地向我形容對於德國魔法試驗的研究結果。他說在中世紀竟然燒死數千個巫師，真是太殘酷！許多很優秀的德國人都被愚蠢地毀滅了！基於這一點，他開始攻擊天主教，同時又指斥卡爾文的新教。當我還沒有來得及理解他所說的這一些話時，他已說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發軔初期基督教的主要性質。忽然間他對我說：“巴本現在做什麼？”並要我在向他報告工作時，將土耳其的問題包括進去。

晚餐在這種方式中過去，非常融洽而愉快。到了下晚，我便和克斯登博士聊天。幾個月以前，由於希姆萊的建議我曾見過他。他是一個有趣味而具有煽動力的人。由於他那妙手回春的醫學修養，或者是一種具有魔力的天才，他能夠用按摩的方法治療神經方面的疾病。

我和克斯登長談之後，我可以肯定他不僅同意我那關於和平談判的看法，而且表示出極大的熱忱。他完全陷入我的計劃之中，同意用他所有的方法去影響希姆萊為我的意見打一個基礎。他對我保證：希姆萊對我的印象極好，期望亦大，所以我可以和希姆萊合作。到現在為止，他是成為我計劃的第一個積極支持者了！

其後，克斯登開始告訴我他自己的困難，他需要一種保護來避免繆勒的敵視態度，我當時答應幫助他。一直談到深夜，我去就寢的時候，翻來復去總是睡不着覺。我的思潮不斷地涌

到脑际：怎样将我的看法去说服希姆莱呢？

(五) 建立新欧洲的和平计划

第二天早晨，没有想到临时奉命向希姆莱报告工作。他正准备在下午前往维尼沙，要我在他出发以前，向他报告有关中日和谈的情况。这一个问题就谈了整整一早晨。当我差不多报告完毕的时候，他忽然改变话题，高兴地对我说：我能和克斯登交好朋友，使他很愉快，同时要我也和伦本好好相处。

这似乎是我向他提出我对和战问题意见的时候了！希姆莱必然已经注意到我在想某些事情，他突然地说道：“看起来你很紧张！你不舒服吗？”

“部长！我没有不舒服！”我说道：“今天，克斯登博士替我看病，已使我的精神振发得多了！我深知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但是我报告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没有在书面报告中叙述，依然放在我的脑海中。但是我不准备现在向你报告，除非你真正有充裕时间来安静地听！”

像以往一样的怀疑，希姆莱显得有点紧张！他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吗？”

我回答道：“部长！不是这一类的事情！我要向你报告一件非常重要而又难以抉择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勃朗德进来了！希姆莱作了某些决定，要他笔录了几个指示，并延期举行某某约见和会议。然后他邀我和我的副官秘书们同进午餐，并要我在下午四点钟准备向他报告。为了准时和我晤谈，他取消了原定的维尼沙之行。

午饭以后，希姆莱因事和他那形影不离的勃朗德一同先行走出去了！大概半小时以后，我奉召到他的书房里去。他从桌

子后面走过来，他很少这样做的，他问我是否要喝点酒？然后邀我坐下，点了一枝雪茄——这也是他平常不这样做的事。希姆莱于是很轻松愉快地说道：“好罢！请你开始报告罢！”

我请求他准许我，用比较平常稍微不拘束的态度来报告，因为这个问题的性质牵涉得相当广泛。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开始报告了！

“部长！你知道我曾在杜塞尔多夫从事我做律师的最后准备工作。那儿的法庭庭长要我准备一份初步的判决书。这份判决书中包括着极多的工作要做，而我却一直拖到后来，我必须在两三天以内将所有的工作都做好。第二天早晨，我依照指示前往向庭长报告，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相信你一定喜欢雪茄烟！”这句话含有一种讽刺的意思，在德国有其双重的意义，就是说：接受了一枝雪茄烟！就等于捱人一次骂。

说到这里，希姆莱第一次露出笑容，然后按一按电铃，喊侍从拿一枝好的雪茄烟给我：当我表示婉却时，他笑着说道：“难道你喜欢庭长的雪茄烟吗？”

我继续说下去。

“庭长对我说：关于我的报告有两件事情可以提一提。第一件，就是我已经能够准时完成。第二件是这样的：因为我所写的未能把握问题的重点，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提供一点意见，同时为了尔后我的事业，希望我能记住他的话。他说：详细审阅事证以后，他发现有三四点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他问我为什么在这草案当中，没有提及其他可能的判断？他又说：我为什么不作另一种判断，而要坚持一样的说法？他认为将来我会常常遇到很多困难的问题，那时候，最好想一想他现在所说的话——做任何事情时，永远不要忘了有一个预备方案，希

望我能够把这些話作为一生做事的基本原則。”我注視着希姆萊的目光表情，接着說道：“啊！部長！你知道我永不能忘記這位智者的勸告。我能否貿然地問你這個問題呢？在你的心目中，有沒有考慮到結束這場戰爭的另一個預備方案呢？”

接着一陣沉寂！希姆萊驚呆地坐在我的對面。他並沒有誤解我這一番比喻的話，而很快地了解到我的含義。他慢慢地警覺過來！最後他溫和地說道——後來，他的聲音漸漸大起來，差不多要向我吶喊——“你已經瘋了嗎？你工作得太辛苦了！要我給你五個禮拜的休假嗎？你的勇氣沒有了嗎？無論如何，你怎么竟敢向我說這些話？”

我極力地保持着沉靜。直等他怒氣平息，然後說道：“部長！我知道你願意繼續維持現況，事實上，我認為這可能是最壞的辦法。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甚至於像俾士麥這樣偉大的人物，在他的全盛時代，他心目中還經常有一個預備的方案；這種方案，只要一個人能保持自由行動的時候，都可能有效的。今天我們德國依舊保持着強盛的力量，我們仍然能夠和他們進行談判，我們的實力迫使敵人認為向我們謀求妥協，對他們是值得的。”

我又向他摘要報告世界各國的軍略形勢，當我報告的時候，他顯然地鎮靜下來！漸漸注意我的話，時時點着他的頭。一個半小時以後，我報告完畢，他僅有極少數幾次提出問題；所以我能夠運用另一種方式重提我的意見。我說：“部長！這便是我在前面提出那個問題的動機所在！你的心目中，有沒有考慮到處置這個戰局的另一個預備方案呢？”

他突然間站起來，反復不停地在房中踱來踱去！不久，他站住說道：“只要那個白癡里賓特洛甫一天做元首的顧問，這件

事情就一天不可能做到。”

我立刻說道：當然我們必須把里賓特洛甫調離外交部，他常常和戈林磨擦。希姆萊走到桌子旁邊，打開他那本大型的地圖，專心一意地研究了幾分鐘。為了禮貌關係，我也站起來，他喊我也到書桌那邊去。

他說：“你怎樣實現你的想法呢？我認為你過於高估蘇俄的實力；而我卻是非常憂慮一旦美國的軍備生產真正進展起來，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我們將怎樣去對付他？依我目前的地位而言，我可能有些影響希特勒的機會。假若我確能得到波爾曼的支持，我甚至於能使元首貶降里賓特洛甫。但是我們決不能讓波爾曼得悉我們的計劃。他可能破壞我們整個的設計，或者他會歪曲事實，使我的計劃變質，成為和斯大林協商，我們決不可讓這種事情發生。”

他差不多好像是在自言自語，一會兒咬咬他的大姆指尖，隨又一轉一轉地搓着他的戒指，這種現象說明他真是正在聚精會神地思索。他帶着懷疑的神情看着我並說道：“你能立即着手這整個的事情，而不給我們的敵人判斷出這是我們脆弱的象徵嗎？”

我向他保證我能夠做到這一點。

“很好！但是你怎么知道提出這項談判的問題，而我們不致受到損害呢？倘使這樣做，竟然加強西方國家和東方聯合的決心時，又將怎麼辦呢？”

我答道：“部長！相反的，假若我們適當地進行談判，就可以防止這種意外的事件了！”

“好的！”希姆萊說道：“那麼究竟你怎樣去進行呢？”

我解釋說，這種工作不可以由正常的外交程序去辦，而須

透过情报机关的政治单位去进行。假若发生錯誤，这个直接負責此項工作的人員，可以正式予以不信任或免职。在另外一方面呢？使得对方知道这个进行談判的人确有权威人士在幕后支持他，也是很重要的事。假若希姆萊准备派遣这个秘密談判代表，同时能允諾于一九四二年圣诞节左右去除里宾特洛甫的話，那么我願意負責去和西方国家接触。将里宾特洛甫免职，可以证明給西方国家看，这里有一个新作風，我們的計劃有着强力的支持。在此同一时期，謠傳新任外交部长代表一种非常协调的政策，将更能加强我的地位。

我說到这里，希姆萊插嘴說道：“說不定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們再起用巴本”——那时期我們駐土耳其的大使。——他随即搖搖頭說：“呵！不！我們暂时不談这問題，我必須非常小心地来探測这件事的可能性！你真的认为更換一个外交部长就足以充分显示我們的政策轉变嗎？”

我答：我想一定会这样的。

总之，希姆萊似乎是同意我的計劃。他虽然沒有說出很多贊同的話，但是他好像很肯定地总是点着头。其后，他轉过身去，研究了一下欧洲地图。稍憩之后，他問道：“直到現在为止，你仅仅只說明这种預备方案的必要性，和进行的办法。現在讓我們談談这一个談判的具体問題。”

我謹慎地回答道：“是的，部长！我猜測你心目中可能已有腹案了！”

这个时候，他的神情非常和藹，他並沒有怪我說的話，他說道：“好罢！我們开始談談英国的問題。”

“是的！”我說：“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似乎英国坚持最低限度我們要从法国北部撤退。他們永不能容忍德国的海軍炮台

架在克萊斯海岸上。”

“那么你不相信和我們的兄弟国締結一次偉大的盟約嗎？”

“这是最近的将来难以实现的事！”我答道：“用和平談判的方式将交战国轉化为一个同盟国，还須經過很長的时间呢！”

希姆萊点点头，說道：“那么，像荷兰比利时这些德国的势力范围如何处置？”

“这些国家将成为談判中的主题，”我說：“但是我相信我們必須恢复他們从前那种状态。无论如何，假若你想依循种族政策解决某些問題，那么那些忠于德国的人們，仍然可以讓他們在德国境内居住。”

希姆萊很緊張地用綠色鉛筆在地图上画着，他已經标示出将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作为进行談判的条件。然后，他問道：“噢！至于法国呢？”

我答称：“部长！我正在考虑一个解决的办法；其目的在求德法两国在經濟利益上的統一完整。法国本身政治上所表現的状态必須予以恢复，但是无法避免的，德法两国将熔合在一起；法国握有她的殖民地屬国，对于我們將有极大的利益。因此，我們不可以受純理論的成見和政治上的憎恶局限了我們自己的行动。就拿亚尔薩斯举例來說罢！你知道我是薩尔布魯肯的人，从經驗中了解：法国人竟想在凡尔賽和約以后吞併薩尔，那是多么的錯誤。”

希姆萊將他的头仰起来，不贊成地說道：“但是在亚尔薩斯有着很多的德国血统，他們都沒有受过法国的教育。”于是我建議，这一点可以作为談判的一个問題；但是如果把亚尔薩斯归还法国以示补偿損失的話，两国民族之間的經濟合作便更加密切了！

希姆萊很不樂意地在圖上畫了一道綠色的半圓圈。然後又帶着懷疑的眼光望着我，並說道：“你相信這樣一個解決辦法就能滿足英國人嗎？”我答說：我雖不能預測英國政府的態度，但是我認為他們可能考慮到這種解決辦法值得討論一下，他們的主要興趣可能在於新歐洲將要採取的形式。

說到這里，希姆萊阻住我，他說：“呵！現在暫時不談這個問題！”他的視線轉移到瑞士。他用那枝綠鉛筆指着她的地圖。我立刻答道：“部長！不要牽涉到瑞士罷！她的法制可以作為新歐洲的模型。我們將利用瑞士作為和西方接觸的橋梁，以及作為與歐洲人貿易和通貨的交換所。”

希姆萊又轉向到意大利，他在地圖的面前注視了很久，然後說道：“是的！是的！墨索里尼！我們不能放棄意大利北部的工業區！”

我接着說：“我確信德國和意大利北部地區的工業將可以互相支援補充，但是我不相信意大利會喪失她的任何一塊土地。她必須完全放棄在任何和平談判中她對殖民地的熱望。”希姆萊又頻頻點頭表示同意，“我不能說我信任北意大利”。希姆萊又轉到奧地利的問題上，並且用很堅定的語氣說：“但是這個依然是我們的。”我說道：“我確信沒有人會反對這一點。”

“那麼！捷克斯拉夫怎麼辦？”

“蘇德台地區將在政治上與管理上隸屬於德國，捷克人和斯拉夫人都由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去管理，而經濟上和德國統一。我相信這種做法，也應該應用於東南歐洲各國，包括哥羅梯亞，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希臘和羅馬尼亞。”

起先希姆萊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是經過研討之後，他承認沒有其他的辦法能夠將這些地區統一於新歐洲的組織之

內。当我正解釋这問題时，他說道：“但是这样做，到后来，除了和英国作經濟上的竞赛，依然是和从前一样的紧张外，终究是毫无收获的。”

“部长！让我们不要顾虑可能在未来发生的紧张现象。我們应该首先清除那些阻碍建立新欧洲的紧张局势；这意思就是要寻找一个和解的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

希姆莱又指着波兰，并說道：“但是波兰人民必须为我们工作！”我說：“我們也須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使他們每一个人都乐意和我们合作。我們的命运是一样的，我們乘坐着同一艘命运之船，任何一个人不負起应尽的責任，船就会沉沒了！”

希姆莱又談到波罗的海国家，他說：“这里必须替芬兰开辟一块广闊的地区，但是芬兰人是很聰明的民族！他的北部角落不致使我伤脑筋。”他再向地图的上边一看，說道：“哦，还有俄国呢？”

我答道：“我們必須靜观其变！”

我們停頓了好一会儿，后来希姆莱說道：“假若我没有誤解你的意思，那么你对和平談判的原則，真正的意思是要保持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大德意志領土的概括范围嗎？”我答道：“一般說来，是的！”希姆莱又問：“我們必須用我們所有另外的屬地利益，去和他們談判嗎？”我答道：“是的！”

我接着說：“因为我們是一个新建欧洲的核心，德国将可以新生的活力——一个人的創造力加上政府的指导与設計来处理各种社会問題。我相信，为了达到建立新欧洲的目的，对于国家主义的傾向必須加以約束。但是专家們必須彻底調查所有这些問題。希姆莱先生！当我们仍然在全盛的时候，我們首先应该注意所有一切值得談和的事情。假若我們能够达成这一和平协

議，那麼我們將可獲得一個良好的基礎，從而能夠對抗東方的衝突。在目前，我們正陷於從事兩面作戰，一旦美國的援助大量湧到，情況就會對我們不利了！我想起賴伐爾對希特勒說的話：希特勒先生！你為了建立一個新歐洲，你正在進行一項偉大的戰爭！不過，你應該首先建立一個新歐洲，然後再展開那偉大的軍事行動！”

希姆萊聽着笑起來了！他說：“是的！是的！那個賴伐爾，他是太聰明了！他的名字不論你從前面讀或從後面讀都是Laval。”

現在時間已經到了清晨三點鐘！希姆萊看見我相當的累了，所以把談話縮短，他說道：“很好！很好！和你充分地交換意見，我覺得極為愉快！我批准你的計劃——但是要在下列條件：如果你的准备工作發生嚴重的錯誤，我將毫不顧惜地處置你。當然這還要看我是否能在聖誕節勸服希特勒。”

這將使讀者們難以了解，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這番談話對我的意義是何等的重大。希姆萊給予我充分的權力去進行這回事。

但是在这个時期，我並不知道這項決策在後來竟然受到若干我無法控制的因素所影響；我更不知道希姆萊的性格是如此的善變，以至於這些影響力量，竟能完全推翻他原來最佳的意圖。無論如何，當我和他告辭以前，那天夜間他曾對我許下諾言，就是在聖誕節的時候，里賓特洛甫將不再是外交部長了！

從現在開始，我全部的思想與努力，都集中在使德國能以最少限度的土地損失，從現在的境況中解脫出來，我確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堅信我能成功。雖然一次又一次間歇地夾雜着濃厚的希望，但是從那時起，我已開始走上漫長而崎嶇的幻

灭之路了！

有許多次，我确信我已能掌握这形势，但是事实使我明白，我不过仅仅是推动历史的大机器当中一个小小的齿輪而已！除了在我自己固定的軌道上旋轉以外，我真是毫无作用！

三一、我的希望破灭了

(一) 何里亚·西馬案

在一九四二年年底，失败的罗马尼亚“铁卫”暴动组织的领袖何里亚·西馬設法从伯璠附近保根布魯克的特工学校逃走了！繆勒曾发动一个大規模的搜查，但是并没有将西馬逃走的事报告希姆萊，九天以后，希姆萊很紧张地打电话給我，要我立刻到繆勒那里去，尽力协助他将西馬捕回来。我立即觉察到这种情形对于希姆萊該是何等危险！于是我动员我所屬各单位全力从事偵查，不出四天的工夫，我就将何里亚·西馬捉回德国。

在这个时候，里宾特洛甫已經听到西馬逃跑的消息，同时，也探悉希特勒还不知道这回事，这一桩事情，使得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萊之間的激烈斗争达于最高潮。里宾特洛甫直接跑到希特勒那里，并向他报告西馬又正在企图从意大利发动一项暴动。希特勒并未查一查实际情形，就大发雷霆。因为他曾向安东尼斯庫元帅保证过：就是未經双方同意，他决不釋放西馬。

里宾特洛甫很巧妙的措詞，使得希特勒确信希姆萊与我又想在罗马尼亚发动一项阴谋。他大为狂怒，嚷罵了三小时，并指責这种行为簡直是对党卫軍名誉上的一种侮辱。希特勒說：他要用猛火与琉璃熏走这种“黑色的瘟疫”。

对于我们來說，整个事情从开头就不很吉利，而且希特勒

的态度很明显，他簡直不相信希姆萊不知道西馬逃亡的事情。差不多十天左右，空气极度的緊張。后来希姆萊才慢慢地重建他的地位。但是这件荒謬的事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致使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的面前的地位加强并重新获得信任。而希姆萊呢，却費了很多的工夫才恢复过来。繆勒为了替自己辯护，撰写了若干很长的报告，把这个責任全部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当然現在是不可能将里宾特洛甫去掉了！因为我們曾答应西方国家更換里宾特洛甫，这样一来，我对他們的信誉也就受損不少。于是他們不再相信我們的誠意，而认为整个事情，不过是企图破坏盟国的統一，說不定就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听到我們第一次和平試探的失敗消息，使他在丘吉尔到达卡薩布兰卡以前，就已确定了无条件投降的原則了。在这个期間，我和希姆萊談論到他未能履行諾言将里宾特洛甫去除的問題，我們的談論相当激烈。他很沮喪，而且似乎完全丧失了勇气！費了很大的力量才算获得他的同意，授予执行我的計劃进一步的权力。

(二) 路德的命运

路德是支持我們的意見的，他不願和里宾特洛甫之間关系已正惡化，曾极力想劝說里宾特洛甫相信情报工作在作战上的重要性。

鉴于八月間我和希姆萊在日杜米尔长談的一切，我觉得这是可以将我們和談的計劃告訴路德的时候了！我并告訴他，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所作的不良影响，我希望他能替我搜集一些足以促使里宾特洛甫下台的資料。路德相信了我的見解，并且因为希姆萊采取这样一个合理的政策，表示很庆幸。提到他曾在秘密工作領導上所遭遇的困难时，他說：“有些人是毫不讲道

理，他們常常強人之所不能。他們不了解我在外交部處境的困難，特別是和里賓特洛甫。我知道他們時常在希姆萊的面前毀謗我，所以我樂意借此機會來改善我和希姆萊的關係；我一定盡力協助你，使你們的計劃能夠成功”。

將近這年年底的時候，在意大利大使阿托里科的招待會上，路德和希姆萊經過一段很長時期的隔閡後又晤面了！我已經將路德的态度告訴希姆萊，所以他對路德很表好感，並用最友善而愉快的樣子對待路德。因此路德受寵若驚，大有得意忘形之勢。他不願在場還有許多外賓，好像他是希姆萊的至交密友似的，拉住希姆萊大談特談。這是路德所犯的嚴重錯誤。特別是在大庭廣眾之中，希姆萊對這種事情是非常敏感的；雖然他心內有些不滿，但仍然保持着禮貌和友善的态度。這樣一來，只有使得這倒霉的路德更加得不到希姆萊的歡迎了！

第二天，他們兩人都打電話給我，希姆萊說：“你知道，路德這種人，真是俗不可耐，令人討厭的傢伙！既卑諂而又笨拙”！

我極力替路德解釋，我說：大概是因為希姆萊對他的态度太客氣，他不禁受寵若驚，而想對希姆萊傾吐肺腑的原故。後來，我終於能夠勸服希姆萊忘掉這件不愉快的事情。

接着，路德急促的聲音，帶着滿嘴柏林土腔從電話中傳來了！他說：“親愛的朋友！我必須告訴你，你的上司真是有意思，他確是一個談得來的人。你知道嗎？昨天夜里我和他談得很融洽，就我個人來說，我的上司里賓特洛甫現在恐怕無可奈何了”！他接着又說了一會兒，最後我說道：“明天我來拜訪你，以便詳細談談！”

當我們見面後，我說了他一頓，並且提醒他說：希姆萊是一個性格複雜而感情善變的人，須要經過長時期的思慮，才會

对困难問題下定决心的。我同时要他决不可不告诉我就采取反对里宾特洛甫的举动，因为我必須和希姆萊事先商量一下。路德很慎重地答应他一定这样做。

后来，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里某一天，路德的一个助手很兴奋地跑到我这里来；他告诉我：路德已經整編一份反对里宾特洛甫的資料卷。其中包括着叙述他的私生活，对他头脑是否清醒一事表示怀疑，以及指出里宾特洛甫显然已是不适于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职务。因为路德深信有希姆萊和我的支持，为了促使里宾特洛甫垮台，他已將這項資料报告分送政府的許多部門，那些有关的人員都在等待希姆萊的命令，以便采取行动。所以路德要我催促希姆萊立即展开攻势不要拖延，同时他要求我立刻为他安排謁見希姆萊。

对于路德的做法，我必須很快地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他似乎已經違背了我們事先的約定，我不能肯定：希姆萊已否重获希特勒的信任和加强他的地位，足能发动一个对里宾特洛甫的全面攻击。总而言之，虽然現在发动为时过早，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我是贊同路德这个举动的。因此之故，我說：我当即日去进行，但一切事情还須視希姆萊的决心而定。

我和路德的談話，時間是在下午；所以直到晚間我才打電話給希姆萊，他要我立刻到他那里去一趟。不幸得很，因为希姆萊缺乏决心，所以費了好多時間，我还得先和他談論一些情报工作上緊急的問題。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必須参加一个公务上的集会，当我告訴他路德所做的事情时，他显得非常緊張而不耐煩。就在这个时候，探长瓦尔夫突然向房內探望，提醒希姆萊准备出发。

瓦尔夫一走，我就迅速地促請希姆萊采取緊急行动来支持

路德。但是他躊躇不決，拿不定主意，当他正要下决心的时候，瓦尔夫拿着希姆萊的外衣又走进房里来了！希姆萊好像回答問題似地說：“那件事，我想！是可以解决的……”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瓦尔夫——他經常是瞧不起路德的——插嘴說道：“但是！希姆萊先生！你不能讓我們这一阶层的最高級人員被这个无賴汉路德赶出去呀！那将严重損害我們的統御体系，我可以肯定地說，你这样做是得不到希特勒的批准的！”

忽然間，希姆萊听了这番話以后，又重新对路德掀起旧的仇恨来了！我深知为了維持特工条例，現在罢黜路德的話，他的前途就算注定了！因此我驟然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暂时不談这問題，等到情况有利时再說。可是，路德要被摧毀的命运，好像是老早就注定似的。希姆萊极度的不安而反复喃喃地說道：“瓦尔夫，是的！是的！你說的对！”我旋即在旁說道：“希姆萊先生！我恳求你将对这件事不要作匆促的决定！这件事太复杂，而其影响很大啊！”

这时，要想猜出希姆萊心里在想什么？真是不可能的事。我想或許他是在衡量希特勒对他的信任程度，以及思考着怎样应付可能的危机。我体会出来他的决策是和我背道而馳，但是他还没有作最后决定，就前往开会去了！

我感到失望，对于下一步驟如何做，也是茫然失措。我希望这天晚上能够再和希姆萊談一談，但是明知道他那固执的习性，我觉得甚至于作此試想，都是不智之举。我考虑到許許多多的可能性，始終想不出一个办法。在半夜的时候，電話鈴的响声打断了我的心思。

原来是繆勒打来的電話。他扼要地告訴我說：希姆萊已决

定將路德的案子交給他調查，他要我能針對他的需要供給他情報資料。他隨即又對我說：早晨第一樁事情，就是叫路德的助手到我辦公室里來，然後要他將我說的情形寫成書面報告。看起來繆勒是要用這份報告來做懲辦路德的主要證據。我沒有說再見，就把電話掛起來了！這是一個極不愉快的情勢。

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給希姆萊，他從來沒有像這樣閃縮不定的樣子，但是他終於說道：“現在！現在！冷靜一下罷！對於路德的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呢！不管情形怎樣？我將有時間來考慮這問題，同時我要給你一個機會來找我談論這件事”。

第二天，路德的同事都受到繆勒的隔離審訊，而且被拘捕起來，一連串的外交官員都相繼被傳訊。最後，路德本人也遭逮捕，受到疲勞審訊。他們所有的人都斷然地堅持他們的意見。依照他的供詞和證據，已足確定里賓特洛甫的罪名，但是在第三德國的調查報告書是高於一切，所有特別的罪證，都從供詞中刪去，到了希姆萊那里便消失無蹤了！我永遠不明白，希姆萊這樣做是為了保留這些犯罪資料，以應將來必要之需呢？還是為了保護情報工作人員良好的名譽？

八天以後，里賓特洛甫接到一份綜合的資料報告，他立刻去謁見希特勒，當然他的話是完全袒護他自己的說法。他對希特勒說：這件事根本是一個下屬官員對於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不愉快攻擊而已，里賓特洛甫要求將路德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撤職，並以失敗主義的罪嫌處以絞刑。但是希特勒覺得這樣做，是太過分了！我想他必定已和希姆萊談過這案子。所以後來他僅下令將路德免職，在作戰期間將他關在集中營里。

後來，當我和希姆萊談到這件事的時候，對於這一件事情的處理，我仍然表示失望。我坦直地告訴他說：他這樣處理這

件事是很失策的。希姆萊默默无言接受了我这个批評。我要求他不可以依照里宾特洛甫的要求，过分严厉的惩罚路德的同僚。希姆萊同意我的建議，除了派遣一部分前往第一綫担任諜报工作以外，沒有再作任何的处分。希特勒正式禁止我去探望路德，但是透过我对繆勒的影响，替路德获得优待。

在大战的末期，我听说路德拒绝替俄国人在柏林东区建筑一个桥梁，他要求豁免此种劳役，仍做集中营的囚犯，但是最后，他竟被一个俄国士兵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当场枪杀了！

(三) 我和瑞士联络

当我想尽速进行在日杜米尔所拟訂的计划时，我确认：凡事欲速则不达，匆促的动作便是致命的根源。我仅仅能运用我在过去几年所建立的情报工作关系，但是我不想輕率地加以运用，而想保留着作为最后协商之用。同时，我承认我有一点耽心！我是希姆萊所屬幕僚当中最年轻的一个，竟能获得如此龐大的权势！我必须首先克服我的不安全感。希姆萊的諾言是真实而可靠的嗎？我已揣測到在希姆萊的性格中，有一种强烈的犹豫因素。我决定我得先求站稳脚步，不可貿然从事。

我开始謹慎地和英国駐苏黎世的总領事建立关系。他表示他准备和一个受命的德国代表举行初步的商談。后来他带信通知我們說：他已得到丘吉尔的授权，和我們进行此种非官方的試談，但是必須有某些保证才行。最后，他甚至表示准备前来德国，在适当的情报机关内进行商談。他很了解我的为人和我对这件事的态度。

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我向希姆萊报告关于我已按照他的指示和授权所采取的各项初步行动。我的目的是在作进一

步的冒險以前，先行取得他的同意，但是在这儿我体验到我的第一次失望，我和他討論了好几个小时，不久我便发觉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愈来愈复杂而且多变。起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做出这种样子，但是后来我知道：原来是因为他自己的大胆行动而恐慌。当他忽然間以一个像学校校长那样严肃的态度提出建議說：或者，最好先和里宾特洛甫談談全盘情形，这时候，我內心的不滿与失望是不难想見了！

我向他指出說：和里宾特洛甫去商量，根本就違反他所設計進行的政策原則。假若里宾特洛甫同意这計劃，那就会发生变故！因为整个秘密談判是不能让他参加的。如果他拒絕合作——这是很可能的事——那就只等于我們提醒他注意我們的計劃。我真是不明白希姆萊要他参与这件事情的动机何在？

最后，希姆萊不耐煩地回答我說：“我不願意做違抗元首的工作。我要同他在一起工作。这是我最后的决定，你必須停止再那样做。”

于是他将全部的情形，告訴給里宾特洛甫。据我猜測：他們两人談論这件事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礼貌上的和无意义的形式而已！两个人都帶着假面具，都沒有泄露他們真正的想法。

正如我所担心的一样，这件事告訴了里宾特洛甫，只是促使他巩固了他的地位，他决定和希特勒談明这回事情。而希姆萊惊慌地注視着这件事的发展，充分表现出他的优柔寡断和毫无办法。

显然地，希特勒和希姆萊談到这件事。后来我接到里宾特洛甫的一个通知，这通知中有一段使我永远不能忘記的：“我禁止情报机关的政治部門用这种方式去和敌国人民接触。我认为

这是失败主义思想在作祟。从现在开始，如經发现有同样事情，将予严厉处分。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任何一个英国人希望和我們談判，他必須先向我們呈递投降书”。这完全是学习希特勒对这問題的語气。

当我下一次再和希姆萊談到这問題时，他忧郁而沉默。这种神情可能是由于一种犯罪心理的原故。有一次，我很兴奋地向他要求說：不能任凭事情就这样演变下去；这无异是对情报工作本质上完全錯誤的观念。有些人希望里宾特洛甫对我們这样，但是我要求希姆萊对我的工作，我个人以及他自己所核准的計劃，予以更深的了解。

希姆萊迴避着我的問話，漫談其他的問題。最后他說道：“噢！你知道你是犯了一个錯誤罢！不过我不想借此对你不利！或者，直接和英国接触是不智的；你應該透过一个中立国人士做緩冲媒介”。

当然，这些话都是企图挽回他的面子。但是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乘机回答道：“是的！将来我会注意，这些事情是要透过中立国家去办理。”最少我要尽力保留一部分在日杜米尔所奠定的基础。

希姆萊同意了。他的反应总是这样的。摆脱了內心上的呵責，他似乎轻松得多，所以表现得很大方。我旋即掌握这个时机，說道：今后我将繼續依照我們所討論的計劃去做，可是要非常的謹慎。我又很小心地接着說：无论如何！我的工作人員和敌国人民間的接触，依然是要发生的，因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事。

希姆萊的态度又严肃起来，他說道：“好罢！我不想知道所有那些細微末节，那都是你的責任。”

为了力謀进一步的接近和談，从那时起，我决定亲自和瑞士进行秘密而經常的工作联系。我和瑞士情报机关負責人梅森举行一次私人的談話，因而促成了以后若干次的进一步商談。虽然，我竭力保持着这些微妙的接触关系，但是終于因为不能去除里宾特洛甫，希姆莱态度的举棋不定，以及卡薩布兰卡的无条件投降政策等等因素，遂使我的計劃无法实现了！

(四) 卡尔頓布倫納

不久以后，希姆莱又重新获得他从前的权势和取得希特勒的信任。希特勒終于相信了他对西馬案件的說法。希特勒将整个事情都归因于希姆莱的操劳过度，因为那时候，尙未指派一个人来接替海德里希所主持德国安全中心的任务。因此便确定了德国国家最高安全部新部长的遴选。关于我个人对这项人选的看法呢，除了希特勒最后选定的卡尔頓布倫納以外，我认为什么人都可以。但是希特勒深信他这位同乡具有所有工作上的必要条件，他对希特勒的絕對服从和忠貞不二，当然是毫无問題的。出乎意料的，希姆莱受了他那特有癖性的影响，竟然要克斯登博士对所有被考虑到担任这个职务的人选——高級的情报干部和警察首长們——加以生理与心理的檢查。因此，就連卡尔頓布倫納——他这时还不曉得他有这项新任命——也被这位胖博士檢查了！后来克斯登对我說：“我很少檢查过像这个卡尔頓布倫納这样狠恶无情的牡牛，就連一块木头也要比他敏感些。他是一个殘暴而苛刻的人。說不定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能有点思考能力。当然他是希特勒最中意的人。我将这些情形都报告給希姆莱了，可是他似乎仍然认为卡尔頓布倫納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第一次和他正式接触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我极力想使我们的工作关系不要受到我个人情绪的影响；但是仅仅经过很短的时间以后，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说不定他对我也同样憎恶；结果不久，我们之间便完全决裂。

卡尔顿布倫納的政治野心，是想充任奥国安全工作负责人。但是，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海德里希打消了！海德里希派他充任維也納地区秘密偵探和警察工作的首长。因为他个人的权势深受海德里希有效的抑制，所以直到一九四三年，他被派担任情报安全局局长以前，他始终未能参与第三德国的政治圈。

卡尔顿布倫納有着许多很大的个人缺点，最主要的就是酗酒。在海德里希的监视下，仅此一项即足以遭受海德里希的斥责。当然海德里希会以他那经常有效的办法来利用卡尔顿布倫納的弱点。

卡尔顿布倫納对这一切情形都很清楚。但是由于他对海德里希的怀恨，使得他在和海德里希共事时，竟然连续犯了許多愚蠢的錯誤。这种錯誤结果使他心里发生了一种所谓的“海德里希感”。当他后来成为海德里希創設的那个机构的负责人时，他想在他的左近都安插奥国人，但为希姆莱所制止。不知道是受了各部門主管的影响呢？还是由于我所屬单位的人员？卡尔顿布倫納竟改变了他那“海德里希感”而轉向对付我，于是我便突然变成他仇視的目标了！

对于他特别重要的事，就是他知道我的目的，要把情报工作从德国最高国家全部里划分出来。虽然他兼任最高国家全部的部长，但是我是他所屬各部門主管当中唯一有权直接接近希姆莱的人，而且希姆莱也曾向他明确表示我的特殊地位，所以这种事实更使他感到严重。另一方面，希姆莱授予他个人

参加国外情报工作的权力，其实就是鼓励他积极地针对我这单位工作的需要而努力。我和希姆莱的直接接近，实在是他身上的一个毒刺。有几次他强要我喝超过一两杯酒的限量，而我对烟酒的节制，更是另一件使他生气的事情。

快到大战末期，情况愈来愈坏的时候，卡尔頓布倫納的酒愈加喝得厉害。我要到上午十一点才能在办公室里找到他，而他也不过刚刚起来半小时。他那细小的眼睛显得深凹而无神，带着一种醉汉的神情，伸手到桌子下面一摸，或者大声喝道：“勤务兵！给我倒一杯香檳酒或白兰地”。后来，当他狂乱得自制不住，非要我喝不可的时候，为了安静他一下，我只好啜一两口，而把其余的酒都倒在地毯上。通常他都没有发觉；可是有一次，被他看到了！气得他脸上的青筋都暴涨起来，使我觉得他差不多要打我一拳。

在战争最后的几年，因为希姆莱的命令，最高国家安全部各部门主管必须在一起共进午餐，所以我也不得不遵令参加。卡尔頓布倫納主持这个会餐，因此他乃利用这个机会，用最侮辱的方法来攻击我。忍受这种侮辱对我的牺牲真是太大。我乃向希姆莱诉苦说：这半个小时给我精神上的苦痛，要比十天的苦工还要难受。希姆莱很是关心，并安慰我不要介意；但是由于卡尔頓布倫納和希特勒的关系，希姆莱认为重要的事是：我不能再增加我那不合群的名声。我在各级的主管当中，是敌多友少；所以我是无可奈何只有忍耐。

三二、神秘的西塞罗

(一) 两万英镑的情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早晨，我到达办公室。正在翻阅昨夜收到的电报，接到里宾特洛甫助手威格诺的电话，他问是否可以立即来看我；因为这是一件极紧要的事情，不能在电话中商谈。

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告诉我：刚刚接到巴本的电报，说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奇怪的建议，这个人自称是英国驻安卡拉大使海森的侍从。如能立刻付给他两万英镑的巨款，他就立即交出英国大使馆最秘密文件的照相。他将继续出卖这种文件，每卷照相底片索价一万五千英镑。因为这件事完全属于情报工作的范围，而且是很冒险的工作，所以里宾特洛甫想知道我的意见，是否接受这项建议。

乍一看，这整个的情形似乎令人有些犹豫不决。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报，又不足以参证考虑以便作决定。在我的情报活动中，我经常遇到同样的情形而须作冒险的决定。因此，这种经验发展成为某种“直觉”。凡是提出付款就交情报的，似乎都有相当的安全性；但最好是在付款以前将这些底片予以迅速的检查。我确信：这个案子须由慕吉斯在安卡拉去进行，我知道他是一个聪敏而有经验的人。

经过详细衡量各种有关问题以后，我建议这项工作应该进

行。第一批的款子，由情报工作經費下开支，并立即派特別交通員送往安卡拉。里宾特洛甫同意我的意見，于是打电报通知巴本。这两万英鎊也就在第二天由专机帶往安卡拉去了！

(二) 白瑞的素描

我焦急地等待着慕吉斯的报告，三天之后，他的报告才来到。

他已和那个人接头。那个人暂时叫白瑞，他跟我們在安卡拉的专使任克若干年前做过一个短期的随从，他的关系便是由任克介紹給慕吉斯的。因为任克是一个外交官，所以他必須謹防敌方間諜工作的詭計，同时他也不願意受白瑞的牽連。鉴于这种原因，当白瑞一到任克的家中，任克就喊慕吉斯前往，因此他就在那天晚上第一次和白瑞見了面。

白瑞的身材中等，面色灰白，有一对深凹的眼睛，和一个丰满的下顎。他很少說話，但給慕吉斯的印象，他却是一个不讲情面而精干的人。对于慕吉斯所有的問題，他都很明确而詳細地回答。慕吉斯和这个奇怪的人物作一番戏剧性的談話之后，他发觉自己的处境很窘。因为他是一个国外情报工作人員，自然急欲收买他的情报；但是他要的价錢太大，而且这事情的本身根本是非常危險的；何况他又沒有足够的外币可以任他运用。

使得事情更加复杂难办的是：白瑞定了一个限期，要慕吉斯在三天以內决定。而且用一种毫不通融的姿态表示說：这种情报，苏俄大使館、还有其他的主顾在等着呢！慕吉斯决定由巴本办理并尽速呈請外交部的指示，如果需要的話，則由外交部付給这笔款子。

(三) 我的情报处理

当慕吉斯接到白瑞第一批照相底片的时候，他乃将底片放大，并在付款以前概略地检视了一番情报内容。前两卷胶片的内容，令人看来惊愕，巴本立刻拍电报向里宾特洛甫报告。收到第一批报告后，我看到这些照片的副本。我知道我们已获得安卡拉英国大使馆和伦敦外交部间高度机密的通讯。这些通讯文件当中还有大使亲笔的私人备忘录，叙述到英国与土耳其，以及英国与俄国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运往苏俄全部物资的清单；另外有一个外交部的临时报告，述及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国外长——赫尔、艾登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的结果。

这些情报的内容使我的印象极深，起初我全力研究文件，几乎忘掉在这种情形之下，情报首长应有的措施。后来我下达各项工作指示如下：

一、速将这些报告呈报希姆莱转呈希特勒核阅。

二、陆军最高统帅部电讯安全暨密码破译单位负责人泰尔将军应即前来我处洽取资料，以便开始研究破译英国外交密码。（德国的四位卓越破译专家，两位数学教授都参与这项工作。他们辛勤工作达数星期之久，终于侦破出密码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件巨大的收获。特别是发现在文件边缘上面有许多手写的注译，和伦敦发至安卡拉密码电报的技术资料，这些发现对于我们的专家真是极有参考价值。）

三、整编鉴定表报的有关专家，应向希特勒提供这些资料可靠性的证明，所有疑问都由我来解答。——当然，这项工作

非常重要，因为必先鉴定这些资料是否正确，是否能作决策参考之用。

四、将我所作各项措施通知副国务秘书史蒂格雷特。我的助手慕吉斯已经在处理这件事。

——因为这项工作费用很大，所以我要求史蒂格雷特在他们预算当中支付，他答应最好是由我来处理全案，如果我的经费负担太重，外交部可以共同分担。

(四) 可疑的西塞罗

我接到一份从伊斯坦布尔拍来的电报，说慕吉斯已奉命去柏林向里宾特洛甫亲自报告。这事没有先和我商量，使我很烦恼。所以我立刻安排慕吉斯在未见到里宾特洛甫以前先和我谈话。我不愿给里宾特洛甫机会来干涉这个“西塞罗”案件。这个“西塞罗”案件名称的来源，是因为白瑞的文藻流畅动人，有如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所以巴本便这样称呼他。

同时，我在晚餐的时候见到卡尔顿布倫納，我向他埋怨里宾特洛甫对本案的干涉。在我们谈论之间，我忽然想到利用他作为我反对里宾特洛甫的箭锋，当我一提到希姆莱也支持这个计划时，卡尔顿布倫納表露出极大的兴趣。为了加强他的热情，我说：假若他的同乡莫垮特和紐巴赫博士能够做外交部长的话，那末德国的地位将是何等的不同了！最后，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我施出我的妙计，向他吐露凯里尼博士的意见：因为里宾特洛甫的肾脏开刀，他认为他的心智能力已经衰退。虽然卡尔顿布倫納对我有仇视，他反对所有我的计划，但是我总算争取他成为我反对里宾特洛甫的一个盟友。

在慕吉斯遇见里宾特洛甫的翌日，我第一次和他详细研讨

本案，我們并設法分析西塞罗可能的动机。在这个时候，虽然我們尚不能最后确定这些照片的正确程度，但是慕吉斯和我们都认为这笔巨款花得是很值得的。纵或尔后证明这些資料是敌方間諜的假情报，就这些知識的本身來說，已有很大的价值了，因为了解敌方企图欺騙你的方法，在情报战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当我和慕吉斯研究这些情报的时候，我认为是正确的，它与我所观察政治情况的一般态势完全吻合。我想我不仅要注意到情报的研究判断，而且要注意到情报的运用。——依照情报工作的程序，第一步是搜集，第二步是研究，第三步是运用——一般說来，情报机关不必将这三个步骤都做到，而只須做好搜集和研究判断的工作。但是由于德国处境的艰險，需要我将大部分智力与技巧去做运用的工作。我指示慕吉斯将西塞罗送来的底片立刻带到柏林，以便技术人員及时针对需要加以翻印，分发各有关单位主管参考运用。如果在傳遞上需要技术援助，那么我們可以利用每周两班的交通飞机。一位技术人員，携带着所有必需的現代照相装备，将利用外交上的豁免权立即飞往安卡拉协助他。

慕吉斯又和我談到西塞罗若干非常奇怪的私人問題。他說，西塞罗自称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住在康斯坦丁堡，因为和西塞罗姐姐发生不愉快的爭論所以被杀。但是在西塞罗后来的自述中，則說他的父亲是在阿尔巴尼亚打猎的时候被一个英国人杀死的，他說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憎恨英国人，才有盜卖英国情报的动机。这两种說法前后矛盾，使我們怀疑到西塞罗的誠实問題。他并說他不說一句英文，后来发现这完全是假的。这些事情倒是次要的問題，而如何向希特勒和希姆

萊证明西塞罗所卖的情报是可靠这回事，却感到非常的困难。

将近十二月底的时候，对于他的诚实和文件的可靠程度又发现许多可疑之点。因为有一张照片上现出他的两个手指。西塞罗常常坚持这些摄取文件的照相工作是他一个人单独做的，而且也曾自我锻炼了两年之久。他解释他是怎样去摄取这些文件：他说他是大使的侍从，他总是服侍着大使就寝，大使通常都要吃安眠药片，所以当大使熟睡了以后，西塞罗他自己还留在室内整理大使的衣服。在这种情形下，他就可以拿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再在强烈的灯光下用我们给他的莱卡照相机摄取文件的照片。不出半个小时，他便将所有文件放回原处，并将大使的衣裤刷烫完毕。虽然他是这么說，但是西塞罗自己的手指却显现在照片上面。

于是我就教我这部门的摄影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摹仿西塞罗所說的动作去做，证明一面拿文件，一面照相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的专家断定西塞罗决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做这件事。

这一点仅仅证明西塞罗的不忠实，并不能說这些情报都是假的。同时，利用这些文件，我们才能破译出英国外交上一部分密码。我们在西塞罗的资料中首先找出来的第一件重要情报是：法国要发动一项定名“大君主计划”的突击，我们一发现文件中这些密码代名，就立刻和泰尔将军研究，他随即展开破译工作，这样使我们能够侦听“大君主”的密码何时何地出现在敌方电报中出现。

(五) 钥匙和情报

我的专家们建议說：我们可以給西塞罗一种特制的石腊，

要他将保險柜钥匙的形状做一个模印下来。因此我們將这特制石腊送給西塞罗，另外附以使用說明，和一个特制的小盒子，以供貯装钥匙模印送回柏林之用。在很短的期間以內，西塞罗将那模印送来了！我們的钥匙工人立即加以仿制；三天以后，英国駐安卡拉大使的保險柜钥匙便做好了！这确是德国工艺上的一項杰作。

西塞罗接到这把仿制的钥匙后，異常的高兴。他說这把钥匙使用起来要比原来的那把好用。現在当大使不在的时候，他工作起来要安全得多了！

另外还有一件关于慕吉斯的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那是在德国战敗以后我們被俘虏受审的期間。一位英国軍官將我从倫敦附近的里克曼德用車子接出来——当时我被拘于里克曼德，受一个特設的英美密碼与破譯委员会的审讯。在途中，那个英国人問我：“你究竟对慕吉斯先生怎样想法？”我不願意回答这个問題，我只耸耸肩膀。于是他接着說：“慕吉斯很能干，是嗎？”我用同样不置可否的态度回答他。这个英国人乃再說道：“你可知道，慕吉斯告訴我們，他实在是一个犹太人，是你逼着他参加間諜工作的，而且是在你的枪口威胁下工作。”自从我被囚禁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的发笑！慕吉斯和我总是在最友善的情形下从事工作。

在整个情报中，除了海森大使所拟有关英土关系的密碼草稿外，西塞罗所供給的情报还包括下列各項：

一、关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蔣介石开罗會議的报告，这个會議最重要的結果是答应在日本战敗以后將滿州归还中国。——所以后来，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我們接到所屬一位波兰籍女間諜的报告說美俄之間已进行秘密协定时，

感到非常的驚訝。在这个秘密协定中，罗斯福沒有和蔣介石商量，就徑自同意将中国的中东铁路和旅順大連两港划規俄国的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爭取俄国在三个月以后实践对日本宣战的諾言。——因此很难使我們的領導者們相信美国的态度已經轉变。

二、关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日于德黑兰的會議情况，以及关于在那里举行的联軍軍事首长会商的报导。根据这些报告的内容，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联軍間虽有軍事和政治上的歧見，可是一般言之，这些問題都已在這次會議中解决了！我們分析的結果就是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丘吉尔不能实现他自己对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場的計劃；显然，罗斯福的軍事顧問們在这一个問題上占了决定性的地位。巴尔干的政治情势似乎是太复杂而不稳定；虽然这项战略对英国在东南欧洲的权益有利，但罗斯福則依然担心着德俄之間可能的諒解。

(六) 土耳其走上反德的道路

在西塞罗的摄影文件中，很明白指出土耳其的特殊地位，可惜沒有提到希腊的动向。但是依照德黑兰的協議，波兰、匈牙利、羅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划归俄軍保护之下，則是非常明显。斯大林甚至要求将波兰——远达寇尔松綫——划入俄国版图，并要求将东德的部分給俄国以为参战的酬劳。战事愈加恶化，德国的最后命运如何越发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些文件的研究工作非常緊張地进行着。我們的研究判断是簡單而直捷痛快的，同时也沒有誤解情报的原意。只有里宾特洛甫专门咬文嚼字，并且总是注意俄国和西方盟国間不断的

緊張局勢——當然他的看法會立刻報告給希特勒的！

希特勒的反應果然如我所料。他宣稱：現在，尤須比從前更要動員我們所有的力量來進行總體戰，運用我們所有的物質資源來給予敵人徹底的摧毀。

西塞羅的報告，顯然使得希姆萊陷於舉棋不定的狀態之中。在一九四三年聖誕節不久以前，他要我去看他。當我正向他報告各項問題時，他突然插嘴說道：“舒倫堡！我現在曉得要發生事情了！每一件事情都遭遇到如此嚴重的困難……”。我簡直不能相信他竟會說出這些話！他說：“天啊！你千萬不要斷絕和海維特（羅斯福派駐斯德哥爾摩的代表）的接觸呀！你可以讓他知道我準備和他談一談嗎？”

從那時起各方的打擊陸續到來了！西塞羅的文件明顯指出土耳其的中立態度是不會太長久了！土耳其人一步一步地走向聯軍的陣營。而土耳其的外交官員，幾乎和海森大使致英國外交部代電中描述的一樣，謹慎地依照計劃進行着。最初，在外交上繼續保持中立姿態，但在軍事上，土耳其的部隊則集中於史雷斯地區以牽制在保加利亞的德軍。同時，聯軍對土耳其支援的戰略物資運輸也日見增加。最後土耳其和聯軍參謀本部之間舉行了更多的會商。依照這些情報報導，西方爭取土耳其的工作，將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完成，同時有些地方還與“大君主計劃”有關連，所以從那天開始，我們就必須對付西方國家所有的力量了！

（七）西塞羅的活動停止了

倘若丘吉爾能在一九四三年底貫徹他進攻巴爾干的計劃，那麼按照我那時的估計，這項戰爭可能已在一九四四年春天就

告結束了！巴尔干国家就好像熟透了的梅子，一碰就会掉的，所以极易突破德国的东南侧翼。但是，西方国家沒有这样做，他們对重要公路，铁路交叉中心，以及炼油工厂設備等进行战略空軍轰炸。依照西塞罗陸續送来的情报，首先要受轰炸的是索非亚，時間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在这个城市，虽然我們无力进行空中反击，但已能根据情报有着充分的時間进行疏散。

大約在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間，西塞罗的情报活动停止了！到了四月，土耳其便和德国断絕邦交，加入西方陣营。

关于西塞罗的問題，一开始我便确信他是和一个或更多的同謀者在一起活动。但是我从来也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貪財呢？仇恨呢？还是仅仅受了冒險心所趋使？我常常在旅途中想到这个奇怪的問題。我数度怀疑：是不是西塞罗的幕后指使者乃是土耳其的間諜机关呢？我愈想到这方面，我愈认为土耳其是想透过西塞罗，尽量用他的資料来警告德国，以免繼續陷入全面毀灭的途徑。同时，她也在警告我們，土耳其对德国原有的忠实态度，差不多是无法避免地要轉向于西方盟国那边去了！因为这样，土耳其才能保障自己的疆土不受俄国压迫的威胁。

三三、卡納里斯的沒落

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末，海軍上將卡納里斯的地位已不那么巩固了。他的朋友和下屬也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我知道希特勒正在認真地考慮摔掉他的問題。他的倒台是由下面這一件事情最后促成的，在貫串着整個戰爭時期的雙方技術人員的斗智當中，這件事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從一九四一年中期開始，我們就採用了一種新的防空設備。這種設備是由帝國空軍技術部門非常巧妙地設計出來的，而且當時已經得到如此廣泛的應用，以致我們的防空機構可以精確地判明一切入侵敵機的位置和距離。這種設備加上我們高度發展的自動瞄準裝置，使我們能夠讓敵人遭到沉重損失，因為我們在所有北歐和西歐的主要航綫上都布置了這種防空設備。

設有這種裝置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在哈佛爾附近的安提弗爾岬。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一支英國突擊隊對這個基地進行了突襲。他們把這種裝置的重要零件都運走了，並且拍攝了不能運走的其他零件的照片。在殺死德國衛兵以後，他們帶着虜獲物安然撤退。我們不難想象，這一大胆而成功的戰略突擊在希特勒的總部里引起了何種不愉快。希特勒大為憤怒。這一次他的憤怒證明是有理由的，因為對這件事進行的調查表明：在軍隊的防禦措施方面，特別是在軍事設備的偽裝和保安方面，存在着嚴重的缺點。

希特勒對這個問題考慮了幾天以後，便把希姆萊召去，要

他提出一份有关西方盟国在无綫电偵察方面技术进步情况的詳細报告。他非常厉害地抱怨卡納里斯不中用，因为他一直就沒有在这方面提供过真实的情报。

帝国空軍的技术研究部門根据他們自己的研究和对于俘获的敵軍設備所作的分析，編出了一份报告。然而，这并不是希特勒所要看的東西。他要求把卡納里斯的組織在这方面已經收集到的所有秘密情报都交給他。和往常一样，卡納里斯沒有能提供出希特勒所要的情报。于是，这就結束了希特勒对他的信任，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就已經注定。这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对卡納里斯进行决定性进攻的大好机会，海德里希問我，我的第六处能不能比卡納里斯领导的軍事情报处提供更好的情报。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可不能承担任何額外的責任，此后，他們决定暂时不急于謀求私利而攻击卡納里斯，这种拒絕在这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卡納里斯最初企图暗中进行和談的活动，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九年，活动中心在梵蒂岡。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海德里希才把“卡納里斯档案”——涉及这位海軍上将和奧斯特將軍周圍的最高軍事統帥部內的集团——的密碼代号取名为“黑教堂”（源自羅馬的黑教堂）。海德里希为卡納里斯設了这样一份档案，以便在任何指定的时刻把他搞垮。

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的最后几天，我深深地卷进了这些阴謀当中，在这些阴謀中，卡納里斯当然是一个主要角色。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海德里希給我打来电话，用他那种带鼻音的高嗓門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繆勒也被他召去了，当他和我們走进房間时，海德里希一語不发地作手势讓我們坐下来。几乎有一分钟之久，我們圍着桌子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繆勒若

有所思地望着他的雪茄升起的烟雾，紧张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我等着事情的到来。

海德里希先向繆勒轉过臉去，以向他发問开始了談話。他問道：“关于慕尼黑的那些軍事情報处的人——約瑟夫·穆勒，封·多南尼和別的人，調查得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經弄清楚了，这就是通过梵蒂岡发起媾和試探的集团？”（后来的事实表明：通过梵蒂岡的耶穌会神父列伯博士的居間活动，教皇曾經企图在一九三九年发起一个媾和提議，涉及成立一个沒有希特勒的政府。英国駐教廷公使达塞·奥斯本曾經口头向教皇保证，如果在德国改变政权制度，对西方不进行攻击，英国政府同意媾和。他曾經暗示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可以仍然由德国保持，但是要取得法国政府同意。）

然后，海德里希轉过来向我說：“告訴我，舒倫堡，我似乎記得这个約瑟夫·穆勒有一次曾經和你的工作发生过关系——我想大概是和諾欽博士有联系。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海德里希这种惊人的記憶力使我惊叹不止，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諾欽博士，一个党卫軍冲鋒队长，曾經向我报告：一个叫做約瑟夫·穆勒的人和羅馬教廷的最高級人物有直接联系。据諾欽說，这个約瑟夫·穆勒是一个非常聰敏的人，虽然我們不能对他十分信任，他的报告仍然是有意义的。这时，我把这件事向海德里希做了解釋，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他又向繆勒說：“注意把这个集团的人全部严密監視起来。”

他以后談到了另一个問題。“元首和帝国长官要我調查一項德国历史上少見的叛国大案。早一些时候，比利时駐梵蒂岡公使向本国政府发送的两份电报被我們截住了。在这些电报里，他在元首正式公布对西方进攻的三十六小时以前，就說明了我

們进攻的准确日期和時間。这份情报也打給了荷兰政府。元首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事情也的确叫人吃惊。元首要求我們不惜一切代价把叛徒找出来。現在，問題出来了：他也让卡納里斯負起了調查任务——这件事办得最糟糕不过了——这簡直等于让山羊給你看花园；因为，如果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話，那就是：卡納里斯那一伙人必須包括在我們的調查范围以內。我已經打电话和他談过了——当然，我給他讲的工作方針完全是另一碼事。”

繆勒一直沒有講話，这时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說：“当然，卡納里斯和这件事有关系。我提議由舒倫堡全盘負責，随时向我們报告情况。他和卡納里斯处得很好，所以这位海軍上将对他的怀疑要比对別人来得小。我相信舒倫堡办这件事也一定会象往常一样聰敏和巧妙。”最后这句话当然带有挖苦人的意思。

海德里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繆勒一会儿，然后对我說：“好罢。舒倫堡，如果你和卡納里斯接触，和他談一次話，就再好也不过了。”于是，我們三个人的会談便宣告結束。

第二天，我就去看卡納里斯。和往常一样，我們海闊天空地聊起来，談到天气、騎馬等等——可就是不談我們两个人都知道必須要討論的那件事。一直到我要說再見的时候，卡納里斯才談到了这个話題。他問道：“海德里希和你談过这件叫人难以相信的事——泄露我們的进攻日期的事情沒有？”“他談过，”我說，“我想这也許是我們討論一下这个問題的好机会。”

然后，卡納里斯就向我讲了他所知道的各种情况，但是却一个字也沒有提到羅馬、大使、梵蒂岡和电报的問題。按照他的說法，事情是这样：在进攻开始以前的那天晚上，一个德国大使館官員在荷兰大使館在布魯塞尔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注意到

荷兰大使的夫人去听了一次电话，这个打来的电话显然使她很激动，以后，她便立刻离开了大使馆。

在占领布鲁塞尔以后，我们发现了比利时外交部的一个官员所写的一份照会，里面包括荷兰驻柏林大使警告德国要进攻的通知。当我和海德里希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指出卡纳里斯所谈的事件经过完全没有提到关于罗马的线索。

不管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我和卡纳里斯都没有能找到罪犯。卡纳里斯让德军国外反间谍处领导人罗勒德上校负责调查工作。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军官，我和他几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以前，我们竟毫无进展。

卡纳里斯在那一年被捕以后，罗勒德被问到调查这一案件的结果。他承认：他在一九四〇年曾经向卡纳里斯、多南尼和奥斯特将军送过一份报告，十分清楚地说明：比利时驻罗马大使从一个叫做斯特恩的犹太新闻记者那里收到了情报。斯特恩这个人是一个改信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和约瑟夫·穆勒——帝国军事情报处慕尼黑站的一个中尉——有联系。斯特恩证明穆勒是他的情报供给人。但是穆勒坚持这种控诉是一种由某一个本尼迪克派神父发起的恶意诽谤，因为这个神父嫉妒他（穆勒）和耶稣会神父列伯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句话，这完全是一种目的在于让穆勒丧失有势力的联系的阴谋。

显然，卡纳里斯相信约瑟夫·穆勒的话，禁止新闻记者斯特恩再进行任何活动。尽管如此，罗勒德在他的报告中仍然向卡纳里斯强调：对于穆勒丝毫也不能不加怀疑。然而，卡纳里斯命令罗勒德不要提这个问题。斯特恩得到了一大笔钱，他从罗马被调到瑞典。通过这些措施，卡纳里斯成功地掩护了约瑟夫·穆勒。

海德里希在死前不久，曾經和我談起過他和卡納里斯之間經常意見不合，經常鬧摩擦。不管後果如何，他不再願意對卡納里斯讓步了。“你自己千萬別讓他哄睡着了，”海德里希警告我說。他建議我應該更加冷酷無情。“看到你們兩個人在一起，人們也許要以為你們是好朋友。你要是過分溫和地對待他，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卡納里斯是一個宿命論者，海德里希說，只有堅決無情才能對他生效。“你對他手下那一伙人就得要心腸更硬——他們都是一伙嘮嘮叨叨的陰謀分子；他們會把你的客氣當作軟弱的表現。”

在這以後不久，我又和卡納里斯一起出去騎馬；事實上，我們一起騎了好幾次馬，討論了各種工作上的問題。但是他已經認識到，這些次騎馬的主要目的是維持他和海德里希之間最後的一點聯繫，因為他們的關係這時已經接近完全和最後破裂的邊緣。

一天早上，我不得不和他談一個相當不愉快的問題。至少有六次，他的軍事情報處的諜報人員被中立國家的當局逮捕，並且供認了他們是政治情報處的人。其中有兩個人說他們是蓋世太保的反間諜人員，但是，我在和繆勒作過調查以後，發現他們完全不屬於他的機構。

卡納里斯對這件事的反應非常奇怪：他提議我們應該分別命令我們的部下，在他們萬一被捕時，應該聲稱他們屬於另一個機構，我的諜報人員應該說他們是為軍事情報處工作的，而他的人應該聲稱是為我工作的。他認為這樣做會使敵人的反間諜部門感到很大迷惑，因為他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了解我們各個部門之間的複雜關係。

這時，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卡納里斯內心的疲勞。他已經被

連續不斷的內鬪弄得筋疲力盡。最近几个月来海德里希实行的冷酷的策略，正在开始生效。他感到自己的地位不可靠，感到十分不安，此外，照我看来，他似乎对海德里希还怀有某种生理上的恐惧。他对战局所抱的悲观主义越来越濃厚。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說：“我們不是多次說过，在俄国方面的情况不会象元首和他的顧問們想象的那樣嗎？可是他們就是不願意听老实话。我知道我的年紀比你大得多，可是讓我們两个人联合一致吧。如果上面的人注意到我們两个人的看法都相同，也許他們就会多多考虑。我一定要和海德里希恢复一种能够过得去的关系。事情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最后，海德里希和卡納里斯之間終於举行了会談——这次会談是他們两个人都請我安排的。卡納里斯作了全綫让步，两个情报机构定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布拉格举行联席會議，并且将公布一項工作协定，也就是他們新想出来的所謂的“十誠”。

这次会談以后，卡納里斯承认海德里希的阴谋让他很头痛。虽然暂时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他仍然不能摆脱（他用一种听天由命的声音說）海德里希会再度发起进攻的感觉。工作协定只不过是起了一种暂时緩冲的作用而已。我感觉到卡納里斯的話有道理。我相信海德里希要是不早死的話，卡納里斯在一九四二年恐怕就要被干掉。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叛变活动——为了种种只有他自己最了解的原因，海德里希总是小心地不让这些問題挑明，而主要是因为他的軍事情报处工作无能。

后来，在一九四三年，卡納里斯本人在意大利的一項严重破坏案件中直接成了嫌疑犯。正是在当时，巴多格里奥將軍开始和西方盟国建立了联系，意图使意大利結束战争。意大利特

工领导人阿迈将军和卡纳里斯一起想尽了千方百计，企图掩饰意大利背叛德国领袖的事实。我们的军事与政治情报处接到的一切报告，都清楚地表明意大利眼看就要有这种转变。可是，尽管有这种情况，卡纳里斯向他的顶头上司陆军元帅凯特尔所作的报告仍然是保证平安无事。但是，希特勒被我的报告引起了焦虑和怀疑。然而，由于唯一可能采取的预防措施将不得不是军事性质的，因此部队方面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在凯特尔的建议之下，卡纳里斯被派去和阿迈将军讨论局势——这个建议也许是卡纳里斯本人首先提出的。因为他和阿迈都一致同意：不管德国方面采取什么措施，意大利都应该退出战争。当然，这种协定仍然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而在表面上，阿迈正式向凯特尔作了保证：轴心国万岁——意大利是最忠实的盟邦。

六天以后，我交给希姆莱一份档案，这份档案中包括说明卡纳里斯叛变的铁证。尽管如此，希姆莱仍然没有把这份文件交给希特勒。事情的真相是这样暴露出来的：卡纳里斯的助手之一，海尔弗里希上校，是德国驻罗马武官封·林特伦将军的属员。这位上校雇用的两个意大利汽车夫都搞同性恋，也都在阿迈手下工作。我把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告诉了卡纳里斯，但是海尔弗里希的地位非常高，因此他并没有听我的警告。他不以为然地说：“噶，舒伦堡，一个人干了我们这一行，要不了多久就会到处怀疑，草木皆兵了。”

这两个车夫中，有一个是我的政治情报处不自觉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之一，因为他常把阿迈交给他的任务和谈的话统统都告诉一个朋友，而他的这个朋友却领我们的津贴。这样，我们就能够拼凑起一幅策划叛变的清晰图画，而且能够弄清楚

卡納里斯在這件事當中有多大關係。

我在交給希姆萊的這份文件上，並沒有忘記加上這樣一句話：“如果海軍上將卡納里斯在意大利只關心自己的任務而不是和阿邊舉行這種密談，那對他來說要好得多。”

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我手下的機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設法防止意大利叛變的告密人洩露我們的機密。直到一九四三年五月非洲軍團投降以前，關於德國的坦克、運兵船和運輸機的所有情況，都有人向西方盟國報告。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一項千真萬確的事實。如果軍事情報處能夠忠实地執行自己的反間諜任務，肯定會給德國士兵帶來更多的好處。

希姆萊時常對我說，卡納里斯是一個聰敏和有經驗的情報工作領導人，我可以從他那里學到許多東西。他的缺點和他對納粹制度的反對立場是另一種問題，在這方面我無須多談。當我把關於他的各種叛變活動的報告交給希姆萊時，他常常神經質地用他的大拇指甲敲敲牙齒，說：“把文件留在我這兒吧。等到機會成熟，我會讓希特勒注意這件事。”我一再提起這些問題，因為他們對德國的戰爭努力關係重大，但是希姆萊顯然不願意負擔這份責任。和海德里希同樣，他似乎在這位海軍上將的問題上也存在着某些顧忌。我可以肯定，卡納里斯一定在某個時候抓到了某種對希姆萊不利的把柄，因為，此外就沒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釋希姆萊對我交給他的材料的反應。

在以後的几年中，卡納里斯的工作越來越精糕。儘管他很機智，他的行為仍然引起了懷疑，許多人都相信他一定和許多叛國活動有關。希姆萊已經決定對他採取一種滾雪球的策略。他從來沒有主動地向希特勒表示過對卡納里斯的看法，而是一直在耐心等待，直到希特勒本人提出卡納里斯的問題。與此同

时，他又想办法让其他政界和国防军的领袖（这些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和海军上将过不去）始终把卡纳里斯的问题放在引人注目的地位。希姆莱按时向这个反卡纳里斯集团提供新的于他不利的材料，这样就继续不断地加强了这些人对他的反对。

一九四三年中，卡纳里斯的有力靠山凯特尔企图帮他一手，方法是在卡纳里斯所属各机关中安排一种“抢座位”的游戏。他告诉希特勒，他是作为国防军司令部领导人采取这种措施的。卡纳里斯的机关中吹进了一股新鲜的风，各部门都更换了领导人。但是，这种最后的努力也宣告徒劳，因为到一九四四年，卡纳里斯个人和他在工作方面的失败，已经在希特勒的心目中产生如此不良的印象，所以那时他已经被撤职。正式理由仅仅是：目前的战事要求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情报机构。

卡纳里斯不可避免的灭亡，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发生了。当时，我正在军事情报处的办公室里和另外几个人工作，忽然接到缪勒的电话。他和他的上司卡尔顿布伦纳已经奉命调查七月二十日阴谋。（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怀疑过我，曾经费尽心机想给我加上罪名）。缪勒用一种刺耳的声音命令我：立刻乘车到卡纳里斯家里去，对他说他已经被逮捕——这是卡尔顿布伦纳下的正式命令。我要把卡纳里斯带到麦克伦堡的符斯腾堡，直到一切问题都弄清楚以后再把他解回柏林。

我说我并不是一个执行官，可没有想到要执行这样一种任务，我可实在不愿意干。“此外，”我说，“我马上就给希姆莱打电话。这简直是一项处罚人的工作。”

“你知道，”缪勒说，“卡尔顿布伦纳是调查七月二十号事件的负责人——并不是希姆莱负责！如果你拒绝执行我在这里传

达的命令，你可得承担后果。”

我立刻看清了他們耍的把戏。假如我拒絕服从，他們就有了一個陷害我的最好借口。繆勒和卡尔頓布倫納对我一直极端憎恨，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就已經企图誣蔑我是一个英国間諜，和律师兰本博士的事件有关。所以，我不得不备加小心。我再沒有对繆勒說一句話，立刻挂上了电话。在考虑了該怎么办以后，我最后决定服从命令。

控訴他的证据肯定是充分的，滿可以使嗜血的弗里斯勒庭长主持的人民法庭肯定他的罪行。一九四四年七月，在柏林郊外的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了两个公事箱，里面装着证明他有罪的文件。它們提供了他和他的同党罪行的最終证据。然而，在一九四四年，希姆萊仍然能够有力量維護卡納里斯，使他不至于被处死刑，結果，他被送进了巴伐利亚弗洛森堡的一所集中营。

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我接收了卡納里斯的軍事情报处，把他的各种工作并进了反間諜組織第四处和第六处。

一九四五年三月，希特勒和卡尔頓布倫納联合签署了处死卡納里斯的命令。

三四、間諜戰的技術

(一) 協作的重要性

我一直認為：高度的工作效率和熟練的技術人員是構成一個完善的情報機關最重要的部分。戰時人才征用法案使我能夠把最傑出的專家和科學家征召到我的機構中，他們當中從大學教授到技工，什麼人都有，直到我的機關在技術水準方面不亞於任何其他機構。我在工作中由於下列原因而大為沾光，這就是：在掛有黨衛軍旅長頭銜的同時，我還被授與相當於一個部隊師長——黨衛軍戰鬥隊少將的懲戒權力。

我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爭取各種情報部門領導人的信任和合作。早在一九四二年，軍隊技術情報處領導人費爾吉貝爾將軍和泰爾將軍就按期和我交換情報。每隔三個星期左右，我就在家里舉行一次宴會，邀請國防部、郵政局和偵測站三個部門的技術負責人員，共同討論新的发展情況，互相協助解決問題。我的機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能夠獲得很高水平，這些會晤也許比任何因素起的作用都要大。正是這些人對我本人表現的合作和興趣，才使我能夠在情報工作上獲得成功。我的大部分工作上的成功都要歸功於他們。

(二) 無線電通訊的重大作用

在進行情報工作當中，從外國或敵國發送情報的問題具有

头等重要的意义。許多特工人員都通过信差口头或书面傳遞情报。但是，用这种方法要耽誤很多時間，因此，有时候当情报送到研判部門早已失去时效了。此外，带口信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信差有高度訓練，否則，往往会因为記憶模糊或者缺乏对情报本身的理解而造成严重的錯誤。书面傳遞除去通过外交邮袋以外，往往必須通过好几个国家的海关檢查，因此就具有极大的危險。所以，无綫电通訊在我們的情报工作中越来越重要，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情报工作。不用說，这种方法的运用自然也会引起敌方同样对我們进行无綫电偵測活动，特别是新式定向器和探測发报位置的方法，在探查非法发报者方面已經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致企图建立秘密无綫电网的努力和开支都很难收效。

(三) 敌台的控制和运用

德国的无綫电防禦組織，获得了很多輝煌的胜利。我們能够截住前綫敌军各单位之間的无綫电通訊，时常能偷听到有关部队調动和进攻的指令。我們对于俘获的地下电台，采取了一种“换把手”的做法，也就是：我們繼續让电台发报，好象它仍然是由敌人操纵似的，但是，我們发送的情报都經過了选择，其中真假参半，因此时常在极其重大的問題上使敌人中計。有时候，我們把这場假戏甚至唱到要求他們派遣新的諜报員，发来密碼、武器、金錢或炸药，以至在敌人看来，好象他們的諜报員正在成功地扩大自己的間諜网，这样就誘使敌人白白牺牲大量金錢和得力人員。在这方面，我們对付莫斯科的俄国无綫电中心站特別成功。有一度，我們至少有六十四座“换了手”的电台为我們向莫斯科发报。

(四) 全部机械化的无线电通报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使无线电活动全部机械化，这样就可以不需要耗費時間訓練报务員。有一件事說明了这种发展的重要性，这件事牵涉到的人和梵蒂岡有密切联系，这个人感到：作为一个德国人和西欧人，他有責任向我們递送有关俄国的重要情报，但是他拒絕用书面报告或者通过中間人和我通信，他也不願意到德国来。他不肯通过我手下駐羅馬的无线电諜报員傳遞消息，因为在此以前，他在这种傳信方法上吃过很大苦头。因此，我要求我的技术人員設計一种他能够用来和我直接进行无线电联络的仪器。

十八个月以后，第一架这样的仪器預备就緒。它伪装成好象一箱雪茄烟，分量也差不多那么重，表面上装着一层真正雪茄烟作掩护，这架仪器同样也可以伪装成一盒巧克力，或者設計成一个盥洗用的小手提包。仪器的正面是一个表盘，就象电话机上的号码盘一样，此外还有三个按钮。用它的时候，只要把它連上一个普通电插銷，轉一下第一个按钮，然后就象撥电话机号码一样在表盘上发报（用密碼）。于是，发出的消息就会自动傳到仪器内部的一条磁化电报纸上，电报纸可以記下两頁打字紙那样多的密碼。在发完报以后，发报人轉一下第二个按钮，仪器上的一只“魔眼”就开始发光。当光亮达到最强程度的时候，发报人就知道他已經和德国某处我們的收报机直接联系上了。然后，他再轉一下第三个按钮，就开始了真正的发报。这架仪器可以在五分之三秒钟的一刹那，把电报纸上的全部内容完全送出。由于发报的时间极其短促，因此任何无线电定向器都无法探出发报机的方位。一个沒有訓練的发报人只有

一个不方便的地方，这就是：发报机需要使用20——30呎长的天綫。

德国的各收报站在发报的准确时间方面都領有指示，但是它們的机器是如此复杂，因此我这个外行人很难詳細加以介紹。这些机器体积龐大，几乎占了三間房。我时常看着它們冒火花、嗡嗡和噼啪噼啪地发响，所有这一切复杂的操作在不到一秒钟內就全部完成，自动譯讀出来的密碼电报就象在一座电报印刷机上那样噠噠地打下来，这些都让我贊叹不止。遺憾的是，我們一直沒有能够为一个現場諜报員发明一种簡單的收报方法，因此，这种了不起的无綫电联系始終只能是单方面的。

我們遍及各国的情报組織的所需要的設備，在数量上令人很难想到。单单是在俄国雇用的大批諜报員，每个月就需要几百套电台，要想讓我們那已經負担过重的国防工业生产这些設備，往往会遇到很大困难，虽然我总是在国外制造各种零件，让情况有某种緩和。

(五) 伪造證件和笔迹

一九四二年以后，我成立了一个拥有大批經費的特別机构，专门研究显微底片、隱迹墨水、密碼和密碼的破譯；我还建立了另外一个专门伪造文件、橡皮印章和护照的机构。

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美国人第一次审詢我的时候。当我坚持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时，审詢官越来越生气。最后，他让我看一份美国护照，护照上明明白白写着我的名字，一样不缺地盖着上船、下船、卫生机关的印記、指紋等等，粘着我的照片，而且照片上也照規定打了印記。当时我大吃一惊，过一段時間我才回想起来，这原来是

我們的技术部門伪造的第一張假护照，是在一九四三年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給我的。最初，美国人不相信护照是假的，坚持这是真护照，但是經過广泛試驗以后，終于证明我說的是真話。

我有一个助手有一种惊人的本領，他能够在几分钟內就学会模仿一个人的笔迹，而且模仿得維妙維肖，可以瞞过笔迹专家的眼睛。当“爭取自由德国国民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成立的时候，封·謝德列茨將軍等人亲笔写的声明和封·鮑魯斯將軍(他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德軍司令)写的家信被送到了德国。希特勒想知道这些軍官的亲笔信件是否可能是莫斯科伪造的。笔迹专家和心理学家們都一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当我自己的专家写出了关于封·鮑魯斯、封·謝德列茨和其他自由德国委员会成員的笔迹的长篇报告以后，事实证明他們都錯了。他本人相信：我們从莫斯科收到的这些声明都是真的。有时候，需要弄到一个不在場的人的签字，在这种場合下，我曾經利用过这个人的本領。

(六) 显微摄影

此外，还有一个机构专门研究偷听和记录仪器，它們利用最新的电子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們在发展照相設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設計出了各种特殊的摄影机，可以用它們不被人注意地摄影。这些摄影机只有一个扁平的火柴盒子那样大，透鏡伪装得很巧妙，当摄影机藏在袖口底下时，透鏡看上去就象是袖口的鴛鴦扣，或者伪装成反領鈕扣那样的徽章。进行各种任务，有各种特殊的摄影机。我們可以把一張報紙那样大的文件縮成一个大头釘釘头大小，当它被放大以后，又能够完全清楚地辨认出来；成套文件的内容可以用这种方法保存在

半吋长的胶片上。有好几次，当我在并没有外交豁免权保护的情况下外出时，我曾在一顆挖空了的瓷假牙里带着这种胶卷。

由于柏林在一九四三年以后經常遭到空襲，考虑到这种危險，我把我的工作部門所有最重要的文件都拍成了显微照片。这些照片放在两个鋼质保險匣里，保險匣小到可以装进一只小型手提包。为了进一步預防万一，匣子里又装上了爆炸装置，这样，如果不知道保險鎖暗碼的人想要硬打开文件匣，全部文件就会統統炸毀。最后，这两个文件匣也真的以这种方式炸毀了。

(七) 密 写

我們的首席化学家成功地制出了各种密写墨水，用这些墨水写的东西，可以完全不怕一切化学的和紅外綫的檢查。我已經記不清詳細配制方法，但是我还記得：主要的配料之一是一种从人血中得到的血紅蛋白混合物，因此，当需要用这种墨水的时候，諜报員只要划破自己的手指，用一滴血和預先配好的溶液混合，就得到了一种紅墨水，用它写的字在三分钟后便完全消隱。制备过程不仅包括純化学反应，还利用了生物学过程。

(八) 窃 听

通过和帝国邮政部的专家合作，我們成功地“截获”了英美之間的海底电报。“截获”这个字在这里是一种形像的說法。尽管他們的海底电报綫是絕緣的，我們利用短波仪器，仍然能够記錄下通过海底电报綫的高頻率脉冲，并且通过难以置信的复杂方法把它們譯出来。被我們“截获”的海底电报，是英国和美国之間通信工具，主要和要求接济飞机、汽油、大炮及坦克

等物資以及增派援兵有关。通过对这种材料的系統分析，我們可以确定在軍备生产和供应方面的重点。从这里可以推測出許多有关运输船队和航运的情报，而这种情报对于我們用潜水艇攻击同盟国航运具有极大价值。

早在一九四四年，設在荷兰的德国龐大收听站就偷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間的电话，得到了很大成功。虽然他們的談話杂乱无章，我們通过一种非常复杂的仪器，却能够把这些談話有条不紊地整理出来。談話进行了几乎有五分钟之久，透露了在英国进行加强軍事活动的問題，这就证实了关于英美即将发动进攻的許多报告。要是这两位政治家知道敌人正在偷听他們的談話，罗斯福在和丘吉尔告别的时候恐怕就不会那样轻松地愉快地说：“好吧，我們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現在我要去釣魚了。”

(九) 实施伪装欺騙

虽然在占領国家中，我們对抗英国間諜的安全措施，并不是沒有相当的成就；但是在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挪威各国人民之間反德运动的日見高漲，使得我們反情报工作与英国間諜組織之間的斗争更加激烈。英国的間諜，为了获得他們組織的立足点，所以尽量利用这些反抗运动，甚至于吸收大量的外国劳工，向德国的心臟地带渗透。但是，我們对于在占領国家內的这些地下反德运动，不仅經常派人跟踪監視，而且我們还派遣专任干部打入他們的組織之中。一般說来，这些反德組織都是由英国人和我們自己的人联合“指揮”着，有的时候，我們可以就我們所需要的无綫电器材、經費和爆炸物等向英国要求配发——这些器材有时均較我們的为优——用空投的方法投給我

們。有些时候，在我們申請以后不出九天，所要求的器材和必需的物件，便将空投于我們的占领区内。因此，英国的情报机关就变成我們有求必应的經費儲备銀行。虽然每当英国人发现他們在外国反德运动的分子这种叛逆欺騙行为，他們就毫不迟疑地将这些分子加以清除，但是我們用这种方法，騙得的英国金錢数额已經不下数百万了。

(十) 制造假鈔票

关于德国外币和黄金的儲备情况，經常是非常枯竭的。因此情报机关便不得不預先仿造英磅鈔票，銀行匯票以及金卢布，以应本身工作的需要了！我們費了两年的時間，亲仿制英磅鈔票的所謂防油紙和建立了两个造紙厂专门来做这项工作。这两个紙厂是分設于萊茵区和苏德台地区。

因为有关高度复杂的鑄版术，須先确定鈔票上面那一百六十个主要鉴别記号以后才能着手进行。于是全德国最优秀的雕刻家都征集来了，他們宣誓絕對保守机密后，就分成三班輪流展开工作。数学教授們，根据若干复杂的公式加以推算，計算出英国銀行鈔票登記號碼的規律，因此我們假鈔票的制造量，通常只和英国銀行发行的鈔票號碼相差一百到二百号。这些假鈔票做得如此的精确逼真，纵使銀行中最細心的出納員也找不出一点儿破綻。

派遣轰炸机前往英国的工作計劃已經拟訂了！但这个計劃并不是去投擲炸彈，而是去空投数以吨計的假英磅鈔票。这些假鈔票如果充塞于整个英国的市面，我們不难想像其后果将是如何？英国的政府可能被迫收回所有市面上流通的貨幣，除了有关消費的問題外，还要增加管理上很大的負擔。英国的人民，

可能因此而陷入于完全混淆的局面，而对英国銀行也就失去信心！但是因为英国的防空設施非常良好，以及我們缺乏油料的关系，这个計劃終於被打消了！

一九四一年年底，我的一个工作人員在瑞士兌換了大量五磅至十磅票額的鈔票。这件事，使我們证实：我們这些假鈔票制造技术的精美完善是毫無疑問的。我們这个工作人員說：这些鈔票是在黑市中买来的，并大胆要求他們檢查这批鈔票的真实性。英国銀行收回了大概百分之十的所謂假鈔票；其余的，他們证实都是英国銀行发行的真正鈔票。这件事无异暗示我們可以大量生产英磅。

然而，我們却尽量少用这些假鈔票，卡尔頓布倫納基于他自己的若干原因，想在占領国家的黑市場上去做买卖。但是这样做，会迫使德国銀行以黄金和硬幣来购买我們的假鈔票，可能影响我們自己币制的地位，所以他的想法終於被阻住沒有实施。

我自己曾用这种假鈔票来支援海外的工作，在那里，我必須对付那些冷酷而貪吝的商人。这些假鈔票也被使用于我們間諜組織运用的大規模武器走私生意之中。不論在那里，例如在意大利、希腊和法国，只要那里有反德活动，这种武器走私交易都是隨而盛行起来！我們也能使用这种假鈔票获得英国和美国的武器，这些武器都是輕便的自动武器，我們用来和游击队作战。这种情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諷刺，游击队竟将許多宝贵的武器卖給我們，而我們則用这些武器来清剿他們。

我們制造这批假鈔票工作的代名是“亚克新柏恩哈德”。这个代名的来源是因为英国銀行“亚克新柏恩哈德”被迫印发五磅票額的新鈔票，并且把市面上所流通的旧鈔票都收回去。

除了經濟的破坏以外，德国的宣傳部长戈培尔并建立了一个規模龐大的单位，其主要任务是供給宣傳部适当的資料，以便对敌国从事宣傳之用，这个单位运用很多的外国人从事偵听工作，当然也可能是敌方培养間諜的温床，所以盖世太保为了防范起見，乃予以經常而彻底的監視。

(十一) 破坏罗斯福，暗杀斯大林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里宾特洛甫邀我到福斯克爾他的別墅去看他，我感到非常的恐惧。我已經好几个月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了！我觉得他必然是在考虑他的一种所謂“直觉”，就是在一次襲击中解决一切問題和贏得战争的胜利。这时希姆萊已在伯希特戈登附近一辆专車上設立他的指揮部，于是我順道去看望他。因为这个时候，正当我接管卡納里斯的軍事諜报工作，所以我工作过度，显得相当的疲劳。

里宾特洛甫住在福斯克爾一个有着大花園的美丽宮庭中，一切都照他的意思陈設布置，所以他可以在这里接待重要的宾客，同时仍可以靠近希特勒的住所。这一次，他不像从前那样，而非常热誠地接見我，詢問我的工作現况如何，并且強調我这部門的工作对他是何等的重要。我不明白他这态度是完全虛伪的呢？还是有着什么特別的动机。我靜靜地等待着他說完这番滔滔不絕的話。

当他誠心表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以后，他說：他需要关于美国的詳細报告，特别是有关罗斯福再度竞选的可能性等資料。他要我派遣特別工作人員乘坐U式潛艇前往美国去做好在那里德国少数投票者的工作。他想对美国境内各种民族的少数派从事一項大規模的无綫电宣傳，以制造反对罗斯福再度竞选的情

緒，我們討論到這個計劃的各項細節，當我問他：這些少數派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羅斯福再競選？他驚訝地望着我，然後說道：“他們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理由，重要的問題還是我們從歐洲利用無線電廣播向這些少數派怎樣說法！至於理由以後可以設想出來的。”

我指出這樣做有某些技術上的困難，其中包括增加我們潛艇隊的重負，也會使我們較大的潛艇不能參加此次作戰。忽然間我想起里賓特洛甫從前和我談的話，以及他對情報工作特有的怪異見解，我不禁說道：“部長先生！這是有些遲了！要少數優秀的情報工作人員去擔負全球性的情報工作，畢竟是難以完成任務啊！”里賓特洛甫依然固執成見，他說：“親愛的舒倫堡，”他的聲音是勉強的。“你的話實在是太不公平，你應該了解我已經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協助與鼓勵情報工作。”這些話與事實完全不符，我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時我想離開書房，避免再談下去，里賓特洛甫站起身來，帶着一種非常莊嚴的表情，將我拉到房角。

他說：“等一會，舒倫堡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問題和你研究，最要緊的是要保守高度的機密，這件事除了元首、波爾曼和希姆萊以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他那鋒利的眼光緊緊的瞪視着我，繼續說道：“我們必須消滅斯大林”。我點點頭。他解釋說：整個俄國政權的力量，是依靠着斯大林一個人的能力和政治手腕。他說着轉過身來並大踏步走向窗口，他說：“我已經向元首報告，我願意為德國犧牲我自己。我將安排一個與斯大林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中我的任務就是要殺死這個俄國的領導者。”

我懷疑地問道：“只有你一個人嗎？”他突然轉身對我說：“這就是元首所說的；單獨一個人不能做好這件事。所以元首要我

選擇一個適宜的助手。”說到這里，他牢牢地瞪住我說：“我指定你和我共同做這事。”他又說道：希特勒會命令他單獨和我商量這件事；里賓特洛甫最後結論說：“你可以了解了！這就是我找你来這裡的真正理由。”我不知道當時我的臉色怎麼樣，但是絕不會是很精緻的樣子，我覺得非常失措而且有點惶惑。

里賓特洛甫已經將一切的事情考慮得非常仔細，現在開始向我說明詳細的計劃。無疑的那裡的安全檢查必然是極端嚴密的，要想私藏一個手榴彈或左輪手槍進入會議室，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聽說我的技術單位已經發明了一種像鋼筆一般的手槍，這枝鋼筆手槍可以發射一粒威力強大的子彈，在十八至二十五英尺以內有相當的準確性。他聽說這種手槍製造得非常的巧妙，所以在表面上檢查，是不能發覺它是一枝手槍。我們一定能夠將它帶進會議室，那麼，暗殺斯大林的工作就需要我們能沉住氣，有一隻穩定而不慌張的手了……。

最後他說完了話，我密切地注視着他，他因說話過多神态異常熱烈興奮，很显然地我正面臨着一個考驗，而里賓特洛甫所需要的乃是要聽到我表示同意他的計劃，以及立即表示我準備參加他這項行動。

我認為這整個的事情，好像是一種神經質的和心理過度緊張結果的產物，應該平心靜氣地來研究。但是情況並不如想像那麼輕鬆，我必須考慮到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能立即轉報希特勒。最後，我終於想到一個企圖擺脫這一困難的辦法。

我說道：雖然我認為這個計劃在技術上是行得通的，但是整個計劃的實現，乃是基於我們能否促使斯大林來開會。這一點，特別是俄國人在斯德哥爾摩有了一次經驗以後，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不贊成用任何方式和俄國人接觸。如果他

能設法使斯大林出席會議，我將保證絕對支持他。

里賓特洛甫回答說：他將進一步來考慮這件事，並且要再和希特勒討論一下，然後再找我。

自此以後，里賓特洛甫沒有再向我提這件事，但是希姆萊却談到消滅斯大林的問題。經過和希特勒進一步研討後，希姆萊建議參照里賓特洛甫的計劃進行暗殺斯大林。於是我們的技術專家製造出一種專為暗殺斯大林的特別炸彈，這種炸彈由一種具有粘附性的爆炸藥所組成，差不多像拳頭那麼大小，看起來好像一團爛泥。其用意是要把這塊爛泥式的炸彈，粘附在斯大林的車子上。炸彈內裝有一個由短波無線電控制的導管。我們曾經試驗過，這炸彈的威力強大，足以把整個汽車炸得粉碎。電波發射器就像一隻香煙盒子，大約在七英里的距離以內，發射短波出去可以自動擊發炸彈爆炸。

有兩個曾被俄國放逐到西伯利亞很久的紅軍人員，其中一人知道斯大林汽車間的“機關”，他們接受了這項暗殺的任務。在一個夜間，他們乘坐一架大型的運輸機空降下去。這空降的地点，是根據我們潛伏間諜電報的通知：斯大林已經在他的指揮部內，所以這兩個人都降落在這指揮部的附近。

據我們的估計，這兩個人是降落在正確的地方；雖然他們兩人都帶着無線電台，但是我們從此就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我深深地懷疑是否他們誠心想炸死斯大林。我覺得很可能的情形是：他們降落后不久就被拘捕，或者他們竟將暗殺斯大林的任務向俄國情報機關自首了。

三五、最后結局

(一) 希特勒最后的态度

在这个期間，战况的逆轉使得德国遭受崩潰的威胁一天天地迫近了！当希姆萊偕我到希特勒指揮部去向希特勒报告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仍像平常一样，工作緊張而情緒激昂。我很久沒有看到希特勒了，他的神情确实使我惊惶。战争的辛苦，使得他那强烈而威風凜凜的眼光，显得疲乏而无力！他的左臂顫动得非常厉害，使他不得不用他的右手握住它。他竭力想隱藏他这种病态的笨拙动作。他的背已經駝了！步态也觉得笨重起来。只有他的声音仍像从前一样的有力量，但是他的話比过去簡短，而且常有急促的断音。

他和希姆萊来回地在房內踱着，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們立刻停止談話，希特勒坐下来一会儿，然后对着約德尔发出有关东綫作战的命令——中央地区两师兵力的調防，和其他軍事上的业务等。希特勒下达命令后轉对着我这边，和我討論了几件我最近呈送的情报报告——这些情报包括着巴尔干問題，特别是米海洛維奇將軍和英国的关系，以及英国和铁托的关系等。希特勒同时也希望知道更多有关我們在近东的情报活动，后来他問到美国的选举情形，我都尽可能簡單精確地报告他。

忽然間他站起来，用一种刺人肺腑的眼光看着我，带着憤怒而顫抖的低沉声音說道：“我經常看你的报告”。接着室內一片

靜寂！我看出希姆萊已經有点不安的样子，毫不自主地后退了两步。希特勒跟上来用同样的語气說道：“記住一件事，舒倫堡！在这一个战争里是沒有妥协可言的！不是胜利就是毁灭！假若德国人民不能从敌人手中夺得胜利，那么他們就要被敌人消灭！”我將永远不能忘記希特勒的結語，他說：“是的！最优秀的德国民族竟会在战争中倒下来，那么他們死亡是应得的，德国的灭亡是可怕的！德国人咎由自取。”

我想起希特勒和希姆萊之間另一个會議，我参加了那次會議。希特勒宣称：到二〇〇〇年的时候，步兵已不复能在战争中使用时。到那时候，只有一种由一人操纵一辆坦克的装甲部队。这些部队可以抵御任何型式武器的攻击，包括化学武器。它們亦不再需要油料，而这些坦克，將由雷达操纵能够行駛二千英里以上，无須修理和补給；它們且能携带具有无限破坏威力的新式軍备。

一九四四年，在实施大規模进攻阿登以前，希特勒召集他的陸軍指揮官到他的司令部里来。他詳細評述“在东方与西方之間，德国的危急的情势”。并且強調这种困难的处境，乃是要德国从事生与死的搏斗。他說：“假若德国敗亡，这将证明德国民族本身的低劣，而且将要丧失未来生存的机会。这是西方国家逼得我們战斗到底的；但是，真正胜利的不是西方，而是东方。”

（二）和平試探

我曾通过瑞士、瑞典和俄国人建立了間接联系，在我看来，他們对于可能結束德俄战争的談判真正感到兴趣。但是，由于里宾特洛甫目光短淺，政策呆板，加上他那种无視一切挫折的难以置信的自大和乐观主义，我的一切努力都被破坏无遺。比

如說，在同意和俄国人會談之前，他要求對方先證明自己的代表不是猶太人血統。當然，事情很可能是這樣：俄国人之所以願意談判，只是一種逼迫盟國开辟第二戰場的策略，但是，不管是什麼原因，我們都沒有拒絕他們的本錢。

我從克斯登博士那里一聽到海維特先生（一個美國外交官）已經在斯德哥爾摩，準備和我們討論和談的可能性問題，我立刻乘專機飛往瑞典。海維特先生是羅斯福的歐洲事務特別代表。為了尽可能謹慎地保密，我在斯德哥爾摩一家最大的旅館他的那套房間里和他見了面。事後，我向某些消息靈通的瑞典朋友打聽，要他們告訴我海維特的影響範圍到底有多大。他們關於他的評價相當好。他在一切有關歐洲問題上顯然能夠左右羅斯福。所以，在由我自己負責和不做任何保留的情況下，我告訴他達成妥協性媾和對於德國是多麼重要。他同意：只要我願意，他可以立刻安排正式談判。當我們的談判結束後，我很快飛回柏林，連夜趕制一份交給希姆萊的報告。

第二天下午三點鐘，我去見希姆萊，向他全部匯報了我和海維特的會談。他覺得摸不着頭腦，十分不滿意我的單獨行動，不斷地搖頭，大口大口地喘氣。然後，他開始談話了，越談越生氣。幸運的是，到他氣頭最大的時候，他當時必須去參加某個典禮，但是，後來他又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繼續談下去。我們之間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我总算運氣，並沒有被捕，但是我的通盤計劃都被推翻了。

當希特勒的時運迅速不濟時，我不得不經常挺而走險地利用我在希姆萊面前的地位，想辦法至少讓瑞士的中立得到尊重。不用說，這些純粹是消極性質的干涉，和我不斷企圖建立直接或間接媾和試探聯繫的活動有着必然聯繫。我的努力使卡爾頓

布倫納、波爾曼和繆勒對我非常憎恨，他們正在等着這樣一種把我搞垮的借口。他們也幾乎如願以償。

當時，德國方面截獲了一份有關蘭本博士和盟國代表在瑞士談判的電報，人們提到了蘭本博士在這種完全非正式的活動中得到我的資助，也提到了柯斯坦博士在推進這些談判上所起的作用。卡爾頓布倫納和繆勒立刻着手進行秘密調查，但是克斯登對希姆萊的影響挽救了我，使我沒有遭到厄運。後來，我也報答了克斯登博士，每當繆勒的蓋世太保計劃害他的時候，我總是事先警告他，或者採取各種對策。

（三）和繆塞先生接觸

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在瑞士的聯繫使我和前瑞士總統繆塞先生挂上鉤。他是一個完全忘我的人，非常聰敏，很有見識，他有一個努力目標——尽可能多地挽救成千上萬被關在集中營里的人。到一九四四年末，經過幾星期的說服工作以後，我总算讓繆塞和希姆萊作了一次秘密會晤。希姆萊表示他只同意通過大規模釋放被關在猶太集中營里的人來換取拖拉機、汽車、藥品以及其他我們非常缺乏的物資。繆塞提出了一個反建議：希姆萊應該只滿意於接受撥到國際紅十字會賬上的外幣。希姆萊不能夠認識到：從德國的外交政策着眼，釋放幾千名猶太人的重要意義；他似乎只關心這樣一種行動對黨內領導集團和希特勒產生的效果。在談話的這一部分結束時，提出了美國應該同意瑞士認為轉交猶太人的地點，這些猶太人最後將送到那里，繆塞保證和瑞士的某些猶太人組織討論這個問題。

在繆塞剛要回瑞士之前，我說服希姆萊在繆塞的一項特殊要求上作出讓步，以證明他的誠意。繆塞的這項要求是：許多

知名的犹太人和法国人应该被释放。希姆莱勉强同意了，让我负责具体执行。他还让我和缪塞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安排他们以后的会晤。

我立刻和缪勒接触，要他准许我照管这些被囚禁者，但是他拒绝了我的请求，表面上的理由是：我不是盖世太保的成员，因此他不能让我插手盖世太保的任何内部事务。不过，他准许我和各种盖世太保机关的负责官员联系，因此我总算能够弄清楚了许多被囚禁者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让他们在伙食和居住待遇上得到改善，并且使他们能够接收食品邮包；在某些情况下，我还能够让它们穿上平民服装，住到旅馆里，安排把它们遣送出境。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无穷无尽的官场手续，经常要和盖世太保机关联系。

希姆莱和缪塞的第二次会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在黑森的威尔德巴德—施瓦茨沃德举行。通过我的积极斡旋，达成了下列协议：

1. 每隔十四天派一列头等车把一千二百名犹太人带到瑞士。
2. 和缪塞先生有联系的犹太组织，在按照希姆莱的建议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将给予积极支持。同时，世界范围的反德宣传将开始有一种基本的改变。
3. 根据我的建议，双方同意酬款将不直接交与国际红十字会（最初原是这样决定的），而应该交给作为受托人的缪塞。

第一批遣送在二月初进行，一切都很顺利。缪塞签收了五百万瑞士法郎，这笔钱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末交给他这个受托人的，而且按照协议，让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布了出来，同时封·

斯梯格總統在伯尔尼发表了一篇文章，《紐約时报》上也刊登了另一篇。

不幸的是，从戴高乐設在西班牙的一个活动中心发出的涉及这些安排的一封电报，被德国方面截住，并让希特勒知道了。电报声称：希姆萊曾經通过他的代表舒倫堡和繆塞談判，想办法在瑞士为二百五十名“納粹党领导人”找一个避难所。这种显然是由卡尔頓布倫納散布的恶毒謊言，給我带来了許多非常不愉快的麻煩。希特勒立刻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凡是帮助被囚禁的犹太人、英国人或美国人逃走的任何德国人，都将被立即正法；另一道是：如果发现任何这类企图，都要报告他本人。

在此以后，繆塞和我一致认为，現在只有一条路可走。由于軍事形势不断恶化，必須让希姆萊发出一道防止撤退所有可能被盟軍攻占的集中营。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后，希姆萊終於同意（在这件事上，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柯斯坦博士对希姆萊起了相当影响，也給了我很大帮助），于是，我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便通知繆塞：希姆萊已經同意不撤退任何集中营，并且特別請求尽快把他的這項决定轉告艾森豪威尔將軍。尽管已經超过七十高令，繆塞先生当晚就坐着自己的汽車匆忙离开，三天以后，他告訴我華盛頓方面已經收到這項消息，反应很好。

（四）和伯拉多特伯爵商議

一九四五年二月瑞典大使安特南·湯姆遜來信，說伯拉多特伯爵願意到柏林來和希姆萊協商。里賓特洛甫讓他的個人顧問蓋漢拉特·瓦格納到我這里來，打聽是不是由我通過我和瑞典方面的聯系策劃出這種提議的。我非常坦白地告訴瓦格納說，我對伯拉多特伯爵的提議毫無所知，並且立刻把事情報告希姆

萊和卡尔頓布倫納。希姆萊非常感興趣，但是對這件事是由通過大使館和外交部提出來的事實很生氣。這迫使他不得不正式接待伯爵的來訪，那樣一來，就等於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希特勒。由於希姆萊當時正在指揮維斯杜拉兵團，他的總部設在布累斯勞，他讓卡尔頓布倫納找一個適當的時刻和希特勒談談這件事，試探一下希特勒的態度。希特勒的反應是：“在一場總體戰當中，搞這一套玩藝什麼用也沒有。”

與此同時，伯拉多特伯爵已經到達柏林。我給希姆萊打了電話，真心誠意地求他不要失掉接見伯爵的這個機會，強調和伯爵的會談必然會產生的各種具有政治意義的成果。經過反復爭辯了很長時間以後，希姆萊終於同意了一個仍然給他留了後路的建議：由卡尔頓布倫納說服里賓特洛甫，同時由我和瓦格納談這個問題。我們兩個人都應該努力說動里賓特洛甫接見伯拉多特，但是並不報告希特勒，而且不能讓里賓特洛甫知道希特勒已經表示過反對這次訪問。如果里賓特洛甫同意，卡尔頓布倫納和我事後就能夠立刻接見伯爵。這樣一來，希姆萊就會有時間在正式參與其事以前看一看風色。可是，實際上發生的事是，伯拉多特伯爵從瑞典大使館給我打了電話。他首先被卡尔頓布倫納和我本人接見，以後便立刻去看里賓特洛甫。

雖然在這第一次的會面中，我說的話並不多，可是我感到已經和伯爵建立了良好關係。在這次訪問中，我看到了實現我原來的計劃——為德國結束戰爭——的可能。和瑞典的聯繫在這方面極端重要，因為瑞典對於停止北歐軍事行動特別感興趣。這樣，我本來打算為丹麥和挪威作些事情的努力，就會和伯爵的目標符合。下一步就是想法讓瑞典充當妥協性和解的調停人。在我們會談結束時，伯爵再一次向卡尔頓布倫納表示願

意和希姆萊談話，因為他有些事情要當面和希姆萊單獨地談一次。

兩天以後，伯拉多特伯爵和希姆萊在霍亨里欽會面。在坐車赴會途中，我在即將舉行的會談問題上給了伯爵某些忠告，並且把希姆萊的若干性格特點向他作了介紹。伯爵原來的計劃是，要把全部丹麥和挪威俘虜都送到瑞典，一直讓他們在那里等待戰爭結束。我知道這種計劃絕不會被接受，建議他另外提出一種妥協性方案——這些俘虜應該集中關在德國西北部的一座集中營里。事實上，這個建議後來成了伯爵和希姆萊會談時達成協議的基礎。

在希姆萊和伯爵會談剛結束以後，我就有了一個和他談話的機會。希姆萊對伯爵的印象很好，打算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他要我負責執行他們的協定，他自己非常明白，這種協定將會在卡爾頓布倫納和繆勒那里受到很大阻撓，或許里賓特洛甫也會加以刁難。我要把會談的要點以及達成的協議報告里賓特洛甫，以便他可以正式向伯爵提出。

在和伯拉多特伯爵會見以後，我和希姆萊作了非常嚴肅的談話，明白地告訴他德國的崩潰已經不可避免。我請求他利用瑞典的良好作用，努力把德國國家這一艘破船在翻沒以前開進平安的港口。我建議他要求伯拉多特伯爵飛到艾森豪威爾將軍那里，向艾森豪威爾提出他願意投降。

我也努力提醒他：作為一個軍團司令，他應該守在柏林，而不在布累斯勞。他應該看清楚，正是希特勒的顧問們又一次成功地把他從希特勒身邊趕開了。他應該立刻回到柏林，安排會談的準備工作。如果必要的話，他應該使用武力。希姆萊只允許我和伯爵保持表面上的聯繫，也許可以影響他主動地飛去

見艾森豪威尔。

我已經把這場斗争的情况告訴了伯拉多特伯爵。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們同意：只要希姆萊最后下定決心，我就立刻通知他（我已經計劃親自陪伴伯爵飛去見艾森豪威尔將軍）；我們也作了這樣的安排：一旦德國本身被敵軍切斷，我就和希姆萊飛往南德，通過瑞典駐瑞士大使和伯拉多特聯系。

（五）促使希姆萊取而代之

我不斷提醒希姆萊當前的局勢是如何絕望，警告他：如果他優柔寡斷，歷史总有一天要他為此負責。他回答說：黨衛軍組織是按照忠誠原則建立的，他不能夠違反這條原則。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就會動搖他自己地位的基础。我告訴他：和整個民族的存亡相比，黨衛軍只不過代表一小部分人，德國民族在經過長期苦難以後，希望能夠從他們的困苦中解脫出來。他們把希望放在希姆萊身上，因為他不是從國社黨政權中謀取私利的人。對於這一類談話，他的答復往往只是：“所以，你打算把元首除掉是不是？”他就是这样一種容易變化的性格，以致有許多天，我不得不冒着極大危險回答他說：“是的。”

到這時候，希姆萊和希特勒之間幾乎已經完全破裂，他對這種情況很擔心。希特勒甚至下命令，不讓希姆萊的黨衛軍特別衛隊在袖口上帶軍章，作為一種下他面子的標志。

希姆萊對我說：除去他的勃朗德而外，我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他該怎麼辦呢？他不能開槍打死希特勒，他不能毒死他，他也不能在帝國總理府把他逮捕，因為那樣一來，全部軍事機器就要突然停頓。我對他說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他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他應該去見希特勒，坦白地把最近幾年來

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并且强迫他下台；另一条是，他用武力把希特勒除掉。希姆莱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他要是那样和希特勒谈话，希特勒一定会暴跳如雷，马上就开枪把他打死。我说：“这正是你要防备的一手——现在还有足够多的高级党卫军领导人跟着你走，你还有足够的力量把他逮捕。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可想，那末，就得让医生从中下手。”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希姆莱仍然不能作出决定。

(六) 失去了和谈资本

四月二十二日早饭后，冲锋队长伯尔格来了。他要和我们一起坐车回到霍亨里钦去，因为在受到敌军威胁的情况下，乌斯特罗将被放棄。

我们讨论了关于瓦南曼的问题，他是一个美国空军将领，以前是驻柏林武官，这时是德国的一个战俘。伯尔格和我建议：把瓦南曼和另一个美国空军上校送出德国，通过瑞士飞往美国和罗斯福联系。他要想办法为美国战俘弄到比较好的供应，改善他们的待遇，同时把希姆莱打算和西方盟国媾和的愿望告诉罗斯福。我早就有了这个打算，希望通过释放有影响的英国战俘，使他们能够有助于促成英德之间的谅解。然而，希特勒和希姆莱却一直严令禁止这样做。

我们和瓦南曼谈了很久，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由于希姆莱不愿意批准这件事，我和瑞士的朋友以及美国驻伯尔尼外交武官莱格将军一起，设法安排瓦南曼偷越边界。我做这件事完全由我自己负责，安排了一辆汽车把他和另一位空军上校送到康士坦斯附近的边境上。

由于我再沒有听到他們的消息，所以我請伯尔格注意這個問題。到这时，希姆莱也同意了我这个計劃。

到中午，我們不得不匆忙离开烏斯特罗，因为据說在奥兰尼恩堡附近以及大致在罗温堡和克兰曼方面已經有了俄国的装甲先鋒部队。我們坐車从馬斯罗向北边的麦克倫堡进发，以后再轉向东方，以便到霍亨里欽。有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時間，我們一路上都看到国防軍的部队、大炮和装甲車在調动，經常受到底飞的輕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襲击。最后，我們終于到达霍亨里欽。

在吃过已經过时的中飯以后，希姆莱对我說：“我几乎相信你是对的，舒倫堡——現在我一定要采取行动了。你有什么主意？”

我向他解釋說：事情已經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可以肯定，从瓦南曼那里不会有任何希望，不过，現在还有可能和伯拉多特伯爵开誠布公地談清楚全部局勢。（我已經瞞着希姆莱，远为詳尽地把德国的真实情况告訴了伯爵。）我不知道我究竟能不能在丹麦見到伯爵，不过他有可能还留在律貝克。希姆莱让我馬上到律貝克去。他現在已經准备請伯爵以他自己的名义正式向西方盟国递送投降书。

在草草吃完飯以后，伯爵和我离开符倫斯堡，坐汽車到律貝克去，到九点钟抵达瑞典領事館。我前往設在但澤大旅館中的办事处，和伍恩尼堡將軍的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希姆莱就打算住在那里。我在十点钟看到希姆莱，把我和伯爵會談的各項要点告訴了他，努力加强他宣布投降的决定。希姆莱躊躇了一会儿，但最后終于同意。

希姆莱在对局勢作出總結以前，花了很長時間說明帝国的

政治和軍事形勢，不過，他的總結倒是比較老實的，他說：“我們德國人不得不宣布我們已經被西方戰敗；我請你通過瑞典政府向艾森豪威爾將軍轉告這項聲明，好讓我們大家都減少不必要的進一步流血。對我們德國人，尤其是我個人來說，要向俄國人投降是不可能的事。我們要對他們拚命抵抗，直到西方盟國的戰綫代替了德國始終在作戰的防綫。”

希姆萊指出：他有权在這些問題上作出決定，因為希特勒在兩三天內就要自殺。

伯拉多特伯爵表示願意轉達希姆萊的聲明。正如他所指出，他本人（瑞典政府也可能有同感）主要關心的是：盡量想辦法不讓繼續作戰，無謂地毀滅斯堪的那維亞地區。對於他——一個瑞典人來說，這就是他同意希姆萊請求的理由。希姆萊說他完全理解這一點。在回答伯爵的另一個問題時，他說他準備答應把被拘禁的丹麥人和挪威人送到瑞典。

在研究如何把投降聲明轉告西方盟國的問題上花費了很長時間。原來的計劃是：讓伯拉多特伯爵直接飛往艾森豪威爾將軍那里，完全不作外交上的準備或事先說明。可是這個計劃被放棄了。最後，他們同意希姆萊應該寫一封信給瑞典外交部長克里斯提安·根特，請他出力支持希姆萊的投降聲明，這份聲明將由伯拉多特伯爵交給他。

四月二十六日，瑞典領事館的李文豪普特伯爵給我送來了一份臨時報告，告訴我談判進行得不太順利，盟國拒絕和希姆萊談判。

× × × × × × × × × × × ×

自此以後，戰況急轉直下，繆勒據說投奔了俄國，希姆萊

不久便自杀了！我奉邓尼兹海军上将之命，担任克罗西克的特使，经过一个艰险的旅程前往斯德哥尔摩去接洽并处理德国战后的各种问题。

完成了最后使命，我的“工作”不再需要了！

附录一。

屠哈切夫斯基案件

海德里希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德国舞台。从一开始，他就竭力把他的特工组织和外国的政治事件有效地连结在一起。他的最成功的阴谋是与屠哈切夫斯基元帅事件有关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一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它宣布根据内政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八个红军高级将领已经被逮捕并受军事审判，他们中包括前人民国防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屠哈切夫斯基。这个审判的过程本身并没有产生什么非常使人惊讶的事情。

于是当他们假定屠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党们已经招认他们曾组织了一种地下的反对运动，他们曾和一个仇视苏联国家的军事最高司令部进行接触，并且投送关于红军的情报时，什么人也不惊讶。这些被告者的被判刑和他们的立即处决也不是出人意外的。

这次审判是在国防人民委员乌耳里奇主持下进行的，由检察长维辛斯基担任公诉人，然而这次审判竟然秘密举行，却引起了很多的物议。但是没有一个人对于那导致屠哈切夫斯基被判刑的事件有任何所知，并且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后来所揭露的德国特工组织在这案件中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说法。

海德里希在一九三五年开始建立他的反对苏联的秘密组

織。在最初他只有为此目的撥給他的少量款項，只好安于接受从苏联之外、特别是从住在德国的俄国逃亡者所得到的第二手情报。在德国的俄国逃亡者們是和巴黎的逃亡者社会有密切接触的，巴黎的和貝尔格莱德的这种社会在欧洲占最重要地位。于是海德里希得以通过他自己的特工人員和巴黎俄国逃亡者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接触。他的代表在巴黎和前白俄將軍史科布林进行接触，这位將軍的妻子就是著名的宫廷歌剧家納捷茲达·普萊維茨卡婭。这对夫妻在巴黎的逃亡者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然而有一些曖昧的地位，巴黎的逃亡者认为他們不是完全可靠的人。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員发现史科布林和莫斯科的最高阶层中有些人維持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一件事本身就非常令人惊讶，因为从来没有别的逃亡者特工組織能够渗入苏联最高級阶层中去的。这个特工人員在和史科布林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这位將軍和他的臭名远揚的同胞埃夫諾·阿瑟夫——他一次把革命者們出賣給沙皇的警察，下一次把沙皇的警察出賣給革命者——一样，也在为两面工作，又为苏联工作，又作反苏联的工作。

海德里希认为不能因史科布林的两面出賣的活动就不使用他，而史科布林那一方面則完全准备以一定代价把德国特工組織添进他的主顧名单上。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六年底时从史科布林那里接到情报，說屠哈切夫斯基正在計劃着靠紅軍的帮助夺得政权、并去掉斯大林和整个布尔什維克的政权。这个情报是否屬实，已成为永不可解的謎了，因为向維辛斯基提供证明屠哈切夫斯基有罪的苏联国家保安总部领导人叶紹夫本人在不久以后也被处死了。在提起公訴方面的証人之中差不多沒有一个人是仍然活着的。一个有重要性的問題是：拿出来证明屠哈切夫斯基正在进行反斯大林陰謀的証据是不是和证明他和一个外国

有卖国連系的证据一样，都是以同样方式伪造的。

海德里希想到那个最終將使屠哈切夫斯基倒台的巨大可怕陰謀的念头，大概是在一九三六年圣诞节前几天与希特勒和希姆萊所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談話，在这次談話中海德里希第一次告訴他的上級們关于屠哈切夫斯基想要夺取政权的显然意图。希特勒和海德里希想必都充分認識到苏联体系內的分裂可以給德国一个对苏联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有两条可能采取的行動路綫。德国可以或者支持屠哈切夫斯基，靠这样做來帮他清算布尔什維克主义，德国也可以把屠哈切夫斯基出賣給斯大林，靠这样做而大大削弱苏联的軍事力量。每一條路的可能好处都同样的巨大。但在另一方面，使屠哈切夫斯基倒台比支持他进行那企图推翻克里姆林宮的主子們的更危險的企图显然要容易些；然而，德国参加毀灭屠哈切夫斯基并从而使紅軍受严重損伤这件事，又将整个扭轉到那时止是一直在执行着的德国和苏联武装部队之間的合作政策。

俄国与德国的軍事合作是在一九二六年加强的，在那时德国軍隊(当时只有十万人)的參謀总长封·賽克脫上将爭取到俄国人的技术援助。封·賽克脫的两个继任者，赫格將軍和封·哈麦尔斯坦·埃克尔德將軍，都在德国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下繼續遵循这同一政策。在这种合作后面沒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概念。那些將軍們主要是要繼續获得軍事援助，特別是要对于軍官們提供有关装甲战車、飞机和其他凡尔賽条約不允許德国国防軍有的武器的訓練机会，这些將軍們准备把德国軍官团的經驗和他們对軍事领导基本原则的知識提供給紅軍使用作为回报。在另一方面，俄国人也許很可能把这件事看成未来政治接近的出发点，但是后来並沒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当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以后，局势立刻变了。毫无疑问，他从一开始起就把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你死我活的最終斗争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种政治看法往长远看就排除了两国武装部队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希特勒不愿意依靠支持（积极或不积极地）那据说屠哈切夫斯基元帅正在准备着的政变、从而粉碎或者至少严重打击“世界公敌布尔什维克”，却不那么容易了解。起了决定作用的肯定是海德里希的干预。海德里希深信那种倾向于德—俄联盟的传统倾向仍然在普鲁士—德国军官团内存在，而他把这个因素的政治意义和任何继续进行这种军事联系的可能结果都太高估了，以致于他把这种联合的整体看成是一个很真实而迫切的危险。

要想破坏两个武装军队之间的关系，最有效的办法是这种关系事实上是间谍和卖国活动。这种把戏在哪一面——在德国或在俄国，以德国将军或俄国将军为被告者——都可以上演。这可以由哪样做更有利更方便来决定。

但是总的说来，他看还是选莫斯科为舞台、选屠哈切夫斯基为牺牲者好一些，而在德国上演这样一种案件也许就要困难得多。并且，在莫斯科上演这个案件从而打击德国国防军的伙伴，这样就有可能对德国国防军的领袖们给一个间接打击，在海德里希看来，后者即使是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自从他被海军丢人地开除出来以后，他一向对于三军的首长怀有切骨的仇恨，从来不放过一个对他们进行一种足以伤害他们的打击的机会。屠哈切夫斯基事件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经过很多最机密的讨论以后，他总算把希姆莱和希特勒说得接受了他的看法。在苏联的内争中，德国应该站在斯大林的一边，屠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应该被揭露为叛国者，从而

使紅軍憤慨并失去它的最能干的軍官。所要做的只是把屠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司令部的叛逆来往的证据提供給斯大林，至于为了使这幅图画完善而需要的屠哈切夫斯基图謀进行政变的证据，那可以很放心地交給史科布林將軍去“发现”。

全部的活动是极其机密地准备的。它从一九三六年进行到一九三七年。海德里希只对直接在他底下的領袖們作了指示，而对他們所作的指示也只限于使他們进行工作所必需的最低限度。除了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本人以外，那唯一被允許参与全部机密的人是貝倫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貝倫斯担任德国駐貝尔格萊德的党卫軍和警察的領袖，后来在一九四六年时，貝倫斯被引渡給铁托，因为战争罪行被处死。

最初海德里希企图拉他的大敌——軍事諜报組織的領導卡納里斯海軍上将参与这个阴謀。他要求卡納里斯把他所有的任何有关德軍最高司令部和俄国人就軍事合作問題所交換的文件、特别是屠哈切夫斯基和其它苏联高級軍官的原信交給自己。但是卡納里斯是太了解海德里希的为人了，他立即疑心有什么可怕的阴謀，于是他找了一个托辞拒絕了。虽然沒有卡納里斯的帮助，海德里希——或者还不如說貝倫斯——还是成功地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这件事是怎么做到的，人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有一次人們知道貝倫斯曾經偷进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档案室去偷材料。

貝倫斯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样本，就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开始在盖世太保柏林总部的一个孤立的地窖中准备起必要的伪造文件来。他为了这个目的設立了一个技术用具一应俱全的實驗室，并且由他自己亲自負責保密措施。这實驗室与大楼內的其它部分完全隔离，只有那些直接参加那里工作的人才允許进去，

并且还設有一个特別选定的警卫。海德里希还得到两个苏联国家保安总部特工人員为他服务,这两个人是在若干日以前被捕、由他“邀請”来帮自己忙的,而第三个俄国特工人員——他是自动为柏林盖世太保服务的——則被使用来帮助准备那些伪造的证件。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屠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事們和德国高級將領之間所来往的信件(時間約包括十二个月左右),是在艾伯特亲王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地窖內所伪造的,这些信件暗示屠哈切夫斯基图謀反斯大林的暴乱計劃已經获得德国国防軍的支持諾言。这些文件准备得很快,在几天之中,希姆莱在五月初时就已經能把案卷交到希特勒的手中了。除了那些信件以外,案卷中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文件,包括俄国將軍們所开出的相当大数目款項的收据,把这些錢說成是他們因为提供情报而从德国特工組織得到的报酬。

那些所謂的屠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們的信件全都有逼真的标志,在它們边緣的縮写签名(是表示它們曾經被封·賽克脫、哈麦尔斯坦、卡納里斯和許多其他的將軍看过讀过的),都是完全真實地仿造的,而德国將軍写給俄国陰謀分子的复写抄本也被包括在档案之內。最后,海德里希为了把卡納里斯牽連进这个陰謀,还在里面包括了一封伪造的信件,在信中卡納里斯对屠哈切夫斯基和一、两个其他的將軍表示感謝他們所提供的关于紅軍的情报。希特勒对于准备材料的方法表示十分贊賞,并且同意把这些材料設法送进俄国特工組織的手中。

原来的計劃是通过捷克的參謀本部——人們知道它和俄国人有密切联系——把这些伪造的文件傳遞过去。原来已經通过一个特工人員建立好了联系,貝倫斯用了一个化名到捷克斯洛

伐克去作必要的准备。但是捷克人拒絕說出这些文件将从什么途徑送到斯大林那里，所以看来它們会不会在中途落在屠哈切夫斯基的朋友手中并没有保证。海德里希认为这种作法太危險而舍棄了它，他宁願直接去和駐柏林的苏联大使館进行接触。他和一个盖世太保所知道的实际是俄国特工組織人員的大使館職員进行了接触，并且完全公开地把情报告訴了他。那个俄国人立刻飞回莫斯科，很快又回到柏林，陪他同来的还有一个俄国国家保安总部领导人叶紹夫的特別代表，那人宣称他得到斯大林的亲自授权来商談购买这些文件的事宜。

显然海德里希从来沒有想到和苏联当局进行官方的交往，他更沒有想到他可以把自己伪造的文件卖給他們，但是他非常敏捷地修改了自己的战术，要求三百万卢布的款項，当天晚間他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希特勒，并且得到了希特勒对这件交易的批准。第二天貝倫斯就把档案交給了苏联的代表，他收到一个內装价值三百万卢布的鈔票的大包裹作为交换。

海德里希把这些鈔票交給他的特工組織的俄国部使用。但是在俄国使用这种鈔票的三个德国特工人員湊巧全都立刻被苏联国家保安总部逮捕了。我們只有假定俄国人付款是用伪造的鈔票，或者是用真正的鈔票，但是在上面用某种方式作了标志，所以使他們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来，于是德国特工組織就立即停止对自己的人員再发这种鈔票。俄国人竟然以伪造的錢币来换取文件，这件事情在后来若干年中都使海德里希想起来就暴跳如雷。

海德里希的机构准、穩、狠地进行着工作，屠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事很快就被逮捕。對他們的控告案件在六月十日早晨十点开始。到了当天晚間九点钟时，一切全都結束了。訴訟

手續是以伏罗希洛夫所作的一篇关于軍事叛国罪的演說开始，后来就是对被告們的盘詰。根据苏联方面的报道，那些被告被指責他們有罪的如山铁证所压倒，并且面对着他們自己亲笔写给德国最高司令部的信件都供认不諱。維辛斯基的总结演說不过讲了二十分钟時間。他要求从紅軍內开除这些被告，并且要求對他們处以最严厉的懲罰。在几分钟內就宣布了被告有罪和定了死刑。被告們的軍事奖章和勳章立即被撕掉，在十二小时之內他們被处死刑。死刑执行队是由布留赫尔元帅亲自統率的，几年以后这位元帅自己也成为苏联法律的牺牲者。那次审問屠哈切夫斯基案件軍事法庭的一切成員（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位元帅以外），都或早或晚地自己也送了命。

海德里希想到自己的伪造文件在使得俄国的元帅被判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很觉自豪。直到他死的时候，他一直深信他所作的事的价值。

但是貝倫斯將軍却不象他这样。当俄国軍隊在一九四五年象巨浪一样一天比一天近地冲近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对我讲出他心中的不安。德国正在俄国人手中遭受到的决定性失败，使他怀疑当年如果支持屠哈切夫斯基推翻斯大林的計劃是不是要更好一些。他认为屠哈切夫斯基的倒台不过把俄国軍隊的建成耽擱了很短一段時間，而布尔什維克政权却仍然沒有被触动，斯大林的精力和組織才能，很快就补偿了苏联軍隊同屠哈切夫斯基事件所受到的小挫折。貝倫斯觉得一个活着的屠哈切夫斯基对于德国将比十个烏拉索夫更有价值。即使因为史科布林已經把屠哈切夫斯基所謂的暴乱計劃出卖了，从而使得德国无从对这种計劃积极支援，德国也应该竭力救这位元帅的命，把他救出俄国。

附录二：

伯恩哈特计划

德国特工组织并不仅仅伪造文件。我们也伪造钱币，并且进行一个称作“伯恩哈特计划”的工作。

最初，德国特工组织没有什么钱。财政部因为普遍缺少外汇，只把极有限的外汇交给特工组织，在一九三九年时，第六处被迫只好使用伪造的货币来维持国外特工组织的活动了。这不是什么新颖的作法。其他国家，特别是苏俄的特工组织早已相当大程度地使用这些手段。当然只有伪造健全的能普遍被人接受的货币才是值得的，因此就把伪造只限于美元和英镑。

这种作法的用途和害处，首先在安卡拉的“西塞罗”案件中被人明显看出，那案件是在卡尔顿布倫納的时代发生的，那个被称作“西塞罗”的间谍收到了大量的伪造钞票。在德国还没有和美国作战时，希特勒只允许伪造英镑的钞票。虽然真正的伪造工作并不成什么很严重的问题，然而要得到与英国纸币完全相同的纸张，却十分困难。但是我们终于制出了那样好的伪钞，以致于它们被全世界的银行都当作真币来接受，而只有英格兰银行本身发现它们是伪钞。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时才大规模使用这种伪钞，德国的经济部长为了避免在采取这种作法以后所必然要造成的经济混乱，设法阻止在德国统治的国家内大规模散发这种伪钞，所以使用

伪币只限于敌人的領土上。

我們把大批带着很大数量英鎊伪鈔的特工人員派到意大利去，他們的任務就是在那些看来很快就要被英美軍隊占領的地區內散发伪鈔。他們发现反德的平民特別願意兌換这种錢币。德国人靠着这样方法得来里拉，然后在黑市里买了黄金和真正的外汇。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德国的特工組織以很小的代价获得了很大的资本。

那个在意大利負責这件工作的人員想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德国人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在使用潜水艇和降落伞对意大利提供大量的小型武器，这正是德国人为了对当地起义者斗争所迫切需要的武器。德国人很快就发现許多游击队願意出卖他們所得到的武器，但是他們拒絕接受里拉，因为里拉的价值很成問題，特别是因为他們相当肯定的里雅斯特和附近地区将要落在南斯拉夫軍隊之手。而在另一方面，他們对英鎊却是欣然接受的。其結果是造成了大概在战争史上从无前例的真正古怪的交易，在这种交易中，德国特工組織从意大利的游击队购买那些由英国人和美国人所提供給他們的武器，而以伪造的英鎊鈔票来支付！并且这种交易还不是小量的。以这种方式所交换的武器是整車皮的，然后德国特工組織又使用这些武器来和正是这些武器卖主的游击队作战！

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游击队都搞这些古怪的交易，这种买卖时常是十分危险的。有一次德国方面那个負責这种事情的人（他經常是押送自己的貨車进游击队占領区的）差一点送了命，他的司机被打死，而他自己也只是靠装死才幸免于难。但是这并没有拦阻他不在几星期后在大約相同的地区进行了一些非常令人滿意的交易。

英格兰銀行因为这种伪币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战争終了时，五鎊及五鎊以上的英国鈔票全部收回，另发新鈔票，这件事實无疑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德国特工組織費了很長時間才造成了真正好的美元伪币。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印了一系列美元伪币，但是那种紙币的毛病十分明显，所以特工人員都拒絕接受散发这种伪币的任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將結束时，德国特工組織才制造出第二批美元伪币，专家认为这些伪币在水平上可以抵得上那些英鎊的伪币，可是到了那时候已經来不及大量利用它們了。

在德国崩潰后，这些紙币、机器和印版全部被毀掉。这些伪币是在埃本西集中营制造的，把这些材料从那里运到提罗尔的交通队，因为路上交通拥挤，沒有能达到目的地，于是他們就把那些运貨車內所載的东西直接倒在陶恩西湖內。但是箱子在湖底很快就散了，它們里面所放的东西就浮上了湖面，很快那湖就象一个荷花池一样，上面浮着数以十万計的英鎊伪鈔。

(以上两篇附录均选自舒倫堡副手威廉·霍特尔著“秘密前綫”一书——編輯部注)